

原件短缺

五月號 第一一年第十一期 目錄

美國的總統府——白宮（附圖）……徐余（二〇）

孟母六遷……呂伯攸（二七）

印度的燈塔——尼赫魯……束依人（三三）

廣泛的愛……文宗山（三四）

歐洲最審慎的獨裁者……張直輿（三五）

齊人饋女樂（附圖）……秋翁（三六）

巴拿馬運河的透視……文苓（四四）

紫丁香……陶冶（四七）

葡京動態……王守川（五五）

二千萬財產的繼承人……魏謀（五九）

人造血……施杰（六九）

古城的春天……襟霞輯施濟美（七一）

加利福尼亞州的婦女監獄……余愛淥（七九）

螺川小品之一——露宿……周鍊霞（八二）

俠盜魯平 奇案之三血紙人（上）……孫了紅（八六）

轉生子……楊曼（九〇）

星星之火……程育真（九六）

海水中的寶藏……俞良洪（一〇七）

長篇 創作散花寺（八）……胡山源（一二九）



影星的年齡問題(附圖).....復基(二九)

鐘聲篇

飛機轟炸與魚雷攻擊.....陶中全(二四)

空課.....邢禾麗(二六)

長篇創作 金鳳影(八).....予且(二四)

春宵菊宴記(附圖).....秋翁(二五)

謹防傷風.....王鍾瀚(二五)

潘巧雲畫傳(續).....董天野(二五)

長篇創作 長江的夜潮(五).....丁誥(二五)

秋齋筆談.....秋翁(二五)

電影小說 罪惡之夜(附圖).....陶秦(二六)

小說叢話 春殘夢斷.....鄭逸梅(二七)

學生文選 末路.....黃文錦(二八)

胭脂淚.....張真淑(二九)

李阿毛外傳.....張恨水(二九)

希臘棺材(奎寧探索).....徐卓呆(三〇)

大學皇后.....程小青(三〇)

石榴紅.....馮蘅(三一)

王小逸.....章育青(三一)

(繪圖者：穆一龍)

常備四季糖 丙康藥廠出品 保君水 認明藥房 售



美國的總統府——白宮

徐 余

Norman Kahl 原著 · 譯自 Parade 一九四一年五月號

自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一直到現在第三屆連任的羅斯福，百餘年來的歷史中，白宮有着光榮英烈的歷史，同時也有卑污可嘆的事蹟。但是總是呈現着進步的氣象。

白宮的歷史實在不及美國聯邦政府的悠久。白宮的基石是在一七九二年奠置在一個湖溪邊的。當時原是由國會作為議廳用的，直到一八〇〇年時纔改為憩息居留之所。

華盛頓根本沒有住過白宮（當時名為「總統府」），但是在白宮的設計和建築方面都受了華盛頓指示。並且他對於這宅「總統府」一向有着隱晦而實際很深切的關懷。

到一八〇〇年，由建築師詹姆士·胡伯，將其中六間屋子正式改為居住之用。因此那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便搬了進去。但是他不喜歡白宮，他只要有機會，寧可趕到馬薩諸塞州的別墅去住。

第三任總統傑佛生是一個建築家，他一來便將這「總統府」列為當時華盛頓地方的市區中心。同時他還請了一位馬地菘·桃萊女士，作為他私人的管家。

這個馬地菘·桃萊，在白宮裏主宰了八年之後，纔有第四任總統詹姆士·馬地菘的太太正式作為白宮的主婦。那時起國會方面便大度地給馬地菘夫人一千五百磅作為白宮的開支。

到了一八一四年，發生了一幕悲劇。那時英美開戰，英軍從加拿大直攻下來，佔領了華盛頓，同時將馬地菘夫婦倆也嚇得逃走了。

當時英軍不但將白宮裏的東西搬的搬了，吃的吃了；到末了還放起一把火來，燒去了光滑精緻的窗簾，傑佛生造的大扶梯。不久火勢愈烈，燒穿了屋頂。結果漫延到全城，而成了個火海。到一八一八年美軍重返舊地，只好將附近泰洛上校的別莊權充為總統的行宮。同時在原地仿



• 宮白——府統總的國美 •

照了從前的圖樣重建起來，建築工程師仍是以前的詹姆士·胡伯。

等到第七任總統約克遜到華盛頓來就職時，白宮已恢復了當年的情形。

自約克遜去任後，幾個白宮的主人都不能麼英明。直到一八六一年林肯來作為白宮主人的時候，纔有足以一述的事。

林肯在白宮中第一次請客的時候，曾特地鄭重其事地到紐約請了個名廚子來做菜。但是此後便廢去了一切繁文縟禮。當時林肯夫人在每星期二夜裏見客，拜謁她的婦人也不定要行屈膝禮的。林肯本人則以星期六下午專門招待社會上一般的客人。每年只在新年時候舉行一次大宴會。

白宮中最不易為人忘懷的事是在一八八六年六月二日美國第二十二任總統克利夫蘭在白宮裏舉行他的結婚大典。當時克利夫蘭已四十九歲，而所娶的却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醜兒笙小姐。到了老羅斯福當任的時候，這一總統府一產生了許多傳聞，房子本身也擴充了許多，同時也正式名為「白宮」。這時期中，老羅斯福曾在白宮親自迎接德皇威廉的兄弟亨利王子，當時禮儀之隆盛，為以前所不曾有過的。

由於老羅斯福的提議，國會方面在一九〇二年規定一萬磅為白宮的開支費。房子擴充時，還將許多地方修改得新式一點，但是總在可能範圍之內儘量地保留過去的形式，而不致與最初詹姆士·胡伯的設計相差太多。此後除一些小變動外，一切都和當年老羅斯福修改時一般無二。

最後又來了一個羅斯福——這位總統是比誰也住得久。從此白宮更是生氣勃勃，而為世人深切注意。白宮裏每天要收到四萬多封信，其中有流離失所者的請求信，還有對於美國行政的建議

信。凡是寄這類信的總是披肝瀝胆地向總統陳述申訴的，所以總統都給他們一個回覆。羅斯福夫婦的不分貴賤，一視同仁的態度，使白宮有了從來未有的興盛。

不過也有許多人爲三屆連任的羅斯福總統擔憂着，因爲據一個神祕的不可思議的統計：——在一八四〇，一八六〇，一八八〇，一九〇〇，一九二〇年當選爲美國大總統的人都在接任後不久，便爲死神攫奪了生命，而且又往往是被人謀殺的。這好像隱隱中有個死神每隔二十年便光臨一次。於是大家擔憂着：這個恰好又輪到二十年的厄運，會不會降臨到羅斯福總統的身上呢？

在這二十年的循環中死去的總統，計有哈立遜，林肯，茹菲爾特，麥根萊，哈定五位。這個循環推算下來正挨到在一九四〇年第三任當選的羅斯福。

這五個死者中有三個是被人謀殺而死的。而且就職不久後即一命嗚呼的也有三個人。

一八四〇年哈立遜獲任總統，但當他上任後一個月便突然患肺炎而去世。

一八六〇年林肯當選。一六六五年連任，但不久便給巴斯 (John Wilkes Booth) 在劇場中開槍擊死。

一八八〇年，茹菲爾特就任，沒有幾個月他就被一個瘋漢在他背後放槍而一命歸陰。

一九〇〇年，麥根萊被絕對多數的民衆選爲總統。不過隔了一年便給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人謀殺了。

一九二〇年，哈定當選，到了一九二三年突患絕症而死。

大部份的美國總統都是在退任後死的。其中只有六位



○ 祭致前墓塚英名無在園傑率統總福斯羅，日念紀戰休洲歐

總統是在任上死的，而五位却都列在這二十年的死亡環中。還有一位是年老的泰勒 (Zachary Taylor) 總統，是一八五〇年在任上壽終正寢的。

哈立遜是死神的第一個俘虜。但是在他纔當選就職時，民衆的慶祝正是如瘋如狂，其盛況之空前實爲其他總統所不及。當時華盛頓的旅館全部客滿，統爲各處來參加慶賀的民衆所住滿。附近住戶也被擠得滿坑滿谷，甚至街道上也有人將它權充客棧。還有許多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和一些自任保護總統的人竟睡在白宮的石級上過夜。

但是在他回鄉後，一種清靜氣象正和他上任的情形完全相反。那時他身體日益衰弱，而結果患了肺炎，從此體力更不勝任，神志又模糊不清。他當了一個月的總統便嗚呼哀哉了。

二十年後，林肯當選。那時這悲劇的第二幕在華盛頓的福特大戲院開演了。

時：星期五的晚上。

景：該戲院的包廂。

大總統上場，觀衆都歡呼起來，樂隊奏起「歡迎元首曲」。這位既黑又瘦的解放奴隸者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後叫他們繼續演戲。台上的戲果然又繼續做了，但是立刻又被一幕歷史性的戲劇所打斷了。一下槍聲突然而起，觀衆和演員們正在張皇四顧的時候，林肯從他的座位上倒了下來。有一個面無人色的年輕演員正呆立在這包廂席的門檻上，他一縱便跳到戲台上，當時便摔斷了一條腿。他一面掙扎起來，一面高呼「Sic semper tyrannis!」（打倒暴君！）然後一蹶一蹶地逃走了。

兵士們立刻將林肯抬到戲院對門的一宅房子裏，從此他就神志不清，一直到次日，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五日清早在那裏死去時，也不會有片刻的清醒。

林肯是在哈立遜後二十年的一八六〇年纔第一次獲選的。他以前四十年中在事業方面，法律方面以及政治方面完全是失敗的。但是在他去世的時候，他已成爲歷史上一大偉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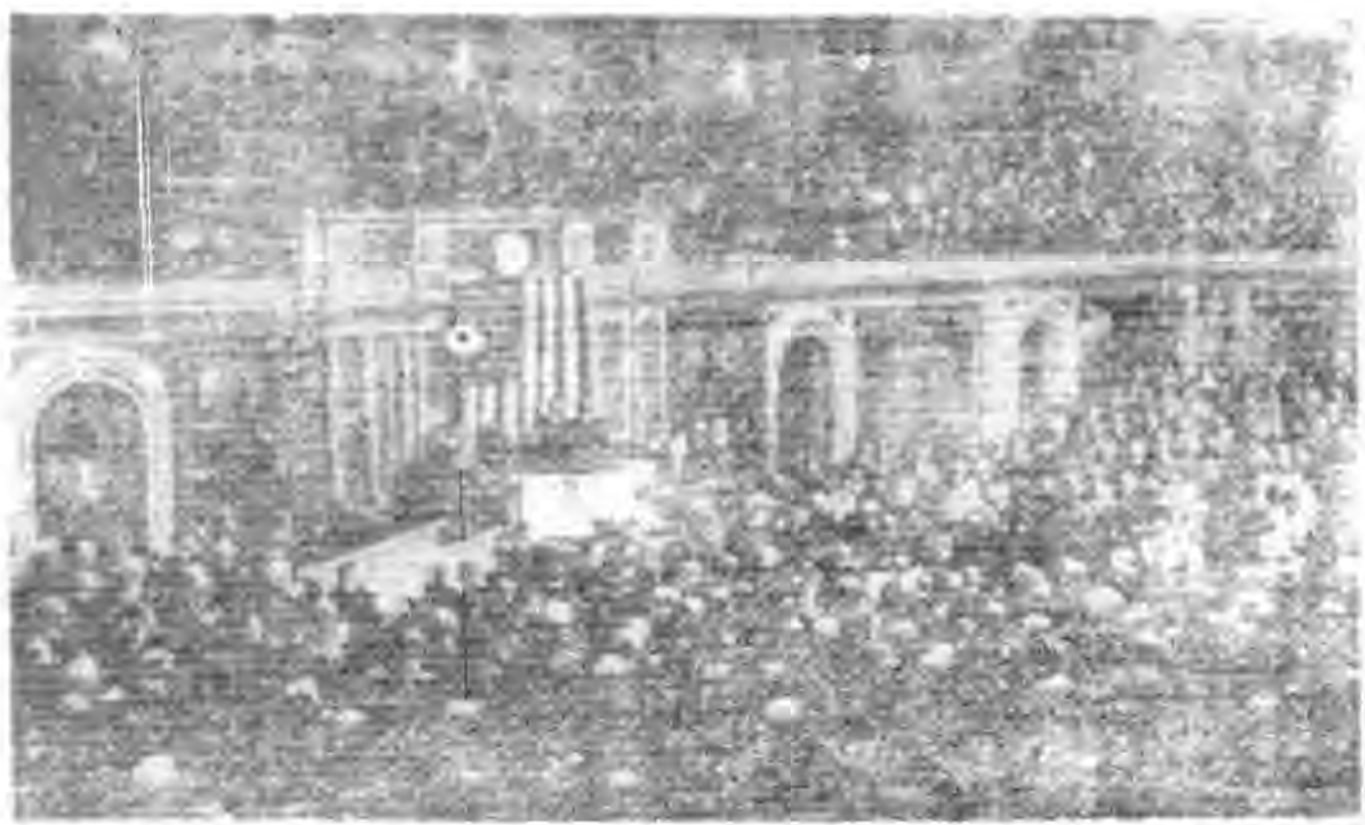
在林肯第一次獲選後二十年，茄菲爾特走進了白宮，那時候他正四十九歲。四個月之後，他



要離開華盛頓到威廉大學去開級會。等他走進華盛頓的車站時，人叢中走出一個傢伙，在他背後放了二槍。一槍打在他臂上，還有一槍却中了他的脊椎。

這個瘋癲的兇手 (Charles J. Guiteau) 大聲呼道：「這是我幹的，你們捉我去好了。我這裏有一封信可以解釋一切。」

到一八八一年九月十九日，茹菲爾特終因傷重而死。他正是這二十年的死亡環中的第三個總統。



• 說演表發中會國的幕開年新在統總福斯羅 •

麥根萊曾擔任過教員，當過丘八，做過律師。到一九〇〇年便獲選而榮任大總統了。

在一九〇一年的九月六日他到紐約州去瀏覽尼加拉大瀑布。當日他便在該地舉行一次「握手宴」。

宴會中有一個瘦削的青年，一只手包着綳帶，他也列在衆人隊中等待和總統握手。等到他和總統面對面的時候，他似乎很激動，大概是驚怕得心慌吧。當時從他的綳帶中突然飛出二顆子彈來。

麥根萊立即跌倒下來，這青年也當場就擒，同時從他身上便發現了一個驚人的國際陰謀。

不到八天，總統便於九月十四日在勃發洛地方仙逝了。同時警界方面在新澤西州的帕忒孫地方，破獲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祕密團體。這個團體預備陸續暗殺七個國家的元首，在謀害麥根萊總統之前，他們會刺殺了意王畢伯特

(King Humbert 1844—1900)。

槍殺麥根萊的兇手克查各慈 (Leon Golrosz) 是在十月

二十九日被判電刑而死的。

這串死亡練的末一環是哈定的死。在他當政時，行政漸趨腐敗，舞弊賄賂之風大起。結果產生了美國史上的一大污點——茶稅舞弊案。

因此人民對於總統個人方面也有了蜚語，輿論對政府攻擊得十分厲害，哈定從此便走上衰沉之途。

有人以為他最好到阿拉斯加去遊歷一下，一則可以休養休養，同時又能使攻擊他的空氣冷淡下來。因而哈定便在假期中和他的妻子一同去旅行。但是正在他預備從阿拉斯加收拾行囊回到華盛頓來的時候，忽然接到一件密封的信。這信裏的內容始終不會公佈，外人當然無從知悉，然而他本人從此更形衰頹。

在他返抵舊金山時便染疾不起了。他的病因十之七八是由於這封秘密信而起的。起先醫生們說他是患了消化不良症，後來又說他是生的枝氣管炎，末了又說他生的是肺炎。病情如此的複雜，自然是難以治愈了。

八月二日傍晚七點鐘，哈定夫人拿了一本贊揚他的雜誌帶到他房裏去。她將一些贊揚他的話都念給他聽。那時候他還有氣無力地說：「很好！念下去，再念一點。」

從此他便不開口了。哈定夫人立刻俯身喚他，但是不再有回答了。他的脈息也停了。這二十年的死亡環上的第五位總統便在任上歸天了。

每逢二十年而獲選的總統都是死在任上，這真是美國百年史中的一大奇蹟。這神祕的奇蹟已應驗了五次之多。

現在，對於這一九四〇年當選連任的羅斯福總統，會不會再表現一下呢？許多人都為這一位白宮主人就心着。

其實，一個人的壽命的修短是不可預測的，只要能够建立偉大的事業，即使因意外而死，他的精神與模範也是永垂後世的呵！

上海中西大藥房發行

痰敵



分片與露兩種
祛痰 療咳
防治 肺癆

胃鎗



分片與汁兩種
止肝 胃痛
治腸 胃病

紅字黑盒

百花香露粉



制油 防皴

白面 去斑



男用新寶龍

補針補丸
滋補神 經衰弱
鼓舞細 胞活力

女用新寶鳳

補針補丸
主治月 經不調
促進乳 肌健美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經售

地址新開路辛家花園

社民誼大藥廠行發

電話六〇一〇六至八



孟母六遷

呂伯攸

費盡了許多氣力，流了一身臭汗，年輕的孟子，總算

，我們先生，每天天沒有亮，就要到電車公司去上班，要是常常脫班，不但要扣工錢，還有停生意的危險呢！」

輒到了一升平米，歡歡喜喜的向家裏走去。

「二房東嫂嫂，你這話說得也太奇怪了，我們搬到這裏來，不是一天兩天了，我織布也不是現在才織起，怎麼你早不說，遲不說，忽然倒嫌憎起我們來了？」孟母雖然富於涵養，這時候也有些生氣來。

他推開了後門，走進客堂間，只看見那個

「老實對你說，你們在這裏住了幾年，僅僅在上年加了我五塊錢房租，近來百物漲價，水費加了，電燈費也漲到七角大洋一個字，你們天天熬到老晏才睡覺，叫我怎樣担負得了？」二房東嫂嫂哭喪着臉。

斜眼的二房東嫂嫂，正在和他母親咕嚕着：

「照你的意思，不過想叫我們貼補點水電費，

「孟家嫂嫂，今天我是已經第三次來和你商量了，謝謝你，請你們儘這個月底以前，另外去找找房子看！實在，你天天晚上要織布，那種咕咕嘎嘎的聲音，吵得我們一家人都不能睡覺；你是知道的

是不是？其實，這一响棉紗也買不到，我的織布工作已經停了好幾天了；不過，我們這個孩子，天天晚上既然要溫習溫習功課，總不能叫他在黑暗中摸索的啊！」

「說起你的孩子，我就沒好氣！」二房東嫂嫂瞧了瞧孟子剛才拿進來的那隻米袋：「他每天老是嘮叨着仁義道德，可是，前幾天我想托他去軋一趟米，交給他一隻藍布米袋，他卻對我說：『藍的綢緞不行！』（註）——一定不肯接過那隻米袋去。我那隻米袋果然是藍的，不過，卻是老布做的，並不是綢的緞的，有甚麼不行，我也不知道他安的甚麼心？他眼看着街坊餐餐吃苞米粉，高粱粉，一些忙也不幫，難道可算是有仁義的嗎？哼哼！」

（註）諧音「男女授受不親」

孟母這才明白，原來她的逼迫他們搬家，就是爲了孟子不肯替她軋米的事，兩方面既然已經傷了感情，如若再同居下去，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只得答應她，等找到相當的屋子就搬家。

二房東嫂嫂拐着八字脚，登登的上了樓，孟母便對他的兒子道：「阿軻，前幾年，你的年紀還小，第一次，我們住在墳墓旁邊，你就學着造墳墓。我因爲不願你做這種下流的行業，第二次，便搬到街市上去住，那知你看到了那些開鋪子的，又學他們做買賣，齊巧，他們正在囤積居奇，狠心辣手的剝削着一般平民，你想，我會願意你去幹那種不道

德的事嗎？所以，第三次便搬到學宮旁邊去住，幸虧，你看到了那裏的祭祀，居然也學着陳設俎豆，學習起禮儀來了；因此，我倒也就安了心。不料，這次事變發生，戰事很快的蔓延到我們家鄉，我只得帶了你，避到上海來住，——這是我們第四次搬家。現在，她既然幾次三番的逼我們搬家，冷言冷語的，我委實有些受不住；再加上她那種白相人嫂嫂式的流腔流氣，我們寡婦孤兒，那裏是她的對手，我想，我們不如去找找屋子看，要是合式的，我們就再搬一次家，讓她罷！」

「可是，媽媽，在這屋子荒的時代，到那裏去找尋呢？」孟子躊躇着，兩眼望着他母親。

「阿軻，你難道不看報紙的嗎？這幾天當局正在着手疏散租界人口，回鄉的人，據說已經有幾十萬。你閒在家裏，反正沒有事，不妨到馬路上去踴躍踴躍，要是看到了紅紙召租貼子，趕緊回來告訴我，好讓我去接洽！」

孟子答應一聲「OK！」急忙放下剛才向小書攤上租來的那本「鐵扇公主」連環圖畫，興匆匆的跑出了家門。

當他走過了一條馬路，就望見公坑所前面，果

然有一張紅色的招貼，高高的揭着。這真使他歡喜得跳了起來，他三腳兩步的跑到牆邊一看，只見「召租」兩個大字下面，寫着幾行小字是：

「今有亭子間一間，電燈自來水俱全；願以廉價出租，租金每月約三十元左右。有意者，可向××路××里第××號接洽！」——注意：人多莫問；無保不租。」

孟子想：一間亭子間，也足夠我們娘兒倆居住了。只是，母親那張笨重的織布機，怎麼安置呢？這倒必須和她商量一下才可以決定。他喜逐顏開的跑回家裏，當即把這事實，報告給母親聽，孟母說：「照這個局面看起來，布是一定織不成的了！反正這幾天，煤球也買不到，倒不如把這布機劈碎了，當做燃料燒了吧！現在，趁米還沒有下鍋，我就和你去看看屋子再說！」

孟子跟着母親，照着那張招貼上的地址找去，好容易，才找着一幢石庫門單開間屋子，他敲門進去，說明了來意，二房東見他們人口不多，居然陪下了一臉笑容，領他們向樓上走去。孟母對於這種千篇一律的衙堂屋子，本來是無所謂合意不合意的，她要親自來過一過目，無非是爲了「擇鄰」，所

以她走上樓梯，僅僅在屋子裏轉了一轉，就回出來了；她一眼望到前樓房門口，就瞥見一個妖妖嬌嬌的少女，燙着鬢髮，塗着口紅，披着一件豔麗的睡衣，下面還露出兩條雪白的粉腿；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骨碌碌的望着孟子身上，眨也沒功夫眨一眨。那二房東卻趁這機會，做起他的廣告來了。他指着她說：「前樓住的，是蝴蝶舞官裏的一位舞小姐，她營業很好，不大在家裏的，所以，這屋裏很清靜，很清靜！」那知孟母不等他說完，就催着孟子道：「阿軻，走吧！看她那種袒裼裸裎的樣子，真是鳥獸不可與同羣，我們走吧！」她頭也不回，就帶着孟子，氣沖沖的回了出去。

運氣真好！他們剛出××里，就在一根電桿木上，又發現了一張召租招貼，這是一個灶披間，雖然比亭子間又次了一等，可是租價卻還要二十多元。孟母說：「管他呢，且去瞧一瞧再說。」於是，孟子又踉踉蹌蹌的跟着母親，進了隔壁的一條衙堂。

敲了幾下門，就有一個麻臉大漢，打着一口江北上海白，粗聲暴氣的問：「你們來找啥人？」孟母回答他是看屋子的，那大漢就領他們到灶披間裏

。孟母一看到四壁烏黑的煤烟痕跡，心中就有些不是願意，只因需要屋子的心很急切，姑且問他道：「房租要多少錢呢？」

「二十五塊！」

「能不能減少一點呢？」孟母和麻臉大漢磋商着。

「不能，不能！阿拉已經是特別客氣了。你去問問看：隔壁那個灶披，租到三十塊錢呢！而且，電燈只有五個瓦特的，阿拉是十個瓦特！」大漢堆着一臉的假笑。

「那麼，我先放兩塊定洋在這裏，明天再來和你接洽罷！」孟母生恐另外找不到屋子，來了一個緩兵計。

「慢點，慢點，我們還有條件呢！」

「甚麼條件？」

「你如果願意住阿拉的房子，阿拉先要向你借三百塊錢！」

「這算甚麼呢？當局不是已經發過通告，禁止二房東收受小費押租嗎？怎麼還要三百塊錢？」孟母振振有詞的說。

「這不是小費，也不是押租，我已經向你說明

是借款！」

「借款，那麼甚麼時候償還呢？利息怎麼算法？」

「利息是要叨光的了！我還得再向你說明一下：我是把這幢屋子統統租出了，不日就要回鄉下去；這裏的房租，以後就托前樓的王先生——我的親戚代收，至於我要甚麼時候再回上海，那是說不定的了；總之，我們再能碰頭的時候，就可以歸還這筆借款！」

「這不是變相的小費嗎？你真是一個聰明人！可惜，我是貧苦的寡婦，實在拿不出這筆錢。」孟母說着，拉着她的兒子就走。

出了後門，才遵守着禮法，補了一句：「對不起！」

從這天起，孟子東奔西走，一直找不到屋子，可是，那二房東嫂嫂，卻愈逼愈緊了，甚至宣言要叫白相人來驅逐。

有一天，孟母和管衙堂的麻皮阿金談起，他才很惋惜的道：「你爲甚麼不早些告訴我？前幾天，聽說街口那家山東大餅店裏，有一間前樓要出租，你們要是把牠租下來，彼此都是同鄉，倒是很合適

的。」

孟母聽說，等不及他的話說完，就一縷烟跑到街口那家大餅店裏去打聽。幸虧，那間前樓還沒有租出，而且，那位山東老闆，也很講鄉誼，他說：「咱們都是出門人，咱也不想賺你的錢，一間前樓，連水電在內，算五十塊錢吧！」

孟母覺得這數目還嫌貴些，但是，一則是同鄉人，大家比較有些照應，二則預備在軋不到平米的時候，可以買他的大餅和實心饅頭充飢，一舉兩得，不妨就答應了他。她只希望能夠買到棉紗，能夠繼續她織布的工作，這一點生活費是一定有着落的。因此，她便很爽快的丟了五塊定洋給他。

到了月底那天，孟子就跟着母親，實行第五次搬家，搬到那大餅店樓上。自然，因為這屋子比較寬敞，起先想把那布機劈碎當燃料的計劃，也就打消了。

這樣又過了一個月，上海的生活，更是一天難過一天了；孟母手頭的一點積蓄，漸漸的越發短少了下去。打聽織布的原料，依舊是沒法可以購買。的確的，即使孟子再發生逃學的事，她也沒有一斷機教子一的機會了。至於軋平米，倒並不在顧慮到

軋不着軋得着，卻在湊不湊得齊這一塊七毛錢的問題上。

起先，她只是仗着同鄉的情面，向那山東老闆商量，每天給她賒幾個大餅饅頭，母子倆暫時充充飢，居然也度過了好幾天的生活。可是，真所謂禍不單行，齊巧租界上的麵粉，也漸漸的到了油乾燈草盡的地步了；不但那山東老闆，做不出大餅和饅頭來，連帶的害得那孟家母子倆，也斷絕了糧草，再沒有大餅饅頭可賒了。

於是，孟氏母子倆，便陷入了困境。同時，山東老闆也天天愁眉不展。

經過他們房東房客開了一次小小的同鄉會，大家認為上海是再不能住下去了；爲了免得流落在他鄉，大家便議決結伴回鄉去。

過了一天，他們領到了回鄉證和半價輪船票，和道大上海告別，開始他們第六次的遷移。

孟母所認為最遺憾的，就是那架和她相依爲命的織布機，終於以最低廉的代價賣給一個收舊貨的，劈碎做燃料了。——這就是他們母子倆的一筆回鄉旅費。



印度的燈塔——尼赫魯

東依人

Anup Singh 原著·譯自“Nehru”

整個的印度像世界上其餘的地方一樣，是在擾攘的情況中。人們帶着好動的不滿意現狀的意識，激動着，他們的血在沸騰着。

在過去，印度是一個帝制國家；但不久，這帝制便崩潰了，瓦解了。雖然會有過好幾代世系的承襲，但其中卻沒有一個君主會接近過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們是高高在上的。而那時候人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他們無聲地生活着，牛馬般耕種田地，撫養家族，更低着頭去服從，供養那世襲的貴族階級（Caste），他們從來不反抗，不咆哮，只是忍辱地生活了好多世紀。

但時代的輪子是不斷地轉動着，現在的印度人民是完全地覺悟了。他們要用自己的手去把握自己的命運，而且預備去轉變它，改革它，使得自己有更理想的生活。

二十多年前的印度，倖運地出現了一個人，他意會到一種新的對生活的渴望，在印度人民的內心醞釀着。他感到他們所忍受的苦難，無論誰都比擬不上的

。於是，他激勵他們參加革命運動，他們以前的懦弱沒有了，諂媚與阿諛的劣根性也被鏟除掉了。他們睜開了沮喪的眼，開始作向來所沒有的勇敢的行動。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蹟，但他一個人完成了牠，印度的民衆稱他是麥哈特瑪，意思就是一偉大的領袖——他的名字是甘地。他將永遠是印度人民崇敬的聖者。但他的年紀老了！況且，在印度的解放運動中，卻還有更大的難題，等待着去解決。因此，印度急切地需要一個新的獻身獨立運動的領導者。

擺在印度人民面前的，有很多困難的錯綜複雜的問題，無論是政治性的，經濟性的，社會性的，但其中最大的最難解決的却是印度人民的可怕的貧乏。他們沒有衣服穿，沒有錢用，甚至時常有成爲餓殍的危險，無論是誰，只要能解決這一個困難，無疑地他將是印度的領袖。果然，印度的人民終於找到了如此的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傑威赫勒·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尼赫魯生長在白雷鳴（Brahmin）的一個家庭中，

是個富有的貴族的後裔。在青年的時代，他就具有一種瀟灑的風度，詩人泰戈爾 (Tagore) 會比喻他是「永遠的年青的春天」。

他生就一種豪俠的性格，同時他的思想又是極端的銳感；他愛高山，流水，和孩子的天真的微笑，他是一個唯物論的信仰者，他是一個聰明的多材多藝的人，他是一個貴族，但他卻放棄了一切，犧牲了一切，成功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可以很舒適地如一般貴族去享受快樂；但相反的，他卻願意在牢獄中消磨他的歲月，他又成功了一個社會的叛徒。

在牢獄裏，他以捉小鼠與蜘蛛餵松鼠為娛樂，更時時刻刻在計劃着革命行動開展的方法。一旦釋放了，他又懷着顆更熱烈的心躍入革命的激流中。

尼赫魯將他整個的生命，托付給了印度人民；同樣，印度人民也願在他的領導之下，為印度的獨立生存與解放而奮鬥。曾經有數千萬的人民，他們從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他們為的是要聽取尼赫魯的有關印度獨立運動的演說，關於能解決他們飢餓問題的社會主義演說；他們站立在草地上，頭頂上烈日酷熱地照射着，但他們耐久地聽着，尊敬地將尼赫魯看作他們的希望的象徵。當他們回家之後，他們熱烈地把尼赫魯的話，煽動性的演說，清楚地反覆地告訴別人，傳

播開去；因為，在他們的心的深處，認為尼赫魯的話確是唯一的真理。

當尼赫魯給予印度人民如此的影響時，他的敵對者都目之為一個「令人恐怖的怪物」，在印度君王的眼光中，尼赫魯簡直是個夢魔。尼赫魯會罵他們是：「封建制度的遺骸。」大地主，僧徒，和高利貸者同樣用懼怕的眼光看尼赫魯，因為他的許多政策都是對他們不利的。

尼赫魯的力量時時刻刻在增長着，他自己也感到這一點，他召喚印度的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向敵人作無情的無休止的鬥爭。

尼赫魯不僅是一個印度民衆擁護的政治家，同時他也是一個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他的對人類的同情心，他的廣大的教化，以及他的求世界和平的國際主義，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有偉大的胸襟的人。當西班牙政府軍失敗時，他正在西班牙；他曾經送很多的搬運傷兵車給苦難的中國；他用一種同情而又羨慕的眼光，望着充滿陽光的蘇聯；在將來的新的世界裏，印度將佔着怎樣重要的位置呵！

尼赫魯的希望是堅定的，抱負是偉大的，他要使印度成爲一個自由的國家，他要在印度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



廣泛的愛

文宗山

黃昏，那
層樓般顯現在太空。

歲月把她催促得走上衰弱和消

落葉在夕陽光輝中飛舞。季節最使人容易想起往事，尤其在一个深秋的黃昏。

她茫然了！不敢再凝望，拉攏窗幃，更關上了窗。

極的路程，時間天天在替她化裝，是那麽消瘦，那麽蒼老，失去了少女的活潑，也沒有少婦的康健與穩

長長的榆樹遮去小樓的半面，

室內是黑黑的，微弱的黃昏光綫隱去了。像一個使人傷心或不痛

重，活生生地使一個勇敢的女人走進頹唐的圈子裏，變成一個憂愁的

留下一扇窗門在黃色的密葉中。在

快的故事在這裏結束般。祇有樓下

兩個孩子的讀書聲，使這個故事的

窗外，一個半方形的陽台，厚厚的

結尾，不會太悽慘，又殘酷。

俘虜。

窗幃把內外隔絕，偶而有一陣秋風

輕輕地，她含着淚珠打開那關

已往的事像一冊黏貼在照相本

，吹動窗幃，使寂靜的屋中得到一

閉已久的箱子，眼眶上是給淚水潤

上的照片，也像緊鎖在木箱中的舊

些秋天的氣息。

濕了。不忍地再翻出一張三年前的

日記。不容易使她找到，但找到後

一個帶有悵鬱的少婦輕輕掀開

照片。

更不容易使她忘記。

窗幃，她用那重情感的眸子向窗外

開燈，淡黃色的光亮下，呈現

天更暗下來，夜街寂靜，在窗

眺望；天空中飛馳着悠閒的白雲，

出一張帶有情意的照片；在一個大

幃的一絲縫中溜進一綫微弱的黃光

有一行鴻雁，梧桐給秋雨秋風在洗

自然的懷抱裏，她和一位很理想的

，她又將燈熄滅了。

灑，落葉散舞，給行人脚下踐踏。

青年合攝一張照片，下面寫着一行

想吧！一段很曲折的事情漸漸

再向遠望，那遠處——遠處，祇有

小字：「趙亦民，錢潔青，在燠人

展開。

茫茫的白雲與灰濛濛的天邊，不能

的夏天，合攝於某地。」

這是錢潔青二十五歲的生日，

再看她所期望看見的事物與一個

閉上眼睛——想吧！

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活躍在腦海中的幻影，能够像海市

閉上眼睛——想吧！

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將近子夜。

一天的興奮祇有留在玻璃上的暖氣作為紀念，她十分疲倦地走出客廳。是春天將去的時候哪！晚上已有點煥熱。

錢潔青的丈夫劉立坡又帶着醉意在放縱大笑，賓客們也絡繹走散，祇有和劉立坡談得投機的袁敬齋和他夫人還在狂歡。

在幾分酒意之後，一切心裏所不願想的，不會想到的，平時不覺察的，立刻會向心頭湧湧上來。錢潔青穿過園內的紫藤架，靜靜地坐在藤椅上冥想。

似乎有一個長長的黑影在她背後掠過，她疑心酒後那雙疲倦的眼睛有些花了，依然斜倚在椅上去追想心中雜亂的記憶。

「潔青姐！」一個強壯而粗豪的男人聲音，在她背後發出。「一個人獨坐在這兒？」

「誰？」潔青一驚，突然站將

起來，用驚奇的眼光去追着剛在發音的所在：「噢！是亦民兄。」

趙亦民是劉立坡的表弟，剛回到上海，今天特地參加潔青生日的宴會，他性情在傍人看來也許認為孤獨。譬如說：今天的宴會上罷，

他始終沒有高聲談笑過一次，也沒有很高興的向許多朋友們周旋，但是，他有很好的口才，會和友人們滔滔的說上幾小時話而不覺厭倦，他有銳利的目光，能够觀察到許多偽裝的事物。

「請坐。」潔青招呼他坐。「屋子裏太悶了，還是園裏舒爽。」

「我不想坐，的確，屋子裏人又多，大家再喝了幾杯酒，趁着興一吵，沒有酒意的人便不能多留在屋內。」亦民摸出煙匣，抽了根煙

：「怎麼？潔青姐也是不歡喜熱鬧的嗎？」

「從小就是這樣的脾氣，熱鬧場所裏老是不想多耽擱，今天還趁

着自己心裏的高興，跟着喝了幾杯酒，實在裏面太熱太悶了，便獨自想坐在這兒透透新鮮空氣。」

「的確，熱鬧場中應酬，也要適合和喜歡的。」

一陣晚風，這裏的談話又寂靜下去。在窗紗外，依舊能看到屋內是浮上一層興奮的暖氣。

劉立坡已經是八分醉了，而袁敬齋夫婦也糊塗得可憐，他們忘去了一切，也不知道今天是慶祝潔青的生日而有此宴會，兩人仍舊在嘮叨着今後做買賣的術語，紗花啊！見漲啊！看跌啊！……

屋內漸漸的冷靜下去，袁敬齋夫婦在酒醉與睡意中給僕人們送上汽車回家去。燈也熄滅了幾盞，屋內興奮的暖氣好像從窗櫺與門戶間消散。劉立坡是熟睡在沙發上，暫時忘却了整天為着金錢的種種忙碌與辛勞。

夜更深。

潔青與亦民仍在閑談，從這次說。

的宴會談到過去的生活。潔青出嫁後三年了，這三年中間恰巧是亦民離開上海的時候，由於潔青對生活感到苦悶與寂寞，很想問問近三年亦民的生活。

「你怎麼突然又會回到上海？」

「潔青的意思是亦民仍舊留戀上海，或者不甘困苦的生活而來滬。」

前兩年的生活怎樣？」

「你一定是猜我仍舊愛戀着都市的繁華，可是相反，也和今天的宴會一樣，我不願意關在無聊興奮的圈子裏，所以獨自到花園中散步。上海，我永遠把它當作無聊的宴會與應酬，對花園似的去處，我的確深深的愛戀着。」

「我不是說你不愛戀你去的地方，不過，這次來滬的突然，當然也有緣故。」

「噢！我完全是爲了替表兄接洽幾件事而來的。」亦民很平淡地

決不會冒險的，除了有大財大利在引誘之外。」

「啊！替立坡接洽事，你已經來了三四天，爲什麼一字沒提過，他又是忙人，整天地與幾個投機商人鬼混。」潔青對亦民有些懷疑了

：「究竟特地來滬有什麼要事。」

「我先對你說了吧！我想在上

海籌些款子，在鄉下開辦工廠。」

亦民很平凡的笑著：「所以，我想起那位最近發了財的表兄來。」

「立坡的確近來賺了些錢，不過，他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三年來，他爲了發財，爲了要錢，我們夫妻間的快樂也就逐漸的淡薄下來。再多住幾天，你可以看出我們間是保持着怎樣的關係。」潔青有感而發。

「一個人太忙了是會放棄另一種快樂的。」

「你要把他在上海賺錢改爲鄉下去經營？」潔青很不樂意的：「除非你能保他賺多少錢。否則，他

引誘之外。」

夜風吹着蕭蕭的榆樹，像奏起子夜的琴聲。月亮斜移，孤星的光芒刺着疲倦人的眼睛。

「也該回去了！」潔青懶懶的站起。

「氣候也轉有寒意，子夜的清靜也祇有從寒意中能領略到。」

「亦民！」潔青又提起精神：

「我有機會也想離開上海一些時候。」

「這不可能的——」亦民低低地：「不是都市的地方都是美麗的，我告訴你一些，有高山，也有深水，有你有沒有見到過的偉大，也有你能體會到的愉快，更有很優美的工作去配合大自然的優美。這些，你可以放在腦海中去搜索吧！」

潔青漫步走出花園，她還是低念着：「我想離開上海一次。」花園中更沉寂了，祇有亦民的

背影在清淡的月光下，他，他在領略着寒意中清靜的子夜。

風，又輕輕地，慢慢地去推過漫漫的長夜。

× × ×

會客室裏還是靜靜地，時間已經是上午十時左右了。太陽的影子也爬上了屋的左上角，窗前都是紫藤的墨影。

亦民很無聊地在沙發上翻着當天的報紙，這是他第四次在等候劉立坡談話。當他抽去了五根香煙之後，傭人還是說立坡沒有起身。在往常，亦民早已不耐煩了，而現在却不得不耐心地等候他，因為這次成功與否，便可以決定他的暫留上海或是立即離開。

潔青下樓了。她似乎很抱歉似的，望着亦民：「對不起，老是你久等。」

「也慣了。」亦民不滿意中說出的回答。

「立坡近來非到中午不肯起身，在上海真是——晚上吧！睡到牀上準是敲過十二點，早晨要想早起，實在難辦到。」潔青敷衍着，這是她代丈夫的抱歉。

袁敬齋夫婦今天也來了，會客室內給他們添了不少庸俗的暖氣。

「敬齋，你今天好早。」立坡還是帶有睡意的走下樓來。

「不是你昨天約我的嗎？老劉，陪太太也不能過分，十一點，你看牆上的太陽——我做生意的人今天也來文皺皺的，哼：『春宵苦短日高起』……。」袁敬齋一向是粗豪，粗豪中還保持了商人的庸俗。

「好！好！空話少說，大家來談談。」立坡招呼亦民：「你先說吧！好在袁先生也見過，大家都是熟人。」

亦民走近立坡處，三人成了等邊的位置，潔青也在傍邊參加他們的談話，祇有袁太太是坐在另一個

角落裏，把皮夾內的化裝用具拿出，塗脂抹粉上蔻丹。

「上次已經談過了，祇要兩位能撥一百萬的款子，一切便不生問題，今天是聽二位的回音。」亦民很爽快的把談話開始。

「立坡，不是我不贊成，第一，委實款子數目太大了。第二，你把一百萬的現款放了進去，能否有理想中那樣的收穫？」

「敬齋，我也是這樣想。」立坡還要顧到些遠來表弟的面子：「亦民，這一點的確要考慮，要考慮。」

「我想，上海方面能永遠保持着現在的優勢是不可能的。雖然，勸你們投資不一定賺錢，而賺錢多少又不能担保，但開工廠辦實業這點事情，我想你們也會贊成的。」

「立坡，不是我不答應，我比你更鄭重的考慮。」

「亦民，這樣罷，工廠可先向

別人籌款，假如事情辦理得順利，我們總可以設法。」

「也好，假使事情進展得順利，籌款也就更順利了。」亦民忍不住，想立刻離開，不安的現狀在他突然的起立可以見到。

「立坡，不可以你先答應些？」

「潔青知道事情照以前那樣發展下去是很惡劣的：「亦民兄也可以少得到一點收穫，否則白跑一次，也有些說不過，至於敬齋先生的考慮，那可當作另一問題。」

「好——好！我的是另一問題。立坡，那麼就請你轉達吧。亦民兄，這件事很是抱歉，很是抱歉！——他走了，不再坐在這談話的地方，踱到他太太那裏，去研究瑟丹的色澤與塗法。」

事情的開展是無法再推動。於是，亦民便決絕的走出這間屋子，立坡與敬齋却打着哈哈在譏笑一個情感容易衝動的青年。潔青，她在

窗前望着消逝的背影，無從去安慰一個心底裏的知己。

「潔青，你怎麼會來？」亦民非常奇怪地：「我不想再跟那些不願意和我合作的人多說話，你是不是他們叫你來的？」

「不！我是站在我的地位向你抱歉。」潔青心裏有說不出的不安似的：「難道你很快的要離開上海？」

「也許——不過時日還未決定。在未決定之前，想在上海痛快的玩幾天，近來實在太氣悶了。」

「敬齋是商場中的狐狸，他有了近處發大財，還有什麼可想，立坡罷，近來也變了，可惜，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否則……。」

「什麼？」亦民推開旅館裏陽台上的窗櫺：「你想……。」
「我很想……：唉！做了一個有錢丈夫的附屬品還有什麼可說？否

則的話，決定不留在上海，早晚得像你一樣的走。」

暮色把都市改換了面目，隱現在大都會裏的五顏六色都漸漸地活動了。潔青想回去，亦民留她同去晚餐，當然，一個有夫之婦是很多顧忌的，然而潔青在單純理智的相愛下，決定不受丈夫無聊的束縛。在一家華貴的餐室裏，已經將十時的光景。

亦民已有幾分酒意，舉起杯子，再向潔青祝賀。

「希望你能够有這樣一天，自由的翹膀生長在你的肩上。」
「希望你也有那麼一天，一個光榮與美麗的故事展開在你生命史中。」潔青也舉起杯子祝賀。他們的友誼是在進展中，很危險地，愛苗在茁長中。

記得是一個初冬的晚夜，潔青與亦民又狂舞在一家夜總會裏。在舞池的右邊角落裏，袁敬齋夫婦倆

也在酣舞。於是，在敬齋見到他們很熱戀似的舞着，舞着，一隻又一隻，嗚嗚低語時，敬齋心裏便種下一顆火苗，歡喜搬弄是非而喜管閒事的人看來，當然是一件不易多得的好資料。

亦民沒有覺察到有人注意他的行動，因為敬齋發現他們的祕密後便不再進舞池跳舞，靜候在暗黑處觀看。潔青聽到華爾滋的曲子，想再跳一隻後便歸家，一定要亦民下舞池。

「今天太累了，明天再跳吧。」亦民覺得有些疲倦，眼皮沉重而下垂。

「再跳一隻。」她再請求。
「好！明天我們上「仙樂」去透快的玩一天。」

「不！你得走了。」
「我決定再留一天，爲你再留一天。」

「你不能爲我着想。」潔青有

眼淚，掛在睫毛上：「我已經失去年青人的勇氣，因爲，丈夫，兒子……都是我的鎖鍊。」
「不要傷感，一切事物都可以把勇氣去買來的。」

華爾滋的音樂已敲過一半，他們才慢慢的走進舞池，燈光一層層的暗淡下去，調子也悲哀地一下下敲在每個人心頭，他們比任何人的感覺爲銳敏，憂愁的影子爬上身上，眼淚顆顆落下。

夜涼把他們一顆熱烈活躍的心是沖淡了！

第二天的晚上，又是同樣時候，亦民已呆坐在沙發上候了一小時，音樂一次次更換在耳邊溜過，燈光紅藍變幻了多次，舞客的興奮陪襯出他的寂寞。他不再看手錶，只是茫然地仰望着場內電燈在呆

想，出神似的幻想着過去一切，有時，他自己懺悔不應該與一個有夫之婦熱戀。有時，他想到一個妻子

得不到丈夫的安慰，應該予以援救和另一種安慰。時間完全消耗在他的幻想中，潔青的影子始終沒有發現。他決定耐心的等候了。
小郎遞上一封信，說是剛送來的。

急急地拆開：「亦民，不能說我失約，以後永遠地失約了。袁家夫婦發現了我們的友愛，立坡便逼我離開上海。」
潔青

亦民心裏紊亂極了，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期中，情感是超過了理智，立刻衝出舞廳，去找潔青，同時預備和立坡作一個決鬥。

夜街寂寂，寒風吹去他一時情感的衝動，終於走進一家舖子打公用電話。但是，潔青是不能再和他通話了。

這件事在立坡看來是異常兀突的，他無論如何想不到潔青與亦民相愛，更想不到亦民會對他如此。在無可奈何中，決定和袁敬齋夫

等一同離開上海，到另一個地方去休養，也可說是躲避一種恐怖事件的發生。

船期是要一星期後，立坡對潔青的態度可並沒有改變，他祇是永遠不放鬆潔青一步，也不離開她一步。

這時候，他想用短促的時間去爭還夫妻的愛好與情感。

這是一週中的一天，中午十時前。

潔青忽忽地出去一次，那時候立坡還沒有醒。她滿心想去見亦民敘述已往的事情，也想把離滬的行程告訴他，但旅館裏已沒有趙亦民這個人，茶房說已經走了三天。

她離開了兩個兒子，隨着立坡，敬齋夫婦等乘上輪船，黃浦江的波浪泛在她心底，永遠懷有一顆留戀的心，愛上海，愛寄居在上海的人。

汽笛響了！一根刺在挑起她的隱痛。

立坡，敬齋夫妻們是縱聲大笑，高談闊論，忘記了黃浦江出口處的荒涼，無聊的興奮浮在他們腦海中。祇有潔青是凝視着江水出神。波浪推過一層，又接着一個濁浪。

X X X

另一個都市裏的生活會使他們安居嗎？那不過是暫時的寄居罷了。敬齋夫婦的目的完全是一次短期旅行，立坡純粹是防止潔青與亦民間的問題產生而要走，潔青——她是一個被動的人。

這不是偶然的事，亦民也跟踪來了。一個人的理智是容易給情感暫時蒙蔽的，亦民不能例外，他愛着潔青，固然潔青也同樣地相戀着他。但是，他的愛潔青完全是出於憐惜潔青的緣故，為什麼一個妻子要受丈夫的束縛？做丈夫是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能够放棄夫婦間的愛？於是，亦民爲愛人的緣故便忘記

了自己，忘記了自己從千山萬水外奔波來滬的目的。現在，亦民拋棄他的事業，他的前途，把戀愛看作至上，一切問題置於腦後，他追蹤而來，停留在另一都市中，決定要找到潔青。

像一個孤獨的人在尋訪他暖和

的家庭，也像一頭失羣的鳥在覓他的伴侶。

亦民永遠在熱鬧的街頭躑躅，他愛月光，也愛太陽，他歡喜看馬路上剛發青的樹葉，也歡喜看公司櫥窗的陳列品。走完了一條路，又開始走第二條，茶室，酒店，舞場，戲院，他都歡喜逗遛。假使很簡單的素描他目前的生活；在高貴的電影院外無目的地等候開幕與散場，希望在人叢中獲得他目光需要覓得的人。在舞廳裏靜坐，到子夜人寂的時候才肯離舞場，不起舞，也不與人交談，希望在舞場裏獲得他目光中所需要覓得的人。在公司裏

徘徊，沒有購過一塊手帕或是簡單的日常用品，永在人叢中尋訪什麼……痛苦一天天在無聊的生活中增加，亦民成了一位失去陽光的青年。

在一個帶有雨意的晚上，亦民有些醉意地走出舞場，眼前似乎發現一個在懷念着的人，同時，對方也驚異地立定，亦民的凝思是打斷了，他衝過去：

「潔青！潔青！」

「啊！是你？」她失去了快樂的臉上，由驚異而轉為悲哀。

「……」亦民反而默然。

「亦民，你也到這兒來？」潔青戀戀地拉着他手：「我們另找一家西人設的酒吧處談談。」

夜街顯得冷落，他們無言語地踱到一家小小的酒吧處。

燈是昏暗，淡淡地，黃色光亮寄與人們無限情意。音樂隊用極低的聲調在吹奏，加上寥落的座客。

窗外似乎有風吹着，也許將下雨。侍役躲在角落裏打盹，Bar girl也閉上了俏俊的媚眼。

「亦民——」潔青先開口，她拿起一杯咖啡：「我們先澄清一下思慮，把過去的幻想與雜念拋開，大家把分別的情況談談。」

「潔青，立坡太對不起我。」亦民不會哭，但眼睛裏含有訴不盡的辛酸：「別後，我也從上海趕到這兒，每天，每夜，每一個時間，我是在尋訪着你，想念着你。我——我對你的愛純粹出於至誠，可是……」他不願再說下去。

「亦民，我何嘗把思念忘却一個很關心我的人。立坡，他是一個單純的動物，但他也失去了動物的愛，他愛錢，其餘都是金錢的附屬品。亦民，讓過去的事情當作海水一樣的流去吧！」

「你現在的生活怎麼樣？」
「還不是如此！今天他和敬齋

又商談事情去了，我很煩悶地想坐在舞場裏多聽一會音樂，想不到遇見了你！」

「以後怎麼辦？」
「以後——我無從想起。」她遲疑地。

「無——從——想——起——」亦民很氣憤她的懦弱。

「也許立坡在日內即將回上海，聽說近來物價暴落暴漲，他的營業上發生很大的問題。他走後，我們就可以天天相見。」
「這恐怕又是一個夢，否則，像遲暮時的落日，祇有片刻，無從留戀的片刻。」

音樂給風雨遮去了。
燈光又暗淡了些，人又散了些，寂靜，無限寂靜也湧上他們的心頭。

他們又是帶着興奮愉快後的傷感與失望，在風雨中分開了。
街燈淡淡的在苦風淒雨中搖晃

，伴着子夜。

× × ×
是劉立坡離開這個都市一月後的事情。

趙亦民與錢潔青是決定摒除了
一切困難，願意在艱苦中去獲得他
們的幸福，在這個時期中，他們深
宵狂歡，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遺
忘了，祇有偉大的愛能握住他們。
亦民把過去的事當作煙雲，目前與
將來的事業前途拋之大海，潔青也
墮在愛的圈子裏，其餘都忘記了！
潔青深夜從舞場裏歸來，慢慢
地走到牀邊，過度的興奮到現在是
祇留下了疲倦。

扭亮台燈，一封電報放在那茶
几上。

她驚奇，會有什麼特殊消息？
再回過頭去，又看到袁敬齋的留條

：「潔青：訪七八處，未見蹤跡，
立坡在滬自殺，速同返，明晨七時
有輪。」

再拆開電報：「……立坡先生
自殺，請速返滬……。」

潔青沒有勇氣再看完電報，她
倒在牀上。

子夜的鐘聲更響亮，敲在她心
上，一下又一下，過去時日，過去
事情，過去生活，都猛烈地在她心
頭襲擊。

一度緊張，會使人在緊張後更
清醒。潔青知道立坡的自殺是遲早
的事，雖然立坡的死不足以使她改
變一切，但她知道還有兩個兒子
，需要她撫養，需要她教育。

從悲痛立坡的去世，連想到亦
民不應該爲了自己而忘却他的前程
，她願意把許多幸福寄託在兩個孩
子的身上，自己忍受着吧！潔青是
清醒了，也勇敢了，她很堅決地留
上一封致亦民的信：

亦民：這是慘變，你我都不會
預想到有這件事的發生。立坡是自
殺去世了，今晚我得到他的噩耗，

是流淚了！在一個人死去後，許多
不滿意他的事情也會給他帶去的，
我不能例外。

有兩個孤兒，這是我的責任。
今後，我與你的愛戀同立坡死去一
樣。

你有你的前程，事業。以前我
爲了私人的幸福，忘却你的工作。
現在，大家做大家的工作吧！

明晨去滬，留在這裏的子夜，
我通知你最後一個消息。

潔青

亦民很高興的從花店裏走出，
手裏捧了一大扎鮮花，向教堂用很
快的步伐走去，已經是十點鐘了。
他心裏充滿着有生以來未有的高興
與快樂。記起昨天潔青答應他在教
堂裏牧師前先舉行簡單的婚禮，然
後再與立坡離異。

清越的鐘聲在耳邊繞着，白鴿
盤旋在沒有白雲的天空中，手裏鮮
花透出春天的氣息。教堂大門上彩
色花玻璃給陽光反映出柔和的光輝

，似歡迎着心裏活躍的男女們。

「趙先生！」那個看教堂門的老頭兒招呼亦民：「您早。」

「好！你早，錢小姐來過沒有？」

「噢！錢小姐有信在這兒。」

亦民拆開信，很快的讀完，他大步跨出教堂，走向江邊的渡輪處。當他坐在汽車中，心裏像烈火似地在燃燒，把思慮都化作煙灰。

時間正十一點，離開輪船的開出是過了四小時。

潔青是不能再追回來，過去的一切也不能追回來，他走向江邊，江水依舊是污濁，黃色的波浪在推動，一層又一層，他想起立坡的慘死，眼前浮起一個回憶的畫面；那一天，潔青生日宴會時候的熱鬧的情景。

亦民把鮮花擲向江心，向已死去的立坡致祭。

繁華的都市都不能留住亦民，

他到現在才知道自己用「愛」的偏見，他決意離開這些不能久留的地方，去追求另一個廣泛的愛。

× × ×

深秋的遲暮，亦民與潔青各在

天一方，千山萬水隔絕了音訊，祇有夢魂中，凝思中，遙想中，他們依舊是相愛着。三年來，每一個秋天，每一個遲暮，他們心頭很容易挑起過去的煙雲。

亦民在遼遠的地方，風雨中，他努力着自己的工作去換取廣泛的愛，他紀念着潔青，用自己的工作去紀念一個潛伏在心底的愛人。

秋風很重的推着重幃，潔青在每天的遲暮時分，向西北遙望，白雲，暮煙……過去的事情，舊日的歡樂……遠方的友人，死去的丈夫……她漸漸地閉上眼睛，淚珠由睫毛上落下。

樓下，孩子的讀書聲，在她心底漆上一些未來歡樂的暖氣。

底漆上一些未來歡樂的暖氣。

海藻晶



藥房均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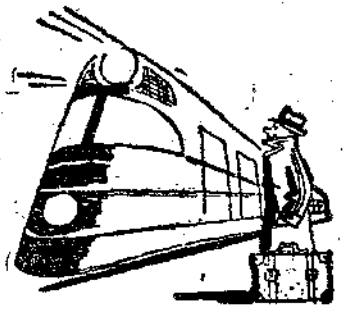
海上

號九三路卿洽虞

行發廠藥慈佛

一三六〇九·話電

肥人血管最易硬化，一受刺激，即破裂而成中風，欲圖預防，宜早服海藻晶，因海藻晶有軟化血管，澄清血液，調平血壓之功也。



歐洲最審慎的獨裁者

張直與

John Gibbons 原作 · 譯自 "I gathered No Moss"

葡萄牙共和國的統治者薩拉柴博士 (Dr. Salazar)，是一個古怪

的獨裁者。事實上，他是不相信獨裁制度的。他所統

治下的葡萄牙，並不是像法西斯蒂的意大利，純粹的

德國那麼由國社黨來專政的一個國家。他是一個虔誠

的天主教徒，他從羅馬帶來了許多完美的理想，使社

會上每一個分子結合起來，融合成一個堅強的種族。他也不喜歡把葡萄牙造成集權於一人的國家。

他所施行的獨裁制度，祇是暫時的策略。薩拉柴氏統治葡萄牙共和國，形式上像一個孜孜不倦的小學

教員，在訓練一羣難以駕馭的頑童。他說葡萄牙的政

黨太腐敗了，他希望有一個肅清的日子，壓根兒把它們鏟除掉，祇有薩拉柴才是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政

黨。

在他的國民的經濟學上講這幾乎是世界上最簡單的算術了。收入二十先令，支出十九先令十一辨士，結果能得到快樂；反之，如果支出是二十先令兩辨士，那末結果一定是破產和悲哀。在小的方面講，是入

不敷出；在大的方面講，國家就陷於貧困的狀態了。所以，你應該收支相抵，或者節儉一點，這就是薩拉柴維護「新生的國家」的經濟的主要原則。

他是一個未婚的男子，同時也是一個節慾的「苦行者」，從來不穿制服，不作公開演講，不參加宴會；事實上，就是在公共場所，輕易也是見不到他的。

別人可以任意做自己所喜歡做的事，然而薩拉柴却無暇及此，祇是忙碌於他的工作。

他理想中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均已次第完成，而葡萄牙共和國的正確的預算計劃，也已一一實行。現在約略的舉一二個例子：過去葡萄牙會建造過許多戰艦，然而那些戰艦是中看不上用的，不要說打仗，就是行駛也非常困難，所以新政府當局認為這等於是「紙上談兵」，他們沒有建造戰艦的力量，他們祇能够就可能和需要去建造幾艘礮艇。

在首都里斯本(Lisbon)，有許多華貴富麗的古代皇室的宮殿，遊人納門券三辨士，便可入內參觀，是政府收入之一。但是薩拉柴本人却住在一宅簡陋的小

屋裏。他對於政策的實施，貫注以全副精神。冬天的時候，如果還不十分需要火爐，他就在膝上圍一條氈毯從事工作，因為燒煤要費錢，而且還要一個僕人去生火爐，這樣豈不是不經濟了嗎？

他是個溫雅的君子，對待知己朋友更是十分彬彬有禮，不過知己極少，他選擇朋友非常審慎，所以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個抽象的「估計器」，他每天工作大約十八小時。

當然，他也有他的娛樂；午餐以後他必定要坐辦事處的車子到幾里以外的鄉村去兜風，由村長陪伴他作劇烈的散步，他認為這是最令人心爽神怡的樂事，然後回到辦事處工作，往往到午夜為止。

他真正的樂事，他說：「在厭倦散步的消遣之後，希望能回到祖遺的別墅和雛形的田園去享受農村生活。」他愛好大地，並且好自任烹調。同時，應用科學方法種植葡萄，菠菜等，產量遠過其他農人。他希望把他的農場成爲理想中最完美的鄉村，他願意付給勞工以較一般爲高的工資。如果真能做到這地步，他以爲比「算術家」做出一個矛盾的難題還要快樂呢！

他的房屋地產，四周有堅固的牆環繞着。薩拉柴夙抱與民共樂主義，雖然私人的財產仍需要保障，但是圍牆的門戶却洞開着。「我們爲什麼不讓善良的鄰

里來共同享受呢？」他說。於是這位天主教徒，哲學家，獨裁者，經濟學家，就想把花園中那座不經濟的裝飾用的噴水池改作洗衣池，讓村上貧苦的婦女進來洗衣服。

他曾有一次遭人行刺，幸虧沒有命中，這事發生在星期日薩拉柴去參彌撒的當兒。當時他對他的朋友說：「我們進去罷，沒有什麼緊要，我們爲什麼要多費唇舌談論這事呢？」

當然，他也有反對他的人，可是全國人民，大都還是尊敬他的。這一點，就是像我這樣的外來客人也能够看出來。一九三〇年我初次到葡萄牙，經過南部亞爾姆鐵喬地方，這幾乎是葡萄牙最荒蕪的邊境，那裏沒有公路，而政府地圖上亦無明載。我當時帶着一張倫敦英國油公司的葡萄牙大地圖，騎在驢背上跋涉於曠野間，最後才找到了一個領路的嚮導人。

然而，現在有很詳盡的地圖和上好的公路了。我們可以看到風馳電掣般的公共汽車，如穿梭一樣在公路上往來馳騁，而且已經密佈全國。到處可以看到穿着紅色的帶狀的手袖底測量員和工人，站立在公路兩旁。

薩拉柴說：「讓你的鄰居知道你是有正當職業的，我們不需要坐享乾俸的職位！」



齊
人
饋
女
樂

秋 翁譯文
董天野繪圖

春之神，展開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無私的漫天匝地裝點着春光春色。又向那無邪的男女們獻上一分人生不可缺少的禮物——春情。

醇醪似的春情，給予少男少女們陶醉得癩洋洋地。

在湯湯東流的汝水之上，灑灑的碧波粼粼中，飄浮起一片駘蕩春情的歌聲來：——

船兒隨着綠波飄蕩，鳥兒踏着花枝歌唱；

波兒映着美麗的斜陽，人兒在木蘭舟上；

你的眼波射進我的心房！

你的溫情醫好我的創傷！

人生最寶貴的是「戀愛至上」！

我們不願做神仙；但願做鴛鴦！

「唔！「戀愛至上」，這名詞怎麼寡君從來沒有聽得過？」魯公很驚奇的說。

「嘻嘻……嘻嘻……嘻嘻！」仙霓美人報以蕩人魂魄的媚笑。

「有了你這樣的美人兒，才可以講「戀愛至上」……，「戀愛至上」！」魯公說。

「嘻嘻！那麼，陛下的萬乘之國，拋得下，拋不下呢？」仙霓又作媚笑。

「有了你，怎麼拋不下，哈！哈！南面王不易也。」魯公說。

魯公在木蘭舟上，把仙霓美人摟得緊緊地，溫存了片晌，搖晃着腦袋，自言自語的說：

「咳！「漫天匝地皆情水；我有精神駛一船！」」

仙霓美人，雲鬢飛蓬，星眼微錫，倒在魯公懷裏，狡獪地問：「奴從昨宵起，得算陛下的人兒了，那麼，名義呢？」



「名義，充寡君的宮人吧！寡君喚你一聲——陳宮人！得嗎？」魯公說。

「不！陛下後宮粉黛三千，陛下忍心以三千分之一的愛分給奴嗎？」仙霓嬌嘆似的說。

「那麼，封你貴妃好嗎？陳貴妃……陳貴妃！」魯公忘形地說。

「不成奴沒有福命做陛下的皇……皇后嗎？奴要做陛下的皇后。」仙霓憊賴地請求。

「陳皇后，可以，可以，什麼都可以，寡君准封你陳皇后。」魯公情熱得無可無不可。

「嘻……嘻……謝陛下的恩深如海！只是那舊的皇后怎樣呢？」仙霓更進一步的請求。

「讓她去好了，或者打入冷宮，使她見不到天日也好。」魯公將就她。

「不！不！「名不正則言不順」，得廢掉她，殺掉她。」仙霓真是蛾眉釀毒。

魯公益發把她摟得緊緊地，將滿臉的鬚樁向她嫩靨上擦癢，擦得好一塊肉緋紅。

仙霓粉靨上火熱地，再忍不住，於是掙脫了說：「陛下！待奴來唱一支歌給您解個悶兒

吧！」說着，便輕舒嬌喉，唱了起來：——

無邊春色在兒家，滿眼繁華，

鶯曉燕語太喧譁，如圖畫；

萬樹盡桃花，三春景色此時佳！

看蝶舞晚風斜！

花正開；人未嫁，

問我君王，怎待安排？

木蘭舟上承恩寵；歡樂無涯！

「唱得好！唱得好！這叫做什

麼歌？」魯公問。

「這……這……這叫做——」





「一夜皇后」。

「好一個歌名，「一夜皇后」，但你若隨定了寡君，十夜百夜，我們將永不分離。」

仙霓又報以媚笑道：「這時分，纔只「一夜皇后」啦！」接着，又笑得蜜蜜的。

當下，兩人在木蘭舟中，談情說愛，直到落日卸山，纔吩咐返棹，回到巨艇上去。

春情，的確是人類的酵素，把男女陶醉得欲仙欲死。

不單是人類給春情陶醉得骨軟筋酥，連崢嶸的一座泰山，也似塊塊的白塔油般，在春風中溶溶欲流。蒸發出的一股熱騰騰的氤氳之氣，也似人類額上汗流，滋生在層嵐聳翠之中。

古老的魯國都城，近幾時——自夾谷之會後，勵行新政。孔仲尼做了大司寇，把先王之教來感化全國人民，可是把人民束縛得透不轉氣來，害得國中男女，都為之避道而行。便是新婚的夫婦，也只能他走他的東街沿，她走她的西街沿，別說不能手挽手兒同行走，連遙遠地飛個媚眼給情人，也要說你是「邪視」，捉將官裏去，罰錢以儆。

不單人民如此，就是大夫官家裏，也不許你用個小丫頭，魯君三十六宮，變做了貞節養老堂，連一點春氣息也沒有；雄蒼蠅早絕了跡，一個也飛不到深宮；野貓兒，也不敢公然在屋頂上叫春；春，已非古老的魯國所有。生活的枯燥，性的煩悶，青春的悲哀，使魯國每一個人，每一個官吏，都感受到了痛苦。

全國的人民，都在暗地裏怨嗟：——

「老天爺也給予人類以春的季节；調和四時，化育萬物；怎麼人類偏不許自然地發洩性慾？偏不許有溫柔的女性來調節人生的枯寂？人，總還是人呀！不能活生生地把一顆血肉的心，關在箱子裏的啦！唉！唉！孔仲尼呀孔仲尼！」

人民的怨嗟也沒有用，大司寇政令，反正不許人民談自由戀愛！除非你淫奔到鄭衛去。這消息給齊國的一位齊大塊頭知道了，便認做是絕好的機會，原來這位齊人，家有一妻



一妾，都是歌舞學校出身，不但能歌善舞，而且有沉魚落雁之貌，羞花閉月之容，這位齊人，很會動腦筋，他利用人類的食色天性，招集了一夥無家可歸的女孩子，組織一個歌舞團，就由他的一妻一妾，担任教授，鎮日價把那些女孩子們，打扮得豔妝濃抹，在戲院子裏串演着電光石火一般的巴戲；一般血氣未定的少年男女，往往趨之若鶩；因此這齊人歌舞團，居然傾動一時。那位齊大塊頭，過去會拜魯國的聞人少正卯做老頭子，後來他聽得「前人學子」給孔仲尼殺掉了頭，恨得牙癢癢地，蓄意要報這深讐，只是苦於無機可乘；現在他聽得魯國人民，都在怨嗟生活枯燥，他便腦筋一動，正好率領着歌舞團，到魯國去掘金，表面上推說是齊君送的女樂，給魯君解悶遣愁，這樣，豈不是名正言順了嗎？

在慶祝收復汶陽失地聲中，齊人率領了他的歌舞團，到了魯國境內，當下便去求見魯國的大夫官季康子，說明來意。

那季康子季斯，本來是個風流瀟灑，不拘小節的人物，他最喜歡玩那些蹴鞠，打球之類的運動，這會子見了齊大塊頭，說是奉了齊景公之命，送來一部女樂，給魯君解悶兒的，這正是投其所好，不覺喜心翻倒，便毫不遲疑地接受了下來。吩咐全部女樂，准今兒晚上到本人公館裏試行獻技。

萬家燈火通明時，季大夫堂上，展開了盛大的歌舞音樂會，節目是：

(1) 全班合演——麻姑上壽 (2) 陳仙霓獨唱——春之戀歌 (3) 藍玉姑表演——掌上翻飛 (4) 程飛燕·袁麗雲·鄒鬢華·合演——嫦娥奔月宮 (歌劇) (5) 全班合演——蒼梧淚 (歌劇) (6) 陳仙霓表演——褒姒裂帛 (7) 陳仙霓·袁麗雲·程飛燕·合演——龍萊恨 (悲劇)

領班的齊大塊頭，穿起了禮服，舉起節拍鞭子，在一旁指揮。一衆美人，長袖拂拂，纖腰曼曼，蹺起了玉腿，挺起了豐乳，表演得嬌喘咻咻，汗流浹背，直到了天明，才把所有的節目表演完成。直把一位季大夫瞧得癱瘓在坐位裏，像醋浸的鮑魚一般，動彈不得。



「大夫！您瞧可還有點意思？」齊人謙恭地問季康子。

「唔！很好很好！你且將陳美人留在這裏，其餘請你領她們到驛館去休息，我派人送你們去！」季大夫說着，將一雙三角眼斜睨着陳仙霓。

陳仙霓見了魯大夫的模樣，嚇得玉容失色。齊人連忙道：「這是要奉獻給魯公的，如果給魯公知道了，怕不很好，能不能請大夫額外施仁，都讓她們到驛館去住？」

「什麼？我只留下你們一個人，你不肯嗎？你不肯，我將你們這一批傢伙一律攆出國境，誰高興給你們引見魯公，叫我白當差使嗎？」魯大夫有點聲色俱厲的樣子。

爲了要報老頭子少正卯被誅之仇，齊人只得將一口氣按捺下來，唯唯諾諾地說：「那麼奉託大夫，在魯公面前，竭力的推薦。」

「這不就結了嗎？說什麼額外施仁不施仁！」季大夫說着，將陳仙霓一把拉了過來，摟在懷裏，礫礫地大笑起來。

x

x

x

x

x

在一個明月之夜，偉大的歌舞場面，又展開在淇水之上。

一並四條巨艇，艇身繪着龍鱗，桅上飄起彩幡，船窗紮下彩色闌干，張着黃蓋，四周懸着千條銀燭，燭光照耀得淇水上如萬道金蛇，竄來竄去。船以內明燈如晝中，美人兒一對對在歌舞。觀賞的，除魯大夫季康子以外，還有魯國的天子南面列坐。其他尚有禁衛軍軍長申句須，侍衛長樂頎。季大夫的祕書長仲由，也都執戟而立。另有一人，胖胖的個兒，在執節指揮的，不用說是歌舞團領班齊大塊頭了。他們在君臣同樂，也可以說與衆樂樂——日以繼夜的狂歡。

直到夜闌，羣衆散去，只留陳仙霓美人一個在舟中，受魯公的雨露，承魯公的恩寵。伴着她曼聲低唱的，只有湯湯淇水東流，和親人的斜月，與眨眼的星星。舟中的燭光，已成了慘澹之色。



魯公實在給孔大司寇束縛得苦悶了好久，到今宵才獲得精神上的鬆弛。而全國上下的官民，也受了齊人饋女樂之賜，人人如獲甘霖，生活頓時滋潤起來。

舟中，魯公賊志嘻嘻的向陳仙霓說：「寡君自從見了你，就好像以前的日子，都是虛度了的。這感覺，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

「嘻嘻……嘻嘻……嘻嘻！小女子深承恩澤，祇恐小女子福薄，不能享受下去。」

「寡君的身心一向拘束着，那條金色小龍，幾乎成了乾泥中的蚯蚓，要枯涸死啦。」

「嘻嘻……嘻嘻……嘻嘻！請陛下保重龍體。」

「小懶龍真不堪作蛙怒，大約需要水的滋潤，纔能有威，纔有生氣。」

「嘻嘻……嘻嘻……嘻嘻！小女子福薄，不堪身櫻怒龍，還請保重龍體。」

「你有蒼龍之洞，你就得降龍。哈！哈！龍涎吐了，龍涎世爭寶之。」

「嗚！嗚！嗚！」仙霓發出一片似泣還似笑的嗚嗚之聲來，據說在唸動降龍咒。

舟中空氣，頓時像死寂的一般。這一晚上，陳美人當真做了降龍使者。

第二天，魯公攜了仙霓的玉手，同上另一木蘭橈，往汶水去遊覽，直到落日西匿，始重

回巨艇。

x

x

x

x

x





在千條銀燭光中，一串銀鈴似的歌聲，又飄浮在水波之上。

風光最好上林春，吉日良辰；

木蘭舟上夜承恩，真龍引；

今日叩天闈；昨夜星辰入臆親，

嬌聲喘，香汗盈盈！

整雲裳；理霧鬢，

手執降龍杵；驗龍涎香溫。

魯公稱讚不絕口，說：「這歌名，莫非又是「一夜皇后」，真够挑逗人的心弦！嘖！嘖！嘖！」

陳仙霓還沒有回答，忽地舟人傳言，說：「季大夫請見。」

季大夫入舟，向魯公奏道：「陛下今日不朝，孔大司寇意甚不樂，恐引起他去國之意，如何是好。」

「又是孔大司寇，寡君不樂聞！孔大司寇左不過是個書獃子，理他做什麼？」

「孔大司寇在說，什麼：「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又是什麼：「惟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這話多難聽。」

「讓他自說自話去吧，寡君此夕只談風月，不問其他。」

「……………」季康子懷着醋意而來，本想以孔大司寇恐嚇魯公的，誰知魯公一點不懼怕。他不得不調轉詞鋒來說：「請陛下恕臣萬死，臣尙有一言啓奏。」

「什麼話，儘說何妨。」

「聽說……聽說……皇后在椒房也知道了這事，皇后且晚將來進諫。」

「什麼，皇后怎會得知道？」

「臣不詳細，也許宮人們傳入了謠言，因此使皇后震怒。」



魯公原是個懼內的祖師，闖威所至，往往喪膽。當下他對陳仙霓瞧了一眼，見她正伏在舟中御榻上，嗚嗚地痛哭，要求魯公作主，帶入深宮，封為貴妃也好，宮人也好。

魯公却對季大夫立刻下令：——「好！社稷為重，荒淫非明主所宜。你去驛館，擇那一批歌舞女郎立刻出境。」魯公揮一揮手。

「遵旨！」

「再……再……小心伺候……陳美人，一同離境。」魯公又揮一揮手。

「遵旨！」

畢竟魯國三家權重，季大夫炙手可熱，暗將陳美人等留在城外驛館內，玩了個暢快，然後把魯君的命令發表，一體驅逐出境，不得停留片刻！

X

X

X

X

X

齊人——齊大塊頭，率領了一批斷粉零脂的歌女，踉蹌歸國，急急如漏網之魚。

陳仙霓因獨承了恩寵，走在風雨如晦的驛道上，涕泗交流地還在溫她「一夜皇后」的殘夢。口中唱着最後一支歌曲的調子，作為出國的尾聲。

淒涼無復舊容顏，月缺花殘；

山重水複路漫漫，難再見！

不語淚潸潸，攜將斷夢返家山；

重回首，玉闕難攀，

一宵恩；百年怨！

聽杜鵑泣血，無語倚欄干。

這悲切的歌音，是否能夠傳入魯公耳中，是不可知之事。不過孔大司寇在魯公耽於逸樂，不理朝政的時候，認為「吾道不行」，已一怒而去魯，齊人總算是如願以償了。

——一九四二·四·五·於秋齋醉扶軒

巴拿馬運河的透視

文萃

Fohn Gunther 原作·譯自 'Inside Latin America'



巴拿馬共和國
的統治者阿納爾馥
亞里安斯博士 (Dr.

，他就職時的宣言，就充分地表示
他是個「法西斯蒂主義者」。但他
的人民都很擁護他。

Arnulfo Arias)。

亞里安斯氏就任總統之後，給

國社黨的中美巨頭。以前，他曾任

巴拿馬一個新的組織，就是施行獨

裁制，同時，把巴拿馬的青年男女

駐柏林及羅馬的大使，歷時甚久。

組成一個大團體，奉希特勒為崇拜

的刑罰。

他之傾向國社黨，受摯友安東尼意

的偶像；另一方面，又把人民組成

亞里安斯在最近兩月中已見回

塞柴 (Dr. Antonio Isaza) 的影響

了軍隊（實際上就是他私人的軍隊

心轉意，最後，他說：「我們願意

極大。在巴拿馬共和國領域中，有

我有一次去見亞里安斯，他說

把飛機根據地借給美國，任他們在

巴拿馬運河通過，是美國的主要港

口。

什麼地方建築，但在歐戰結束以後

口。

：巴拿馬對於歐洲戰事決定嚴守中

，則此等飛機根據地仍須歸還我們

許多人對於亞里安斯博士都稱

立；這間接對美國是不利的。「我

保衛巴拿馬運河有四種方法：

才為「納粹領袖」，博士年四十，

們已經過了依人籬下的時代！」他

海軍，空軍，政治，——要保守鄰

為人誠摯，素有大志，在支加哥及

說。

國的誠意合作，——避免怠工。

哈佛醫藥學校畢業後，即任職於波

當然，美國對於巴拿馬是隨時

隊來攻襲時，立刻就應當覺察；叢

士頓醫院，後來又擔任了巴拿馬衛

可加以壓力控制的。這小國家近巴

林是一種天然的屏障，因為森林中

生處處長。一九四〇年被選為總統

拿馬運河十里之內的人民，大部份

林是一種天然的屏障，因為森林中

怪獸出沒，運河十碼之內，有許多像獾之類的動物，而在距考隆或克利司托白軍營五哩的地方，更有二十五種兇猛的毒蛇，它們不啻就是「森林之王」！

我們對於防衛運河的工作，迄未稍怠，凡外國船隻飛機通過，都要受嚴厲的檢查。海軍方面已增強了特別艦隊監守港口，及九百里內行駛的船隻。陸軍則協助海軍負責三十里以內工作。空軍則在運河兩端作弧行的巡視。

在大西洋方面，我們已有飛機根據地，防禦擊敗大不列顛的敵人。在太平洋方面，北部的飛機根據地；第一個是在墨西哥的特灣特伯克，第二個是在芳色加及尼加拉瓜，該兩地現在已開始興建。南方之海軍根據地，最好當在 Galapagos 島，現正與當地政府商榷，談判頗為順利。

如果能够打破海軍網的話，那

是多麼希奇而可驚訝！我曾費去好些時光去觀察陸軍堡壘，這裏有最堅強的保護沿海的大炮，有些是十四吋的，有些是十六吋的，都深深地藏在叢林後面。我看見許多兵士扛起大炮來，正像舉起玩具一樣輕便。每開一炮，須美金一千二百元，所以他們不輕易濫放。

我們從潮溼的叢林中進去，看見隱藏的高射炮。你從一個建造精巧的燧道下去，可以看見無數塗着綠油，蓋着葺草的槍炮。在另一條路上，有一隊探照燈兵士，在試驗燈光。——有些約有八萬萬枝燭光的強度——，搜尋飛機是不易漏網的。此外，還有許多槍手在練習打靶，他們都很忙碌，每日不停的工作着。

陸軍在這一帶建有無數堡壘，工程非常浩大。空軍方面，也把許多池沼填沒，建築為上好的飛機場，叢林也有很多開闢成城鎮，這些

•• 面對司公新新中路京南 ••

亨得利鐘表總行

全國分店
聯號最多

專售 | 高等 | 鐘表 | 光學 | 眼鏡

修理鐘表
經驗豐富

本埠第一分行 霞飛路中華路口 第二分行 靜安寺路戈登路

工作都是驚人的舉動；其中尤重要的，就是造路。當初，那裏沒有公路，也沒有一條路是和運河並行的；一年之中，祇三個月可以造路，就是機械工具也甚感缺乏。巴拿馬鐵路公司會提出否認公路的價值，他們怕被公路搶去了賣買。但是政府當局以為一旦戰爭爆發，鐵路被毀，公路便可以行駛應用；同時，羅斯福總統亦曉諭鐵路公司放棄主張。現在，公路工程大部已經完成，還有二十三里大概今年也可以竣工了。

現在，巴拿馬運河一帶，再也沒有毒蛇為患了。他們非常注意衛生，汗水中都洒了火油，因此瘧疾等時疫也絕跡了。

運河入口處有軍隊嚴厲檢查，敵國或中立國的船隻，照例是不許駛入的。他們裝置電話，和各橋各站聯絡，遇有可疑情形時，即將船隻扣留。夜間不准航駛，祇有一條

水道可容通行，其餘的水道都裝有防彈設備。

那裏約有二千個德國人，七百六十個意大利人，四百二十個日本人，他們都經過登記手續。那裏有德日商人的堆棧，我們不知道這裏面貯藏的是什麼東西，我們沒有辦法察知，祇能在開口等處特別留心罷了。

去年春天起，又開始為運河建造第三個水閘，舊水閘祇有一百十呎闊，新水閘却有一百四十呎闊。所以，我們可以建造較大的航空母艦和戰艦，在運河中活動，不過需時五年；舊水閘建築費三萬萬七千五百萬元，新水閘約值兩萬萬兩千七百萬元。

美國的成兵已自一萬八千增加到更大的數目，無論海軍，陸軍，空軍，和政治方面，都在嚴密地監守着巴拿馬運河，要進攻運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中國首創 品質保證

滋養衛生 護齒最良

大女界美容

各大百貨公司 均有出售

久經考驗 出品精良



紫丁香

陶冶

新的性道德不是靈和肉兩相敵視的。——愛倫凱

暮春三月的陽光，漸漸地越過了屋頂，爬向屋脊的後面。

長型的玻璃窗敞開着，橙黃色的重幃給繩索高高地挽結起，靠壁一座落地的大明鏡，反映着窗外晴朗的天際，是澄清的，蔚藍的，沒有一絲雲翳的蹤影。

站在洋臺上的煥良，兩臂交互地倚靠着欄杆，下面的花園裏，紫丁香像一個春眠的少女，靜嫻地躺着；偶然，會溢起一絲清幽淡甘的香味；假使你想用鼻孔貪婪地再去嗅一下，却又沒有了。

錦表妹不是像一朵乍開的紫丁香嗎？——
煥良不自禁地唸了一句，錦表妹的情影立刻又浮映在腦膜上。彷彿紫丁香已開進了他的心房，週身滿感到輕快的舒適。半年來，浸淫在糜爛生活中的濃膩的意味，現在似乎給駭蕩的春風全吹跑了。

長長地伸了一下呵欠，他帶着輕鬆的步子，回進房裏，走近大明鏡的前面，鏡裏立刻映現出一個英俊

的人影，適中的個子，清秀的臉，隆準的鼻，腦蓋上堆着帶有鬢曲的黑髮。

今年已是二十二歲的年青人了，正是應該努力於事業的黃金時代！——

他望着自己的影子，臉上浮起了笑容。他用手整了整結住在白襯衫角間的紅色領帶，紅是代表活躍，熱情，有力，自己的生命不是正像紅領帶一樣嗎？

假使現在錦表妹也站在旁邊的話，那末，鏡裏也同樣會映現出一個少女的情影來的：——她有着苗條的身材，臉龐像一枚早熟的蘋果。兩頰紅紅地，尤其在笑的時候，紅得更鮮豔。藏在深長的黑睫毛裏的兩顆眸子，發出炯炯的光采，像仲夏夜的星斗，蘊蓄着飄逸的詩意。

正遐想得出神的時候，忽然背後有一隻手臂壓上他的肩頭，立刻，鏡裏映現出一個女人的臉龐，他以為是錦表妹來了，然而定睛看時，却是他的族嫂，也



是他的情婦芳瑜，正在對他作着一種誘惑性的媚笑。情理之常。」

芳瑜雖然已是度過二十七年歲月而且結過婚的少婦，但因為丈夫早故，又沒有生過孩子，所以還是保存着少女的風韻，她像一朵初春盛開的桃花那麼地妖冶，有着一股容易使男子沉醉的性感，一看見她的富有誘惑性的笑臉，就會情不自禁地失去理智上的控制力；終於，半年的過程，煥良便做了她的情虜，肉體上的情虜。

因為不是錦表妹，煥良感到一陣失望，然而他又不得不回過身子來，向她點點頭。

芳瑜拉住了他的手臂，走到雙人沙發上，押着他坐了下來，媚笑地說：「你對了鏡子呆瞧些什麼？好像是在想……」芳瑜說到這裏，故意詭祕地煞住了，用一雙柔水似的眸子盯住在煥良的臉上。

「想什麼？你說！」煥良淡淡地笑着反問她。

「想……」芳瑜仰起了臉，望着天花板：「嗯！」

大概是錦小姐給你的印象太深刻了吧？」

「你又是瞎猜疑，什麼印象不印象？錦小姐跟我根本沒有什麼感情可言，五年來她一向住在烟台，這次回到上海，繡了面，當然應該歡歡喜喜的，這也是，他的一顆心又搖晃起來。」

「瞎猜疑？」芳瑜苦笑了一下：「事實很明顯地放在眼前，前天晚上宴請錦小姐的時候，她的臉上會多生了一對眼睛。」

「這話怎麼說？她又沒戴眼鏡！」煥良不解地。

「是的，眼鏡是沒有戴，但那時錦小姐的臉上的確有四隻眼睛，除了她自己兩隻，另外的兩隻是男性的，像饞貓看見了鮮魚一樣的貪婪的眼睛，老是停留在錦小姐的臉上，你猜，這個男性是誰？」芳瑜抽象地說。

「噢！你說的就是我，是不是？」煥良有點不自在：「芳瑜，你不能根據了這一點就猜疑我？」

「難說難說，男女一見鍾情，這是很普遍的。」

「你去說吧！我本來想離開上海，我覺得我只有離開這環境，纔能努力於事業。」煥良有點不耐煩。

「離開上海？你別說得這樣容易，你難道忘記你自己瘋狂的時候了嗎？」芳瑜妖冶地在他臉上擰了一下：「你忘了這是春天。」

煥良沉默着，過去跟芳瑜熱戀的景象湧現在眼前

芳瑜習慣地把上半截身子伏在煥良的懷裏，帶着幽怨的語氣說：「良，我是一個孤獨的人，有了你，我纔能够生活下去，已經半年了，在這半年裏，我似乎也沒有待錯你，有沒有呢？你說。」

「沒有沒有！」煥良連連應着。

「可是，我現在真感覺到可怕，煥良。」芳瑜的眼眶濕潤了：「我並不是阻止你去愛上另一個少女，實在，我是怕因之而遭受死的慘果，你跟錦小姐親近，我就等於被判處了死刑一樣。」

「你不要多心，我和你已經到了這地步，也不會再有勇氣去愛上另外一個少女。」

芳瑜臉上的憂鬱之色漸漸的減退，一種誘惑的風情又浮了上來，她差不多把整個的身子壓到了煥良的身上，鬚髮裏的白玫瑰油香味濃烈地鑽進他的鼻孔，使他感到了一種不可抑止的衝動，豐滿的乳峯滑進了他的手掌。

X

X

X

早上，陽光從東方偷偷地爬上了陽臺，又從窗幃的縫隙鑽進了寢室，直射到煥良的床上。

煥良揉眼醒來，發覺芳瑜是走了。他依稀記得：

芳瑜是曾在自己的耳邊說過告別的話的，但自己正睡得迷迷糊糊，沒有理會。現在，只是在繡着花朵的白府綢枕面上留下了一抹淡褪的白玫瑰油香味和幾莖鬚曲的髮絲。

他伸了一個懶腰，坐了起來，背倚着床架，用拳頭在腦額上捶了幾下，一種愧悔的反感又起伏在心頭，他記得不久以前，曾經在一冊雜誌上讀到過一篇「靈與肉」的文章，大意是說：

「現時代的戀愛有兩種：一種是精神上的戀愛，是純潔的，是坦白的，兩性間能够在事業上互相鼓勵，互相督促，互相前進；一種是肉體上的戀愛，是庸俗的，是卑劣的，兩性間只求性慾上的短時滿足，沒有什麼真摯的感情可言，容易使雙方意志趨於消沉。

上面所說的兩種戀愛，是主張靈與肉的要求應該分開的，當一方面需要精神上的愛安慰的時候，可以找一個靈的對象。但在性慾衝動時，却又可以任意找覓一個肉的對象。

然而另一種戀愛觀，則把前面的兩種戀愛完全否定了，說正確的戀愛是要靈與肉一致的，沒有肉的精神愛，沒有靈的肉體愛，都是衝動的，不誠實的，違



反自然的，畸形的戀愛。真正的戀愛是應該由靈而及肉，方才達到一致；倫理學家愛倫凱說：「新的性道德不是靈和肉兩相敵視的。」就是這個意思。不過，在社會制度不良的今日，當精神上的戀愛還沒有達到極致的時候，往往會被肉的觀念弄得變成一種卑劣的結合，那無論如何總是污濁的行爲，歪曲了正確的戀愛觀。……」

他想到這裏，悔悟的意念更堅強了起來，他覺得跟芳瑜是屬於第二種肉體上的戀愛，是貪圖短促的歡娛，是一種不合理的結合，根本沒有一戀愛一兩字的真理存在，要是再這樣下去，會使自己跌入糜爛的麻木的深淵中而永遠不能自拔。事業，前程，幸福，總之，一個有爲的青年，將走上燬滅的途徑的。

於是，錦表妹微笑着的情影又湧現在他的眼前了！是一種端莊的靜嫻的笑，而在這微笑中却彷彿帶有鄙夷的成分，似乎是笑他不應該那樣缺乏理智的控制力，爲了貪圖肉體上的歡娛，竟自暴自棄的沉湎在糜爛的生活中，把一個青年的黃金時代蹉跎過去了。

有着火辣味的熱紅的愧火，在自己臉上燃燒起來，他認爲錦表妹是可以拯救他於水火之中的，她是一

盞明燈，能够在茫茫的黑暗中，導引他走上光明的錦繡前程，他相信跟錦表妹雖只會過兩次面，但是在兩次交談中，錦表妹已有垂愛自己的表示，她很不滿意於自己的消沉無聊的生活，如果不是關心自己，爲什麼那樣不憚辭費的箴規自己呢？

的確，錦表妹雖然比自己小二歲，却是一個非常前進的時代女性，她沒有都市少女的浮華習氣，她不燙髮，不塗胭脂口紅，不穿高跟鞋，她歡喜穿素色的藍布旗袍，然而，却顯出了她的天然的婉約秀美。五年來，因爲姑夫在烟台經商，錦表妹也跟着父親在烟台求學，她的學業與品性的優良，在留滬的姑母口中是時常聽到的。如今，錦表妹到上海來了！一個前進女性的印象從此更深刻地鑄上煥良的心頭，他熱愛着錦表妹，但這熱愛是無邪的，真摯的，完全出於精神上的，他覺得站在一個聖潔的少女面前，自己也會聖潔的。

假使自己能够把意志堅決起來，掙脫現在肉慾上的纏繞，專心致志於事業和前途，錦表妹一定會接受自己的愛的。精神上的戀愛可以幫助兩性事業的發展，前途的推進，煥良涉想到這裏，便對精神戀愛健立

了堅決的信念。

自己跟芳瑜的結合是祕密的，連家裏人都沒有發覺，當然錦表妹更不會知道，但是，在今天，煥良認為需要坦白地向錦表妹陳述和懺悔，並向她立下自力更生的信誓。於是，他立刻抖擻精神，跨下床，披上了晨衣，走近窗前，把重幃拉起，推開窗，讓溫暖的陽光了無阻隔地闖進來。

煥良連盥洗也懈怠了，他急急地坐到寫字檯邊，用自來水筆開始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給錦表妹的信，他希望獲得她的諒解，同情，希望她給予鼓勵，給予精神上的愛……

將信交給房東家的女僕寄了出去，自己走到洋臺上，向晴朗的天空作了一個深長的呼吸，一絲清幽淡甘的香味，又飄進了鼻孔，像是在昏眩的頭腦中注射了一帖清涼劑。他俯視着花園裏的紫丁香，花瓣上沾着幾顆晶瑩的露珠，在陽光下閃閃地發着光，彷彿錦表妹的靈活的眸子。

春天，春天是奮發的季節，春天的天空是朗爽的，春天的風是輕快的，春天的雲絮是自由的，它在遼闊的天際飄遊，它載馱着有為的年青人，向遙遠的征

途飛去，永遠沒有停息地向前飛去。

× × ×
是一個下午，芳瑜買了一匣精美的西點，預備帶給煥良，可是走上樓，房門虛掩着，她推了進去，不見煥良的影子，她感到有點納悶和悵惘。

她無聊地向沙發上坐下，正想拉過一張報紙來消遣的當兒，房東家的女僕走上樓來，站在房門口說：「程先生的信。」

芳瑜連忙立起來，接過女僕手中的信，信上寫着「程煥良先生台啓」，下角赫然是「錦械」二字，那清秀的筆跡，一看就可以斷定出於錦小姐之手，這就立刻燃燒起了她的妬焰。

不管擅拆私信的不合理，芳瑜急急地把信封撕開，抽出來的是一頁純白的信箋，上面寫着十幾行齊整的字句：

良哥：

你的忠實坦白的懺悔，看了使我很感動，你既然有還懸崖勒馬的決心，我絕對答應你保守祕密，你可以放心的。

你把我比作黑暗中的明燈，又把我比作沙漠裏的綠



洲，那你說得太過分了，並且你把自己估計得太低了。

不錯，我們都是年青人，年青人在這動盪的時代中，正有着許多的事業等待着我們去努力，你不能再消沉在這糜爛的環境中，我們應該攜着手，向目的地前進。

你的人道主義太自私了，你不能爲了可憐芳瑜嫂的命運，連你自己也陪着她犧牲，要知道犧牲一個年青人的事業和前途，就是國家的損失。

古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現在就是你自己自力更生的開始，只要有堅決的意志，我一定可以允許你的要求。是的，我們需要互助，鼓勵，督促……現在，就讓我張大眼睛，盼望你的新的轉變吧！在這春天已經降臨到大地上的時候。祝你

努力！

錦婉謹上

芳瑜看完了信，信上每一個字都變成了刺，刺進她的心坎，妒恨和悲痛一齊湧上心頭，她想哭，却没有淚，手中的信箋跌落在地板上，身子倒在沙發裏，眼前只是一片黑，一片黝黯的黑。

房間裏暮色微染，煥良回來了，他看見芳瑜倒在沙發上，感到一種驚疑，便拍了一下她的肩頭說：「芳瑜，你幹麼這樣子？打瞌睡不成？」

芳瑜沒有回答，只是兩肩起着聳動，嚶嚶一聲，

哭了！這使煥良更驚疑，他用視線向四週掃掠了一下，發現了地上的信箋，急忙拾起來一看，知道事情弄糟了，芳瑜的哭泣無疑地是爲了這個緣故。

因此，煥良反而沉默了下來，他躺在床上，眼望着天花板發怔，顯得沒有了主意。

芳瑜啜泣了一回，忽然抬起頭來說：「煥良，想不到你果然變心了，男子是狠毒的，殘忍的，爲了愛上另一個少女，就忘記了過去的情人，幾個月來，我只是給你看作洩慾的工具，我明白了，我是一個「未亡人」，我是人間的摒棄者，是應該給人們欺侮的，是不是？」

「什麼欺侮？」煥良理智地說：「過去是我不該貪圖片刻的歡娛，沉湎在肉的生活，我並不是愛上表妹，我覺得我現在正是年青的時候，我需要找一點精神上的安慰，努力我的事業。」

「嘿！精神上的安慰？」芳瑜冷笑着。「你現在倒正經起來了！你想想，在前天晚上，你是怎樣的光景……」

「過去是錯誤的，現在我們還來得及挽回，我……我希望你也能够有懸崖勒馬的決心。」煥良吞吞吐吐

吐地說。

「不能不能！」芳瑜從沙發裏站起身來，走到煥良跟前，帶着倔強的語氣說：「現在要挽回已經來不及了！天下沒有這樣容易的事，你爲了愛上另一個少女，就可以把我遺棄在一邊嗎？」

「那末，依你的意思，預備怎麼樣？我不能爲了你，就犧牲了我自己的事業和前途。」

「依我，只有一句話，就是你不能離開我，我的整個生命已是屬於你的了，你要努力事業，努力前途，我決不阻礙你，但不許你離開我。否則，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說着，撒嬌地在床緣上坐了下來。

煥良躺在床上，已陷入了束手無策的狀態中，他覺得放在眼前的是一個可憐的女人，一種惻隱的情感又浮了上來。況且，現在在這天色完全黑暗的房間裏，坐在床緣上的是一個富有性感的妖冶的女人，使他無論如何沒法抑制自己，終於，當芳瑜把上身伏到他身上的時候，煥良重又跌進了陶醉的情淵裏。

煥良一時說不出話來，而芳瑜的柔滑的舌尖，却已塞進了他的嘴裏，他全身的神經纖維都起了震顫，他的手又輕輕地圍繞了她的腰肢，一對軟綿綿的乳峯

已緊壓在他的胸脯上。

發狂似地汲取感官的刺激與快樂，煥良的精神從興奮中漸漸地軟化下來，一種慚作的火又起燃在他的心靈，他彷彿看見錦表妹的鄙視和忿怒的臉，對他作着嚴厲的冷笑。

然而，睡在身傍的芳瑜，妖媚的臉上，浮起的却是勝利的微笑。

幾天以來，煥良心理矛盾的痛苦更尖銳化了。

在人道上講：芳瑜的確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尤其是在保存着舊禮教制度的程公館裏，寡鵠的生活是像一首淒涼的輓歌，她需要安慰，需要熱情，她還是一個具有美麗的風韻的少婦呀！

在色情的誘惑下，富於情感的煥良是無法抗拒的，當他沉醉在芳瑜的懷抱裏時，他失去了一切的知覺，只覺得這一個天地是屬於他倆的。然而，當芳瑜不在跟前的時候，他的頭腦又清醒了，他的理智又抬頭了，像聖母一樣的貞潔的錦表妹又彷彿在向 he 笑，向他招手，擺在眼前的事業的征途又明朗化起來，他走到大明鏡前面，看見自己的青年的英姿，口角邊便浮

上了堅決的自新的笑意。

煥良得到了錦表妹要往內地去的消息，他認為這是一個可以脫離卑劣環境的絕好機會，他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她，告訴她願意跟她一起離開上海，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去。

信寄出了三天，他焦躁地等着錦表妹的回信，希望她將確定的離滬日期告訴他。可是，回信永遠沒有來，而芳瑜却隨時隨地纏住了他，行動在無形中受到了監視。

捱過了一個星期，煥良纔接到了錦表妹的來信，可是信上並沒有提起收到他信的字句，他才知道自己的信一定是為洪喬所誤了。

錦表妹告訴他，決定明天早上乘輪船離開上海，希望他明天能够趕到輪埠上去送她，並且後面寫了許多鼓勵他的話，使煥良看了，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

「走！決定跟錦表妹一起走！」他堅決地說。

趁芳瑜不在跟前的機會，煥良認為必須立刻祕密離開這裏，今晚上先在外面借宿一宵，明天早上再到輪埠上去等候錦表妹。於是，他帶着激動的興奮的情緒，匆促地整理了一下應用的衣物，放進旅行箱裏。

天色暗了，在燈光下，他提着旅行箱，向居住了整整一年的房間，投射一下留戀的眼光，然後毅然地走下樓去。

「哼！你真想逃走嗎？煥良，可惜你走得太遲，已經來不及了。」

一陣冷笑在樓梯下響起，迎面走上來的正是芳瑜，她逼着煥良上樓，拉着他回進房間裏。

「這……這……算什麼？我有我的自由，你不能阻止我的行動。」煥良倔強而又反抗地說。

「自由？——」芳瑜的臉色顯得很冷酷，帶着青白色，眼中充滿了怒火，從鼻孔裏哼了一聲，把房門閉上了，然後又說：「你要自由，所以就愛上另外一個少女，那末，我也要生存，我就得阻止你的行動！」

「我的自由跟你的生存有什麼聯繫性？你不妨另外找一個對象呀！我爲了前途，我必須要走。」

「我不是娼妓，可以隨便找對象，你既然跟我發生了關係，我的一切就完全交託在你的身上，你能够這樣的一走了事嗎？」

「芳瑜，你太不原諒我了。」煥良悻悻地說。

「你不想一想，我的名節是爲了誰喪失的？說到這裏，臉色更慘白，音調的淒厲，使煥良感到這裏，和懼怕。」

「你以爲可以瞞着我偷偷地溜走，那你真是太聰明了！你不記得寫給錦小姐的信嗎？我很佩服你的決心，可惜錦小姐並沒有看到你的信，因爲信始終在我的手裏！」芳瑜說着，從皮夾裏掏出信來擲給煥良，他接過一看，才恍然於錦表妹沒有收到這信的原因，是給芳瑜從中扣住了。他記起這封信是叫房東家的女僕去投寄的，一定是芳瑜用錢去買通了那女僕，因此落入了芳瑜的手裏。

這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使煥良的腦子昏亂起來，他坐在沙發裏，垂下了頭，想不出一個挽救的方法。而芳瑜却毫不猶豫的跟着坐到沙發上來了，她拍着煥良的肩頭說：「怎麼啦？你不會說話嗎？聽說錦小姐明天早上就要動身了，你是不是還想送送她？那末，我可以陪你去。煥良，我看你還是放下了走的動機吧！在上海，不但有穿有住有吃，還有我陪着你，不會使你寂寞的呀！」

芳瑜的臉上又浮現了媚笑，她把整個的身子坐到

煥良的膝上，手摟住了他的頸項，猩紅的嘴唇，湊近了他的臉頰，溫柔地吻了一下而說：「煥良，人生是一個夢，是一個虛渺的夢，就讓我們的夢永遠地做下去吧！直到我們死亡的一天。」

芳瑜妖冶地笑着，頭部埋在煥良的胸懷裏，鬢髮裏的白玫瑰油香味又刺激着他的嗅覺，他漸漸地屈伏了，軟化了，理智在情感下漸漸地泯滅，泯滅。……第二天中午，陽光從窗帘的一角爬上了屋簷；遺留下一絲溫馨的氣息在寬廓的寢室中。

在一個巧笑下，芳瑜翩然地走了。

煥良懶懶地下了床，披上寢衣，拖着沉重的步子踱到陽臺上，吐出了一口膩俗的炭氣，天空仍然是澄清的，蔚藍的，不過飄浮着的雲絮似乎要比往日多。

他想起載着錦表妹的大海輪，現在已是向遼闊的大江駛去了。他低下頭望着花園，希望依舊能夠嗅到紫丁香的清幽淡甘的氣息；可是，紫丁香已經萎謝了！代之而起的却是石榴樹上的一簇簇榴花，展開着鮮紅的臉，彷彿是他的情婦芳瑜，在向地作着勝利的媚笑。

一陣枯寂的悲哀襲上了煥良的心頭。

葡京動態

王守川



Hayey Klemmer 原著 ·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八月號

葡萄牙的京都里斯本 (Lisbon) 現在佔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在戰爭期中，歐洲和外界交往的主要入口；它是交戰國相互的聯絡地；它是人民的安全避難所；它是在歐洲除了瑞典的京城司特戈爾瑪以外，唯一未受戰神威脅的京城。

里斯本是交戰國雙方的聯絡地，因為交戰國都需要和敵方保持交通：他們需要敵方的報紙；並且可以利用這種聯絡地互相交換俘虜等。葡萄牙所以沒有被拉入戰渦，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各交戰國大家都有維持和外界及敵國交通的孔道的必要。

里斯本和各交戰國用飛機聯絡着。英國和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它之間都有航空線，他們並且用着同一個機場。里斯本的郊外的新特拉飛機場大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國際性的機場了。走進這裏的辦公處可以看見用葡文，西文，德文，英文，義文，五種文字寫着的五塊牌子。

出口輪船公司的輪船在不斷地駛行，每星期至少有一艘船，在紐約和里斯本之間往來着。美國和歐洲全靠這一條航線連繫着。

更驚的是在機場裏並列着英國和德國義大利的飛機。可是這些航空人員倒是各自為政，過着孤單的生活，毫不注意對方的。

美葡間還有一條航空線，自戰事發生後，里斯本就成了泛美航空公司的東端的終點。現在這條航空線上每隔三星期有一次飛行，也許將改為每星期一次，並且機數也許會增為六架。

大家也並不想在破壞對方的飛機。在這裏似乎訂立了一條「紳士協定」。雙方默認着。在里斯本航空線上從未有一架飛機喪失過；是的，誰都不願封鎖這條大道。

里斯本有很多難民擁塞着，在等待放洋的機會。公寓裏找不到房間，旅館裏也擁擠不堪。情形這麼雜亂，使當局不得不限制難民的入境了。申請護照也有



了嚴格的限制。

可是投機者乘機出現了。護照祕密出賣着，船票也可以出相當代價轉買到手。有些人常因受騙喪失了他們全部的旅費。

最困難的事要算是在這裏的美國領事館辦領護照的手續了。這裏擠滿了人，可是其實只有少數是在法律上享有能夠得到護照的資格的。據一個辦事員告訴我，大概有四萬以上的人等着要到美國去。

難民中有美國人約計七千經由里斯本撤退，其中有九百人是來自法國的。現在尙留在該地的美人，以每星期一百人的速率輸送回國。美國人乘船和飛機都佔有優先權，雖然船或飛機公司不得不承認別國人民所定的到期的船票或飛機票，可是在美人退完以前，不再繼續賣票了。

政府是嚴守着中立的。新聞和電訊都須受檢查。里斯本有各國的人；大部份是經商的，只有少數有間諜的嫌疑。關於里斯本有大量間諜的宣傳似乎太言過其實了。在各公共場所的青年和女郎未必都是間諜。當局對於這種種揣測極感困擾，最近已將刊有宣傳在里斯本有大量間諜活動的文章的美國雜誌禁止發售了。

可是一般說來，在葡萄牙的人民仍享有自由及其

他的權利。人民仍有言論的自由，信件也不受檢查。我（作者）在各地拍攝時也未受限制，這倒很使我吃驚。我不信在歐洲還能第二個地方可以有隨意拍攝造船廠，工廠，碼頭，以及油槽等照片的自由，可是在葡萄牙你可以隨意拍照。

葡萄牙人性直而勤勉。他們沒有充足的原料，因此工業也不怎樣發達；主要的輸出品是軟木塞，酒，和沙丁魚。在這以農爲主的國家，生活程度自然也很低。農工工資每日平均約爲美金四角，城市中的工人每天約爲七角。人民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不識字的。

除暫住的難民以外，里斯本人口有七十萬；是一個極壯麗的城市，建築物的色彩很美麗，外觀也很整齊。自由路可算是歐洲最壯觀華麗的街道之一。

初到者第一會對這裏人民的優閒文雅感到驚奇，不禁想起巴黎。商店裏堆滿着英，美，法，德等各國的貨物。

里斯本的汽車却橫衝直撞，速度驚人，對於步行者的安全毫不顧及，可是却很少有輾斃人命的事發生，這不可不算是奇蹟。

里斯本雖形似繁榮，但其實也受到了戰爭的影響。它和殖民地的貿易已不如以前的繁榮，海上的封鎖使他無法和他國經商了。



二千萬財產的繼承人

魏謀

塔虎脫總統號 (President Taft)，拖着龐大的身體，緩緩地駛進紐約港口，藍色的天空，沒有一絲白雲，像一塊大帳幔罩在海面上。白色的海鷗，發出銳聲的長喚，在船舷旁掠過。秦溥揀出一套新西服，對鏡子仔細穿好，選了一條紅底橫條的領帶，打得很整齊，在白襯衫的衣領下，顏色顯得相當的鮮明。

他奔上甲板，靠在船舷旁，向海岸遠眺，黑魘魘地祇看見一些陸地的影子，一會在眼前出現，一會又不見了。初春的天氣，有一股使人懶洋洋的感覺。秦溥伸了伸腰，打了一個呵欠。不錯，他今天起來得特別早，的確有一些倦意，迎面吹來一陣海風，睡意去了大半。

他在艙板兜了一個圈子，沒有遇到熟人。在他兜第二圈的時候；聽見有人叫他；他回頭一看，是他在船上認識的宏昌洋行駐華經理禮查·約翰遜 (Richard Johnson)。

禮查·約翰遜是四十方過的中年人，禿頂圓臉，笑的時候，額下的肥肉，摺成一大堆。他走到身旁，拍拍秦溥的肩頭說：「年輕人，你就要開始美國式的生活了，佛琴尼的火腿，新鮮的雞蛋，哈伐那的雪茄，鄉村自製的臘腸，加里福尼亞的蜜橘，滋味都不錯。」他停了一停，接下去說：「還有美國的女人最漂亮。」說着大笑起來。

秦溥說：「約翰遜先生，不要和我開玩笑，我完全像一個新到都市中的鄉下人呢。」這時，塔虎脫總統號，越過碧綠色的海灣，向岸進發。海關的紅色渡船在海面上直竄。近岸的地方，停着一排帆船，桅桿很高，密層層地像電線木竿。紐約的摩天樓，在陽光的照射下，反映出一片金黃的光輝，秦溥想：我終於到了美國了。

他的新交約翰遜先生，回到艙房中，取出一副德國製的望遠鏡，交給秦溥看，他說：「秦溥，你可看見些什麼東西嗎？」

「沒有……唔，看見了……那邊擎着一隻明燈的石像，可是自由女神 (Statue of Liberty) 麼？」
 「嗯！是的。我記得上次回國的時候，它要大一些呢。」

「密斯脫約翰遜，我看紐約靜悄悄地，像一個睡熟的都市，這是什麼緣故？」
 「我想因為今天是星期日吧。」

現在他們面對紐約的炮台要塞。直達勃洛克林 (Brooklyn) 的大橋，在淡顏色的摩天樓後面，綿延下去。橋的一端，剩下煙一般的影子。

兩隻拖船，冒着洶湧的潮水，把塔虎脫總統號，拖入船塢。美國的國旗，在碼頭建築物的屋頂上飛揚；門口有一羣人在揮手，禮查·約翰遜突然開口說：「我的妻子在那邊接我，年輕人，再會吧！有空的時候，到我的家裏來坐坐。」一面和秦溥握了握手，自顧自去了。

秦溥一共帶了六件行李，他不得不在關上等候關吏的檢驗，等到一切弄好，已經費去兩小時了。他跟着戴紅帽子的脚夫，從跳板上走下，移民局官員，因為他是學生，祇把護照看了一眼，便放他走了。

他雇了一輛出差汽車，照他預定的計劃，駛到一家專供學生寄宿的公寓裏去。
 第二天早晨，他搭車直赴波士頓，轉入當地的哈佛大學。

X X X X X X X X X X

接連兩年，他的功課很忙，做報告，上實驗室，翻參考書。他的興趣，從枯燥的化學方程式，轉移到耐人尋味的經濟學。他一個人靜坐在圖書館中讀書的時候，歷代的經濟學大師，似乎一個個從書本中走出：亞當·史密斯，里却圖，馬爾薩斯，柯爾斯，馬歇爾，樊勃倫，向他發出娓娓動聽的言論。他在讀完大學第二年的時候，轉入了經濟系。

逢到星期梢 (Week-end)，他往往乘了火車到紐約去。他在紐約惟一比較熟悉的人，就是船上認識的禮查·約翰遜。

禮查·約翰遜住在一家公寓的四層樓，他有兩個女兒，大的叫桃里絲 (Doris)，小的叫琪尼 (Jane)。桃里絲方過二十歲，白天在一家地產公司做打字員，晚上才回家。琪尼祇有五歲，跳呀奔的，一天鬧到睡覺才

停。秦溥第一次到約翰遜家裏去的時候，是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他把門鈴按了片刻，才有人來開他。他發現立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髮色全黃的年輕女人，衣服穿得並不華麗，可是很配身，很調和。他不禁向她的臉上看了一分鐘。栗褐色的腫人，在長而軟的眼睫毛下，正在對他看。塗着唇膏的嘴旁，似乎帶上一種疑惑的神情。秦溥想這正是一張美麗的難忘的臉，他的面孔微微一紅。

「我想這是約翰遜——禮查·約翰遜先生的寓所罷？我是和他同船來美的一個中國學生。」

「嗯！約翰遜先生有事出去了，不過我是他的女兒。——不錯，我的父親似乎提起過你——我記得了，你可是秦先生麼？」

「是的！我想你是密絲——」

「我的名字叫桃里絲，請進來隨便談談。」

約翰遜太太是一個慈祥的女管家，她一定要留秦溥喝「下午茶」(Afternoon tea)，秦溥聽見他自己在說：「謝謝你們的好意，可是我還要去買一些東西呢。再會，桃里絲小姐，再會！」於是告辭了出來。

秦溥一連去了幾次之後，和約翰遜的一家，廝混得很熟，達到約翰遜先生在家的時候，便和他閑談。從當天的市場消息，一直談到失業的普遍，和商業衰落的嚴重性。約翰遜先生現在是華爾街上一家銀公司的經紀人。

有時約翰遜不在家，秦溥便幫着桃里絲洗碟子，收拾房間，或者領琪尼到公園裏去散步。有一次甚至趕到他們家裏，替他們粉刷牆壁。

秦溥一直想約桃里絲出去，但是他總鼓不起勇氣。在這一年聖誕假的時候，他硬硬頭皮打電話去問桃里絲有沒有空。桃里絲的聲音，在電話上聽起來很甜密，她說：「秦！星期六沒有空，還是在星期日來吧。」

現在秦溥已經學會哈佛音 (Harvard accent)，同時他學會大學生整潔漂亮的衣服穿法。

那一個星期日早晨六時，秦溥就睡不着了。他起來漱了口，在烘麵包機 (Toaster) 上烘了兩塊麵包，面對着鏡子仔細刮鬍子，洗臉，他換上一套在愛爾·格里夫兄弟公司 (L. GRIFF & BROTHER) 製的新西服，他照老爺雜誌 (Esquire) 上的服裝圖，打扮起來：單排鈕的灰色法蘭絨便服，絲質橫條領帶，奧克斯福特

(Oxford 衣料名)，軟領襯衫，黃紋皮鞋，還有淡黃色的駱駝毛大衣。

他匆匆搭車到紐約的時候，離開約定的時候還很早，桃里絲對他說，這一天他們一家要去看他們的姑母安特生太太，到下午三時才回來。因此，秦溥祇好在街上兜圈子，三次經過約翰遜的屋子，到第四次方去按門鈴。

秦溥察覺桃里絲穿了一件棕色干尖大衣，戴了一頂他以前沒有見過的灰色小帽和一雙軟木跟的藍色羊皮鞋，她的頭髮新近燙過，她的臉上薄薄塗上一層潤膚霜，秦溥把鼻子輕輕一嗅，腦中充滿粉香。

桃里絲挽着秦溥的手臂，跨入電影院，銀幕上映出一個女郎在唱歌。桃里絲旋轉頭，揚一揚眉，臉頰上出現兩個笑渦說：「秦！我們來遲了一步。」秦溥沒有響，把她的手緊緊的捏了一把，片刻他說：「桃里絲，不錯，片子已經開映了，可是我希望在別方面的發展，不會太遲。桃里絲，你知道的，我的父親是航業公司的總經理，擁有巨額的財產，我的年紀也還輕，正想向上竄，你一定要等我，至少等我讀完了碩士學位。」——他嚙嚙着接下去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它在等候你去觀光呢！」

兩人在影戲院中坐了一小時半，但是他們不知道銀幕上映些什麼。戲院中人很多，很氣悶，散戲之後，兩人踏在水門汀的人行道上，胸中舒暢了不少。他們坐上地下電車，秦溥覺得時間飛得很快，一會兒便到約翰遜的寓所。秦溥要送桃里絲上樓，桃里絲却阻住他說：「琪尼在發猩紅熱，還是不要上去的好。」說時轉身上去了。

秦溥站在階石上呆了片刻，讓冷風吹在他的新刮的臉上。口角慢慢露出笑容，吹着口哨，高興地跨下石級。

X
X
X
X
X
X
X
X
X
X
這一年夏天，紐約的氣候很熱，秦溥因為要應付大致，趕做論文，成天躲在圖書館中，連接忙了三星期，才有工夫離開波士頓。

他闖到約翰遜的家裏，約桃里絲去游泳。桃里絲穿了薄綢的夏服，比以前愈見漂亮了。她叫秦溥在起居室中等她，讓她去換衣服。秦溥沒有看見琪尼的影子，覺得很奇怪，他想問她，後來記起她生過猩紅熱，也

許——也許——提起了祇使人家傷心，他不問了。

一刻鐘之後，桃里絲換了喬奇紗新夏服出來，在薄紗下可以看見她游泳衣的痕跡。她手中提了一只食物籃，對秦溥說：「我們走吧。」

海濱上全是人頭，還有男子們生滿黑毛的胸脯，闊的肩胛，中年人凸出的腹部，和女人的腿，彩色的游泳服，白色的肉體。

他們兩人走了又走，才找到一處僻靜的所在。秦溥穿在裏面的游泳衣，給太陽一晒，毛茸茸的有些發癢。這時，他紅了臉，把外衣在桃里絲的面前脫去。

桃里絲也躲在一條大毛巾後面，脫去長服，她的羊毛游泳服，很緊。發達的胸部，高高的聳起；黃金色的長髮，因為換衣服的緣故，倒下來散在眼旁；她說：「秦溥，喔！你的身體很健康。」

秦溥說：「校中的體育指導，說我的游泳還不錯，我們下水吧。」

迎面來了一個海浪，把他們衝得站不住足。秦溥拉住桃里絲的手，向海中走去，他的腿和桃里絲的腿擦在一起。

游泳使得人很疲倦，半小時後，兩人便躺在海灘上休息。桃里絲打開食物籃，取出麵包，和切成薄片的火腿，遞給秦溥吃。秦溥立起來，躺到桃里絲身旁，他想抱住她接吻，她却是不許他亂動，她說：「現在不可以，至少要等我們結婚後才行。」

這一天晚上回校後，秦溥翻來覆去睡不着，他起來洗了一次冷水浴，方才矇矓地閉眼睡去。

X X X X X X X X X X

秦溥讀完大學開始讀研究院以後的某一個星期日晚上，他從波士頓車站跨出來，聽見有人在喊：「秦溥先生電報！秦溥先生電報！」他走過去把電報取來，隨手拿了一個硬幣給信差。

他在淡黃色的街燈下，訴開信封，讀着黏在電報紙上的紙條：

FATHER INJURED IN TRAIN ACCIDENT CONDITION CRITICAL RETURN
IMMEDIATELY
LAWYER

（火車出事，父傷瀕危，速返。律師。）

這十個字像一根鐵棍，打在他的頭上，耳中嗡嗡作響，眼前一陣發黑，他沒有氣力地提着手提箱，乘街車回到學校中。他都知道這一次回去後，也許不會再到美國來了。

第二天早晨一早趕到輪船公司打聽船期，最早的一艘船在星期三開，離開當天（星期一）祇有兩天，他匆匆地定了一只二等艙位，船票糊裏糊塗的塞在皮夾中，一直等他回到宿舍之後，才發現他乘的船是哈里遜總統號。

他來不及向桃里絲道別，一切都很多匆促忙碌，在他上船後的第三天，才用輪船公司供給旅館用的信箋寫信給桃里絲，但是寫來寫去不滿意，他把信紙撕了五張，才寫好五行字：

親愛的桃里絲：

別後的最初三天，最難過，我片刻不能忘記你。我希望常常和你聚首，現在恐怕不能了，你知道的，我的父親乘車出事，我不能不回去。假使父親發生什麼意外，父親留下的事業要我接任，我恐怕不會再來了。過去真像一個夢，這個夢如果沒有實現的機會，還是彼此忘記了吧。省得難受。我祇願你做我一個永遠的好朋友，祝你

幸運！

C.
F.

他把信從頭至尾再看了一遍，交給侍者寄出。

X X X X X X X X X X

秦溥在船上的兩星期，覺得過得很慢，他的心思很亂，他惟一排遣憂愁的方法，就是喝酒，每天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床上便睡。

祖國海岸再度在他眼前出現的時候，他躺在被窩中，酒還沒有醒，他勉強撐起身體，雙足踏在紅色的地毯上，他的胸中泛起一陣噁心，順手拖出床內的便壺，倒頭便嘔，他一按房間中的門鈴，侍者應聲而至。秦溥問道：「什麼時候好上岸。」

「快了。」

「替我開一瓶貢耶克，（Cognac，一種法國白蘭地酒，產於法國貢耶克城，故名。）愈快愈好。」

侍者托着放酒瓶的銀盤，送到秦溥面前，秦溥連喝三杯後，精神似乎好多。

哈里遜總統號已經在吳淞口外拋錨，渡船開始把旅客駁送上岸。秦溥以前打過一個電報給家中，因此他一上碼頭，看見他的繼母，表姊妹，大通航業公司的高級職員全來了。

繼母仍舊像從前那樣的胖，可是髮上戴了一朵白色的結。秦溥馬上便知道他已經來遲了，表妹謝佩比以前長了不少，完全像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了。

秦溥和公司中的高級職員，一一握手，謝謝他們迎接的厚意。之後，便坐着父親買的那輛四方的舊式道奇轎車回家。

在車子中，繼母告訴秦溥，他的父親在上月五日，乘車赴南京，和交通部的航政司接洽大通航業公司的擴充計劃，因為政府看見大通的業務很發達，也想投資合作。那一天早晨天氣還很好，一過中午，雨却愈落愈大，車子剛開過奔牛，一半因為路軌太滑，一半因為司機喝醉了酒，便從軌道上斜衝出去，等到把車煞住，前面兩節車都翻了身，在後面的三等車和貨車却安然無恙，他父親壓在車身下，腰部已經壓傷，別人把他一拖出來，他叫人打電報給你，當天送到醫院，便一直沒有好過，傷勢日益惡化，在三天後晚上十時便去世了。

繼母說到這裏，眼圈一紅，秦溥想起父親的好處，昏悶悶的祇想哭。繼母揩乾眼淚，接着說：「你也不必難過，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呢！你父親說遺囑早已交給馬昭華律師保管，我們明天一同去看他。」

第二天，秦溥在臂上纏了黑紗，繼母陪他到馬昭華律師的事務所去，馬律師的寫字間，在外灘建設大廈五樓。

他們推開玻璃門，向一個速記員模樣的女人說明來意。大約過了吸半枝煙的時候，女速記員請他們從休息室到裏面的辦公室去。

辦公室很寬大，陳設很簡單，壁上掛一張馬律師在巴黎大學得到的博士文憑。靠窗放着一張八尺長六尺闊的桃木寫字桌，桌上堆滿文件和書籍，桌後放着一只大書架，高與天花板齊，書脊的金字很觸目，陽光從百葉窗中照進來，讓窗櫺的黑影落在桌子上，有一種莊重嚴肅的氣象。

馬律師從桌後轉出來，和秦溥握了一下手，又回到桌後坐下。他是一個五十左右的中等身材的人，鼻上戴着一副金邊眼鏡，穿了一套深灰色的常服，硬領雪白，他的舉止，很遲滯穩重。

秦溥和他的繼母坐在桌旁的大靠背椅內，不知怎樣開端。馬律師把手擱在桌上，摩挲着手指尖，却在發言了。

「秦太太，秦先生，尊大人的遺囑我已經看過，令尊指定秦溥先生為惟一的繼承人和遺囑執行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律手續比較簡單。我想秦先生沒有別的親屬了吧？」

秦溥說他是獨養子，也沒有姊妹，和他同來的是繼母，沒有別人了。於是馬律師從鐵箱中取出一個封袋。拿遺囑讀給他們聽。這張遺囑顯然出於馬律師的手筆，因為他抑揚頓挫，讀得很起勁。

遺囑中除指定以五千元捐助公立圖書館，一萬元捐給華洋義賑會以外，其餘的財產全部由秦溥繼承，但對繼母須有扶養終身的義務。接着馬律師又拿出一份財產目錄，包括大通航業公司的航輪浙江號和江天號，還有其他的有價證券和投資，總值在二千萬以上。

在法律時效開始的那一天，秦溥正式成爲這份巨大財產的繼承人。

X X X X X X X X X X

回國後的生活，漸漸由緊張而鬆弛，秦溥每天上大通航業公司的寫字間，在祕書擬就的中英文信札和文件上簽字。他偶然高興的時候，更動一兩個字眼，他開始感到難言的寂寞。

不錯，在他的西班牙式的住宅外面，有各種的玩意。都市的女人，扭動着水蛇般的身體，在吸引魚兒上鉤。跑狗場，回力球，輪盤賭……在用巨額的賭彩，挑動人的僥倖心，但是秦溥要好好的幹一下，他不願在結婚以前放縱他對自己的約束。

他的寂寞，一天天增加。有一次在三星影業公司的董事會上，發現了一個女人，那種一見令人生愛的女人。他從鄰座的朋友丁崧生口中，知道她是三星公司協理郭吉士發掘的新影星葉玲玲，葉玲玲對他的紅領結和波浪形的頭髮看了一眼，丟過來一個甜蜜的微笑。秦溥想走過去和她招呼，但是郭吉士老是廝守在葉玲玲身旁，別人無從插足。

後來，他在報上讀到葉玲玲訂婚的消息，他把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丟在地上，他對自己說：「Well, there are other fishes in the sea」(「噫！海中還有別的魚呢！」)按此句爲英美成語，意即「世上女人儘多呢。」)

下一年的春天，他披了一件英國濺列斯脫蘭(Priestley)花呢製的長袍，從公司回家，他關照車子開回去，在這樣爽朗的好天氣，他想散一會步，女人都換上輕盈的春裝。他發現自己跟在一個穿藍底白點子旗袍的女人後面，她很嬌俏，可是並不瘦，她的走路的姿勢，很好看，秦溥低低的輕喟一聲：「Oh, what a girl!」她似乎聽到他的話，旋頭一看，便過來和秦溥握手。她是他的表妹謝佩。

他們雖然常常見面，但是這是秦溥第一次發現她的美麗。他的臉當時紅了一紅說：「我沒有說過什麼，恐怕說的人已經走在你的前面了。」

謝佩微微抬起頭，展開小巧的口，說：「沒有，我沒有聽到什麼話。」

秦溥向前趕上一步，和她並在一起，他看着她的拖在頸後的鬢髮，細緻雪白的手腕，纖小的足踝，和輕盈的腰肢，他的手很想挽住她，但是他不敢。

他想不到做什麼好，便陪了她到永安買東西。糊裏糊塗的買了一堆甘貝爾(Campbell's)聽裝雞湯，和蔬菜湯，毛強牌(morion)的沙田魚，地·愛姆·披·牛津牌(D. M. P. Oxford)的香腸，台爾蒙牌(Del Monte)的罐裝水菓，還有許多別的東西，最後他們自己捧不住了，秦溥關照公司中送到她的家裏去。

以後，秦溥常常約謝佩出去。他似乎得到了新生命，比以前高興得多。兩家的親友一碰面便說六月中有喜酒吃了。

他們的正式婚期，却定在七月十日。謝佩換了白緞的婚服，捧了一束白色的玉蘭花，看起來像一個白衣天使。秦溥穿上大禮服，握着一付手套，等候婚禮開始，他的神經很不安，手像冰一般冷。

終於婚禮結束了，賓客散去，剩下秦溥和謝佩留在新房內。秦溥拉着謝佩的手，眼睛看着她的臉說：「你屬於我了。」

婚後生活很快樂，很甜蜜。謝佩十分愛清潔，她的房間，掛着白紗的窗簾，桌上放着白色的檯毯，沙發

也用白套子，床上鋪了一條白色大被單，祇有在被單四周有一些藍花。秦溥一走進去，他覺得有踏進醫院的感覺。謝佩祇許秦溥在一月中同睡一夜。

這嚴格的約束，使秦溥十分不慣，也十分失望，但是他不敢和夫人爭執，爲了保持一個做丈夫的人的尊嚴。

自從謝佩生下第一個嬰孩，從醫院回來以後，她一直不答應秦溥的要求，五六個月中難得允許一次。因此，秦溥覺得更寂寞，他開始在外面找新對象。

當時的國際形勢很惡化，航輪常常被不明國籍的潛水艇擊沉，海外的航綫日益縮短。大通航業公司的浙江號和江天號雖然照常行駛，但是秦溥很担心，萬一發生什麼事，便完了。

在十二月中的某一天，一陣突然的炮聲，決定了秦溥的命運，他的造價合計一千四百萬元的兩艘貨輪，在香港以敵國的名義被扣。

有價證券的行情，直綫下降，秦溥的二千萬元的財產，像一座高聳入雲的大樓，頹然倒下。秦溥檢點一下手中的現款和飾物，祇剩了一百十幾萬元。

那一天下午，他的神志很懊喪，他不想回家，他要好好的玩一下，他打電話關照家中，趕緊把汽車開來，他有要事要離開上海。他對謝佩簡單的說了幾句話：「佩！近來的情形很不好，不得不謀新發展，有一個朋友和軍事當局有聯絡，他約我今天上南京去看他，我大約要去一星期。佩，再會吧！」說罷，他出來站在人行道上，守候汽車。

車夫張宏生撒着喇叭，穿過擁擠的人羣，開至大通航業公司的石階前面停下，秦溥鑽入車廂，車夫向京滬國道開去。他一路覺得很冷靜，因爲他和張宏生談不來，他很知道張宏生常常揩油軋士林，汽車變成一個漏底洞，但是謝佩一定要用他，說他會說北平話，聽起來氣派大。

在陽光逐漸消散，大地蒙上一片夜色的時候，汽車開抵蘇州，秦溥在當地鐵路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他跨入房間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給張宏生一百元，叫他滾蛋。他自己是一個駕車能手，在美國的時候，往往用七十哩的速度，在公路上疾駛。

他在南京根本沒有朋友，這祇是他隨口說的謊話，他躺在寬大的軟綿綿的床上，所想到的惟一的享受，是一個漂亮的女人。

他出來在觀前街上閑踱，在一家新開的舞廳內找了一個座位坐下，舞池很小，人却很擠，他叫侍者找一個那種可以玩的女人，身材要好，面孔要標緻。侍者替他找來一個異性，年紀約摸二十三歲，眼風很媚，腰肢很細，臀部很大。她自己說她叫鮑麗麗。

談鋒甚健，像一匹未經羈勒的玉花驄，這使秦溥更增加了幾分高興。

秦溥從鐵路飯店搬出，另外找了一家冷僻的旅館，他在旅客留名簿上署名為葛先生與葛太太。接連四天，秦溥帶了鮑麗麗坐了汽車，在虎邱山，獅子林，天平山等各處亂逛。

下一天上午十時，秦溥和鮑麗麗睡在被窩中，還沒有起來，聽見門外有輕輕的敲門聲，秦溥以為他是茶房，說：「進來！」

門一開，衝進兩個穿黑長袍的彪形大漢，後面跟着一張瘦長的陌生臉，鮑麗麗一看見，發出一聲銳叫，把被蒙住面孔。

瘦長臉走過來對秦溥說：「秦先生，你不認識我，我却知道你的，我是陳霄九律師，今天很對不起，來吵醒秦先生的好夢，尊夫人叫我來替你辦理離婚手續。你知道的，這種事情，還是私下解決的好。」

秦溥覺得像喝醉了酒，四肢軟綿綿的沒有氣力，他想起來把陳霄九打一頓，但是他不能掙扎起來。他祇能說：「陳律師，可是我的太太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呢？」

陳霄九像青蛙般的裂開嘴笑了一下說：「嗯！你的太太自從你歇掉車夫生意以後，便出錢用了兩個暗探，跟在你的背後，現在我要走了，正是萬分抱歉。」說着，做了一下手勢，叫兩個大漢先出去，自己蹣跚足尖出去後，輕輕把門拉上。

鮑麗麗嚇得躺在被窩裏不敢動，秦溥用無可奈何的語氣，對鮑麗麗說：「隨他便了！我們再暢暢快快的玩幾天吧！」

生活在糜爛的氣氛中，玩，喝之外，就是盡情的縱歡，忘記了小圈子以外尚有一片大地。……



人造血 施杰

譯自 Popular Mechanics

現在是「代用品」的時代，工業界的科學研究員都在忙於尋覓可以替代鋁，天然橡皮，以及蠶絲的材料。因此醫學界正在設法製造一切材料中最寶貴的材料——人血——之代用品是毫不為奇的。

人造血的需要所以漸形迫切，其原因和工業原料代用品的探求同樣是為適應戰時的急需。從美國捐血者的血液中提取的多量血漿，已自美國寄往英國；此外美國紅十字會尚在收集更多的血液，以備美國本國軍隊之用。為補充此項捐助，並備醫院醫治外科病人及受傷者時從事輸血的需要起見，醫師們也在實驗着種種的物質，這些東西至少能盡真正血液的一部分職務。

最近發見的這種物質叫做「果膠」，這可以費極低廉的代價從柑橘類水果中獲得，並且實際上又是使普通的果醬凝結的主要成分。美國「外科紀錄月刊」於不久前會報告把它應用於實驗用之動物及醫院病人而獲得成功的實例。

俗話說：「血比水濃」。在科學上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將水和果膠混合起來也能够製成和血一般濃厚的人造血。從商店購來形成白色或淡棕色粉末的果膠，用二重蒸溜的水製成膠狀溶液，再加上某種鹽類以調和酸與鹼的平衡，結果變成一種液體，它不論在黏度上及滲透壓力

古趣集

◆買猪千口

某倅作書潦草，一

輯霞 日置酒延賓客，批票付
太長，隸人錯認買猪千

口，一日間遍鄉里祇覓得五百頭。
赴縣哀告，願減一半。倅笑曰：「
我命爾買猪舌，何得認作買猪千口
？」隸始悟，曰：「大人今後若買
鷺，千萬短寫，莫效長體，使認作
我的鳥。」倅不怒，翻大笑。

◆書手寫狀

一書手作字多誤落，造冊時，
將陳字着卩於右，被官責打手心二
十。後又將鄭字着卩於左，又被責
手心二十。書手大惶惑，遇耳均躊
躇不敢落筆。後遇一聶姓者，托寫
首狀，書手大呼曰：「我因兩耳，
責打四十，若與爾寫狀，豈不送了
我性命。」聞者噴飯。

◆玉堆宮

二蒙師過魯叅之墓，其一下拜
曰：「此曾參墓，應敬禮之。」其
一立辯為漢曹參墓，爭論久之，不
能決，因相扭至王推官處，王推官

上均與血液一般無二。

從事實驗的醫師，目的並不是企圖用形似果醬的溶液來代替血管中的血液，他們的目的無寧說是藉以補足血液減損的病人之血液循環系，使他的血壓保持正常狀態，以待滋補及輸血的結果，體內真正血液的正常供給重行恢復。

因創傷或外科手術而衰弱的人，他的血液的最完美的替代品當然是他人的血液，不過限定：（一）血液須屬於同一型。（按人類的血液共分O型，A型，B型，AB型四種。）（二）血液並未受疾病的感染。因此在直接輸血之前，供給血液者的血液須驗其血液型是否相同，及有否病菌的存在。貯藏於醫院的血液貯藏冰箱已達數日之久的血液，也須經過同樣手續。

其次的血液代用品是血漿。所謂血漿，是血液的成分之一，由血清與纖維素合成。它有下列兩種顯著的利益：

第一：它無需配合血液型，因為血液型的差異僅見於紅血球，而血漿中是沒有紅血球的。

第二：它能够比完全的血液保存更久。

這兩種利益是這樣地被利用着。倘使有一個被汽車輾傷的人送進醫院，首先就要施用血漿，這樣可以維持患者的血壓，同時又可以使他渡過他的血液型被檢查的期間。當他的血液型一經確定後，患者就可以檢取血液貯藏冰箱中的分類瓶之一，授與他同型的血液的注射了。

無疑地，人造血的發明與利用，無論是在平時，在戰時，都是大有裨益於人類的。

方被酒，不能決，召墳隣來詢之，始知為魯參墓。因共咎二十板逐出。其友為之和解，設席某公祠玉堆宮。兩人入門，見軒匾，相顧驚愕曰：「此是王推官家，如何又去惹他。」相與逃出，不敢赴飲。

◆廁吏貪婪

一吏人貪婪無厭，橫征暴斂，遇物必取，有戲之曰：「觀者所為，他日出身，除是管廁溷，斯無所取。」吏曰：「我若司廁，大好買賣，當下令：一般有錢欲登廁者，禁之不許。或加節制，七日一次，違者重罰，彼必賂我。或反其道：本不登廁者，日限三次，逼之登廁。彼無所遺，亦須重罰。豈患不賂我耶？」聞者為之咋舌。

◆虐政謠

王荊公行新法，而守令依然食墨，民怨與嗟，有作謠曰：「食祿乘軒着錦袍，豈知民瘼半分毫，滿斟美酒千家血，細切肥羊萬姓膏，燭淚淋漓冤淚滴，歌聲噴噴怨聲高，羣羊付與豺狼牧，辜負朝廷用爾曹。」



古

城

的

春

天

施濟美

在北平，那古老的城池裏……

三月快要到了，還沒有一些溫柔消息；那刺骨的寒風，那撲面的驚沙，象徵着冷酷，淒厲，和永久的晦暗；似乎這一座古城裏，永遠不會有春天！

黃的飛沙，灰的浮雲，點綴着古城。

那天，廣場上也有了一片淡薄飄忽的陽光；雖然，春天還在江南的路上！

廣場的那一邊，矗立着一所富麗的建築物，那是一座皇宮式的樓房，雕欄畫砌，極盡奢華之能事；這樣人家，自然是赫赫有名的貴族了。

屋主姓羅，名立敏，古城裏人對他的通稱是「羅大人」；「大人」這兩字的由來，自然是因為有錢和有勢。

羅大人並不常到這裏來，原因是公幹私事都太忙碌。倒是羅大人的第四位夫人賽鳳，長年苦守在這裏，度着「錦繡桎梏」的生涯。

誰能相信住在那座華麗的朱樓裏面的人，是在過着一種怎樣難堪的灰色歲月呢？

假使說這座朱樓是一隻樊籠，那麼賽鳳就是籠中的小鳥；假使說這座朱樓是一個墳墓，那麼賽鳳就是墳墓裏的幽靈！

又是三月了，她想起春天該要來臨，可是古城裏沒有春天，只有飛沙，浮雲，和寒風……五年來，那年不是如此。

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四姨奶！您又想不開了，好好兒的，怎麼心裏又不痛快了嗎？」小翠兒殷勤的問她。她搖搖頭，其實連自己也不知道蘊藏在心裏的畢竟是一種怎麼樣的情緒；她只是有意無意的瞅着天空中的雲層，感到世界是多麼的遼闊，而自身又是多麼的不自由。

「四姨奶，我陪您撩撩天好嗎？」小翠兒天真的說，她心裏可有點兒奇怪；這麼兵慌馬亂的年頭，四姨奶過着不愁穿，不愁吃，不短錢化的舒服日子；還有什麼不知足的呢？

「小翠兒！」她被小翠兒天真的熱心所感動：「你這孩子心眼兒真好，實在惹人疼；今年十幾歲啦？」
 「我今年十六歲了。」小翠兒舉手掠一下頭髮，笑得那麼楚楚可憐的樣子，真像一隻溫善的小綿羊。賽鳳陡然覺着心裏一陣難受：「十六歲」三個字像箭一樣刺穿了她的心，自己就是十六歲那年，走進這所監獄似的屋子，在這裏，消逝了青春，剝奪了自由……她不能再想下去；心不在焉的問着：「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爸爸和媽都在嗎？」

「媽早死了！」小翠兒黯然的答：「爸爸上了年紀，身體又不大結實；不是窮，他老人家怎麼捨得我到城裏來？就生了我一個孩子。」

屋子裏寂靜到無可再寂靜。

連小翠兒的臉上也消失了天真的笑，只是默默的在出神；也許她在惦記着相依為命的老父罷？她決不會想到幾句簡單不相干的話，就勾起了賽鳳無限的哀愁。

也是十六歲的年華；也是早就死去了媽；也是爸爸上了年紀，身體多病；也是惟一的女兒……不過，自己當年的遭遇比小翠兒還要不幸。

整整的五年了，這錦衣玉食的一桎梏生活！她忘記了人間一切的愛和恨，恩和仇，只是麻木的沒有情感的將日子一天一天挨過去；可是，想起了十六年間含辛茹苦將自己撫養成人的老父，她怎麼能够輕輕的淡忘？

五年來，風燭殘年的老父，是不是還在江湖上流浪？在山嶺？水涯？人間？還是天上？

她凝視着遙遠的雲天，那兒也許是江南，江南有鶯的清歌，燕的軟語；不似這灰色的古城，永久沒有春天，甚至沒有春天的氣息。

幾時春風才能够吹進了這荒涼的古城？吹進了這悵鬱的屋子？吹進了這悵鬱的心房？

—

靜靜的廣場上起了一陣鑼鼓的喧嘩。

朱樓上的窗戶開了，她們憑窗下視，小翠兒臉上又恢復了天真的笑容，賽鳳微睜着那雙含愁的媚眼，蛾眉緊蹙，好像又有什麼更深的痛苦，掠過心頭。

一大圈的人圍住了廣場，正中紮着一處營幕，半空裏是大紅色的三角旗在臨風飄揚，營幕的兩旁排插着寶刀，利劍和長槍，那一片照眼的寒光……

「四姨奶！那不是賣武藝的嗎？」小翠兒驚喜得叫了起來。

「是的！」點點頭，全神貫注的凝視着廣場：「小翠兒，你別嚷，靜靜的瞧着罷！」

她們默然了，小翠兒懷着滿腔的欣喜，賽鳳懷着滿腔的惆悵：十六年的江湖生活，隨着老父今日天涯，明日地角，像閒雲，像野鶴，那麼逍遙，那麼自由……哦！舊夢不敢重溫，她已經在這個憂鬱的地方被活埋了五年，整整的五年。

想起了這些，賽鳳恨不得立刻像鳥兒似的飛出這

間監獄似的屋子，飛出這座墳墓似的古城；她要向羅立敏索回她的自由，索回她的幸福；可是羅立敏又有新的玩物，長年不再來見她一面，替她戴上了一錦繡桎梏，度着幽囚似的華年。

鑼鼓的聲音更響了，接着還有一陣吆喝。

營幕裏走出一個姑娘，約摸十七八歲的光景，一身紫色衣褲，配着那張容光煥發的臉蛋兒，更是豔麗奪目，她一壁舞，一壁歌的走到廣場正中，忽然，她像燕子似的飛到空中的長索上，擺動着楊柳細腰在索上來回不停的走着，舞着，歌着，做着各種不同的姿態。

「四姨奶！瞧這姑娘本事多大！」小翠兒又忘形的嚷着；賽鳳沒有理她，她在回想五年前的事情；五年前的自己，也和這姑娘同樣的活潑，同樣的剛健嬌娜，同樣的在這廣場上賣武藝走索子。

一陣掌聲，叫好聲，紫衣的姑娘不見了。鑼鼓又在響。

這回出來的是一個騎馬少年，劍眉星目，和方才那個姑娘有些相像，全身是古時的武裝打扮，品藍色的衣靠襯着大紅的披肩，齊眉紮着一方綢巾，一朵絨花在額前顫動不停；他傲然的騎在那匹高而大的駿馬上，顧盼自豪。

「呂布再世了……」賽鳳心裏想。

馬在廣場上緩緩的走了兩圈。

「紫霞！」是少年宏亮的聲音，他卸卻披肩，向營幕門口擲過去；紫衣的姑娘從裏面出來，輕輕的接着；立刻，提起一柄寶刀，纖手一揚，朝少年擲過來，在太陽裏，只看見一道耀眼的光芒，刀已落在少年的手中。

就在這一剎那間，那匹馬忽然的急行如飛，繞場而轉；馬上的少年舞着寶刀，起初還看得見他忽仰忽臥，忽跪忽立；最後馬愈走愈快，刀也愈舞愈快；廣場上不見了人馬的踪影，只看見一簇寒光，繞圈兒似的在閃爍，鑼鼓的聲音，也在由低而高，由緩而急，漸漸的達到最高峯。

廣場上的觀眾都屏聲靜息的在注視，幾百雙眼睛緊隨着那一簇寒光在移轉。

賽鳳覺得五年來停滯了的熱血，如今又週身沸騰起來；死去的靈魂又復活了，心頭熾着豔羨的火。

鑼鼓的聲音突然中止，駿馬回到廣場的中心，少年從馬上跳下來，仰天一聲長嘯，臉上浮現着笑容。一片春雷似的彩聲，四週的錢像雨一樣的飛到中心。

「四姨奶！咱們白看了，用不着給錢啦！」小翠兒幼稚的笑着，說完自顧自的跑了。

「那怎麼成？人家是靠賣武藝吃飯的。」賽鳳從手腕上褪下一支金鐲，對準着那個少年輕輕的擲下去；他檢起來，臉上呈現了些微的驚訝，禁不住抬起頭向朱樓上望過來，那兩道閃電似的目光正和賽鳳的一雙含愁的媚眼相接觸……

就在這四目互視的剎那，她看見他的目光中流露着熱的力，他也看見她的眼波裏蘊藏着愛的光……這一切比言語還要明白。賽鳳覺得春天漸漸的來了。

「四姨奶！來了客啦！太太和六姨奶奶陪着西長安街的韓三小姐來瞧您啦！」小翠兒興高采烈的跑進屋子，嘴裏嚷成一大串。

「傻丫頭！幹什麼大驚小怪？倒像個莽張飛似的。」賽鳳輕輕的關上窗戶，對廣場上看了最後一瞥，依戀到無可依戀。

樓梯上傳過來一陣笑語聲，客人進來了，這一夥人與其說是來探望她，還不如說是來監視她。

「鳳姊姊！您好啊？」

「我成天惦記着您，一直沒空來。」

「大太太，我跟你請安。」

「今兒什麼好風把韓三小姐吹過來啦？」

一邊是虛情假意的親熱，一邊則是佯歡詭笑的敷衍。

賽鳳覺得春天又悄悄的走了。

三

幾天來，廣場上清脆的鑼聲，喚回了賽鳳死去五年的生機；那刀光，那人影，加強了賽鳳要活的勇氣。她要掙扎，她希望能有一天，那一天自己走出這悵鬱的屋子，走出這灰色的古城，吸一下自由的空氣。幻想織成了美好的夢，當夕陽西沉以後，鑼聲沒有了，人影消逝了，一切的光明希望也跟着悄悄溜走。失望後的悲哀，比什麼痛苦都要難受，何況如今都成了絕望？一連好幾天，沒有聽見鑼鼓的聲音，推開窗戶看下去：營幕拆去了，紫衣的姑娘呢？武裝的少年呢？她俯視着靜靜的廣場，廣場上只有一片黃沙在飛揚，一陣狂風在怒吼……

屋子還是那麼晦暗，古城裏還是沒有春天；然而，賽鳳的眼前，老是有兩道明星似的光芒，永久在搖漾，閃爍。

愛管閒事的小翠兒不知從何處打聽來的消息：「四姨奶！怪不得那夥賣武藝的這兩天沒來哩！他們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長發棧，那個騎在馬上舞刀的小子，叫什麼青——雲的，害起病來啦！錢又花完了，他的妹子紫霞，就是走索的那個姑娘，這兩天急得什麼似的……」

「長發棧……青雲……害病……」她喃喃的自語着，急着又問：「小翠兒！這話可當真？」

小翠兒朝她點點頭。她躊躇了半晌，拿出一疊鈔票交給小翠兒道：「你快將這個送到長發棧，交給紫霞姑娘，就說給她哥哥治病的，別廢話，快去快來。」

「四姨奶，這……」小翠兒有些莫名其妙，想問個明白，但她怕挨罵，於是很快的就轉了話鋒：「這個

我會，您放心！」說完她飛也似的跑了。

沒有半個時辰，小翠兒無精打采的回來，撅着嘴，小圓臉氣得像個吹足了的氣球，她把一疊鈔票原封不動的擱在桌上，悻悻地說：「四姨奶！那些走江湖的東西，實在不知好歹，您好心好意賞錢給他們，他們不要。」

「爲什麼？你怎麼說法的？」賽鳳有些愕然。

「我把錢交給那個什麼紫霞，」小翠兒更是氣忿得厲害：「告訴她：『這是羅大人賞給你的，給你哥哥治病。』」四姨奶，您猜她怎麼着？她把我望外一推，豎起兩道眉毛，大聲說：『誰希罕這些臭錢？誰知道什麼羅大人？我哥哥沒病都要氣出病來啦！』說完還使勁把門一關。四姨奶！您瞧可氣不可氣？」

「傻丫頭，誰叫你又說什麼『羅大人』？得啦！別再氣得像個豬八戒似的啦！」賽鳳本想埋怨幾句，不過看見小翠兒可憐又可愛的模樣，她不再忍心說她了。

黃昏的時候，賽鳳悄悄的到了長發棧。

她找着紫霞，紫霞並沒有將對付小翠兒的態度對付她，她似乎知道賽鳳就是朱樓上丟金鐺子的少婦，然而她並不知道賽鳳就是羅大人的第四位姨奶奶。

雖然是萍水相逢，可是江湖上的人，多半爽直豪放；賽鳳既是如此仗義，紫霞又何能無情？而且，爲了青雲的病，她也不得不收下賽鳳的錢。

當紫霞接受了她的攸助以後，賽鳳覺得無限的高興，這是她五年來第一次遭遇到的痛快事情。她覺得紫霞是她平生第一個知己，於是五年來積鬱在心頭的哀怨，全部都傾吐出來：「紫霞姑娘！咱們也許是有緣，頭一天會面，就說得這麼情投意合，我把您當我自己的親妹妹看待，不知道您可會這樣待我？我是個孤苦伶仃的人，從小就沒有媽，爸爸是賣武藝的，帶着我在江湖上飄流了十六年，日子雖苦，倒也自由自在，沒有拘束；誰知道十六歲那年，到這個地方來賣藝，也是在您們的那個大場子上，不知道怎麼被羅立敏……」

「羅立敏？是不是那個羅大人？」紫霞打斷了她的話。

「是的，羅立敏看中了我；」想起舊恨，賽鳳咬牙切齒的說下去：「他千方百計的要討我做第四房姨奶

奶，我爸爸雖窮，還有骨氣，他怎麼肯？誰知道後來，後來爸爸生了一場重病，我爲了救他老人家，不得不答應了羅立敏的話，可是等我進了他家大門，爸爸的病才好了一半，他說怕丟了羅家的臉，硬把我爸爸趕出北京城，叫我們父女永遠不得相見。」

「羅立敏的手段也太辣了，連人家父女的恩情都要斷絕！」紫霞圓睜着一雙杏眼，忿然的說。

「不單這樣，」賽鳳接着說下去：「後來她把我玩膩了，要罵就罵，要打就打，還禁止我出來，說我是走江湖賣解的女人，免得弄出笑話，敗壞羅家的門風。紫霞妹妹！您想我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怎麼有法子逃出他的魔掌？」

「可是？」紫霞現出很同情的樣子：「難道您這一輩子就甘心送在他手裏嗎？」

這一句話，像一粒石子，投在賽鳳止水似的心上，起了巨大的波紋；她正想說什麼，忽然，隔壁屋子裏在叫着：「紫霞！紫霞！」

「來啦！」同時她向賽鳳說：「我哥哥在叫我，要是您願意進去，我叫他親自謝謝您。」

賽鳳默然的跟着紫霞走進屋子，青雲正躺在床上，閉着眼睛，似乎正在朦朦朧朧的昏睡之中。

賽鳳瞧見青雲的手腕上，正套着自己那支金鐲，她感到一陣快慰，一陣興奮，一陣說不出來的喜悅……

四

古城裏的風沙還在飛揚。

自從那晚去過長發棧以後，這十幾天來賽鳳像有

她心裏時刻在希望離開。

了重大的心事，這心事給她的是快樂？還是悲愁？連起了紫霞的話；不！她決不甘心，她需要自由，需要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好像得到了什麼，但又像失去了什麼，需要光明的希望……

什麼。她還想能夠再到長發棧去一次，去看看青雲和

鑼聲又在響了，隱隱的還有一陣歌聲，賽鳳打開

紫霞；可是她沒有勇氣；這一所晦暗的屋子裏，似乎窗戶；廣場上紫霞在舞着寶劍，青雲倚馬而歌，那歌隱藏着一種恐怖的力量，鎮壓了她不能夠離開，雖然聲洪鐘似的送入她的耳鼓：

鳳凰！鳳凰！

曾記得：

當年飛息在梧桐高岡，

雲棲霞宿，長空裏翱翔！

鳳凰！鳳凰！

今日裏：

奈何雙伏在繡戶闌房？

含悲忍辱，何處話淒涼？

鳳凰！鳳凰！

細思量：

金枷玉鎖，

溫柔鄉怎抵得江湖上？

鳳凰！鳳凰！

莫徬徨，

海闊天空，

任汝徜徉！

歌聲像古廟的鐘響，清脆，宏亮，悠揚地擊在賽鳳的心上。她覺得死去的靈魂在復活，冷卻的熱情重燃起青春之火。

廣場上又寂然了，那兩道明星似的眼光又向她逼視，她想：「我不能活埋在這裏，我還只有二十一歲，我還要活，我還需要自由和幸福……我要回到長空裏去翱翔！」

最後，賽鳳想起了小說裏紅拂的故事。

五

夜裏，羅大人那所華麗的朱樓忽然起了火，北地的狂風助長着火勢，怎麼樣也救不滅。——等朱樓化成了一片焦土以後，賽鳳得到了自由。

燭明的曙光中，玉泉山下，一前一後有兩匹駿馬，在塵土飛揚裏跑着；賽鳳正騎在後面一匹馬上，她揮着鞭子，趕上前面的青雲，輕輕的問道：「紫霞妹妹她們一夥人，在那兒等着咱們？」

「在青龍橋會齊，然後一塊兒登萬里長城。」青雲回答。

朝陽從雲端裏射出了光芒，他們快馬加鞭的前進，只見後面滾滾的塵土在飛揚……

西直門外，風沙雖依樣的吹着，可是，你不見楊柳枝頭也露出了青青的幼芽？那是生機，那是春天的消息。

死的，睡的，靜的，一切都新生了，蘇醒了，活動了。誰說春天在古城裏已經滅亡？



加利福尼亞州的婦女監獄

余愛淥

看電影，聽無線電，每一個星期日的晚上還有跳舞會，可以姿情地享樂，和生活在自由的都市裏沒有兩樣，然而她們沒有忘記了工作，以及專門技術的學習。

——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〇年八月號

陽光普照的草場上，三三兩兩的婦女們逍遙自在地散步，閒談。她們穿着灰色的外衣；有幾個還穿了運動背心以抵禦清晨的寒氣。她們大半都帶着課本。

要排隊，大家也沒有苦得面黃肌瘦，牢中更無不許交談的規則。這所古式房子的紅屋頂和遠處綠色的高山正相映成一幅鮮豔奪目的美景。

年發給涕海却比監獄中每個犯人的生活費也不過五百元，比之舊式監獄的支用只有少。

這簡直是一所專供闊小姐讀書

這所新式監牢的計劃還是遠在

這裏的監獄長名為瑪納海，她是一個身長，精明，有幽默感的女

的貴族學校，然而實際上却是加利福尼亞州的涕海却比監獄。在這四周築有很高的柵欄的十多畝地中，監禁着一百八十個女犯人。她們大都是重犯，有四十個是殺人犯，其餘有的是在公路上攔劫的盜犯，還有是些常在店舖中偷竊的賊骨頭。她們中一半以上的人都不滿三十歲。

十多年來產生的。那時有個華萊絲夫人，在她偶然到聖奎汀州立反省院中參觀婦女部時，一切她所見到的都使她十分不平。因此她先喚起了加州婦女界一起向立法界要求改革婦女監獄，她們要將女犯脫離那些物質和道德都不行的老式監獄。經過長時期的奮鬥，終於建立了這所涕海却比監獄。同時華萊絲夫人便任為主席委員。

無所有的牢房中，戴了手鐐腳鐐，過了幾年不准說話的歲月之後，一旦出了牢門，也還是一個廢物，決不會成爲一個有爲的公民。因此在這裏，每個女犯進來後，經過一個半月的考察，便會派一間房子給她

。這裏，沒有牢房，沒有拷打，沒有守卒，而且也沒有槍炮火器之類。對於犯人也沒有號衣，走路也不

從此，在加州中對於婦女犯罪

。這房子裏有很好的起居室和膳廳。從臥室裏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園和

高山，犯人們還可以依其所好地用些圖畫之類來裝飾她們的房間，一切裝飾品她們可以用自己賺來的錢向牢裏的商店購買。她們在課後業餘的時間中，可以在房裏逍遙自在，正和住在公寓裏一樣。

犯人們都以本名或綽號相呼。

探望的人不用隔了屏障和她們談話，而是在一間有火爐的會客室裏坐在寫意的椅子中隨意暢談。他們什麼都可以談，唯一禁止的話就是「你怎麼到這裏來的？」

早上七點半起她們就開始到花園裏，洗衣場，牛奶棚，和一所製旗幟供給政府機關的工場裏工作。每個女犯至少要到這工場裏學三個月的縫紉，此外還要到洗衣場和廚房裏去學習，期限亦是三個月。她們要工作七小時，但在廚房裏工作時當屬例外。

有些女犯在醫院裏學專門技術，有的則在辦公室裏工作。凡是生

手都跟原來的熟手學習而待一畢業。因此這監獄中已產生了許多愛克斯光管理員，牙醫助手，接線員，簿記員，攝影師等等。

她們歡喜的話，可以由自己選科而念書。最普通的科目是書法，圖畫，和音樂；比較實用的有家庭經濟，英文，服飾設計，速記等。這裏要找專門教師也並非難事，但就犯人中已有很多大學畢業生，教師，和律師了。

在星期六下午，她們也有電影看。到星期日夜裏，還舉行跳舞會，不過跳舞時只是女的跟女的跳，音樂則是從無線電或留聲機中發出來的。星期三晚上有個紙牌會。星期一她們的小劇團還要演戲，這種劇本往往是她們自己編著的。不然的話，便由她們二十四個人組成的樂隊演奏貝多芬的歌曲，或者由她們的歌唱團唱歌。

她們平時還可以在房裏開無線

電聽滑稽，問題討論，音樂，喜劇之類。圖書館裏有着最近的書報雜誌。因為她們覺得犯人們也要和時代一同前進，應該知道外界的一切情形。一旦等她穿新打扮，滿懷希望地走出牢門時，她一定該準備了一切而走入社會中。

瑪納海小姐說：「我們總盡可能地使得每個女犯獲到種種經驗，盡量地使得她們能夠自主。因為只有讓她們在此地學習處理自己的事情，然後她們到外面去才能有所成就。」

每宅房子由三個住在裏面的人組成委員會負責管理。這些委員每星期和監獄長瑪納海小姐開一次會以討論某女犯的問題，提出建議，和發表關於新規則的意見。

責罰的事情是很少的。偶或有兩個女犯爲了什麼事竟打起架來，別的犯人也會勸開她們而說她們行爲粗暴，使她們自己覺得可恥。她

們之間普通以不講話或竟絕交來解決糾紛。有時罰她們幾星期不能買香煙，不得看電影之類作為責罰。至於體罰是絕對沒有的。在醫院的一間禁閉室是專門用來關有神經病的人的。

她們的平均徒刑年限為十二年，有一部份還不滿五年。這時期可以說很足以來使她們改邪歸正。自從瑪納海小姐上任以來，就沒有發生過越獄的事情；雖然，事實上一個靈敏的女人若要爬過鐵絲網而逃走，真是易如反掌的事。這些女犯們已覺得獲得自由的最妥當的辦法莫過於能自治自立，做一個社會上的生產者。加州的釋放罪犯部往往預先為女犯們在外面找一個她會在牢中學過的職業。

瑪納海小姐對於反對這樣「放縱」的人回答說：在過去二年內她的「畢業生」中只有百份之六。一人在出獄後違背誓言或另犯新罪

而再度入獄的。至於在別州裏，便有百份之二十五的犯人要重犯。

大部份出獄的犯人在外面都會有優越的成就。像有個竊盜犯在牢裏的時候立志要做個成衣專家；等到她出獄後，果然創立了新事業。還有個女犯，起先學了好久的速記，後來又覺得自己大有畫水彩畫的天才；現在她已在外面有一年半了，她除掉在做速記員外，還利用她的餘暇畫些賀年片出售。有一個女人曾經犯過一次劫案，現在却在努力經營一昇裝運局。有一個「畢業生」在當律師的書記，有一個在牙科醫院當職員，有一個在牢裏學過朗誦的現在正當着一個有錢婦人的職業侶伴。

凡是涕海却比監獄的管理人員都希望每個女犯能懷着新的技能，新的志向，新的希望而光榮地離開這個「學校」，這一來也使警察少了許多麻煩。



"FREEDOM"
GUARANTEED FAST COLOURS

保證退換

色布之
首選
衣料之
上品
經洗又
經穿
男女皆
相宜

各大大公司綢
布商店均售

每碼
兩碼
印式
下單
保單
熱憑

露宿

• 周鍊霞 •

• 螺川小品之一 •

記不清是在

那一年？——恐

怕已有十多年了

！曾經聽人家說

過一則笑話；說

是：「有一個鄉

下人初到上海，

因事要橫過南京路，鄉下人沒有

都市常識，自然不懂得紅綠燈的

指示，胆子又小得像芝麻，他看

見紅燈時，面前的車輛，川流不息地比梭子還快，

當然不敢舉步；綠燈時，正想跟着別人走，但一見

到身旁停着的汽車，接連好幾輛，却又不敢在牠們

前頭走過，深恐牠們突然開動，來不及躲避，這樣

一連串地開上來，自己豈不要輾成了肉漿？所以他

走前兩步，倒退了三步，要想繞到一串汽車的後面

，才能放心地穿過馬路，誰知還未繞到，車子已像

流水樣地過去，橫槓裏又換了紅燈，這鄉下人從早

到晚，也沒會走得過去。第二天還是一樣，他忽然

聰明起來，認為從家裏每天來回地跑，太費力了，

索性把被頭舖蓋，揹在背上，天晚了累了，就放



是回鄉去，做一輩子的鄉下人。」

這一則笑話，編得相當幼稚，只可說是笑笑罷

了，誰相信會有這樣的人呢？然而，世界上的事，

往往是出人意外；無論如何，我在聽這笑話的時候

，萬萬想不到十多年後，竟有人——而且是許多人

，拋了溫暖的屋子和舒服的床，揹了棉被到馬路上

去「露宿」。這完全是事實，是眼前的事實，當然

，不會是笑話。

最近星期日的上午，我到康腦脫路去訪阿虹，

她正在做菜，捲起袖子，拿着一柄小刀，像我的硯

池那般大小的砧板切着雪裏蕪；她一看見我，放了

手招呼我坐下，給我一杯茶。

亭子樓雖然小得可以，却收拾得很整潔，我就

坐在床上，一面幫她剝笋，一面談話，我告訴她：

開舖蓋在人行道上睡覺，天

明再走。無奈這鄉下人胆子

實在太小，老遠看見車子就

嚇的倒退；終於在南京路上

，走了一星期，仍舊沒有走

過去，他氣起來，討厭上海

的路太難走，就揹着舖蓋還

• 本作文者 •

金小姐快要結婚了，打算和她合送一份賀禮，於是，由結婚談到柴米油鹽；她彎腰在房門口的小煤爐上，端起一只飯鍋，放到洋風爐上，又到房門口去加了幾只煤球，把湯鍋燉好，迴身擦擦手，皺皺眉說：「結婚有什麼意思？……啊！告訴妳一件事，這裏的趙師母死掉了。」

「那一個趙師母？」我淡淡地問着。

她把揩布向桌上一拋，坐下來說：「妳不知道她姓趙嗎？就是妳稱贊過的，說是這兩上兩下屋子，十幾戶人家之中的皇后。」她拍了一下我的手臂，繼續說：「就是那個女教員，不呵！是妳心目中的皇后，現在崩了駕啦！」我說：「哦！是她麼？年紀還輕，身體也蠻結實，怎麼會死呢？是不是害了急病？」她說：「與其說她病死，不如說她是窮死。」我立了起來說：「她是大學生，丈夫也有職業，何致一窮就窮到死呢？」她嘆着氣說：「唉！在這個年頭，文憑換不到米，粉筆灰當不得麵，丈夫是個小職員，上有老，下有小，兩個人的薪水，也不够養家呀！她們杜米吃不起，每天都去軋米，軋米也沒關係，只是她白天要教書，又體惜丈夫的身體不好，總是在半夜起來，自己去軋，因為這裏的

米店，上午四時就開始平賣，六七時休息一程，八時再賣，這樣一個上午，就可以賣完，不致全日擁擠，妨礙左右商店的營業。所以弄堂裏人家，出錢雇人，每天半夜和天亮時，兩次到弄堂裏高聲叫着：「賣米啦！賣米啦！」猶如古時代的更夫一樣；只要這聲浪一叫，每一宅屋子，樓上樓下總動員，一片喧闐，大驚小怪地：「前樓嫂嫂！後樓阿姨！快點來呀！賣米哉！……」於是軋米的一羣，都揩了棉被，到米店門前，把身體裹住，頭露在外面，有的坐，有的躺，挨挨擠擠地等着；等得久了，坐的也躺下來，各種不同顏色的被頭筒，橫排在人行道上，好像一只一只的大春捲；從十一點鐘等到大天亮，能不能到手一升米，那就要碰運氣，看你不是「身躺前塔」，萬一不幸，老天無情，半當中下起雨來，這許多大春捲，立刻變成一羣獅子燈，哎唷！可憐軋米的人們，都把棉被頂在頭上。」她一面說着，一面把洋風爐的火，拈得小小的，又把湯鍋端起，放在砧板上，換一只鍋燒雪笋炒肉。

我斜倚在小圓桌的邊沿上，聽得有些出神，這時正看見她一個很美的身段，——那富有曲線的背後影；我舒了一口氣，要想說兩句，又怕打斷她的

話頭，還是一直靜靜地望着她，果然，她回過身來，把右手的剗刀向門外一指，說：「這邊廂房裏十九歲的兒子，真有他的門檻，天沒亮，就去等寫號頭，寫得了，立刻回家換罩衫，再去等寫，寫好再回來換，一連換了五件罩衫；再穿第一件去買米，得了米，回來換第二件再去，這樣換過五件罩衫，一個大半天，倒被他軋着了五升米；他的姨母冬好婆，相反地一粒也沒到手，回家就得挨罵挨餓，我在窗口，常常看見她花白的頭髮，站在後門口，拿米袋擦眼淚。唉！她是一個孤苦老太婆，靠在妹子家裏吃一口飯呵！」說着將剗刀在鍋裏拌了幾拌，又加些作料，蓋好木蓋，剗刀就放在木蓋上。

這時，我才開口：「趙師母怎樣窮死的呢？妳還沒有說啊！」她笑了一笑，坐下來把左腿搭在右腿上，呷一口茶，點點頭說：「哦！是呀！趙師母天天夜晚去軋米，不知在什麼時候，軋來了白蟲，而且很快就傳染了一家門，她忙了幾天的洗滌收拾，才弄乾淨。後來就這樣累病了，但她還是勉強支持着，教書軋米，仍舊繼續努力，直到不能起床，請了轉彎角子上藥店裏醫生來看過，吃藥也不見效，後來發了一身紅痧，去醫院看了，據說怕是猩紅

熱，要住院檢驗，她沒有錢，回家挨了兩天，等丈夫借得了錢，送到醫院已是太遲了！結果，錢化掉人也完了！有很多人說：她的病是白蟲傳染來的；這雖未必然，但也不無理由吧？妳想，她還不是窮死的嗎？」

我聽到這裏，似乎趙師母清秀的面容和彬彬有禮的態度，都在我眼前浮動，禁不住有些悽然之感，大概這就是人類的同情心；一時想起自己軋米，是在好天晴日，還帶有女傭，一前推，一後擋，自己沒有氣力，還可以借重她們，既不怕橫來的人衝散陣腳，自己也不致有軋扁之虞。當枯立無聊，又可以哼哼詩發發牢騷：「何當彩筆千軍掃，也作長蛇陣裏人？」現在聽阿虹說來，覺得排長蛇陣比了做大春捲要獅子燈，那畢竟好過得多了呀！又何必發什麼牢騷？真是……

阿虹的手指，碰着我的額角，笑一聲說：「噫！妳在想些什麼，怎的又不高興起來？」我仰起臉來對她笑笑，她留我吃飯，我想要走，可是看她那麼起勁的搬菜盛飯，似乎不應該辜負她，就卸了外衣，坐上那僅有的靠背椅。雖只一菜一湯，却也十分入味。我向來習慣，吃飯是不大說話的，尤其是

這一次，阿虹說着，我只有應一聲或點點頭；她說的是：「妳不必替趙師母難過，以爲『露宿』是悽慘的新鮮事嗎？但做人要『活』，就不得不這樣；樓下客堂間的小阿舅，是高中畢業生，本在輪船上服務，但失業快兩年了，常常來借錢，最近不大看見他，據說賺了不少外快，妳道怎麼賺的？說來也很滑稽，原來許多機關和公司，指定用新鈔票，於是市面上儲備票就升水升到三四成；儲備銀行門口每天擠滿了一掉票的人，自然要軋要排隊，無疑的是捷足先得，不捷不得。這小阿舅和一班無業同志，異想天開，在半夜三更，就措了棉被到銀行門口，像買米一樣地等着。天亮時就有掉票人來，出挖費挖他所占的地位，離門口近的，有五六十元可得，遠些也有二三十元十幾元的，不過銀行開門，裏面已經客滿，門外漢還是門外漢，名列前茅的，還可掉到手，立得後些的，就此「明日請早」，可是小阿舅的挖費是穩到手了。妳看，這還不够新鮮麼？暫時占一方地，也可以出頂，居然有人來挖；老話說：上海是寸地寸金，現在的畸形事實，才真是這句話的好註腳呀！」她一口氣說了這一段話，同時，也洗好了碗；我躺到床上，一直做聽客，沒

有答話，因爲我飯後慣常要覺得疲倦。

她要我去看電影，我因有事，辭謝了；她開抽屜拿錢，把一張紙幣交給我，——是金小姐的賀禮啊！我看她鎖門的時候，又把話歸到本題上了！他挽了我的袖子說：「像我這樣自食其力，一個人開支很小，非但不用軋米，去年買一石米，簡直吃得忘記了，不知什麼時候吃起？老是吃不完似的。」我忍不住要笑，說：「那妳的米缸，一定是聚寶盆。」她也打着哈哈，下樓，她說：「因此我在星期日還可以看到看電影，出去只要門一鎖，自由自在，所以我說結婚是沒有什麼意思！」到小沙渡路，我們分手了。

等了很久，才得擠進廿四路電車，從窗口看見朝陽舖滿了的路上，熙熙攘攘的人蹤，還有，還有那些坐在漂亮包車裏的先生太太們，以及踏着飛鳥般自由車的洋裝褲小姐們，我想：當他們或她們在溫暖的錦被中，正做着甜蜜的夢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甚至不會相信，同是一樣的人，有的受過高等教育，也會爲了要把血汗換一升米，不顧半夜的風寒，而「露宿」在街旁。……

電車隆隆地滾着，我頭腦有些脹痛。



俠盜魯平
奇案之三
血紙人（上）

孫了紅

一 殺害了人家的，結果，難逃被人殺害的慘報！

呵！太神秘了！太神秘了！太神秘了！

提起這一件太神秘的事情，最初的起因，是在一個佛教團體的講經法會裏。

記得，那是在一個廢歷的九月中旬吧？本埠一處著名的佛教團體，舉行了一個小規模的講經會。這法會，並不宜講整部的經典，每天祇由主講的法師，拈着自由的題材，闡揚一些佛教的教義。宣講的限期，祇有短短的十天。這種演講，在佛教徒中間，有一個術語，稱之為「講開示」。

這是宣講的第五天。

這天，循例由會中的主腦，拈着長香，迎請法師升座。兩旁聽經的男女居士們。肅立着，跟隨執事的僧衆，宜唱「爐香乍蒸」的香讚，並稱揚「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聖號。在講座前的爐鼎裏，飄着柔和的烟霧，靜靜的魚磬聲，把肅穆的空氣，播散在整個的廣廈中。這法會雖不盛大，但是相當莊嚴；能令心地齷齪的人們，處身其中，引起一種內作的感覺。

唱念的儀式既畢，低眉趺坐的法師，輕輕叩着尺木，宣講開始了。

主講的法師，法名雪性。年齡並不很高，面目非常慈祥。他是一位台宗的尊宿，對於性相諸宗，也有相當的了悟。可是這天，他並不宜講那些「一心三觀，一境三諦；一和「萬法唯心，三界唯識。」等等的精微理論，他祇拈出了極平常的因果二字，用淺顯的言辭，說明了佛教對這二字的解釋。

他說：「因果二字，在宇宙間，是一種最自然的自然律。因果間的關係，如同形影一樣。世間決沒有離

形獨立的影；也決沒有遠離影子的形。而且，形是什麼式樣，隨形而生的影，也是什麼式樣。譬如：在一面鏡子前，呈露一個笑臉，鏡中所映出的，決不會是怒容；反之，鏡前呈露一個怒容，鏡中所映出的，也決不會是笑臉。所以，一切衆生，造了善因，決定會獲善果；造了惡因，決定難逃惡果。準着以上的定理，可知一個人，打罵了人家，以後，便要遭到人家的打罵；殺害了人家的，結果，也難逃被人殺害的慘報！

「不過，我佛如來，也會這樣說過：『罪性本空，不着體相，罪從心起，還從心滅。』因此，造了罪惡的人，如能發出猛烈的懺悔心，也能收到移因換果的後果的。」

以上便是這天宣講的大意。

當天，這位雪性法師，他在闡明理論之外，又臚舉了幾件真確可信的事實，以指證所說的不虛。他的聲容，既是非常懇摯；他的口才，又是十分流暢。他使兩旁的聽衆們，像坐在說書台邊聽講傳奇那樣聽出了神。因之，這天的演講，不但平時對於佛教已有信仰的人，都相顧動容；就連一向並不深信者，也都油然而生了信仰心。

在男居士的坐席中，有一位特出的來賓，特別地，有一個會中的職員專誠招待着。但看這招待員的臉色，那樣的殷勤，可以反映出，這位來賓身分的崇高。

這是一位氣概華貴的紳士，藍色的長袍，加上了黑馬褂。估計年齡，約在五十以上。此人長着一張甲字形的臉，粗粗的眉毛，高高的顴骨，一雙細小而帶鋒稜的眼，眼角密布許多魚尾紋。神情上，具有一種工於心計的特徵。他在舉手之際，左手的手指，時時蜷屈成一種拈慣雪茄的姿勢。因之，無名指上一枚光芒四射的大鑽環，常使那些清苦的佛教徒，受到眼膜上的刺激。

這位闊紳士，他是這大都市中的一位有名的一聞人。在金融圈內，佔有相當的地位。最近，他在囤積民食的偉大事業上，有過幾次驚人的表見。因此，凡屬久住本埠的人，提起王俊熙三個字，大都是不勝欽仰的。

最近一二月來，這位「聞人」，大概因着事業上的賢勞，精神上，似乎發生了一種不很康健的現象。有錢人的玉體，和貧苦者是絕對不同的；打了三個以上的噴嚏，就有煩勞醫生的必要。據醫生診斷：說他是操

心過度所致，需要良好的休養，倘不休養，恐有釀成 Hysteria 的可能。Hysteria 這一個字，於一個有身價的人，確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於是，他不得不放下一切，暫時接受了醫生的建議。

休養期內，他在朋友們的閒談中，聽到了這講經會的事。這一天，偶然高興，來到這佛門裏，作了一度處女的隨喜。他對佛教，原無何種認識。初意祇想借此蘇散一下神經。不料他在聽講以後，竟受到了很大的感動；尤其是那法師所說的某幾句話，竟像螺旋釘一樣，深深旋進了他的腦門，使他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以上所敘述的事，粗看，似乎很細微。可是，就因着這樣一個細微的因由，却使以後那件詭譎離奇的故事，輕輕展開了無形的序幕；而這故事的神秘性，簡直可以說是完全超越乎人類理智能力所能想像的範圍以外的。

二 他從墳墓走出來，將誣陷他的仇人，生生地扼死！

王俊熙自從在佛教會裏聽了一次講經以後，似乎已引起了一件不可告人的心事，打那天起，他的臉上，浮上了一重陰暗的色彩；言語舉動，時常呈露恍惚不安的樣子。素常，他是一個頭腦極冷靜的人，任何重大的事情，不易影響他的神態。因之，他這突然的反常，凡是和他接近的人，都能明顯地感覺到。

他的妻——佩瑩——是一個溫柔美麗的女子。她的年齡，幾乎比他小去一半。他們的結合，是在青樓之中。那個年輕的女人，雖是一個桃色網內漏出來的人，却並未沾染上太深的習氣。原因是：她本是一個生長於內地的舊式良家女，由於一個意外的事變，才被推進這都市的火坑，因此，從良以後，對於自己的丈夫，還能保持舊式女子溫柔體貼的作風。

王俊熙的神情恍惚，使他這位年輕的妻子，感到了重大的不安。她屢次向他追問：爲了什麼事情，神色如此不甯？可是，我們這位聞人，連對他這最親密的妻子，也矢口否認他有任何的心事。

還好，他這反常的狀態，經過若干日子以後，似乎已漸漸平復下來。又過了幾天，那陰暗的氣象，已不復存在於他的臉部。可是，一顆細小的石粒，投進平靜的水面，會激起許多許多的水花來。王俊熙在聽經以

後所引起的內心不安，祇是水花中的第一個旋紋。當第一個旋紋還沒有完全消滅以前，第二個較大的旋紋，却又隨之而起，而在第二個旋紋之外，還有第三第四第五以至不盡的旋紋，儘量地化開去。

以下便是第二個旋紋的擴展：——

這天，王俊熙進畢了午餐，坐在一隻軟椅裏，舒適地讀着報。在報紙上，有一方廣告，吸住了他的視線，這是一張大光明的電影廣告。原來，大光明戲院，這天換了一張新片，片名叫作「再世復仇記」。在這新片的廣告中，刊有如下的警句：

——他從墳墓裏走出來，將誣陷他的仇人，生生地扼死！——

一個電影廣告，刊上一些刺激性的語句，那是極普通的事。在平常人的眼光裏，至多是因語句的新奇，而引起了觀賞慾。可是，這廣告一映進了王俊熙的眼，立刻起了一種寒凜的感覺；他的心，有點怦怦然。他只覺這廣告上的那些「誣陷」「仇人」「復仇」「墳墓」「扼死」等等的字樣，一個個都在他的眼前，起了有力的跳動！同時，若干日前，他在講經會裏所聽到的幾句話，又在耳邊浮漾了起來；他彷彿聽到那個講經的法師，用懇切的聲吻，在他耳邊說道：

——殺害了人家的，結果，難逃被殺的慘報！——

其時，他的臉上，重又抹上了若干天前的陰暗。這一則極平常的電影廣告，竟使他的心底，發生了不可遏止的困擾。

人們常有一種心理，那是相當有趣的：越是一件畏懼的事，越易集中注意力。譬如：一個怕鬼的人，獨睡在一間空房裏面，半夜，他越是覺得這房內的空寂可怖，而他的注意力，越易集中於這房內的一切。當時的王俊熙，便是陷入了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中；因之，他的第一個意念：很想去看一看，這一張「再世復仇記」的影片，畢竟是種什麼情節？但，第二個意念，立刻掉轉來想：不，還是不必去看。因為醫生曾囑咐過：在休養期內，使腦神經上受到不必要的刺激，那是不宜的。

還是去看呢？還是不去看呢？這兩種意念，竟在他的腦內，起了微妙的爭執。短短十餘分鐘之內，他向壁間的時鐘，流盼了好幾回。因為這時候，距離大光明的第一場開映，已很逼近了。但，無論去看與不去看

，總之，他這困擾，使他在那只舒適的軟椅內，已無法繼續靜坐下去。最後，他突然站起來，走出室外，吩咐汽車夫：「把車子開出去！」

我們這位聞人，向來不喜歡看電影，而這一天竟破了例，車子終於駛到了大光明的門口。汽車夫舉起了訝異的眼，目送他主人的背影，忽忽走進了這戲院。五分鐘後，我們這位神經困擾的聞人，已在樓廳裏，佔據了一個坐位。坐下不久，潔白的幕上，已在放射銀色的光芒。

「再世復仇記」，這是一張什麼影片呢？大部分的讀者們，或許是看過的。但，因這片子的情節，於後面故事的展開，有着一種奇異的關聯。所以，這裏仍有介紹一下的必要。

這張片子，是被稱爲「恐怖之王」的卡洛夫所主演。內容：敘述一個失業的人，被五個壞蛋，無端構陷成了一個殺人罪。由於壞蛋們的設計精密，使這可憐的被冤誣者，絕對無法自辯。於是，在無抗辯的情形之下，糊糊塗塗，被宣判了死刑。

有一個年老的醫生，知道這失業者的冤枉，特地挺身而出，仗義加以營救。但是，那些壞蛋們，又多方從中阻撓，使他受到時間上的就誤。最後，那老醫生趕到刑場上時，那個可憐的人，已是直僵僵地，做了電椅上的屈死鬼。

老醫生憤怒之下，把電椅上的屍體，載回了自己的試驗室。他竭盡所能，用電力醫治這新被處死的人。仗着科學萬能，居然把這屈死者的靈魂，從死神手內，強劫了回來。

這可憐的人重履人世以後，他似乎已換了一重人格。奇怪的是：他在未上電椅之前，他對誰是陷害他的人，完全茫無所知。可是，在復活後，他憑着一種神秘的感覺，竟能把五個仇人，清楚地指認出來。最後，他終於把那些壞蛋們，逐一生生扼死，而他自己也同歸於盡，再度投入了死神的懷抱之中。

以上便是一再世復仇記一片的大意。這是當時頗爲流行的一種恐怖片。

這片子與其說是恐怖劇，無甯說它是一個悲劇。其中有兩個場面，攝製得最動人。其一：當那失業者從監房裏被押出來而將踏上電椅時，他仰頭向着天，悽慘地呼籲：「呵！上帝！祇有你——相信我！」雖祇這幾短短一二句的道白，他的語聲，含蘊着那樣的悲憤與失望；他的面色，表現着那樣的悽惶與無告；配上了

如泣如訴的提琴音響，與半明半晦的牢獄背景，使觀衆們的每一支神經上，不期而然都受到一種針尖挑刺似的感覺。另一個鏡頭，那個已死的人復活以後，他在一所音樂會中，遇到了誣害他的那些壞蛋。其時，他悄然舉起他的陰冷的視線，沉着地，輪流凝注着他的每一個仇人，在這短短的特寫鏡頭中，他簡直把人世間所具有的最兇銳最怨毒的神情，盡數攢聚到了兩顆眼球上面，而儘量向對方放射了出來！於是，不但銀幕上的壞蛋們，面上表現了極度的緊張；在黑暗中的觀衆們的情緒，也隨之而發生了相同的緊張。

總之，這片子的確已給予了多數觀者以刺戟的滿足。但是，筆者可以這樣說：其中受到刺戟最深的，無疑地，應數到我們這位幕下的主角王俊熙了！

三 隱藏着兩顆比卡洛夫更兇銳怨毒的怒眼，在向他的閃射！

劇終了，銀幕上的各個高潮，次第歸於消滅。許多緊張的神經，也逐漸回復鬆弛。獨有王俊熙的腦中，高潮正自湧起。他隨着大股的人潮，從戲院門口衝瀉出來。他的兩腿感到疲軟而搖晃，宛如中酒一樣。踏上了白晝光明的街面，兩眼還有點昏黑。若不是汽車夫招呼着他，他幾乎無法找到自己的汽車。

呵！這影片給予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坐定到車廂中，那主角卡洛夫的兩個兇銳怨毒的眼珠，還在他的眼前閃動，無論睜眼與閉眼，都是那樣清楚。這印象，可以說：直到他臨死爲止，或許已經永久無法消滅。呵！難道卡洛夫的演劇藝術，真有如是動人的力量？不！這並不完全由於卡洛夫的技術的高明，切實些說：在王俊熙的腦府中，還隱藏着兩顆比卡洛夫更兇銳更怨毒而更可怕的怒眼，在向他的閃射！

在汽車飛馳的歸途中，王俊熙的腦內，展開了十二年前親身所經絕頂慘酷絕頂恐怖的回憶的一幕：

十二年前的王俊熙，並不是眼前地位崇高身擁鉅資的王俊熙。那時候，他還是個窮小子。他的原名，叫作王阿靈。他所存身的地點，是在浙江省中一個隱僻的小鎮上。那個小鎮，距離匪類出沒的嵗縣，約近二十里路。地面雖很窄隘，可是從嵗縣到紹興，那是一個必經的路途，因而這小小的市鎮上，居然開有一家唯一的小客寓。那家設備極簡陋的客寓，取着一個富麗的店招，叫作春華客店。那時的王阿靈，在這小客寓中，充當一名雜役，名爲雜役，實際除了店主以外，他是一身兼任着經理，賬席，招待，廚司，以及其他各項要

職。所以，他在那家小客寓內，可以稱爲一位要人。全鎮的居民，提起王阿靈，那是如雷貫耳的。

王阿靈在這小小的市鎮上，素以機警伶俐出名，就因他的機警伶俐，却一手描畫成了後面的一幅血畫。故事的展開，是在一個淒風苦雨的夜裏。那時候，恰巧也是廢歷九月中旬的天氣。鄉間內地，不比都市，晚餐以後，全鎮都被籠罩在悽寂的氛圍中。這小客寓屋簷下的一碗燈，搖曳於雨絲織成的夜幕上，遠望去，那一小片慘黃的光暈，現出矇矓欲睡的樣子，將次歸於熄滅。店內，店主與王阿靈，收拾了一下，正待要收市，在這時候，忽然門外急急忽忽地，來了一個投宿的人。

那人挾着一柄油紙傘，拎着一個小包裏。模樣像是一個鄉間的苦役。看他頭上，戴着一頂破而且厚的舊毡帽，帽子的邊，幾乎壓住了眉心。——論季節，却並不是需要戴這種帽子的時候——再看他身上，穿着一件污垢不堪的黑布破短襖，肩際已開了花。下半身，繫着一條藍布作裙。腳上穿的草鞋，沾有許多泥濘。顯見他到這裏來，必已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路。

來客自報名姓，叫作陶阿九，是從嶧縣城裏出來，要到紹興去探親，路過這鎮上；要求找間上等乾淨而隱僻些的房間，單獨住幾天。

「哈！身上這樣污穢，却要一間上等乾淨的房間！」店主呆望着來人，一種訝異的心理，忍不住從眼角之間透露了出來。來客似乎已測知了店主的心事，立刻，他從濕淋淋的破短襖內掏出了錢，聲明「預付幾天的房飯錢。」

五枚雪白的銀元，塞進了店主的掌握，這使店主的手，微微有點顫動。因爲，他從不會在任何一個投宿的寓客中，一次上，接到過這麼許多的錢。當時，他對來客的要求，當然是唯唯答應了。

可是，一旁的王阿靈，機警的腦內，却起了疑。他想，此人既是路過，住了一宿，就該上路。爲什麼要預付幾天的錢？這是一層。在交錢時，看他伸出來的手，非常的白淨；小指上，還留着很長的指甲。這分明和他身上的打扮，完全不相稱。這是二層。復次，他爲什麼一定要單獨住一間房？而且是要隱僻的。這是三層。

爲了以上幾個疑點，使這機警的王阿靈，不免向他更仔細的審視了幾眼。來人的年齡，在王阿靈的估計

中，約在四十至五十之間。煤油燈光之下，照見此人一張白蒼蒼的臉，帶有一種驚魂不定的神色。此人的臉部，更有兩個容易辨認的標記。其一：在他左耳的耳輪上，生着一顆赤豈般大的黑痣，附有幾莖寸許長的毛。其二：此人眉心中間，列有三條深刻的皺紋，中間一條較長，兩邊兩條略短，形成一個略帶歪斜的鋼叉形。在某一瞬間，這帶有殺氣的鋼叉紋，顯得特別的深，使人一望之間，就會留下一個不易淡忘的印象。

當晚，這自稱爲陶阿九的來客，便被招待到一間所謂「上等乾淨」的房間裏。由於來客付錢的豪爽，這使這位小客店中的要人王阿靈，不得不給予他一個較優良的待遇。當他將要跨進這「上等」的臥房時，王阿靈殷勤地，預備接過他的小包裹，代他送進房裏去。不料，這善意却遭到了來客惡意的拒絕。在這片瞬之間，那人眉心間的鋼叉紋，又作了一次深刻的顯露；而同時，王阿靈的手，却已摸到那個小包裹，覺得有些相當的分量。

因着上面這一個小動作，使王阿靈的疑念，格外熾盛起來。從多方面觀察，他感到來客的行徑，未免有點神秘，而那個小包裹，更是神秘中的神秘。

那個鄭重的小布包，裹着什麼寶貴的東西呢？

終於，在一個暗地裏的密切注視之下，這事情便迅速地有了新奇的發展。

四 用白紙剪成許多小紙人，那紙人會走路！

夜深了，來客的房內，燈光還沒有熄。窗外，王阿靈賊一般的屏住了呼吸，在疑神偷窺。——這裏須得說明，這所謂窗，當然不是上海國際飯店樓頭垂着錦帷的鋼骨玻璃窗；那不過是十九世紀的中國破紙窗。於一個黑暗中的偵察眼，那是非常便利的。

這樣一個淒晦的雨夜，室中人深更未睡，他在做些什麼呢？

王阿靈從紙窗的破隙中張進去，立刻，他呆住了。

原來，來客在黝黯的煤油燈下，正把那個包裹鄭重地打開來，在細細檢點着裏邊的東西。在這小包裹內除了底面兩三件舊衣服外，其餘，却是好幾厚疊的紙幣。估計數目，約有好幾百元吧？不！至少也近一千

；或許還不止！另外，幾捲圓滾滾的紙捲，捲數雖不多，分量顯得很重，那必定是現洋！最後，只見一個厚厚的紙裏透開，呀！其中全是金飾！在慘淡的燈光下，四射着黃澄澄的耀眼的光華。

呵！夜是黑的，燈是青的，四下的環境，是灰黯的，破桌子上，金是黃的，銀是白的，紙幣是花的，種種的顏色，把窗外黑暗中的一雙饞眼，映射成了紅的。

王阿靈定定神，又見室中那個詭秘的傢伙，匍匐在地下，正自忙碌地，在把那些財物，逐一隱藏於床下一個不易覺察的隱蔽處。隨後，他站起來，拂去膝部的泥垢。又把那兩三件舊衣服，重新打成一個原式的包，安放在枕邊。

王阿靈悄然站在黑暗中，睜大了眼像在做夢。可憐，他自入世以來，一雙細小如鼠的眼珠，從不會見到過這麼多的財物！這天晚上，微俸，他犧牲了若干時刻的睡眠，居然換得一些滿足的眼福。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單單一飽眼福，於他似乎是感到不夠的；他只覺他的心底，被撥動了一種饑渴似的感覺。

於是，一顆靈敏的腦球，在黑暗中開足了馬突。

「這樣的一個人，身上，竟有那麼多的財物？這傢伙，一定不是好人吧？」黑暗中的第一個意念。

「他爲什麼急急忽忽地，把他的東西，隱藏在這床下呢？想來，他總不至於老遠趕得來，特地專揀這地方，做他的儲藏庫吧？哦！明白了！那一定是爲防備我。因爲，在他進門之初，自己會對他的包裹，幾番密切注意過。他害怕了。急切之間，無法可想，所以暫時忽忽隱藏一下子。對！一定是如此！」他的第二個意念，很聰明的這樣想。

「這床下的東西，除了我，沒有人知道。假使，這傢伙在今夜，突然得了急病，死了！那時，自己——哈哈……」這一個靈敏腦筋中的第三個意念，有點想入非非了。

「但是，閻羅王並不是自己的妹夫，決不會那樣馴良聽話的——」第五個意念，他轉念：「那末，自己可有方法，代那老闆執行一下職務嗎？」

「呵！不！罪過的！」第六個意念，他自己阻止；但是，最後一個意念，立刻又急轉直下：「哼！這傢伙並不是一個好人哩。也許，他是一個強盜。包裹裏的東西，正是殺人放火搶來的。非義之財，人人可取。

顧忌什麼？」

一種類如在卡通畫片上時常見到的五顏六色的高速度旋律，在王阿靈的腦內，攪起了風車似的疾轉！聰明的人，畢竟是聰明的。一陣亂想之後，終於，在他靈敏的腦球內，陡然想起了本鎮上過去的一件事來。

不久以前，這小鎮上，會發生過一件離奇的風波。原來：鎮上的孩子們，忽被外來的拐子，拐走了好幾個。這是這甯謐的小地面上從來不會發生過的事。並且，事有湊巧，就在拐失孩子的後一天，當地有位極具勢力的大紳董，他的一個年方八歲的獨生子，突然患了急症，竟在一夜之間狂喊心痛而死。論理，以上兩件事，原是風馬牛各不相關的。可是，內地的人，頭腦簡單，竟把兩件事硬聯到一起，而產生了一種絕對離奇而不合理的謠言——這也許是當時那種所謂武俠小說的影響——一時沸沸揚揚，大家都說鎮上已到了白蓮教的餘孽，專和小孩作對。拐得着拐了人走；拐不到人，却用法術攝取心肝，那必定是拿去祭煉法寶；或是合藥用的。這謠言一發生，頓使這骨牌大的一方小地面上，鬧成一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局面。當時，那個喪失愛子的紳董，悲憤之餘，還會懸過一個五百元的賞格，緝拿那個無影無踪的妖人。結果不用說，當然是連風與影也不會捕捉到。

以上的風波，還祇是不到三個月的事。眼前，這風波雖已平息。但，全鎮有小孩的居戶，偶然提到這事，還是談虎色變，當然，那位大紳董，也還留着喪子的餘痛。

王阿靈想到了以上這件事，在黑暗中，他的腦內陡然地一亮。他向破紙窗中，溜進了最後的一眼，驀地，得了一個主見。

當晚，他悄悄地掩回了自己的臥處。枕上，獨自籌劃了大半夜。

第二天，他乘來客偶然離房的機會，偷偷掩進房去，預佈了一個巧妙的機檻。傍晚，他飛奔到那位大紳董的府上，氣急地，報告出了如下的一段話。

他說：「報告鄉董：那個白蓮教的妖人，又來了！他正住在我們的店房裏。那是一個相貌兇惡的人，左耳有一顆痣，眉心有三道紋；他是昨晚來的；噫！可怕呀！我親眼瞧見他在煤油燈下，用白紙剪成許多小紙

人，那紙人會走路！不相信，你們自己去看哪！」

這出人意表的消息，使聽的人，受到了一個相當大的震駭與騷擾。鄉鎮雖沒有無線電，可是，眨眨眼，這颶風差不多已吹滿了半個鎮。不到半小時，在這春華客店的門外，捲起一股人浪，內中由地保領頭，怒潮似的捲進了那個自稱為陶阿九的臥房中。這駭人的情況，使店主與店主婦，大大吃了一驚；尤其是那個自稱陶阿九的人，更是目定口呆，他不知道自己已遭遇到了一個何等樣的惡夢？並且，爲着某種誤會，他的意識中，只有逃的一個準備。他這惶懼失措，顯見畏罪情虛，於他更爲不利。結果，他像夢魔似的在羣衆拳腳交加之下被捆綁了起來。連着，衆人忽忽一搜檢，立刻在他簡單的行李——那個小包裏——中，搜出了三枚白紙剪成的小紙人！此外，還有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好幾個小孩的年庚；那位大紳董的心痛而死的獨生子的年庚，也在其內。

呵！擄取小孩心肝的白蓮教妖人，證據確實，鐵案如山，還有什麼疑義？

由於當時時代的黑暗，由於鎮上羣情的洶湧，主要的，更由於大紳董爲子復仇的怒火的熾燃。當時，這事件並不會經過一個正當法律的裁奪，結果，那個莫明其妙的罪犯，連一個申訴抗辯的機會，也不會獲得，糊糊塗塗，便在土皇帝的口頭法律下，被判決了剖心處死的酷刑！

五 老天哪！告訴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一張血染成的畫面迅速地在那晨展開：

這是一個低氣壓的天氣。蒼鉛似的天色，和死囚的容色一般的灰敗。在一方蕭颯的荒地上，那死囚，赤裸了上體，屈着膝，雙手被反剪在一根臨時豎起的木樁上。三枚帶着神秘性的小紙人，另外加上一道黃紙硃書的符籙，一同黏貼在這死囚的胸口——這是鎮上一個老道士的建議，他說：「真的！那些小小的紙人，都是活的！倘不加上了一道太上鎮壓符，一同處死，它們會作祟，會代主人復仇！」——因這一點小小的點綴，却使這事件，格外增添了詭譎恐怖的氣氛。

在死囚的劈面，數尺以外，安放着一張白木桌，桌上，正中設供着那位大紳董的愛子的靈位；那幾個被

拐失的孩子們，不勝榮幸地被邀作陪賓，也供着靈位。祭酒，祭菜，祭飯，錠箔，羅列了滿桌。兩支蠟燭，迎風搖晃而震顫，滴下了鮮紅的血淚，象徵着這死囚的生命的短促。最刺眼的，這桌子上，還陳列着一隻小木盤，和一柄兩面開鋒的尖刀！

原來，他們正預備着表演一幕野蠻時代絕對慘無人道的剖心活祭的活劇！

小鎮上的居民，幾乎空巷來觀。這一向寂寞的荒地，四周，砌成了一垛人肉的圍牆。在這許多人的臉上，有的是憤怒，有的是緊張，有的是在期待。他們大多數，都挾着一種欣賞「草台戲」的心理，來欣賞這一幕從未見到過的活劇。那位春華客店中的要人王阿靈，居然也是這特殊劇場中的免費來賓之一。

在慘劇將要演出前的刹那，那個死囚，睜着噩夢初醒似的眼，顛顛地，望望對面桌子上那隻木盤和那柄耀眼的尖刀，他知道自己將要遭受到一個如何的命運。他無力地微微仰起他的絕無人色的臉，哀聲地向空呼籲：——

「老天哪！告訴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我家裏，還有老母，還有妻，還有兒，還有……」他的音帶顫不成聲。一語未畢，淚如雨下。

在人叢裏，起了一片詛咒聲。有人在他拋擲磚礫；還有人在遙遙地吐着唾沫。却沒有一人向他拋擲同情。

例外的，獨有仁慈的王阿靈，微微偏轉了臉。

「如果，世間真有果報——」這死囚在衆人的喧噪聲中，忽然鼓起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絲的火燄，他眉心間的鋼叉紋，顯得那樣深，他切齒怒喊：「誰是害死我的，誰要遭更慘的報應！我雖死了，我的冤魂白日裏也會從墳墓裏走出來，找到我的仇人，向他索取我的命！」

在他發出這最後的毒誓的瞬間，他的眼珠，變成兩顆怒紅的火球；他的冤淚已被燒而乾涸。他把他毒蛇般陰冷的視線，在觀劇羣衆的臉上，沉着地，逐一徐徐搜索過來，最後，却黏滯到了王阿靈的臉上——這在這死囚，還不知是出於有心的呢？或是出於偶然的？——可是，在王阿靈的眼內，却感覺到這臨死的傢伙，簡直已把人世間所有最兇銳最怨毒的神情完全攢聚到了兩顆眼球上，而向自己這邊儘量放射了過來！

從這一霎時間爲始，王阿靈的腦內，便永遠被投進了一顆陰暗的種子！這種子一直在他心底浮漾，騷擾，直到他的臨死，也無法消滅！

當時的某一瞬間，王阿靈的面色，變得和這死囚一樣的難看。但，他後來畢竟是一個偉大的聞人，所以，僅僅一瞬，他立即恢復了他的鎮靜；並且，爲表示出他的鎮靜起見，他還悠然無事地，看完了這好戲的最後一幕。

他眼看着那個客串性的劊子手——鎮上的一個屠戶——把那柄尖刀，用力地埋進了這死囚的心口。一朵怒紅的鮮花，從這死囚的心頭噴放出來，把黏在他的胸前一同處死的白色小紙人，渲染成了殷紅可怕的血紙人！

一幕野蠻活劇在羣衆鼓噪聲中終了場。但是，這一樞被處死刑的人，畢竟不是一個攝取小孩心肝的白蓮教徒呢？

答案是：不！絕對的不！白蓮教三個字，在他整個生命中，或許，連夢寐間也不會發生過關係。他的面貌，雖然相當兇惡，實際，他却是曠縣城外一個安分守己的小富戶。他的真名姓，叫作况錫春。在他手內，擁有好幾百畝的田，和數萬元的資產。這雖並不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可是，在當地，他不幸是一個出名擁有現錢最多的人。因此，竟引起了近處一股土匪的覬覦。這次，他突然接得那匪首的一封信，要求他於最短期間，拿出十萬元的款子來，充作所謂軍餉。倘不答應，便要用最殘酷的方法來對付！——那匪首是出名兇惡的，說得到，做得到。在過去，已有不少駭人的先例——這恐嚇信，於這安分胆小的富戶，無異一紙死刑的宣判書。在當時那種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的時代，他根本無法獲得合法的保護。他要答應那要求，實在沒有那麼多的錢；不答應吧，他又無法逃出匪徒們的魔掌，萬分無奈，只得採取了一個棄家逃亡的下策。他的家裏，除了老母妻子，有一個年近三十的兒子，還有一個十五歲的幼女。當時計議，全家五口一同出走，斷難逃過匪徒們的耳目。因此，由他獨自一人，改了裝先走。臨走，由他妻子把所有積儲，悉數打入一個隨身的小包裹。乘着一個淒晦的雨天，在一柄破紙傘的掩護之下，提心吊胆，逃出了匪徒們的監視網。他素知離縣近二十里外的小鎮上，有着這樣一家做陋的小客寓。他約定他的家人，在這裏等候。單等全家會齊，便一同

逃到紹興或杭州去。

不料，由於金錢的作祟，逃出了魔鬼的掌握，却墮入了另一死神的機檻。這在迷信定命論者的眼光裏，豈非添了一個强有力的例證？

幕後的真相，終於在小鎮上面揭露了。無多幾天，那個屈死者的老母妻兒的哭聲，已廣播到了全鎮居戶的耳內，可是，在這個時候，那位機警的王阿靈，已是悠然騎上鶴背，插起了遠走高飛的翅膀。

當這位未來的聞人，拜別這小鎮的時候，他還挾着一小股的怨憤。因為，那位大紳董，竟吞嚥下了五百元賞格的諾言。他想：若不看在店內床下的寶藏份上，幾乎白弄死了一條人命！但是，當他悄悄發掘床下那注血浸過的財源時，他又深深吃了一驚。他發覺這一筆借刀殺人的酬勞費，單單紙幣一項，已有九千四百五十元之多；加上銀元與金飾，還有一些上回並未見過的珠寶，約略估計，總數將及一萬三千元以上。就這樣輕輕易易，他已成了一個速成的小富翁。

就在那年的九月裏，他悄悄地溜到了上海。而同時，他更由鄙俗的王阿靈，搖身一變而為高雅的王俊熙先生。

如是忽忽過了十二年後，靠着他的智謀機警，他已躋登於海上聞人的寶座。

六 啊！那正是十二年前剖心處死的白蓮教妖人！

王俊熙從大光明戲院出來，悄然蜷伏於汽車的一角，他的兩眼，雖脫離了有形的銀幕，而他的腦膜上，却繼續展開了另一片無形的銀幕。十二年前那幅絕頂殘酷恐怖的畫面，清楚地複映於他眼底。回到了家裏，一想起卡洛夫的眼色，同時也就使他聯想到那雙與卡洛夫相同的眼色；他只覺那兩顆毒蛇般的怪眼，那樣陰森森地，在空間的每一個角度裏，向他身邊刺過來！

他臉上的陰暗，增加了嚴重的程度。

他非常後悔，不該去看那場含有刺激性的電影，以致引起無謂的憂怖。不過，他這憂怖，也並不能說是完全由於那張影片而引起。實在，近來另有一件離奇的事，却是引起他內心不安的真正的原因。

事情還在他到佛教會裏聽經的前幾天。那是一個天色晴朗的白晝。他從外面回家，剛跨出汽車門，突有一個中年男子，在他身旁忽擦肩而過。當時的一瞥之間，他只覺那人的面貌，彷彿非常稔熟，分明像是一個常見面的人。而奇怪，一時却無法思索，這是一個什麼人？事後，他立刻記起來了。啊！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十二年前那個被判剖心處死的白蓮教妖人！面部的輪廓，越想越相像！不想起還好，一想起，他的全身的血液，似已停止了流動。

他惶惶然，感到了一種大禍將臨似的預感。

可是，他畢竟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物。細細一思想，他覺得自己的頭腦，未免幼稚得可笑。在這世界上，那裏真會有鬼。即使有鬼，那裏會來索命。即使鬼會索命，何致等到十二年後，再來清算血賬。何況，自己遇見那個人，時候又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一定是面貌偶然的相像，加上自己心頭的疑影，以致有這錯誤。對了！一定如此！

一經這樣解釋，他的心頭，覺得泰然了許多。假使沒有別方面的刺激，他幾乎已忘懷那件事，偏偏，在幾天以後，他忽然到那所佛教會裏去，聽了一次經。那講經的法師，會說出那樣的幾句：

「殺害了人家的，結果，難逃被殺害的慘報！」

連着，他又看到那則電影廣告，恰巧有着這樣離奇的語句：

「他從墳墓裏走出來，將誣陷他的仇人，生生地扼死！」

由於以上兩節話，頓使他聯想到十二年前那個死囚臨刑前的可怕的毒誓，那傢伙會惡狠狠地說：

「如果世間真有果報，誰害死我，誰要遭到更慘的報應。我雖死了，我的冤魂，白日裏也會從墳墓裏走出來，找到我的仇人，向他索取我的命！」

想起了十二年前的毒誓，使他不得不想到門口所遇見的那個人。啊呀！不要真的遇見了鬼吧？他越想越害怕。一種莫可名狀的惶悚，像一條毒蛇似的，鑽進了他的心坎。自此，他往往無事無端，會驚悸地跳起來；在獨自靜坐的時節，彷彿常見一種飄忽的黑影，在他眼角閃過。這情形，使他的神經遭到了嚴重的困擾。他雖仍自己解慰：「世間決沒有鬼。」可是，他的心，已不再接受他的建議。

本來疑心能生暗鬼，而王俊熙所遇的事，似乎並不是完全屬於空洞的疑心。於是，一件絕對神秘駭人而使人不敢置信的奇事，終於在他眼前，清清楚楚毫無假借地實現了。

可怕的事情，最初發生的一天，恰巧是一個歐美迷信人們稱爲「黑色星期五」的日子。王俊熙從外面回來，時候，是在旁晚了。陰森的暮色，先已籠罩於室內。近來，我們這位聞人，爲着內心的黑暗，很需要外界的光明。而且在這一時期，他的性情簡直變得非常之壞，一點小事也會動怒。他見這時候，屋內還不會開燈，已經提起了肝火。他低着頭，獨自忽忽踏上樓梯，剛走到半梯距離梯頂約有五六級，偶一抬眼，只見梯口有一個人，迎面急忙忙地，正要走下樓來。第一瞬，他看到那個人，頭上戴着一頂黑色銅盆帽，身穿一件黑色布袍，脅下還挾着一包東西。其時，王俊熙把傭僕們不開燈火的怒氣，遷移到了這人的身上。他正待呵斥：「什麼人，亂闖到樓上來！」

就在這將開口的片瞬，猛然間，他已看清了這人的面貌，他只覺周身的毛髮，嚇得根根飛立了起來！

原來，樓頭的甬道，左側有一間房，房門正自敞開着，——這就是他的臥室——電燈光從臥室中滲漏出來，斜射在梯口那個人的臉上，映照得相當清楚。在日色與燈光的交織中，照見那人一張死白的臉，絕無半絲血色，像抹上了薄薄的一重石灰漿一樣。這一個熟識而可怕的面貌，正是他近來在睡夢中也不易忘却的面貌！尤其是此人一雙陰冷的眼珠，像毒蛇似的透着碧森森的光，正迅速地在自己怒射過來！

當時的情形，祇是短短一瞬的時間。奇怪！那人一見王俊熙，似也呈露相當恐慌，無聲而飄忽地，向着左側一閃，轉眼就像一縷輕煙似的消滅了。

可是，在這極短促的一瞬中，王俊熙已看清楚——毫無假借毫無錯誤地看清楚——這人正是若干天前在門口遇見過的那個人；說得切實點，這人正是十二年前那個剖心而死的傢伙。真的！他已實踐了當初的誓言，竟從墳墓裏面鑽了出來！

王俊熙在肺葉狂搨之下，整個兒的軀體，似被投進了冰窖。一陣陣的冷汗從他每一個汗毛孔中分泌出來，黏住了他的內衣。其時，他不知道憑着一種什麼力量，還會把他癱軟了的身子，支持在半梯，竟沒有跌落下去。

他的兩腿，被釘住在梯級上面，不知經過了一個怎樣長久的時間——其實，祇是絕短的片刻——只見樓梯口，又閃出了一片黑影，在心頭又一陣的狂跳中，細看，這婀娜的身影，却是他的妻子佩瑩。

那個年輕的女人，向下一望，她吃驚得喊起來：

「呀！俊熙！你，你做什麼？」她急急奔到半梯，費了一個相當大的力，把他扶掖上樓。她發覺他的手，冷得像一塊冰；而且，全身是震顫得那樣厲害。

到了臥室裏面，他的神魂略定了些。他妻子疑惑他是病了。但他竭力否認，只推說：精神偶而有點不爽。他連連催促他妻子，把全室的電燈，盡數開起來。

那個年輕的女人，依了他的話。焦悚地望着他，感到莫明其妙。

平時，王俊熙並不很喜歡喝酒。這晚，在他妻子佩瑩溫柔體貼的勸慰下，却痛飲了一個爛醉，醉後，整夜胡言亂語，這使他的妻子，受到了一個極度嚴重的惶惑與驚擾。

從這天起，我們這位聞人，已無法維持他的鎮靜。假使我們抄襲一句哲學家的話，那可以說：他顯然已由細微「量變」的過程中，進入於急劇「質變」的階段。

七 小紙人的一條腿軋住在窗隙中，姿勢恰像要擠進窗子來！

在遇見那可怕的魅影的以後幾天，幸喜不會再發生什麼事。王俊熙的心頭，略覺釋然了些。可是，這不能說是水面的旋紋，已經自此而止，不再有所擴展。

數天以後，王俊熙無聊地獨坐在憩坐室中的一張書桌前，在讀着一本書。靜寂中，陡覺有一縷難堪的臭味，刺進他的鼻尖——那是一種焚燒布質的臭味。依據世俗的傳說：大凡一個地方，無緣無故發生這種氣息，那就是幽魂出現的徵象。但當時的王俊熙，最初還沒有想到這層——他放下了書，正待找尋這氣味的來源。一舉眼，忽見劈面關閉着的兩扇窗，窗隙中有一件白色的小東西，在迎風飄舞。站起來看時，那是一枚白紙剪成的小紙人，一條腿被軋住在窗隙中。那姿勢恰像全身用力要擠進窗子來。

這小東西幾乎使王俊熙的呼吸完全停止！好得是在白晝。他硬硬頭皮，伸起震顫的手，把它拿了下來。

細看：這小紙人約有三寸長。線條剪得非常生動，臂部的肌肉，隱然隆起。面部，另外描繪着五官。雖然筆調很簡單，可是怒目圓睜，宛然活的一樣；最駭人的是，這小東西的面目，分明就是十二年前那個剖心而死的人的縮影！

在紙人的眉心間，畫着三條細線，分明代表了那可怕的鋼叉紋；左耳還有一枚針眼大的細點，代表那顆黑痣。它的心口，塗着許多點大大小小的紅點，那並不是紅的墨水或顏料，看來很像真的血漬，像在那裏淋漓漓瀉下來。並且，這小東西的右手，還連手剪成一柄小尖刀，抓住在掌握中！

一種莫名的緊張，充塞於王俊熙全身的每一個細胞裏。他嫌惡地跳起來，把這可怕的小東西，憤憤地投進了壁爐。

這小紙人被投在一塊半燃的煤塊上，並不立時着火。堅韌的紙質，受到高熱度，起了伸縮性。他眼看這小紙人的上半身，在怒紅的火簇中突然兇獍地豎起，那條握有尖刀的小紙臂，痙攣似的徐徐彎舉，宛然向他做成一個猛襲的姿態。

同時，空氣中一陣陣帶有血腥似的特異的焦布臭，還在他的鼻邊飄浮。

他伸手撫着頭，亟亟於要離去這緊張的氛圍。他昏亂地闖到門口，抓住門球，剛把那扇門開成一條窄縫，在這慌張失措之中，偏偏門外又有一種喘息似的呼吸聲，驀地刺上了他的耳膜！這聲音阻止了他開門的動作，在略一遲疑之頃他再急驟地拉開那門，向外一望，只見隔室空空洞洞，那裏有什麼人？

當然，這詭奇的情況，使王俊熙在恐怖之上加了恐怖。一陣膚慄，他自覺他的軀體，像在無限制的暴長起來。

可是，這神秘的事件，還在愈出愈奇的演變下去哩。

下一天，有一位來賓光降到我們這位聞人的府上。此人高高的個子，闊闊的肩膀。眉宇之間，呈露一種活潑好動的氣象。他是王俊熙的商業上的學生，一個近三十歲沾染時代化的青年。同時，他也是這裏最稔熟的來賓之一，平時出入無阻，親密得和自己人一樣。他的名字，叫做邱仲英，而王俊熙的全家，都稱他爲小邱。

這天，他是爲送一份商業上的合同而來的。

因爲那份合同的性質很重要，王俊熙接受以後，立刻預備把它收藏到銀箱裏去。他忽忽上樓，開了銀箱的門，忽然，他又白瞪着眼珠，呈露了一個短時間的呆怔。

原來，這時他又聞到了那股特異的焦布氣。定定神，他回眼看到小邱正在身後。他不願讓他內心的憂怖，被人窺見。因此，他強自鎮定，裝作無事一樣。但，當他伸手把那份合同放進銀箱時，他的臉色，變得更加慘白。並且，他這沮喪的神情，立刻映射上了小邱的臉。

「什麼事呀？先生！」那青年關切而又驚疑地問。

「不關你的事！我有點頭暈。」王俊熙暴聲回答。一面，他揮手向那青年驅逐：「你到樓下去，不要站在這裏。」

這焦躁的辭色，完全顯示反常。那青年只得趨趨而困惑地，依遵他的命令。小邱方旋轉身子，忽又聽到背後緊張地喊：「小邱，你就在房門口等着我，不要走遠！」

王俊熙慌張地回到銀箱之前，他伸起觸到了流電似的手指，在銀箱內拈出了一件小東西——又是一枚與以前完全同樣的小紙人——同時，他發覺這銀箱裏，有一點東西，是被翻動過了：

在一隻專放股票公債的抽屜裏，少掉了二十一張每張票額一千元六厘公債券。奇怪的是，這抽屜內却飛來了一大捲的鈔票，這一捲鈔票，自十元券起，至一分的輔幣券都有。數一數，共是七百八十一元一角六分。

銀箱的另一部分，一包原放着的鈔票，也有着相同的奇怪情形。在那個紙包裹，本有十疊簇新的聯號鈔票，每疊十張，每張百元，總數是一萬元。原是厚厚的一大包，而此刻却變作了薄薄的一小疊。原有的百元票，祇剩下了五張。奇怪！這裏也多出了四張十元和一張五元的票子。總數由一萬元，變成了五百四十五元。

呵！銀箱裏是失竊了！那個賊，真客氣哪！他偷走了兩大批整數，而又找出了兩注零數。賊偷了錢，還找出錢來，真是曠古未有之奇聞！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王俊熙目定神迷，簡直已陷入於一種夢游病的狀態中。

正自發怔，那一陣陣有血腥氣的焦布臭，又在他的鼻邊，若有若無地撩拂。同時他忽發覺，在那幾張多餘出來的鈔票上，隱隱似都染有血漬，因這鈔票上的血漬，他陡然想到，一萬元減去五百四十五元，豈不等於九千四百五十五元。呀！這正是十二年前他在床下所取得的那注血浸過的鈔票的數目！——照這樣看，另外那注公債的被竊，其中也有相同的深意。也許，那算是抵償當初那些現洋，金飾，與珠寶的代價嗎？——他不想上面那個印象太深的數字還好，一想到後，他的神魂，又整個被驅進了恐怖的境域！

但，他的頭腦，畢竟是冷靜的。雖在昏憫之中，並沒有完全喪失他的理智。細細再一想，他感覺到眼前這件事，分明大有蹊蹺。他想：一個鬼，難道真會驅遣一枚紙人，到銀箱裏來，搬運東西嗎？——自己在十二年前，所製造的故事，那不過是騙騙人的玩意哩；紙人真會活嗎？——倘說不是鬼，那末，一定有什麼人，在暗中搗鬼了。但，什麼人在搗這活鬼呢？計算有取到這銀箱鑰匙的可能的，祇有一個人，那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妻子佩瑩。難道這公債與鈔票，會是她偷的嗎？不過，佩瑩素來非常節儉，她有什麼事，需要這數目相當大的款子呢？即使她有意外的需要，儘可以開誠要求，何致出於偷竊？就算是她竊取了這公債與鈔票，她為什麼還要鬧出這可怕的小紙人的把戲來？況且，這失竊的事還牽連着鬼魂出現的事件。如說是人鬧的把戲，這需要一個相當精密的設計。至於佩瑩，識字既不多，頭腦又很單純。一來，她既沒有鬧這把戲的理由。二來，她根本沒有這種弄巧的聰明。進一步，若說幕後另有主使的人，主要的是，自己十二年前的隱事，絕對不會向任何人——連佩瑩在內——洩露過半句話。誰會知道那小紙人的故事？誰會那樣清楚地，知道那宗鈔票的數目呢？

更主要的是，自己曾兩度親遇見那個十二年前已死去的傢伙，那是絕對非人力所能假裝出來的。單看這一點，無疑地，這銀箱裏的事，真是鬼在作祟了！

真是鬼作祟的話，這一次，它既來索取了九千四百五十五元的鈔票，它又搬走了一注公債，抵償當初鈔票以外的現洋金飾與珠寶。料想下次再來不用說，那一定要來索還它的那條命了！

他越想越怕，簡直不敢再想下去。

這天，當他惶惶然逃出那間空虛的屋子時，他臉上那種可怕的灰敗，聯帶使守候在室外的小邱，也驚嚇得發了呆！

可怕的事還在續續而來。在上述的許多事件之外，以後，他又兩度發見那染有血漬的小紙人：一次，發見在一本放在案頭的書裏；另一次，這可怕可厭的小東西，竟鑽進了他內衣的袋裏。並且，每次發見這東西，事前事後，老是嗅到那種帶有血腥似的焦布臭味。在臭味散佈得最厲害的一天，他又一度親自遇見了那個鬼！

這一次遇見，時間，是在一個微微有霧的早晨，地點，是在園子內的玻璃花棚間——當時王俊熙是在花棚內，那個鬼却在花棚外——只隔一層花棚的玻璃，在徑寸的距離間，面對面地他又看到了那個剖心而死的傢伙！

那個鬼，這次已「換了季」，不是前次遇見的裝束了。它身上改變了十二年前雨夜到春華客店中去投宿時的衣服；頭戴破毡帽，身穿一件污垢異常的黑布短襖——這布襖的肩部，有一大塊破洞，像開着一扇小窗。這種衣服上的記識，至今還在王俊熙的腦膜上，留有一種一喚即起的印象——布襖以下，仍舊繫着一條與十二年前同式的藍布舊作裙，足部雖然看不見，料想一定也套着一雙滿沾泥濘的爛草鞋。它一手拎着一個小布包。不是雨天，一手也拿着一柄破紙傘。

痛快點說吧！這完全是十二年前那套舊印板中重印出來的一幅畫！

在這一瞬間的會見中，那個鬼，張開了嘴，露出了焦黃的牙齒，贈予了他一個久別重逢的慘笑！——事後，王俊熙搜索他一生的經歷，他覺得生平所遇最可喪胆的事，再沒有比這次看到鬼笑的事，更可駭更可怕的了。

而當時，他在嚇極反常之餘，反而瞪大了眼，向那個鬼，作了一次時間較長的怔視。因此，比較前一次，也看得更爲逼真。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人眉心間的可怕的鋼叉紋；也清楚地看到了那人左耳輪上那顆附有幾莖毛的黑痣。呵！什麼都看清楚了。這不是當年剖心而死的陶阿九，是誰？

呀！鬼！鬼！鬼！白晝出現的鬼！還有疑義嗎？



孿生子

楊曼

— Paul Berens 原著

近年來美國開始了一種嶄新的心理學研究，這就是研究孿生子的生活以明瞭學生的真相。現代兒童教育專家們每為孿生子的異於普通孩子的特殊心理行為而弄得莫明其妙。

孿生子有二種，一種是外貌完全一樣，絕無絲毫不同的孿生子。這種孿生子是由於子宮裏同一個卵子同時受到二個精子的受精而立即分裂為二，每個新卵子便各自成爲一個胎兒而長成一對孿生子。另一種是面貌並非酷似而和—母所生的兄弟姊妹差不多的孿生子，這種是由於二個卵子同時受精而長大的。

蓋爾敦爵士(1822—1911)是人種改良學的創導人，這種孿生子的

科學研究也是由他奠定基礎的。他對於遺傳因素的研究，對於步他的後塵的科學家才能有相當的成就。

下述幾件絕對可靠的事實，正可以表示孿生子間的相似的一斑。

巴黎地方有個少婦忽然患了肺病，她便去就醫診治。這醫生用愛克斯光檢驗後，斷定她左肺尖上患了結核症。因爲是患的肺病，所以一定要查問病人家族的情形。因此這醫生便一一問她。照這婦人回答，依她所知，她家裏還沒人患過這種病。她父母都在，身體都很好。她的兄弟也很健康。至於她的孿生姊姊已在八年前嫁到馬賽地方去了，所以對於她的近况便不很明白。

這醫生對於孿生子的問題正感到興趣，他便問明她姊姊的地址，

然後通知一個在馬賽的醫生，請他去探訪她的姊姊，並且設法給她檢驗身體。

等到檢驗之後，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結果。這個女人竟也患了初期肺病，而且和她那在巴黎的妹妹一樣，也是在她左肺尖上患了結核症。至於這個女人，她却還不知道患病呢。

這一對孿生姊妹是屬於第一種的。這種孿生子往往會同時患肺炎，中耳炎，或竟同時發起猩紅熱來。至於這一對是多年不在一起了，當然不會是由於傳染而起的，但竟會同時患了肺病，又是生在同一所，這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

在柏林有個醫生也會遇到過這種情形。有個商店女職員患了極重的貧血症，到他那裏診治。他便配給她二劑藥，不久他便注意到這女人怎麼老早就將第一劑全吃完了。

後來她又向醫生要第三劑藥。這醫生詫異她怎麼在短促的時期中吃了這許多藥，因此醫師便追問她。結果她說她的學生姊妹也正患着這個病，所以給她吃去了一半的藥。

這種完全相同的學生子時常會同時生起牙疾來，蛀牙齒的時候也每會是一地位的牙齒。

不多幾年前，有個在法國護衛隊中服役的兵士在演習時忽然從馬上跌了下來，等到被人扶起時已昏厥過去。過了一小時，他已恢復知覺，醫生經過一番檢查後說他並沒受傷。但是等到一星期之後，他忽然形如瘋狂，失了常態，當時神經病很厲害，便只好送入瘋人院中。

政府方面還特地送了一筆撫恤金給他的寡婦媽媽。當時大家以為他瘋狂的原因當然是由於上次墮馬受傷而起的。

但是後來大家知道他的學生兄弟雖然沒有遇到什麼意外，却也在

同時發瘋了。因而大家才相信那個兵士的瘋狂根本和墮馬沒有關係，而是本來隱伏在他兄弟間的病因忽然自動發生的。

此外學生子間往往會有同樣的犯罪性。美國地方有一次有個青年因為專門偷竊店鋪裏的衣飾貨品而被抓到法庭上。這時那法官忽然想起不久之前在報紙上看見過有一個青年也爲了犯同一罪名而被判長期的徒刑。因而他就查問這個犯人，結果才知道這兩個人原是學生兄弟，但是相互間並不知道在同樣地犯罪。

更更奇怪的是他們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長成的。他們的爸爸是一個窮苦的工人，所以他們在二歲時就被父親過繼給二家人家，一個在當地的一個工人家，另一個在別處鎮上開鐵舖的小康人家。自從出嗣之後，他們就不會見過面，他們所受的教育當然根本不同的。然而他們

却都犯了罪，而且連犯罪的方法也是一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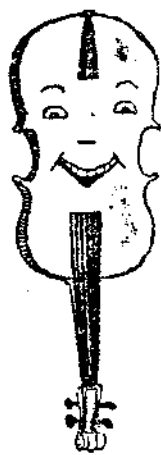
在心理學上有個聞名的試驗，叫做「吸墨水紙」試驗法。這試驗是先滴一點墨水在吸墨水紙上，然後將吸墨水紙對摺。展開來後，將吸墨水紙上的圖形給受試驗的人看，問他像什麼。這時有人說像鳥，有人說像房子，有人說像人，諸如此類，各有各的回答。至於完全相同的學生子，兩個人的回答往往是一樣的。同一張吸墨水紙上的墨水跡在他們看來會想像成一幅完全相同的圖畫。

浪淘沙

丹蘋

◇低徊詞之四

又是月如弦，愁不成眠；總因人比月嬋娟，長記那回尊畔見，一笑嫣然。欲待不纏綿，分外惓惓；明朝端整放春鵝，繫住萬千閒意緒，送到遼天。



星星之火

程育真

是一個豔陽季節的傍晚——

絳色的晚霞斜抹在黯藍色教堂的背後，鑲金的十字架正浴在殷紅的光輝中，反映出絢爛的色彩。

三五成羣的飛鳥掠過了十字架，在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路上的行人似乎都在急急地找尋各人的歸途。當他們走近教堂對面一宅綠色的洋房時，都不自覺地停了脚步。他們在欣賞裏邊透露出來的琴聲。原來裏面正有一對青年男女，認真地在彈着鋼琴。

「逸雲，你再彈一遍給我聽；這一次你不能再彈錯了。」浩然從鋼琴邊移開了手，溫柔地向逸雲瞧了一眼。

逸雲笑了一下，坐下來留神地撫摸着琴鍵。她的無邪而富有靈感的眼光注視着琴譜，好像不願有一個音符會偷偷溜過她的眼簾。

突然琴聲中止了。

「錯了！這音符該高半步。」

逸雲點了一點頭，繼續往下彈去，直彈完了一

遍。

「你很累了吧？我們休息一會。」

兩人在沙發上坐下，各自呷着熱茶。逸雲望着浩然，眼中盪漾着浩然年青英俊的臉。他有一雙正直堅毅的眸子襯托他的威嚴的神態。他的魁梧的體格裏面，却蘊藏着一顆肉眼見不到的溫柔的心。

同時，浩然也在默察逸雲的一舉一動。逸雲完全是個天真，嬌憨，熱情，聰明的女孩子。她像清高的梅花那樣大方可愛，逸雲與浩然已有着很悠久深切的情感，兩人之間好像是不能有一刻離開的，何況浩然又能這樣地溫柔體貼，所以他很能獲得逸雲的重視與愛憐。就說彈琴，也是逸雲要求浩然教他的。

逸雲呷完了一口茶，親切地望着浩然說：「浩然，你看我現在彈琴的程度，够有資格到外國去了嗎？」

「最好你能再學一年；本來我爸爸要我現在就出國，但我想再過一年，讓我們兩個人一塊兒到比

國或意大利去，那也不算遲。」

「還要一年呢……」

「我想你能够彈會 Moon light sonata 以後，也就可以去了。」

「這曲子好聽嗎？現在你肯彈一遍給我聽聽嗎？」

「好！」浩然一邊向琴坐去，一邊解釋着：「這曲子是貝多芬作的，名聲真不小。」

他坐下來開始彈奏。他的目光高高仰望着壁上的畫架，手指一起一落地觸摸着排列齊整的琴鍵，那曲調的起音，輕鬆而低微，正像月光煦拂着飄零的落葉，又像幽谷中的寒泉，激着亂石，發出淒抑的咽聲；聲調更低沉了，彷彿詩人斷腸的嘆息，漸漸地從低微變為嘹亮更進而變為激越，於是明朗的節奏像黎明時的村雞，像教堂裏連續擊打的曉鐘，又像海洋中澎湃的怒浪。逸雲出神地聽着，她不能否認她的心被這微妙的樂聲激動得幾乎停止了跳動。她的熱烈的情緒，被和諧的旋律作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琴聲就在她神往時停止了。她興奮得大叫起來：「浩然，這曲調太美妙了，它有力地統制着我的

情緒，幾乎使我不能呼吸。」

「是呀！這曲子真可以表示一個多情憂傷的少女向着月亮訴情呢！」

「我決意要學會它。」

「好！我一定盡力教會你，因為這是我生平最愛好的一曲。」浩然說時那雙有力的瞳光緊緊地望着逸雲，害得她含羞地低下了頭。浩然就這末不自禁地在逸雲的秀髮上吻了一下。

「天晚了，我該回去了，明天見。」浩然還沒有得到逸雲的回音，早就開門走遠了。

逸雲這時才長長的舒了一口氣，因為頓挫抑揚的琴聲和那醉人心靈的眼光，把她的心緒攪得很亂。她恍然如有所得，又悵然若有所失般地倒在椅子上，目光凝視着壁上的圖畫出神。

X X X X

晨光熹微和惠風習習的早晨，大地上正是生氣盎然。靜穆的陽光從遼遠的天邊照射到漣漪如縠的河面，河面上正飄浮着扁舟一葉，舟中坐着浩然和逸雲。逸雲倚着浩然的肩，仰望天空的薄雲。浩然却握住了逸雲的雙手。他們是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了。

逸雲閉着眼睛，低聲說道：「浩然，再隔兩星期，也許我可以學會這曲了。」

「很好！」朝霞射着浩然的臉，反映出欣喜的光彩。「喔！我倒忘了。明天我預備請一位同學來，跟我們來一個合奏。你看好嗎？他拉得一手好提琴。」

「好呀！我也歡喜提琴，如果可能，我也想學。」

「傻孩子，一個人怎能學這末許多？」

漸漸兒他們的小舟盪漾得遠了，他們好像在追逐一隊游鴨。

下一天，逸雲的家裏果真多了一位新客人。那人比浩然更年輕挺秀和漂亮。在逸雲看來，這位客人很活潑，也很討人喜歡，而且他具有一種浩然所缺乏的神祕的魔力。如果說得過分些，逸雲見了客人以後，簡直有些顛倒。這位客人自然而輕捷地跟浩然合奏了一曲。他也要求與逸雲合一遍。可是逸雲怕自己彈錯，含羞地回絕客人的邀請。同時，她向浩然瞧了一眼，似乎是窺探他的意嚮。

「逸雲，你不妨試一試，反正凌風跟我很熟悉，就是你彈錯了，也不會笑你的。」

這末一來，便增加了逸雲許多的勇氣，他們來着首次的合作，成績倒不下和浩然的合奏。凌風對於逸雲的技能很欽佩，來了一套稱讚：

「密司楊，你彈得真好，節拍和韻律，都是無懈可擊。」

逸雲嬌羞地說：「太誇獎了。我盼望你能常常來，我們都很歡迎。」

逸雲對於凌風的提琴的興趣，似乎有些兒超乎尋常。

X X X X

以後凌風常跟逸雲玩着合奏。凌風以為合奏對於他的提琴有很大的幫助，既有這樣好的機會，當然也不肯錯過。因此逸雲的家裏，每天缺不了他的足跡。起先，凌風與逸雲都覺得合奏頗有意味，漸漸地，機警的凌風覺察到浩然對他的態度有些冷淡；凌風不免有些窘。他本來到逸雲家的目的是求進步，現在看了浩然的態度，似乎在妒忌自己去奪取逸雲；這一來凌風感覺得很傷心。他想浩然完全誤會了他，他根本沒有奪取逸雲的意思。他也並不怪浩然，他知道他們有着深切的情感，突然間逸雲跟一個新朋友常處在一起，勢必要燃起浩然的妒火。

而且有幾次逸雲在無意間又給了浩然幾個尷尬的場面。因此凌風決定不再多來，免得引起友誼上的誤會。

逸雲呢，她倒並不是因為親近了凌風而疏冷了浩然。她認為浩然有他的優點，他的體貼溫柔，溫文爾雅的態度確是使逸雲敬愛的。可是凌風比他更年輕，又有一種誘人的魔力，才使逸雲不克自制地接近他。她又是一個極愛好音樂的人，這些都是造成她親近凌風的主因。

又是一天，好久不來的凌風竟又再度的來臨，逸雲當然很高興，他們又快活地拉着彈着。一曲告終，凌風用着那雙稚氣而富有誘惑力的眼睛望着逸雲。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來臨，我以後不再到這兒來了。」

「爲什麼？」逸雲詫異地楞住了。

「你瞧？爲什麼浩然不來？我想他也許厭惡我時常來訪問你。」

「是嗎？……不，我想不會。」

事實是這樣的。以後凌風果然絕跡不來了。逸雲想起了凌風的一句話，心中簡直有些氣。她怪浩

然太多心，這樣容易妒忌人。他一定是討厭凌風的年輕，漂亮，聰明和多藝，同時他對於她也多少含有些輕視。這一股氣鬱在逸雲心頭，使她按耐不住而終於爆發了。

「浩然，這些時候，你的朋友爲什麼不來？」
「他不來，我怎麼知道？來吧，我阻止不了，去呢，我也捉不住他。」浩然的答話顯然充滿着不樂意。

「一定是你阻止他的，我不知道你會專制到如此！難道我不能有一個普通的朋友嗎？你的嫉妒心未免太重吧？」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說話可不能這樣魯莽呀！」

「你幹得真聰明，看吧，你的阻止恐怕不會有多大效力吧！」

「逸雲，你不該如此對我說呀，我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你呢？」浩然真傷心極了，他的聲調已帶些哽咽。

「走，我不要聽這假惺惺的聲音。」

這個尖銳的刺激刺破了浩然的整個的心，他立刻返身而出，在路上徘徊了好一回。他想到自己是

怎樣對待逸雲，可是逸雲竟會變得如此的冷酷無情，她現在真像一頭瘋了的野貓，連一些子溫存都沒有。浩然抬頭仰望着靜穆的天空，眼淚不期然涔涔而下。

X X X X

差不多有一星期之久，逸雲不見浩然來臨。過去固有的友誼，激動着逸雲的心。她追憶以前，兩人是多麼親切，現在爲着一時的忿激，起了一次口角，以致害得浩然絕跡不來。她懊喪而且怨自己上一次委實過火些。最後她想她應該去看看浩然，或者向他賠不是。

開門出來的是他們的小使女。

「你們少爺在家嗎？說我要見見他。」

「小姐，你沒有知道嗎？少爺在前天——廿號到外國去了。」

「外國？」逸雲被小使女的回覆楞住了。她揮一下手，離開了這屋子，搖擺地在路上呆立了一回。這是意外的刺激，幾乎使她受不住。她不會料想到浩然會突然出國。這不完全是她意氣用事的結果嗎？可是事情是過去了，現在唯一的期望就是浩然的來信。他總會有清楚的一日，總不至於跟她一般

地負氣吧？

離開浩然出國後六日，報上有着遺末一段驚人的消息：——二十日出洋之劍橋號海輪，駛過太平洋時，已遭遇暴風而沉沒。

浩然所乘的，不正是這一艘船嗎？無疑地浩然已葬身魚腹了。

好友的喪失，與良心上的自疚，使逸雲痛苦得暈厥了過去。一次的出走成了永遠的離別。而這不幸的因素，分明都是逸雲一人造成的。她自己怎能不悲傷？

薄暮時，逸雲默默地倚靠着窗檻，那雙圓瞪的眼球，直視着一碧如水的天空，心頭起伏着思潮。是的，她太對不起浩然了。他們有着超乎尋常的情感，可是因爲逸雲的稚氣冷淡了浩然，終於間接地殺害了他。她的酸淚像珠串般地沿頰而下。她實在受不住這些精神上給她的苦痛。她後悔，悲哀，遺憾，可是再也挽回她的心上的浩然。即使年光倒流，美景再臨，也是徒然。她心中想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點也不錯，就祇是因爲過火一點的口角，竟造成這樣的悲劇。」從此她不再彈琴，整日轟飲着烈酒，狂喝着咖啡，過着消沉悲切的日子

。生活在於她，像是一泓死水，沒有微波，沒有盼望，更沒有愉快。

如果不是朋友的規勸，也許逸雲會永遠自己毀滅下去。朋友勸她彈琴，這樣才不致辜負生前朋友的盛意。爲着浩然，逸雲又開始彈奏鋼琴了。

好久不相往來的凌風，得知了浩然的不測消息以後，心中也相當的哀感與羞愧，至少浩然的出國，與他有着相當的聯繫。他的心裏很過意不去。他也決定遠離上海，到意大利去求深造，藉此忘懷過去的煩惱。

X X X X

光陰如電流般馳過了時間的原野，在人們不經意中溜過了兩年。逸雲在社會上已略有名望，時常在各處舉行個人音樂會，當然有許多青年追求她，願意與她訂交，可是誰也不能例外地都遭受了逸雲婉言的拒絕。她認爲自己的情感與生命，都已隨着浩然深入海底，剩下的祇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而已。

兩年後，凌風已由國外歸來，回國不久，爲着追憶老友，他特地請求逸雲來一次合奏的音樂會。起先逸雲也冷然回絕，終於因爲凌風誠懇的請求，

她才答應試一次。

這次音樂會的舉行，幾乎轟動了整個社會，因爲一個是有名的鋼琴專家，一個是外國回來的提琴聖手，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合奏成績的優秀，當然可以預卜。於是衆人都爭先恐後地預購票子。

音樂會舉行的前一天，逸雲獨自在一條清靜的大道上散步。

她在默想：「如果明天浩然也在座，我該如何興奮？他會送我美麗的鮮花，會稱讚我彈得佳妙，會……然而這完全是夢想！唉！一忽然從路角的洋房裏傳出一陣幽雅的琴聲——那不就是Moon light *SOPHIE* 嗎？有節奏的韻律，像風吹落葉，像流泉激石，像教堂裏的曉鐘，又像奔騰澎湃的海潮。她險些兒發狂；這是誰在彈呢？浩然已經死了，還有誰？逸雲的腦子裏有些昏瞶，她很想去看是誰在彈這憂傷的曲調，可是她沒有這樣大的勇氣。她在洋房門前徘徊了好一回，到底還是向另一條路轉灣過去。

這裏洋房的門開了，走出來的正是浩然，原來他沒有喪生於海洋中，原因是輪船出事以後，他會搭了救生船逃了生命。兩年來他在外國致力於音樂

，以後就默默地回國。本來他預備向逸雲訴說一回心頭的鬱結，或者來一次剖白的解釋。不料他看到了報紙上刊登着凌風與逸雲合奏的消息。他想他們已經有着很好的情感了吧？而現在正要舉行大規模的音樂會，那末他的解釋顯然是大可不必。所以他就靜靜地移居在這裏。這一天正當他彈琴時，似乎覺得門外有人徘徊。但等他開門出來瞧時，却並不見什麼人。

音樂會舉行了，大門口人如潮湧，川流不息。浩然好不容易在角隅搶得一個座位，他要熱情地欣賞兩年後逸雲的琴技。

節目大都是兩人的合奏，每一個節目以後，跟着是一陣喧鬧的鼓掌聲。輪到最後的一個節目，是逸雲的鋼琴獨奏。

逸雲穿着黑色的晚禮服，走近了觀眾，行了個禮。她臉色悲壯地來了一個介紹：「這一曲是我追念一個死去的朋友彈的，因為這曲子還是他生前教我的。」她走到琴邊坐下，彈着 Moon light sonata。彈琴的姿態是那末幽靜，眼光仰望遠處，像迷惘地在出神。場內空氣寂靜，每個人都在凝神地領略這少女向明月訴情的調子。

浩然難受極了，彈簧的皮墊好像變了針氈。每一個聲音都像刺着他的心房。幾次他想站立起來走出去，可是又不忍心。突然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機會，給他們來一次解釋，恢復他們的友誼。但是他又想自己不能這樣自私，怎麼可以平空去破壞他們的情感？犧牲自己，祇是一人。如果向她解釋，效果還難說，却會使得三人都不高興。終於他抑制了奔放的熱情，忍耐地靜聽着。

逸雲是多麼冷靜，美麗，在她的眼裏蘊藏無限的幽情，悲傷。浩然總是不安謐。矛盾的心緒在搏鬥。他究竟犧牲自己呢？還是抓住這個機會？

聽眾們的眼睛裏，都因受了樂聲的感動而含着薄薄的淚水。浩然的眼淚也不禁奪眶而出，他忙着用手帕擦去。最後他還是在音樂會結束後，跟着觀眾跑出戲院，臉上堆着微笑。可是誰知道他的心快要碎了！

回到家裏，他倒臥在椅子上，情緒異常的不鎮靜，腦海中反映出過去的快活的情景。這些情景歷歷如在目前，等到他伸手去捉摸時，却又逃之夭夭了。回憶本來是甜蜜興奮的，可是這一次給於他的，是苦痛悽楚的反感。他習慣地掀開了琴蓋，重溫教

過逸雲的舊調。彈罷了一曲，已經涕淚沾襟，他伏在琴鍵上哭泣了。

音樂會後，爲着朋友的慶賀與應酬，把逸雲整整地忙了一星期。凌風因着感激逸雲合作的盛意，也特地到逸雲家裏來道謝。同時他也是來辭行，因爲他接受了邀聘，要往內地發展去了。

清晨，瑟瑟的東風帶來了霏霏的細雨，打在逸雲的窗上，發出碎珠般的響聲。逸雲沿着窗，遠眺那烟霧濛濛的晨景。細雨澆灌着逸雲悲悽的心田。她回過頭來凝視着鋼琴，似乎看見浩然在彈，但霎時間又不見了。她想彈，却又怕這聲音會激起她的隱痛，然而沒有力量能排解她的愁悶，她終於又坐下來。

琴鍵上散播出來的就是音樂會獨奏過的曲子。忽然門上有剝啄聲。她開了門，見走進來的是一個小使女，手裏提着一隻花籃，一時想不起這是誰家的使女。

「小姐，不認識我了嗎？我是秋蘋呀。這花籃是浩然少爺叫我送來的。」

「浩然什麼？你說什麼？」逸雲有些不相信自

己的聽覺。

「少爺新近從外國回來了。」

逸雲呆住了。她來不及招呼小使女坐下，就急急地問道：「你們少爺回國了嗎？唉！大概是報紙上的消息不確實！現在少爺在家嗎？我去看他。」逸雲高興得像獲得了意外的寶物一般。

「不，少爺又出門了，這花籃是他叫我等他勳身三天後才送來的。」

「什麼地方去的？」

「不知道，聽說少爺永遠不回來了。」

「不回來？」逸雲剛才獲得的寶物轉瞬間又從手中摔碎了。

「少爺吩咐我，見了你對你說，恭賀你跟凌先生兩位。」

逸雲低倒頭，看見花籃上有一張紅色的紙片，上面寫着：

凌風先生
楊逸雲女士
合奏紀念

胡浩然敬贈

「呀！浩然你誤會了呀！」逸雲像失去知覺一般地癡立着，衣襟上滿是熱淚。她不能斷定自己該生存下去，還是……。



海水中的寶藏

俞良洪

A. H. Alexander 原著 · 譯自 Magazine Digest. 七月號

不多幾年以前，一艘怪船，懷着叵測的目的，在大西洋沿岸各處，悠閒地漂泊着。在船首的下部，油漆着細小的有規則的英文字母：
——The Good Ship Ethyl——

在粗心的旁觀者，或者要誤會這是一個古寫的女人名字；但並沒有女人叫 Ethyl 的。這個字的意義，不過表示一種氫碳原子的化合物。在這船上，一羣孜孜不倦的化學家，正在研究從海中提取「溴」的方法。這艘船的吸水唧筒，吸進了幾千萬加侖的海水；每一滴的鹹水，都被小心地用化學的手術來分析和處理。

這艘怪船的航行，是「開採海水」的最初試驗。直到現在，海水的開採已不僅是一種試驗，而是一

件完成的事實了。因為這樣，所以美國能够供給全世界大部份的高等飛機汽油，這種汽油——一百屋克吞 (Octane) 以上，使戰鬥機的飛行速率，航程，昇空力，調度力等，有許多驚奇的改進。

在戰爭中，空間的攻擊已成爲陸軍最顯著的進展，美國正在用超特的速率，完成每月一萬架飛機的計劃。製造這許多飛機，必需大量的輕質合金；駕駛這許多飛機，又必需大量的高等汽油。「鎂」是合金中的必需品，而「溴」又是汽油中的必需品。這許多原料，都取給於美國國內。但是含有「鎂」「溴」的礦石數量，却不够現今的需求。在軍事立場上講，這種戰爭的原料，不能依賴國外的來源，這是極

端重要的事實。如果這幾種原料在美國生產不足的話，我們能够從那裏尋求它們呢？

化學家在幾世紀以前，就知道在廣大無垠的海洋中，幾乎溶解着所有的重要的化學原料。海水的體積，總計不下三萬萬二千萬立方哩。估計起來，每一立方哩，大約含有二萬萬噸的化學化合物；其中包括金，銀，鎂，鋁，鐳，鈾，碘，硫，和許多其他的礦物。原始的人類，懂得蒸發海水，可以得鹽。雖然這是件微小的事情，但也可算是利用海洋中無窮礦物的一小部分了。

「溴」和「鎂」的性狀，並不相同：「溴」是一種暗棕色有惡味的液體，它的主要用途，是在藥料

染料，和攝影工業方面。一九二五年，美國鎂的產量，為五十萬磅。

但由於汽車和飛機工廠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高壓引擎的進步，因此「溴」的製造，有一日千里之勢。

「鎂」的生產速率堪與「溴」而巳。但這還不過是提取「溴」一項，價格要廉。美國除去地下的鎂，可以大量地開掘以外，唯一的地方，就祇有海洋了。

在製造乙基 (Ethyl) 流質方面，溴是很關重要的，乙基是一種提高高等飛機汽油價值的化合物，也就是我們所熟識的汽油箱裏的「先鋒」(Lead)。

「鎂」的生產速率堪與「溴」並駕齊驅，在廿五年以前，還沒有製鎂工廠的設立。「鎂」是一種銀色的金屬，在空氣中加熱時，會發出耀目的光輝。全金屬飛機還沒有發達以前，鎂的主要用途，祇限於攝影方面，很少工業上的價值。

海洋中的「鎂」，大多含藏在溶解的鹽類叫做氯化鎂的中間，一立方哩的海水，含有近一萬噸的鎂。The Dow 公司——鎂的提取法的開拓者——，最近在墨西哥灣弗里保脫 (Freeport) 推克石斯 (Texas) 地方，完成一座規模宏大的工廠，每年可出鎂六千噸左右，每天需用海水一千二百萬加侖。如果用最快的速率來提取一立方哩的海洋，那末，這座巨大的工廠就够忙上八百多年了！

惠明登的製造廠，該是最進步的一個了！它採用初步試驗的結果，使海水不必用淡水沖淡。這工廠的本身，也是工程界中的奇蹟，祇用一條六呎深和大約一哩長的管道，來吸取海水。

當有人發現「鎂」可以和別的金屬混在一起，變成堅韌和輕質的合金以後，冶金學家開始注意起這件事來。例如：鎂和鋁合成一種更堅韌更耐久的合金，而它的重量，祇有鎂的三分之一。幾千種別的鎂合金，已經製成，像 duralumin, magnalium, 還有就是最近發現的 downstal。

無窮的海洋，現在已成爲全世界人類的救星了。目今「開採海洋」的成就，尙在開始，第一就是「溴」，第二就是「鎂」，至於第三

取的第一年中，有一萬萬五千八百萬磅以上的海水，流經工廠；這許多水生產的價值，約在一萬萬元左

在以前，美國每年大約產鎂二千噸，但自從美國人瘋狂似地從事飛機事業之後，鎂的產量也就突飛猛進。所注意的問題是在產量要多

——有誰能預知呢？或者是金銀鈉和許多其他金屬，它的廉價的生產，能富強每一國家和它的人民！

長篇創作

散花寺

胡山源



一連幾天，雲岐早上到學校裏去時，總似乎覺得有人在樓上看着他。樓就在各教室的上面，是學生的宿舍，雲岐從未上去過。

本來雲岐天天早上走來，一進大門，走出了第一進房子，經過辦公室的門口，到膳室裏去吃早餐，根本也不會抬起頭來看看，樓上有沒有人。可是，有一天，忽然有一個幌動的影子，從上面落到了他的眼鏡上，他未免抬起頭來望了一下。但他沒有望見什麼，便想，這是偶然之事，也許正有人從走廊上走進房裏去，所以並不注意。

然而第二天，他的眼鏡上又有了這樣的影子，等到他抬起頭來時，已經看不見什麼了。他的心裏，就起了一些微微的波動。他在猜想，這不見得是偶然吧。但是既然看不見什麼，不偶然也只好可以當偶然了。

第三天第四天還是這樣，他就決定這不是偶然。他要看看究竟是誰。這天他到學校去時，就不等影子在他的眼鏡上幌動，一走出第一道房子，看得見樓上時，他就抬起頭來，向樓上看去。

他自以為很迅速，突如其來地走進去，更突如其來地抬起頭來。可是晚了，還是晚了，他還是看不清是誰。這個時候固然有人在等着他，但是他所能見到的，只是沒有來得及掩到室內去的一些衣角和裙邊，背影還不清楚，更不必說面目了。

他打算明天再快些走進去，再快些抬起頭來看。但是他明天不禁自己笑着自己的笨。因為任憑他怎樣快，樓上什麼動靜也沒有，顯然，一連幾天在這時出現而迅速隱去的人，以後就沒有再來過，或者，至少，在他進來的以前，早已隱去了。

他在想，這大概是遂珞吧。

幾天以前，他一連又接到堅侯幾封信，所說的話，還是要他接受他的建議，引遂珞為知己。凡是他所顧慮到的，不以為圓滿的，堅侯都一一為他解釋了。甚至說，他已經問過遂珞，遂珞沒有說什麼。堅侯以為遂珞的不說什麼，又沒有不快的面色，當然就是同意，



要她清楚地說明自己是同意的，那當然是不可能的。

爲了堅侯這樣說，雲岐也想起了不多幾天前遂珞告假回去的事情。她告假，也許並沒有回家，就到上海去，或者她的確回家的，而堅侯却也到了她家。總之，她和堅侯，的確已見過，而堅侯的話是可信的。

如果堅侯的話是可信的，而這幾天來在樓上看着他的，果然是遂珞，他，雲岐，將何以自處呢？或者說，他將何以答覆堅侯呢？

雲岐遲疑不決着。他再沒有像上次對堅侯斷然拒絕的勇氣，然而在他的感情上，又覺得無論如何拗不過來，他不能將他的有所得，來償他的有所失，他不能將什麼快心之舉，來補償什麼痛心之事。

他還痛恨他自己，竟會一時糊塗，妄想與人談情說愛，甚至還不免有些成家立業的意思，以致和詠玉相識，而有到可以送她往北京去的程度。現在他和詠玉就此決絕，他以為這是他應受的報應，妄想的報應。那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多一次挫折，多一會經驗，迷夢早就可以醒了，何必再對遂珞作什麼妄想呢！在現在看來，如果他和遂珞有着密切的往來，不見得會有什麼意外，因爲凡事都有堅侯在那裏。但是，天下事誰能保證到底呢？當初又何嘗料到與詠玉的往來，會有這樣的結果呢？他很想對堅侯再作斷然的拒絕。

然而他不能這樣拒絕。他只好遲疑不決着。於是，他也就沒有寫回信給堅侯。

當然，雲岐雖然沒有看清楚樓上的遂珞，却可以看清楚教室裏的遂珞。因此，他上到二年級的課時，就留心着她。

但是在教室裏，他也說不定遂珞有什麼異樣。她還是那樣的不大開口，將頭俯在桌面上的時候爲多。她看起來人來，還是頭不抬起，只將眼光從眼角上射出，穿過了稀疏的劉海髮，向人一掠就收回去。不過，她這樣掠着的次數，似乎又比往常多些，而這樣的多，除了他——雲岐之外，便是和她坐在一桌子的寶善，也是不會注意到的，因爲她是那樣的沉



靜，而眼光的急，幾乎超過了閃電。

他不敢向她發問，也不敢要她還講，恐怕這樣一來，彼此都不免要失態。幸而他知道，這其中的消息，其他的人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還可以穩定他的心，照常上她們的課。他想，她大概也在以此——沒有人知道——自寬吧。

過了幾天，沒有什麼特異之處，雲岐的心已平復下去了，雖然堅侯的信還沒有覆。

一個下午，課後，雲岐拿了網拍往後面去拍球。他剛從當中一年級的教室穿出去，忽然看見遂珞站在她們二年級教室的門口，對他說：「陸先生，堅侯有信給你。」說着，就將手裏的信舉了起來。

雲岐接了信，並不就看，立刻心頭湧起了許多思想，要和她說幾句話。但是他說不出來，只立定了呆看着她。她也立着不動，好像也有什麼話要說。然而也說不出來，她的頭又低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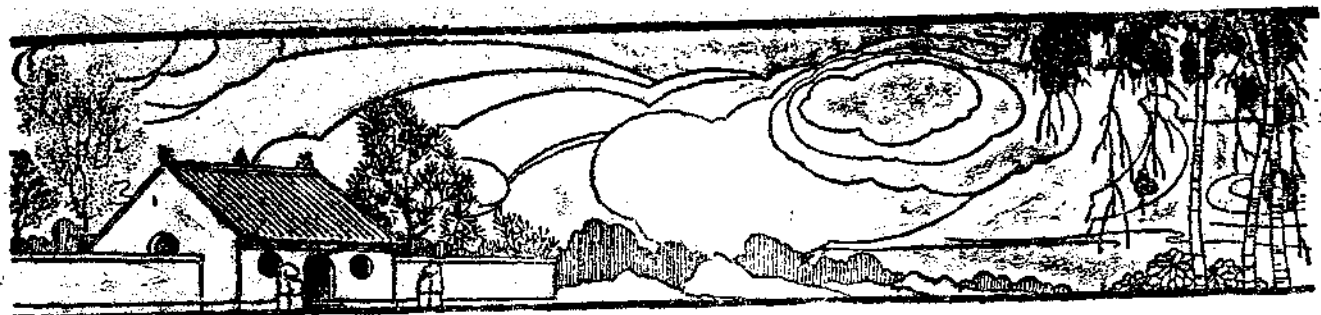
他發了急。她分明也發了急。雖然這時並沒有別人看見他們，也沒有別人走來，雖然別人看見了他們，也一定不會驚奇，因為堅侯給他們的信，附在另一個人的信中，由他們彼此轉交的，本來是常事，有時還在教室內當了衆人的面傳遞過——但他們這時都發了急。他們這樣的對立，甚至並不到一分鐘，就彼此同時慌張地走開了。

他走了幾步，才後悔起來，爲什麼要那樣的急！爲什麼找不到一句話說說呢？爲什麼就不趕緊問問她：那幾天站在樓上看着的，是不是她。

但是晚了，還是晚了，問她的機會一縱已逝了。他不敢立定，更不敢回頭看看她，只匆匆越過天井，出了小門，到球場上去。

晚間，他才將那封由遂珞轉交給他的信，拆出來看。

信中的話，還是和前幾封差不多。不過語氣却格外誠懇了，甚至說，就是現在不有所決定，有所表示，也不妨。不過他，堅侯，總希望他的心願——雲岐與遂珞的結合——有



實現的一日。他連雲岐的好久不給他信，也並無見怪之意。

雲岐看了這信，將額角枕了手背在桌子上伏了好久。最後他才摩挲着兩眼，寫了給堅侯的回信，其中有這樣的話：

堅侯：一切聽其自然吧，反正你很了解我。我現在實在不能有所決定，當然連拒絕你的決定也在內。這個不決定就算我目前的決定，好不好？實在，我也希望我能够如你的心願。

X

X

X

X

X

門背後忽然有着吃吃的笑聲。雲岐起初以為是平原的兒女，所以並不注意，還只呆呆地坐在桌子上，對着窗外的天空出神。

「你先進去，嘻嘻。」有人在說。

這不是平原的兒女，雲岐知道。但聲音是那樣的低，他分辨不出究竟是誰的聲音。除了輕語與淺笑之外，似乎還有着推推扯扯的聲息。他不再呆着，就立起來走到後面，平原一家的餐室裏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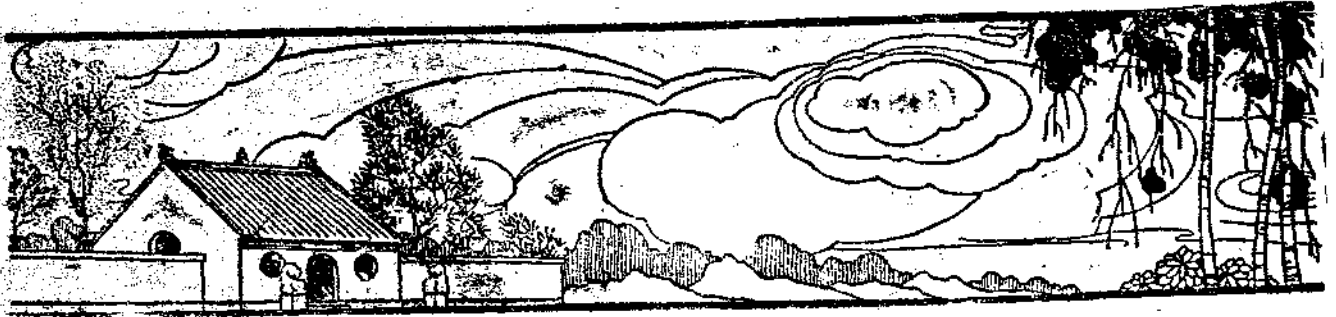
「呀！原來是你們倆。」雲岐一看見她們，靈淵和仲秀，便喊了出來。「歡迎歡迎，請前面來。」說着，就張了手招呼她們。

她們不說什麼，也不走，只是笑着，靈淵尤其笑得起勁，拉了仲秀，將頭躲到仲秀的背後去。

「靈淵！」仲秀叫着：「你這樣，我不來了！原是你說到這裏來玩的。」

「誰說的，是你說的。」靈淵止了笑，假裝着發怒，同時，又用力拉着仲秀，連身體都俯了下去。

「喔唷唷！」沒有一些氣力的仲秀，雖然比靈淵大幾歲，被拉得只是叫着，幾乎蹙下了半身。



「好好好好！」雲岐連忙說：「不是誰要到這裏來，是我請你們來的。不要吵了，快到前面來吧。」

靈淵放鬆了仲秀，仲秀也就不待靈淵的推，先跨進了雲岐的室內。靈淵笑着，低倒了頭，跟了進來。

「請坐請坐，想不到你們今天會光降。」掇着椅子請她們坐。

「嘻嘻嘻嘻！」靈淵只是笑，立着不動。仲秀不笑，但也沒有坐。」

「坐下來！坐下來！」雲岐催促着。

「請陸先生不要當我們是客人，這樣客氣。」仲秀說。

「在教室裏是師生，在這裏你們當然是客人。」

「呵呵呵呵！」靈淵聽了這幾句話，格外笑得響些。她又要伏到仲秀身上去，仲秀連忙避開，她就伏到了桌子上。

「仲秀，你身體不好，不要客氣了，坐了下來吧。」

「真的，我是癆病鬼，我沒有氣力笑，也沒有氣力立。」仲秀坐了下來。

「那末你就坐了，靈淵。」

靈淵不坐，還是立了伏在桌子上笑。

「靈淵，你覺得我這個地方很好笑，所以笑不歇吧？」雲岐也坐了下來，不再叫靈淵坐。

靈淵將頭埋在臂彎裏，還是笑着不說話，不過將兩肩篩了一下，表示抗議。

「我這個地方實在是很可笑的，」雲岐覺得他的話有效驗，就索性這樣說。「住宅不像住宅；公寓不像公寓；寢室不像寢室，書房不像書房。——」他還要說下去，靈淵却抬起頭來，立直身體了。她對他將腳一頓，白了一個眼，一句話也不說，但是也不笑了。她的面色本來很紅潤，現在在長笑之後，半瞼之中，就格外鮮豔。



「哈哈！」仲秀笑着：「到底也有今天的。」

「不！不！」雲岐怕靈淵受不了，連忙說：「我不是嘔她，是真的話。」

靈淵聽仲秀一說，的確有走過去欲得而甘心的神氣，但聽雲岐一說，就安靜了下來。

雲岐接着說：「不過我這地方，也有好處，那就是可以兼作寢室與書房之用，隨你當牠是公寓也好，住宅也好……」

他就講着住在這個地方的感想，他很滿意。尤其滿意的是同宅的有平原和宗汶兩家。

「他們那裏去了？」仲秀聽見說到平原和宗汶，就問。

「奚先生不知道，」雲岐說：「裘先生恐怕出去寫生了。」

「爲什麼你沒有和他一同去？」還只有仲秀說話。

「我麼？唔！——」雲岐不說下去，似乎有什麼說不出來的話。

雲岐不說下去，使她們似乎感到了一些嚴重，仲秀不再問，靈淵臉上的笑意早已褪去，也就呆呆地看着雲岐，好像正要知道雲岐不和平原一同出去的理由。

雲岐心裏一陣亂，不曉得應該說什麼話，也只呆呆地看着她們。

仲秀穿着格子布的夾襖，繫着黑裙，裝束很是樸素。靈淵穿的是紫玫瑰色的綢夾襖，雖然繫的也是黑裙，但質料要比仲秀的好得多。她脚上著的也是紫醬色的絲絨鞋，不像仲秀那樣的只是布鞋。

雲岐看了靈淵的衣服，想起了她初次穿了這件衣服在教室裏的情形。她坐在第二排的正中，和講臺正相對。他立着講書時，似乎就只有看見她。他講得笑，對她笑，她也聽得笑，對他笑。她笑時，眼睛眯着，嘴動着，面上升起了兩個紅暈，和她身上的衣服相映着。她的頭微微地一側，真正顯出了她對他有了什麼不能形之於言語的會心。

「沒有什麼別的，」雲岐想到這裏，心裏感到了一陣熱，就連忙裝着笑臉，帶着輕描淡寫的聲音說：「我今天忽然不高興出去。」



「怪道我們在球場上沒有看見你。」仲秀說。

「一個人打牆壁，畢竟有些乏味的。」

「那末爲什麼不出去走走呢？你不是說不打球總是在外面散步的麼？」

「這個，——」說不下去，頓了一頓，恐怕她們又要覺得嚴重，緊接着說：「我也不曉得爲什麼今天不高興出去。不過，」他又換了歡然玩笑的口吻說：「要是今天我出去了，豈不是對你們失迎了！」

仲秀一笑。靈淵扁扁嘴，又輕輕白了雲岐一眼。

「我們也是無走處，所以到這裏來碰碰看。」只有仲秀的話。

「正是，我倒不知道，你們到了星期六和星期日，作何消遣呢？」

「有些上街買東西，有些到同學家裏去玩，……」仲秀很會講話，講到許多事情。接着仲秀和雲岐談了許多話，凡是雲岐問她的，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然所說的主題，大都是關於學校和學生的一切的。

她老實告訴雲岐，她來讀書是免去學膳費的。她和家基的妻子鏡清是同鄉，鏡清的父會借住她家過，所以有了交情，等到她的父母死了，鏡清就帶她出來讀書。她起先讀的補習科，將小學的課程趕完了，這學期才讀初中一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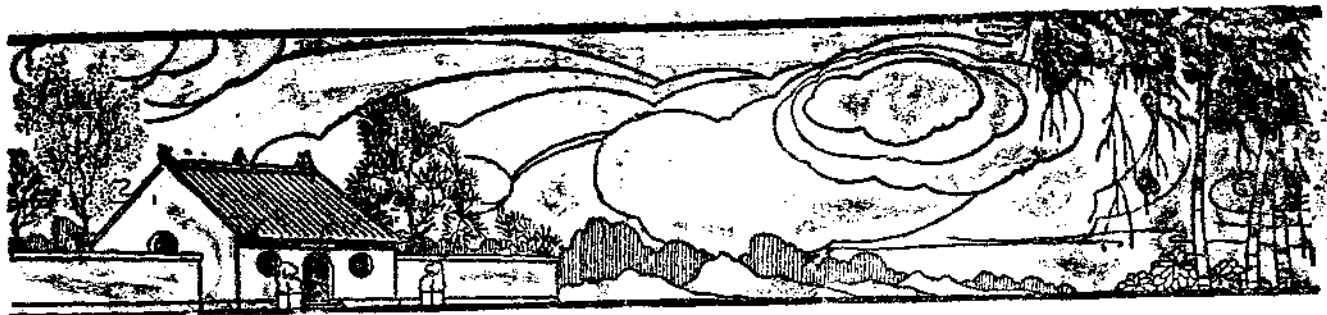
雲岐記起了她某一篇作文中講到她家中的情形。她的父母都是癆病死的。她還有一個小妹妹。

她那樣講時，靈淵只靜靜地聽着，還是不發一言，還是立着不坐下來。立得疲乏了，她就靠靠桌子。

「是的，」雲岐聽了仲秀的話說：「你描寫你家中的情形，實在太悽慘了。」

仲秀聽了這話，就停止了她的詞鋒，面上很有黯淡的顏色。

「你還不知道呢，」靈淵忽然在這時開了口，好像她的意思要拉牢仲秀，不讓她沉下



去，所以說時還帶着歡笑的神氣：「她說她將來要做一個文學家呢！」

「誰說的！」仲秀好似絕望地說：「我不想，我是癆病鬼，活不到十九歲的！誰像你，你將來才是一個鼎鼎大名的女文學家呢，才貌雙全！」

「由你去瞎說，我不來！」嘴撇了起來。

「仲秀，你的話未免太厲害了一些。癆病並非絕對不可治的，只要療養得宜，就可以好。第一，你的心理方面，不要存這種消極的念頭。」

「多活了也沒有什麼趣味，我的確不想活到十九歲！」

這樣慘然的話，不但使雲岐驚異得說不出話來，便是嬌憨的靈淵，也只瞪着眼睛看着仲秀，不再和她拌嘴。

雲岐實在急於想說些別的話，最好是歡笑的話，將這忽然凝結起來的愁雲衝破，但是平日善於說話的他，到此也只有箝口結舌，不能多贊一詞。原來他於驚異之餘，還正在轉着別的念頭：世界上不開心的人到處是有的，不止他自己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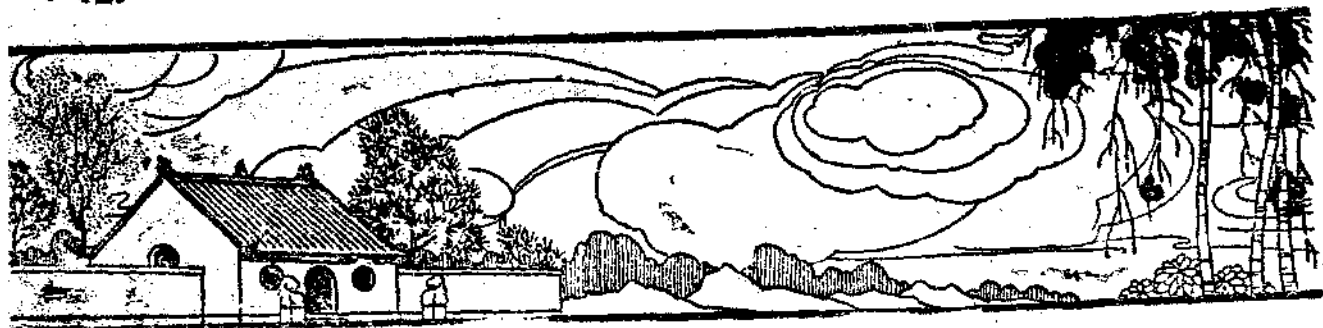
可以歡笑的話他一時想不出，又想再勸勸仲秀，不要有這樣的存心。但是他又怕多勸了她，反而格外引起她的愁思，所以他覺得還是不再勸她為妙。不勸她，就想不出別的話，尤其歡笑的話來說。

靈淵確實耐不住這種沉悶而又愁慘的氛圍。她隨着呆了一會，就抬起頭來四面看着。忽然，她看到了雲岐的帳子上，就喊着說：「那是什麼呀？」說了就走了過去。

雲岐順着她的眼光，也向帳子上一看，便立刻裝着鄭重其事的口吻說：「可了不得，那是一件寶貝，你倒猜猜看。」

「什麼寶貝？」靈淵在帳子前抬起了頭端詳着。

「什麼寶貝！還不是一柄枯葉！」安然坐着的仲秀，似乎已將方才自己的說話，放在腦後，不再注意，直截地說了出來。



「果然是一柄枯葉，爲什麼要插在帳子上呢？」靈淵頗有興趣地問。這的確插在一條縫裏，斜斜地垂在那裏。

「你想，」雲岐起勁地說：「天下有許多樹，偏偏有牠那一株樹，不同於其他的樹；這株樹上有許多葉子，偏偏有牠那一柄葉子，不同於其他的葉子；牠發華滋長，過了牠的全盛時期，到了秋天落了下來，落在路上，並沒有和其他的枯葉一樣，被人踏碎，却遇到我，將牠取了回來，作爲我帳子上的裝飾，我將好好地保存牠，牠再不會變樣，以至於永久，過了若干年，也許過了幾百年，還是這樣，人家知道牠的來歷的，豈不要重視牠，那牠豈不就成了寶貝！」

「噫！你騙人，」靈淵抑揚着聲調帶笑說：「枯葉便是枯葉罷了，那是什麼寶貝！」

「那末什麼才是寶貝呢？」

「難得看見的奇花，或者還可以算寶貝。」

「花要謝的，枯葉是不變的，」仲秀說：「我倒也相信枯葉比了奇花可貴。」

雲岐怕又要引起仲秀的愁緒，使他方才的故作驚人之筆，全功盡棄，就連忙說：「不要管牠寶貝不寶貝，總之我看牠很好玩，所以便拾了回來。你們看，這是什麼葉子？」

「梧桐葉子。」仲秀搶着說。

「那裏拾來的？」靈淵也有意於不着邊際的閒談。

雲岐告訴她們，那是他在南門外拾來的。他說他不大注意紅紅綠綠的東西，或花花巧巧的玩物。他覺得，要說有趣，什麼東西都有趣，甚至一拳頑石，一莖小草，仔細賞玩賞玩，都有趣；要說乏味，那末，任何美好的聲色，他也只當不見不聞。他說，他所欣賞的，也許和一般人有些不同。

他這樣說着，她們的話就少了下去，後來，情形變成了上課，他滔滔地講着，她們靜靜地聽着。



在雲岐講得稍作停頓時，靈淵說要回去了，仲秀就立了起來。

「有什麼要緊，再玩一會吧。」雲岐挽留著。

「來了好久了，」仲秀一面走一面說：「費了陸先生許多時間，下次再來吧。」

「那末下次再來，常常來。」

雲岐送她們到了後面的餐室裏，就不再送，看她們由中間，宗汶寢室的後面，走入天井，走入牆門，向左一移，就此看不見。

雲岐立在餐室裏好久，只呆呆地望着牆門。他的頭腦中沒有什麼念頭，又到了出神的地步。他不肯，也不敢，到他前面的寢室裏來。

立了一會，他忽然像從夢中驚醒那樣，也像突然記起了什麼那樣，才急急地走回自己的寢室。但他不坐下來，也不作什麼別的事情，却走到帳子前，對了那柄枯葉，仔細看着，其情形，正像這是一件新的美物，又像一件舊東西，有了什麼新意義，值得他的低徊，甚至詠嘆。

從此，他格外多看着這柄枯葉。自從他拾回這柄枯葉後，本來他在寂寞時，無聊時，總就對牠看看，作為消遣。但作為消遣而已，正與名公巨卿的玩古董，文人雅士的對花飲酒一般，平常得很。現在，他却覺得有些不同了。不過不同在那裏，他又有些茫然。

一連過了七天，又是星期六了，下午他還是沒有出去。不過他今天却不和上星期六那樣，呆坐在桌子上，望了窗外的天空發呆，却只在自己的寢室和後面餐室之間走着。

他往來得很勤，以致討厭着那橫在中間必須跨越的門檻，屢次用腳去踢牠。門檻既踢不掉，他就少跨牠，多在餐室裏向外望着，望着天井那邊的牆門。

每逢有人從牆門那邊閃出來，他總震動一下，看是宅主岑家的人，或平原家中諸人，他的心才不多跳。平原和宗汶是時常看慣他的無情無緒的，所以看見了他今天的神色不定，並不來問他什麼。

影星的年齡問題

復基

Fearless 原著 · 譯自 "Photoplay"



· 博蓋克拉克 ·

· 白爾考黛勞克 ·

——好萊塢對於年齡的座右銘是「法螺越大，寶座越盛。」不過，我以為最好還是把事實認識一下——

兩年之前，那位喜歡

推開天窗說亮話的克勞黛考爾白小姐，每逢到有人問她「青春幾何」的時候

，她總回答說是三十一歲，她總回答說是三十一歲，起，瓊克勞馥就開始在好萊塢和影片中發展，屈指已經有十七個年頭了。講到年齡問題，瓊克勞馥會把眼睛睜得大大地說：「我不懂為什麼女人要這樣笨，不肯把自己的年齡直說。我倒不在乎這些。我今年三十二了。」

事實上的確是三十一歲，女性們在這年齡上還存着美麗的風韻，這並不祇是神祕的好萊塢如此，世界各地都是這樣。她這樣地回答了幾個人的詢問之後，她的家庭，她的經理人，還有她的好朋友們都很懇切地跑到她面前說：

「你不能這樣說呀！」每一個人的話好像都是嚴重的警告。

「但是為什麼？這是事實。」克勞黛考爾白坦然直承，無愧於心。

「你當然是不錯，但是沒有人會相信這是事實，而且每一個人會自動地在你對他們說的年齡上加上兩

年。」
這倒並不是假的，在好萊塢是一樁每人都知道的事，因此而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的也很多。就拿瓊克勞馥和愛琳鄧兩人來說，從一九二五年起，瓊克勞馥就開始在好萊塢和影片中發展，屈指已經有十七個年頭了。講到年齡問題，瓊克勞馥會把眼睛睜得大大地說：「我不懂為什麼女人要這樣笨，不肯把自己的年齡直說。我倒不在乎這些。我今年三十二了。」

在上好萊塢之前，克勞馥在百老匯當一名歌舞班的舞女，這以前她還在芝加哥當過舞女。再以前，她又再在麥佐利史蒂芬大學裏念過書。在未上麥佐利之前，她還在凱塞斯城內住過幾時，這樣計算起來，足足有十五年功夫化在這些上面。十五加十七等於三十二，我們相信她沒有吹牛。

再來說愛琳鄧。她是一個美麗的愉快的有天才的

女子，她又是一個很慧黠的女子，要知道她今年幾歲，真是比登天還難。模糊地你可以證明她是在一九三一年開始演電影的，她的片子叫做「三寶瓏」。同時，我們又約略記得在她沒有到好萊塢之前已經結過婚。這件事，她自己有時候也會很含糊地承認。

愛琳鄧對於這一個問題很能自衛，有一次有一個新聞記者問她是從那一種房子裏誕生的，她就含糊地推說記不清楚了。於是這一個問題還是不能知道。

大約算起來，愛琳鄧大概在三十五歲左右，這是好萊塢大部份明星的年齡，可是很有許多明星連這一個年齡也不肯坦然承認。

在藝術界中有一個通例，那就是你在大眾面前出演得越多，大眾對於你的記憶越久，而對於你的年齡也認為越大了。可是這却非常不公正的，尤其對於那羣在早年就成明星的人。爲了這個理由，他們已經在計算狄安娜寶萍，密蓋羅納和秀蘭鄧波兒的年齡，但是老輩像洛麗泰楊，小范朋克，在大家自然的結論下，是一對犧牲品，都認為他倆的年齡已經很大了。說起來這似乎是樁出乎意料的事，像小范朋克從影十八年，而仍舊祇有三十歲，但是事實却是事實。像洛麗泰楊從影十五年，還不到三十歲。這都是因爲他們在早年就上銀幕的關係。

秀蘭鄧波兒比較公佈年齡祇大上一年，是一九二八年生的，並不是一九二九年生的。狄安娜寶萍比公佈年齡也祇大上二年，是一九二〇年生的，並不是一九二二年生的。這一點點的「職業化謊話」對於事實並無十二分的妨礙。講到密蓋羅納的年齡，那倒實在是樁傷心事。這是因爲密蓋實在生得太「武大郎」化了，這似乎在阻止他演成人角色的戲。在安特哈台的影片中，他總是演一個年在十七八的少年。可是事實上他已經年逾弱冠了。

從密蓋的問題上，我們要講到一般演年齡不相符合角色的明星。像泰羅鮑華，年紀也祇有二十幾歲，可是他演的角色，看上去要比密蓋羅納大上十五年。在一九三九年，考爾門演「我若爲王」是一樁錯事，因爲他在片中演一個詩人，不禁稍露蒼老之色，而在其他影片中，他却嬉笑自在，朝氣勃勃，誰會知道他已經是一個年近五十的老頭兒呢。

徵兵處如果宣佈詹姆史都華年已三十二，我們還以爲他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少年。賈萊古柏所演的角色，大都頗有生氣，而且還有怕羞好勝等表情，誰會相信，他已經過了四十大關呢！

男明星和女明星對於自己的年齡都是不肯宣佈的。除了克拉克蓋博，他是一個和考爾白小姐一樣喜歡

推開天窗說亮話的人。

這件事說來，也已經有了好幾年了，那時候克拉克蓋博正在學騎馬，對於自己的騎術非常驕傲，有一天他帶了一個女記者去看他騎馬。湊巧那天學校裏設了一個很高的架子，克拉克蓋博騎在馬上，居然一躍而過。

他就回過頭來，帶着笑容對那女記者說：「像我這樣一個三十一歲的人，不能算壞？」

那個女記者也就嫣然一笑，嘆為觀止。

那位「大耳朵」——克拉克蓋博的綽號——說：「我實在年齡已經三十五了。」

明星們的有無孩子，對於明星的年齡也很有出入，新聞記者往往因之而終夜不寐。像老頭兒迦凱皮在六年前方欣獲一麟，這對於大眾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同時一個年紀輕輕的勞勃泰楊，突然做起父親來，是會引起一般人的猜疑的。其他如泰羅鮑華有一個十幾歲的繼女，瓊裴納有個十三歲的親生女，都因此而引起許多人的反感。

有時候，像瑪琳黛德麗和華德辟琪恩之類，那是公司方面要把他們的子女藏起來，倒並不是明星們要如此做。當初，瑪琳還是一個派拉蒙公司的漂亮女郎的時候，她常常對人說起她的孩子，根本沒有知道已

經有新聞記者在暗中記錄下來。

去年她週遊回來，帶了她的孩子，試想派拉蒙公司對於這一件事會怎樣的驚心，因為她的孩子已經長得亭亭玉立，一雙玉腿也不亞於她的母親，一襲新裝也不比他母親不時髦，嚇得派拉蒙公司派去招待的人員躲在人後，不敢出來。

同樣的，米高梅公司對於華德辟琪恩的女兒也是一樣的驚詫，她已經不是一個女孩子，而是一個小婦人了。華德倒並不要把自己的女兒藏起來，這實在都是影片公司的本意，他老早就四十多歲了。

既然講到了年齡，我們不妨說一個年齡故事給你聽聽。最近在好萊塢的葡籐街上，有兩個老年的女演員碰了面。在這裏我們不提她們的名字，因為她們是很著名的，但是現在祇在舞台上出演。

那天，她倆碰了面，相對言笑，互道過去。其中有一個說：「想一想，我倆從前一度是百老匯的紅星，而現在却已經六十歲了。」

「六十歲？」還有一個人不禁笑了出來，把自己的身體挺了一挺：「你應該知道我已經八十歲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前的導演在她們身旁走過，對她們笑笑。他的記憶力極強，他知道她倆都是七十一二歲的人。

鐘聲篇

鄂仲王

好久不往外灘一面跑過，對於黃浦一帶風物，就起了模糊。從回溯中勾起一些往事，四年前的外灘，不是天天要經過的所在嗎？在各色車輛雜沓來往中間，我總是迎着朝陽踏進那裏唯一的公園，看潮水起伏，風帆來去。有時遇大輪船出口，拉着沙啞可又洪大底一聲汽笛，往往使我放下了正在閱讀的「阿娜·卡露列娜」，目送此龐然的船隻，向東南水道中緩緩駛去。

這些是往事，隨便拾起一點舊日無憂無慮底心情，總令人發生一點惆悵與傷感——雖然現在的時代不配傷感，可是，這是因為今昔之感而引起的微喟，正如傷風之要咳嗽一樣，無可避免。

最近以偶然的機緣，路過外灘，雖然也是朝曦甫上的朝晨，車馬絡繹，可是總覺得蕭索與荒涼，只是江海關上面的大白鳴鐘，還以沉着的音節，敲擊出單調的音樂，接着是報時的鐘聲堂——堂——地散播在明朗的空間。在荒涼與蕭索的心境中，聽到這單調的音樂，穆然的鐘聲，真是撼人心扉，使人忘記了塵俗的營逐，回返到理智澄清的境界。

對於江海關鐘聲的悠然意遠，使我愛聽，已是好久的事。八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初來海上，住在近外灘的一所大樓中，每當燈昏月落，惺忪間聽得堂堂數聲，常會驚醒

，覺得世途方長，在人生的道路上所取的步伐，需要沉着堅實，正與此鐘鳴一般。我想，假如這座大鐘是有生命的話，一定非常寂寞，不然何以它報出的鐘聲，帶着一點寂寞的意味？

江海關的鐘聲，好算是外灘風物之一，使我引起種種回憶。這鐘聲令人的心境回到如中世紀時代的感覺，回到田野，回到純樸無華的生活中去。你決計知道一首傳誦的詩，其後二句是「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江海關的鐘聲，也使人回到詩意的境界中。

其實姑蘇不止寒山寺有鐘聲，凡屬大叢林，都有一口大鐘，掛在大雄寶殿東側，與一面大鼓相對。不過寺院的鐘聲，音調與江海關的不同，用木槌撞上去的聲浪，皇然而不堂然，但是令人悠然意遠則一。兒時每到附近的寺院中去游玩，定要攀住了木槌撞一次鐘。那時，還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撞鐘僅是好玩而已，對於音調並未發生好感，可說是漠然無動於中。

有時在某一寺院中，我們常可以見到和尚在「撞七鐘」，一個小和尚坐在黝黑的大鐘邊，旁邊的一座香案上供了香燭紙錠等物，還有一個牌位，上面寫着「亡婦某某氏之位」等字，燭光是黯淡的，恰與這黝黑的角落調和得來，和尚遲緩地撞着鐘，皇——地一聲，口中唸唸有辭，多半是在唸往生咒吧。這樣的撞鐘，共要撞四十九天，名為「撞七鐘」。據說幽明異途，魂魄在陰曹就借了撞鐘的音響，發見一道金屬的光亮，使暗黑的陰司通明，好讓「亡人」不致摸索行進。

在故鄉，每當寒夜夢回，就能聽到這宏遠的鐘聲，隱隱送入耳鼓，和着深巷犬吠，每使我們想起戰慄，好像已被鐘聲溝通了幽明的鴻溝，鬼怪將跨入房中，攪我而去。於是塞住耳朵，蒙了被頭睡着。

可是在月落烏啼的夜晚，同樣聽到山寺傳來的鐘聲，情調恐怕又是異樣的吧！那孤寂的旅客，一定因為作客異地，又兼睡在湫隘的船中，不能入睡，遂被這靜穆的鐘聲，掀起一些惆悵，一點鄉思。

寒山鐘聲既這樣令人入於遐思，就很容易引誘一些游客去探訪勝蹟。其實這僅是一座破落的寺院，轉灣抹角，踏上鐘樓，去欣賞這座被詩人讚揚過的大鐘，並無特別可愛之處，僅是把鐘平放在樓板上，不能再用水槌去撞。聽說這口鐘已是寶鼎，原物給人家買去，改鑄刻字刀等小件利器了。——這雖然僅是一些傳聞，但在我們一羣後之游者，總不能不感到歎息，且對於這美妙的詩句，更其嚮往不止。

山明水秀的佳處，有鐘聲點綴，確是美妙的音樂。音節雖然單調，但意味却是深長。西子湖畔以南屏晚鐘為最佳景色之一，可見在夕陽明滅中，聽一杵鐘聲的怡然自得了。這多少帶一點禪味，自喧囂繁華中來的游客，領略一點禪味也可以洗滌塵俗，猶之鼎食之家，難得嚐一碗新炒的園蔬，往往其味無窮。可是現在到南屏去真的能否聽到鐘聲，恐怕還是問題。也許和寒山寺一樣的令人失望呢！除了蔓草亂石以外，怕已經沒有這種含有詩意的景色與風物。

在上海，南屏晚鐘既只能想像一二，寒山寺的打鐘也僅只詩人筆底的渲染，於是偶然聽到江海關大鐘的報時，就覺得可愛，好似把我們的靈魂已帶回鄉土。現在這個時代真是一個嚴肅時代，和歐洲的中世紀相仿。據說那時倫敦和巴黎很清冷幽暗，而市民每日的音樂，似乎祇有那警覺理性而黽逐熱情的多數寺院內的鐘聲。可是歷史為什麼會這樣地殘酷，上海在絢爛繁華的高潮中，已逐漸蛻變為清冷而幽暗，一如昔日的倫敦和巴黎？

我們再不能見到霓虹燈光使暗黑的天幕照耀成一圈紅海，汽車首尾銜接，往來如織。——在此時，只有一些黯淡的路燈，送行人歸去，行人用急促的步伐，在黑夜中匆匆各自走回家中。商店已把最後一批顧客送走，把排門關上，就是櫥窗中的燈光都已熄去，因此使行人沒有留戀的意思。白天，汽車已是難得看見，倒是我們在古裝西片中常見到的蹄聲得得，一輛馬車把主人送進府邸的玩意，可以在此地遇到。總之，這個時代令人感覺到像處身於中世紀時代，就是連江海關大鐘的鳴聲也是如此遲緩的，寂寞的，警覺理性又是排黷熱情！幾時能使沉迷於醇酒婦人的少年公子，熱中於物價騰蹕的大腹商賈等等，都被此嚴肅的鐘聲蕩滌去身心中的貪婪與卑鄙？使他們矚然驚起，知道時代所賦予的使命並非如此這般呢？

五月的薰風吹來，江海關的大鐘在笑了，它見過上海的繁華，接着被砲火所摧殘，乃至見到上海的陰黯與衰微。它又一次在報告時刻，堂——，堂——，好像在說：讓惡的一切陰黯與衰微下去，善的一切再次新生。

飛機轟炸與魚雷攻擊

陶中全

川瀨成一郎原著·譯自日本キング雜誌二月號

此次在夏威夷·馬來·菲律賓等地，日本的「荒鷲」（註）是相當活躍而且奏了大功的。但是，飛機對於軍艦的轟炸，以及魚雷的攻擊，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軍艦方面又如何從事防禦呢？我們這裏且來將上項的話題談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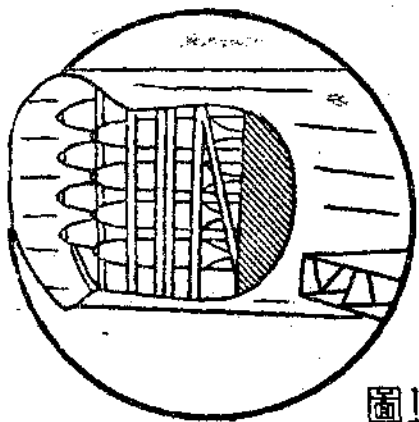
（註）「荒鷲」是日本最精銳的航空隊，「陸之荒鷲」是陸軍航空隊，「海之荒鷲」是海軍航空隊。在四·五千公尺的高空上看起來，四萬噸的大戰艦，也只有竹葉般大小的一片。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要找出他的踪跡來，確非容易之事；第一先要搜索得軍艦的所在，後然施行攻擊，攻擊的方法共有二種：一種是轟炸，還有一種是雷擊（即魚雷攻擊），現在分述於下：

水平轟炸 轟炸有水平轟炸與急降轟炸兩類。水平轟炸是在三·四千公尺左右的高空中飛行之時，對下面的目標作正確的瞄準，將炸彈投下去。軍艦方面，因為在機關槍射程之外，所以只能專用高射砲來應戰。高射砲的有效射程約在六·七千公尺以內；一面還要擾亂炸彈的瞄準，要將航行速率加快，曲折的前進。

炸彈的儲藏：炸彈是如何攜帶的呢？儲藏的方法很多，有的懸在飛機兩翼下面。但是飛行起來，將使空氣的阻力增加，因而速度亦大減，所以最近各國的轟炸機，都將炸彈置於機腹中，第一圖所示是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彈，水平地儲藏在機腹中的情況。

投彈法：第二圖所示是炸彈從機腹中投下的方法，在炸彈上，兩旁橫端有鍵片夾住，鍵片裝在木架的左右二柱上，一端有線繫着。

轟炸員將電鈕一揪，電流發生了作用，鍵片被拉傾斜，炸彈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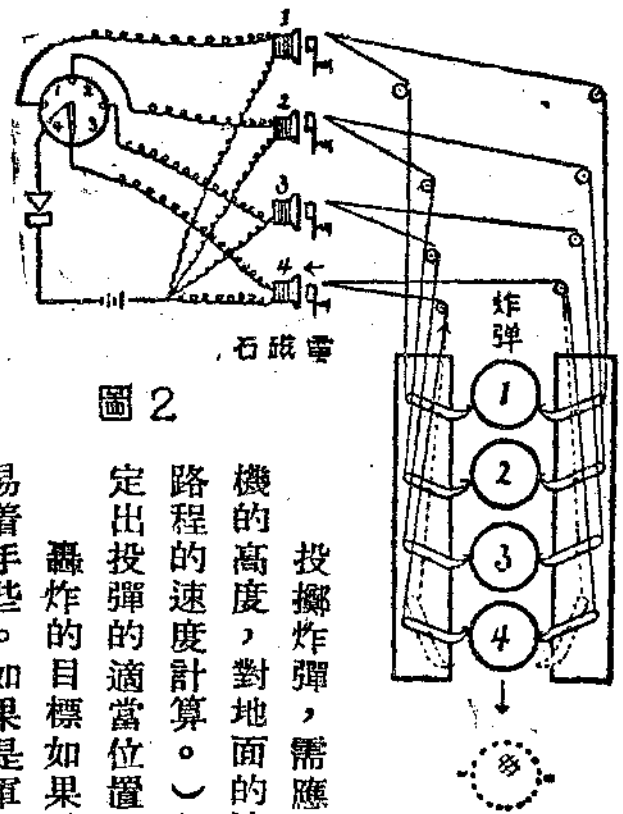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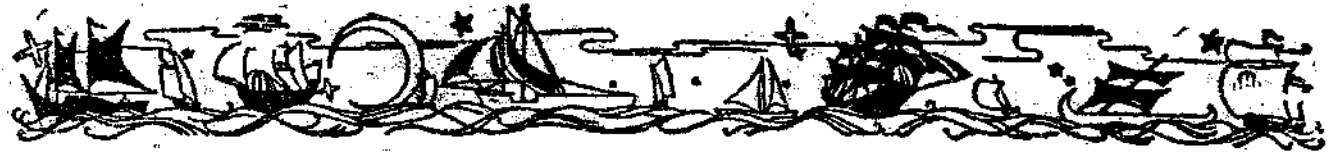


圖 2

鬆動，便會向下直墜下去。投彈的速度，每隔一秒投一彈亦可，隔二秒亦可，隨心所欲。甚至同時完全放下，亦無不可。

瞄準法：至於如何瞄準？這是關於專門的學識，這裏只能就大概談談：

投擲炸彈，需應用瞄準器，瞄準器的式樣很多，總之，是將飛機的高度，對地面的速度（此非飛機自身的速度，須以地面上前進路程的速度計算。）和風向，風速等綜合起來，精密的核算，以決定出投彈的適當位置。

轟炸的目標如果是軍事設施及鐵橋，這是固定的目標，比較容易着手些。如果是軍艦等活動的目標，因為對方也在加速疾進，所以此項速率也非加入計算不可了。

現在舉一個例：飛機的時速是三百二十公里，如果在三千公尺的高空中向下投彈，目標假定是靜止物，那麼，大約在目標之二千公尺前，可將電鈕捺動，於是炸彈歷二十五秒之久，落至下面，恰能命中目標。

急降轟炸 水平轟炸是從高空中將炸彈投下，所以命中率無論如何不大良好。如果用急降式轟炸機，那就有效得多了。

空氣制動機：急降式轟炸機在高空中，用高角度斜衝下來，速度激增不少，使機體直望下衝，速度可達八百公里以上，猛烈異常，機體連同人體都將感到劇烈的影響。避免此種缺點的唯一補救方法，可照第三圖所示的制動機，裝在機翼之下，在普通飛行的時候，像下圖之狀，制動機完全附伏在機翼下面，等到降下的時候，像上圖之狀，制動機張開，使空氣的抵抗力增加，速度亦可受到限止，決不會超出一定的速度以上。飛機如此裝置後，機體向下急降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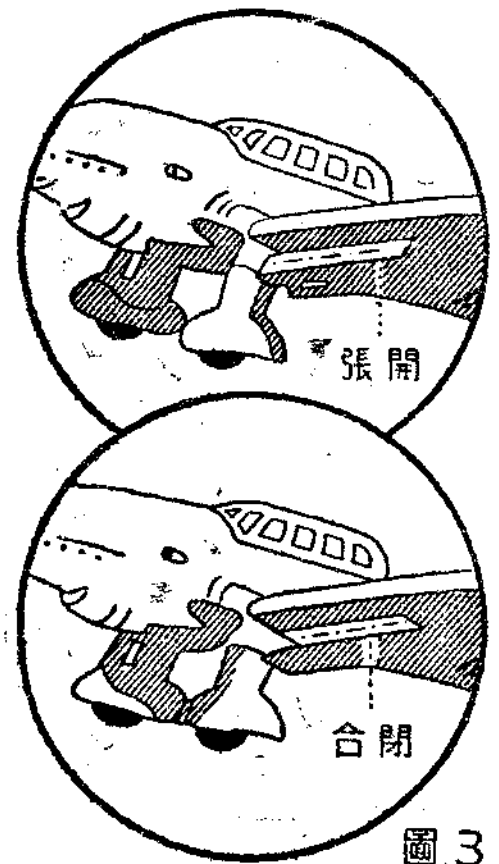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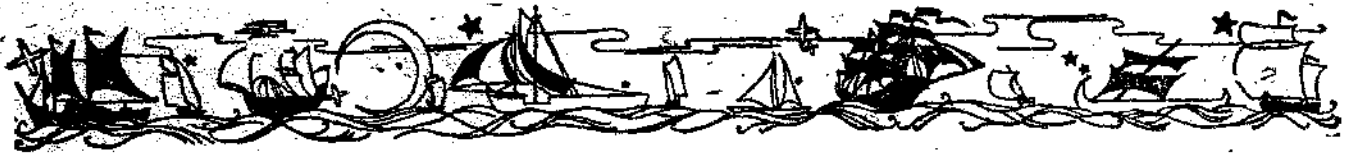


圖 3

上時，可採不規則的運動降下，以避免敵方防空炮火的狙擊。有太陽照射的時候，降下時宜背向太陽，使軍艦上看來，眩目不清，高射砲不易射擊。如果所襲的敵艦正在行駛，飛機應飛到他的前方，準備着轟炸的姿勢；待敵艦駛近，急速降下，直至七、八百公尺左右高處，適當的地點，即將炸彈俟的放下，一面即刻將機身向上升起，回身逃避敵方的砲火，這是非常急切的動作。

急降轟炸是以飛機自身作為瞄準之用，所以遇着正在航行的敵艦，施行轟炸，必須將炸彈投擲在應擲處的稍稍前部，炸彈自機中投出後，降落至下面時，軍艦已前進十公尺左右，炸彈落下，恰巧命中。

軍艦方面，高射砲，蓬蓬砲，機關槍等所有火器全部動員，集中砲火，針對着像槍彈一般迅捷的飛機，猛烈射擊，在急降轟炸過

不至於超出五、六百公里的時速了。
 離彈裝置：飛機的機腹上，如果帶了五百公斤的大型炸彈，投彈的時候，機身要向前高角度傾斜，炸彈落下，恐有與推進器相撞的危險，所以須有一種離彈裝置，先使炸彈離開機腹稍遠，再行落下。

急降轟炸機的攻防：急降轟炸機襲擊敵艦的時候，在一千五百公尺高度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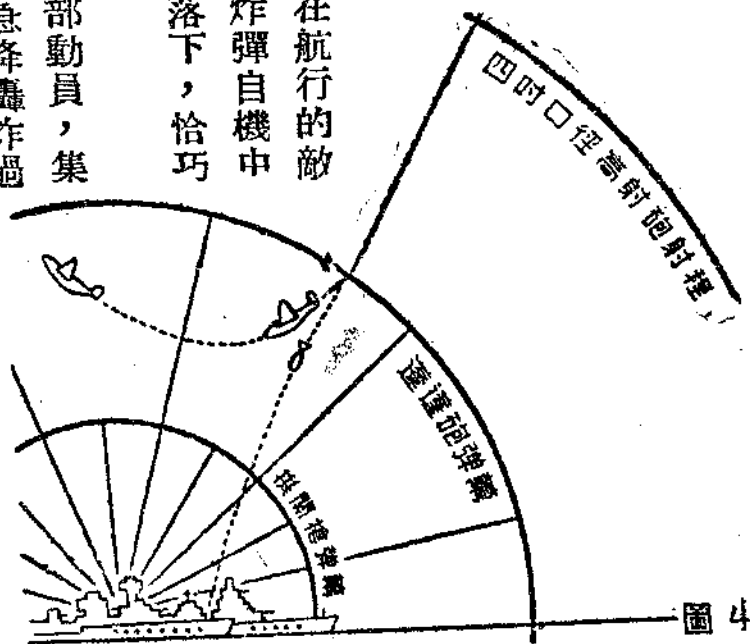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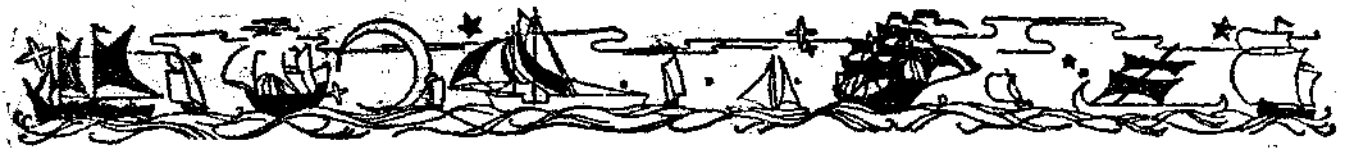


圖 4



程中共約十秒左右時間，以飛機投彈後，升起時二秒間，被擊墜下的最多。

魚雷攻擊（空中魚雷）飛機襲擊敵艦，在轟炸之外，尚有用魚雷攻擊的方法，這種飛機，普通稱為雷擊機，機腹之上，帶着魚雷，此種魚雷，重七、八百公斤（約二百貫），所以機體的搭載力，特別優良。

雷擊機要在敵艦絕對不防的時候，由他機施放烟幕掩護，敏捷的飛向敵艦，大約在相距一、二千公尺之處，漸次自高下降，至離海面三、四十公尺高時，即將魚雷射出，對方的軍艦如正在行駛，普通便在軍艦的前面斜對的地方，向着他瞄準，將魚雷射向軍艦行駛前進之處，於是馬上回身，用足全速力，向遠處逃避。

發射出來的魚雷，一旦進入海中，便在水面下六、七公尺深之處向軍艦前進，前進的時速七十公里以上；擊中敵艦後，即轟然爆發，軍艦的橫腹上即能炸成一個大洞。這時，軍艦方面對飛機施行猛射，一方面急速掉換方向，預先極力避免魚雷。

軍艦的防備 各國對於軍艦的大敵——飛機，都千方百計的盡力研究其防禦的設備，普通軍艦上裝着白路奇（軍艦側面腹部高脹起的一層），此物已很普遍，大家都知道。此外，更進一步，在軍艦上自水面起到底，左右兩面都有幾層隔壁，將內底分割成好幾部。如此裝着，被魚雷或炮彈炸成大洞後，海水只能浸入一部份，不致沉沒。此種隔壁，名叫防水隔壁。

英國的新銳軍艦喬治五世號，在馬尼拉海灣被日本「海之荒鷲」所擊沉的威爾斯親王號等砲塔的構築，都是四聯裝的，重量亦設計減輕。還有軍艦浮在水中的部份，如甲板和艦側，四周的防禦裝甲特別加厚。更有一種所謂「蓬蓬炮」的高射機關炮，每艦裝着四座，每座共有口徑七、五吋的砲二十門連在一起，這種防空炮火施放起來，真像大雨傾注一般，威力很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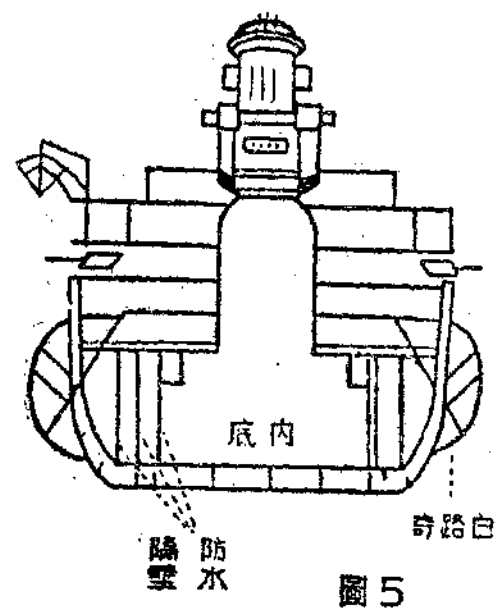


圖 5



空

課

邢禾麗

十九世紀英國式赤色尖頂的教堂，

屹立在寬曠的草坪中央。一片蔭翳的叢

林間，和寂寥的茅亭中，因為時間尚早，還不會有情侶們光顧的足跡；只有翩翩地往來頡頏的鳥兒們在活躍着。四周的建築物完全沉浸在死一般的氣氛中。

矗立雲霄的巍峨的鐘樓上，時針已指在十時三十分。突然幾聲噓……噓……清宏嘹亮的鐘聲擴散開來，衝破了靜寂的氛圍。

油光晶亮和蓬鬆鬆曲的頭，從每一只教室的門口湧了出來；阻塞了四面的游廊，散佈在場上，草地上，夏晚的繁星似的。

雖然兀立在場地中央的紀念坊，雖然已經過了十幾年疏風冷雨的侵襲，但因了牠肋骨的堅礎，還沒有顯示損毀剝落的痕跡。礪石上飛金的字迹，給陽光反射出閃耀的光芒。牠俯瞰着下面許多的青年，有陌生的，有熟悉的。每年總有一批出去了，一批又進來的，有熟悉的。每年總有一批出去了，一批又進來的；進來的都是朝氣蓬勃的少年人。這樣一年年的交替着，少年變成了青年，青年變成了壯年。牠却每年依然

故我地兀立着，在窺視學生們的忙迫之態。

我在人潮中，毫不停留的給順流到了這紀念坊下。春日的豔陽蒸炙得有些使人頭昏腦脹。上面二課，接着都是聽講，寫筆記，精神已感到相當疲乏，天氣又是那麼的悶窒。在平日，我與澄只要一有空課，就會很快的奔向圖書館去搶好位子。（靠近窗子，既風涼，光線又清晰。）今天却感到異樣的慵慵，很想鬆弛一下神經。我就向旁邊的澄說：「澄！我們到女生休息室去調劑一下吧！」

「好的！」給太陽曬得紅暈的澄的臉上，也同樣的顯出困疲的神情。

一棵參天的屈曲的大樹，像屏障一樣的掩蔽在硃紅色扶梯的旁邊。這樣一個帶有神祕色彩的所在——就是女同學們的極樂園（有些人認為這樣）。

推開了樓梯頂端的紅色小門。眼前驟然一變；天賦的明朗的陽光，給曖昧的爐火喧奪了應有的地位。沉沉的，覺得望出去只是一片朦朧不明的景色，彷彿在薄霧籠罩中。

吃吃的嬌笑聲，嘈雜的談話聲，錯綜的脚步聲，

紛至沓來地襲上我的耳膜。馥郁溫馨的各色香水的香味，尖銳地鑽進我的鼻腔。

踏進了女生休息室，我感覺得裏邊的情形有些不熟悉——有的欹斜在沙發上看畫報，有的圍在小圓桌邊興高彩烈的談天說地，有的捧了歌譜在曼聲歌詠，有的手裏捏着巧格力糖，正在吃得津津有味，有的找不到坐位就蹣跚在地毯上，有的……

喧譁，聒噪，囂鬧的聲音浪充滿整個的室中。

距上課只剩五分鐘了。室中的人陸續地走了出去，空氣甯寂了下來。這時候，我才恢復了我剛才失去的聽覺視覺的本能。

「澄！」一聲嬌脆的聲音發自右角的作為裝飾用的壁爐邊。我的視覺自然地追蹤了聽覺，顧盼到這音響的來源處。

一個穿着橙橘色嗶嘰長褲，杏黃色外套，楊妃色襯衣的少女，出現在我的眼前，她的肩上垂着長而鬆曲的柔髮，蟄伏在沙發的一角。這是一個行過結婚禮的新嫁娘呢？還是一個正在讀書的學生呢？我在疑惑着我的視察力有些減退。可是，澄却碰到了熟人似的走過去，望着她說：「芷，你在畫什麼呀？」

「我在打樣哪！」她微笑着，狡獪地回望了澄一眼。

「記得你是讀經濟的，」澄現出驚奇的樣子：「又不是讀工程的，怎麼要打圖樣呢？」

「你看，是什麼？」她舉手，揚起一張紙來。是一張很有輪廓的外套樣子，細緊的腰身，方架的肩膀，奇特的鈕扣。

「芷，想不到你還有藝術天才，畫得逼真極了。」澄半諷刺半讚嘆地說。

「這大概由於經驗豐富的緣故。」她好似並不了解澄的譏笑，誇張地再加上一句道：「因為我的西服，旗袍，*cost*，都是親自打樣了才做的。」

澄斜睨了我一眼，在澄的明亮的眸子中，我覺察了她在厭惡着芷的舉止言論。但是，芷却仍是孜孜不休地向澄講述着她對服裝的技術和經驗。

「我前天在霞飛路一家西洋人開的時裝店內，做了一條藏青嗶嘰的長褲，價錢公道極了。那店主說，因為我是老主顧，完全照批發價錢賣的。你要知道，像這樣的料子，現在已經沒有進口了。像他們這種偉大的犧牲精神，我們中國人中可找得到嗎？」這是芷循了經濟原則在實驗和觀察後所得到的結論。

我沒有勇氣再聽下去了，如果不走開，胸口泛起的噁心，也許有突圍而出的可能。

驀地一個髮髮蓬鬆的頭顱映上了我的眼簾。

「呀！那，是你！真難得，我們在 Lounge 內碰頭，今天還是第一遭呢！是嗎？」與我在一班讀英文的瓊在翻弄着手中的一疊相片，猛然的抬起頭來。

她不待我的回答，又指着一張克勞黛考爾白的半身像，驕矜地說：「你看我今天的樣子，和這相片上的考爾白，更像了吧？！今天的頭髮，是昨天在一家專招待西人主顧的 Beauty Parlor 內做的。雖然價錢貴一點，技術和招待上的週到，却完全補償了金錢上的損失，結果還是很合算。」她怕我忘了回答她的話，又重複的問着：「你說，像嗎？」

除了頭髮的外形稍有相仿處以外，別的部分我實在找不出一點膾合處。她的櫻唇雖然也很厚，又很闊，却不能與考爾白的有輪廓有吸引力的唇相提並論。不過，她始終是一個道地的克勞黛考爾白迷，無論一舉一動，以至頭髮式樣，總要極盡摹仿的能事。人家如果直截痛快的說她不像，她就要像遇到了不幸事件一般的難受。她這樣神經質的特性，在我是早已知道的。

「像……」

話還沒有說完，一陣混雜的皮鞋聲，濟濟跕跕地帶來了一羣快樂天使。中間被簇擁着的一個——臉上掛着赧然的色彩，手中捧了一大包糖菓。

呀！這人的面龐熟極了，可是又想不起她叫什麼名字。是了！去年每天早上在我到學校裏去的途中，常在車子上看見她，穿着平底皮鞋，反口襪，藍布衣服，兩條髮辮上還結着各色的緞帶。走路時身體不住的跳動，髮上的緞結，好似兩隻蝴蝶在翩翩飛舞。配合上海氣的臉容，越發顯現出她天真的憨態。

今天的她，已不是我意識中的她了。高跟皮鞋，長統絲襪，婷婷嬈嬈的步履姿態，——竟是一個典型的時代少女。

幾聲嘻嘻哈哈的笑聲中，包內的糖菓，像經過了暴風雨摧殘後的桃花一般，五色繽紛，完全灑落在檯上。猝然，十幾只塗着猩紅色指甲油的滑膩嫩白的纖手，伸向檯中搶奪；與十幾只指甲中充滿了灰垢的醜陋的枯手在搶奪麵包，糕糰，餅乾……時的情狀一般無二；好似已餓了好多天沒有嚐到食物；但是——天曉得，她們的肚子，早已給乳酪，牛肉，三明治……填滿了。

澄被那個變了質的少女拉了過去。捧着一把糖回來向我說：「你知道這糖是誰請的？」

「是不是她？」我揣測似地，眼睛望向那變了質的少女身上。

「是的，」澄說：「因為她已有了一個超過普通

友誼的男友，她們才逼着她請吃糖。」

澄把手中的糖分了一半給我，其中有 Micky

Mouse, Plain chocolate Jurr Yum, Queen Mary……

，她望着這些名貴的糖菓，感慨地說：「我猜今天這些糖，至少要一百多元，若是用來買了書，那多麼好！」

我不禁望着餘興未盡的她們，下意識地嘆息了一聲。

一個截着短髮的頭顱在昏暗的一角蠕動，樣子太熟悉了！我每天在圖書館中，總見她在靠窗的桌子邊埋頭用功。

我不由自主地站起來，過去招呼她。

「李！你在做什麼呀？」

「唔！我不做什麼。」我的招呼聲把她嚇了一跳，她急忙把兩手向後面藏，表示不願意給我看見的樣子。在不經意的一瞥中，我已見到了她手中的是一只焦黃的烘番薯，不過我仍裝出沒有看見的樣子。

大約她曾經爲了讓人家知道了而受到侮罵過。或者她在擔心我也會輕視她吧？否則，何必要這樣的隱祕呢？但我又不能明顯的請她不要誤會，表示我對於她的同情。我唯有趕快的離開，才能解決她的莫名的難堪。

那邊吃糖的集團中，又加上了芷和瓊二支生力軍，陣容越發加強。嘻笑，戲謔，喧鬧的聲浪又高了起來。

我是爲了調劑精神而來的！相反地，腦膜上却鑄滿了這些不同的印象，耳管中充塞了各種混雜的聲音。既不會消失固有的困疲，反給我添上了一層意外的昏瞶和惆悵。

我再也耐不住了，走近澄的身畔，拉着她的衣袖，低聲說：「走吧！女生休息室不是我們的，回到我們的天地內去吧。」

宏廓，崇高的建築物中，聲息全無，除了室外樹枝上的鳥兒發出有韻律的歡呼聲外，室內僅有——騾然的翻書聲，和颼颼的筆尖在紙上磨擦的聲音；偶而也能聽得出蹣起了足尖走路的輕微的皮鞋聲。

我望着給陽光的輻射熱襲擊着的每個嚴肅的臉，望着悠然神往於書本之上的澄，望着伏在前面桌子上截着短髮的李，望着……心靈上漾起了和剛才絕不相同的快感。我這時才意識到，唯有這兒的明朗清澈的空氣才能洗刷去昏瞶與慵困。

青春時代的光陰，是應該珍惜的。在這裏，我們要好好利用我們的寶貴的空課時間。



媽媽說完，便很快的上了樓。妹妹也站起身來，但是那惡狠狠的臉却很像要哭的樣子。

哥哥說：「望着我，預備和我打一架？我會擰你的膀子的。你知道，我的力氣比你大得多！」

妹妹不敢動，可是眼淚吊下來了。她不肯示弱，決不哭出來。她一面拭着淚，一面上樓。哥哥也跟着上了樓。

哥哥上了樓之後，雖然覺得對付妹妹的刁惡，已經是淋漓盡致。但今天上了美君的當，心裏也是很難過的。吃飯的前後，一逕和妹妹拌嘴，想不到這上面。如今，自己一個人坐在房裏，越想心頭越是有點恨。他把美君的信拿出來，看了看，提起筆，寫一封信給她：

日昨約你公園談話，你竟不來。竹伶的我，終日恨恨，是誰之過，非我所知，亦非我欲知，第覺你之對我，未免過於殘酷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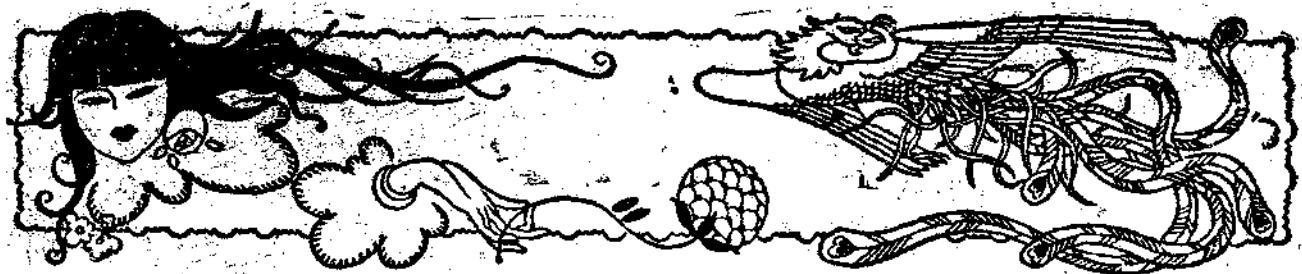
他想再寫一點，可是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什麼來。今天他的公園之游，實在是過於吃力了。他現在感到十分疲倦，他將信紙套入信封，寫了地址，貼好了郵票，準備明天寄出去。

這些事做好了之後，書也沒有看，便去睡了覺。

二五

力的運用，有時的確是很能收效的。哥哥之戰勝妹妹，並不是他的口才，實在是因為他有力。他會擰她的膀子的一句話是比什麼都要有效的。不過這是城裏的一間客堂中力的運用。那鄉間的房內之力的運用呢，就比這個還要厲害到百倍了。

美君睡在地下，實在是處於一個求生不願求死不能的境況中。在這種境況中，她除去



號哭之外，是一毫無辦法也沒有的。我們知道哭是最弱的表示。社會上有許多女人，想拿哭來克服人，實際是克服人的時候少，還是被人克服的時候多。

倘使你要問美君，是不是以哭來克服人呢？她的答語，一定是說：「我還能克服什麼人？我只有自己死！」美君的確把「死」的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張先生比她的經驗大，所以向她說：「一個人謀生固然不容易，求死也是一件難事。」但是美君卻沒有功夫來研究這條原則之正誤。

她躺在地下，以為自己已經是死了一般，其實自己怎麼會死？

老太走進來了，她放出很嚴厲的聲音說：「把她拉起來坐着。」

霍媽便上前將她拉到牀上，她倒也沒有掙扎，也沒有大哭。

張先生也從那門中轉出來了。他說：「晏小姐要不是吃點苦，恐怕心意是轉不過來的。」

美君聽了這句話，心裏真是氣極了。她想吃苦也不過是把我打死罷了。到了這時候，我還怕什麼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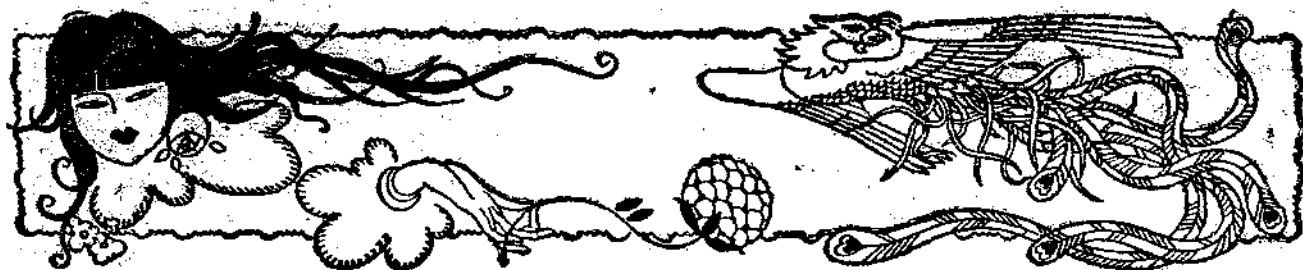
「我現在還是自由的呀！倘使他們把我捆起來打呢？」

想着，她猛然的跳將起來，對準了張先生的臉，用盡生平之力，一個耳光打了上去，一面哭罵着：「打死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

這一次實在是冷不防的，張先生一毫也沒有躲掉。況且這一個耳光是美君心裏所有的忿恨悲哀聚結攏來化成力量，力量却相當的大，張先生臉皮雖老，也覺得熱辣難禁。他的怒火陡然冒起來了。

不過張先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他忍着痛，假裝了不動聲色。向霍媽說：「她現在是一條瘋狗，還是打了我，倘使打了太太，那邊了得。將她捆起來罷！」

他望望老太，老太倒有些怕，張先生已經幫同了霍媽把美君捆起來放到牀上去了。捆



的時節，自然有許多掙扎，啼哭，和破口大罵的一切動作。老太真是不要看的。張先生提議陪老太喝酒，替老太壓驚。一面他叫霍媽出去休息，換一個人來看着她。這個局面便在另一個房間裏發展了。

張先生雖然是經驗豐富，胆子還不能算怎樣的大，他雖然叫霍媽將美君捆起來，他是沒有相當把握的，也許老太會發出一點慈悲之心，也許美君會說出憐憫的話，這個局面便要改變，他要老太離開，也要霍媽離開，他要在老太面前計劃他報復的政策。

他陪老太喝了兩杯酒，便向老太說：「晏小姐的心意是可以轉過來的，不過要她吃點苦。」

「我看她是一定要走的。」老太這樣的說。

「那麼就讓她走，行嗎？」張先生笑起來。

老太道：「那如何行，我們費了多少事纔把她弄來的，況且，無論如何我也少不了她，她走了我的一切都成爲虛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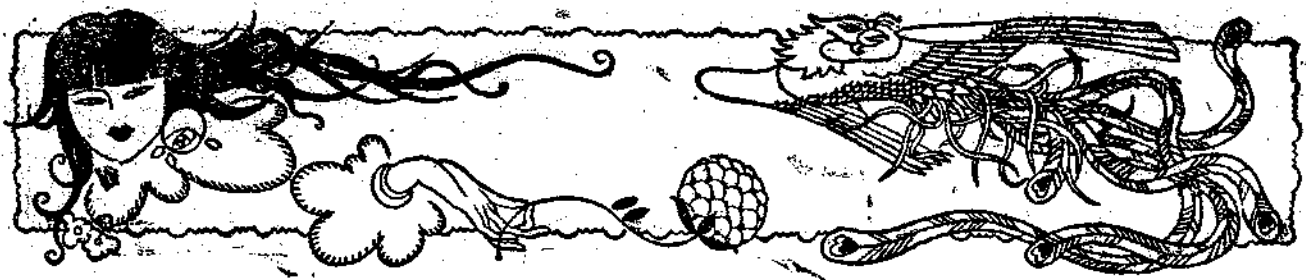
「如此，非得要把她心意改過來不可，那就是說，一定要她自己答應願做你的女兒，絕對不想離開你！」

「行嗎？」老太很快意的笑着。

「怎麼不行，就是要她吃點苦。她不吃苦不知道利害，不知道利害她是不會答應的。我們今晚上商議着來做一做。」

這是張先生和老太的一方面，在美君一方面呢？自從霍媽走了之後，就掉了一個娘姨進來了。這個娘姨進來之後，却替美君解開了繩子，不過並沒有和美君說話，只是看守着美君，不讓她作軌外的行動罷了。

在美君，這一次放開了她，却又將她求死之心加強了。她想他們不來鞭打我，反把捆我的繩索解開，無非是想我隨着他們的意思，第一是不要出去，第二，是做老太婆的女兒



。這是一種最慘酷的無期徒刑，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我不如死，不如給他們打死，不過在我未死以前，非要和張先生拼一拼不可。她想定了主意，她不哭了。她準備候張先生來，拼個你死我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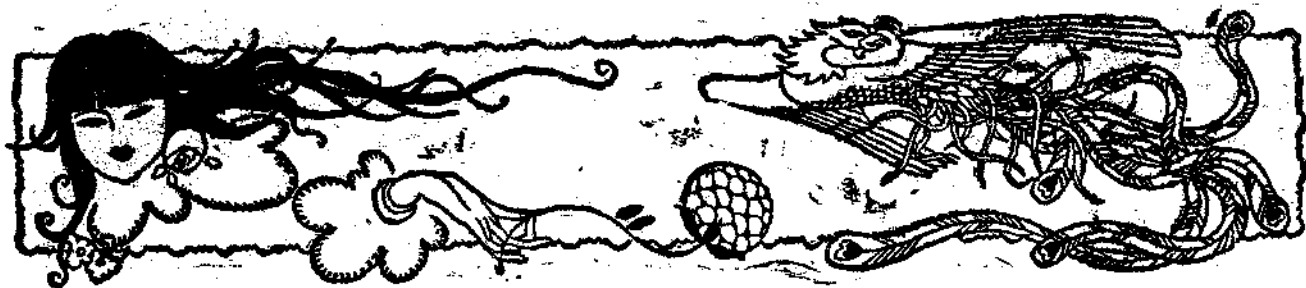
死是不容易的，拼命也不容易，因為這個環境太無利於美君了。倘使此地是一條河，也許美君閉目縱身一蹶了絕一切，無如現在是一間房，既沒有自殺的方法，還有人看守着，怎麼得死？要說死在他們的皮鞭下，那更是理想，打不打是在他們，他們不打，你怎麼會死？況且他們一次還未打過！即使今晚用鞭子來打，也不會一鞭子就打死的。幾鞭子打下去之後，也許美君因為忍受不住會求饒的。會服從他們條件的，他們的條件並不苛刻，只不過要她不出去，甘心情願做老太的女兒而已。

再說到拼命，那就更幼稚而可笑了。怎麼樣拼？是不是等張先生到來的時候，向他一頭撞去呢？果然一頭撞去，那張先生不但不得死，晏小姐也不過是像剛纔一樣，睡在地上哭一場罷了，命是拼不成的。

這些，全是美君所未想到的，她的經驗的確是太淺薄了，可憐她只知道眼睛閉上給人家兩鞭就打死了，不過在打死之前，她想把張先生打死而已。然而這是一條原則，這條原則怎樣能實現，她根本就不知道。當晚間張先生和老太走進來的時候，可憐她只是拿了一張櫈子向張先生擲去。張先生倒是毫無懼色，却把老太驚呆了。她看櫈子沒有把張先生打倒，就隨便拿起幾樣東西來亂擲，但是片刻之間，却又被張先生把她捆起來了。

美君現在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從容就義的英雄。她不哭不叫不罵不喊，靜待他們兩鞭子送她歸天。

其實，這全是美君個人的如意思，他們為什麼要在這時候送她歸天？她閉着眼睛等了一刻，也沒有鞭子打到她身上來，她說：「你們為甚麼不把我打死，我是不願活在世上的。」



張先生很冷靜的走到美君的面前，臉上發出一種猙獰的笑。向她說：「晏小姐，我們爲什麼要把你打死呢？我們是請你來做小姐的。你捨得你自己，但是我們太太却捨不得你。」

她一口唾沫吐到張先生的臉上，張先生一面用手帕拭去，一面向老太說：「她這脾氣太剛烈了，我看不吃一點苦是不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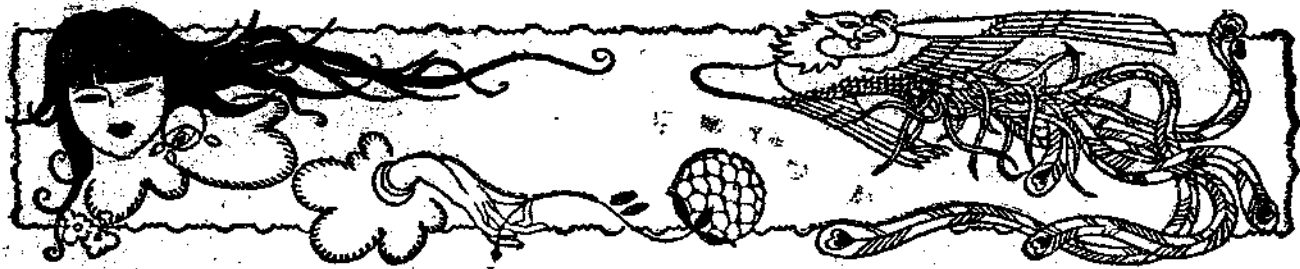
老太道：「隨你罷！我看不下去！」說着她便和張先生一同走出去了。但是張先生出去了一會兒却又走進來了。這一次進來却不是和老太一同進來，乃是和廚子一同進來，廚子的手中有一爐熊熊的炭火，張先生的手中，執了一根旱煙筒。

這時候任憑美君怎樣想做一個英雄，也不由不滿臉焦黃，冷汗直下了。這明明的是叫自己來受金鳳同樣的刑罰。金鳳的刑罰，是無意中受的，如今是故意的做出來，美君心中，真是有極大的恐怖。

旱煙筒已經放在爐火上了。廚子一面在扇着，張先生說：「因爲你太剛強，不能不給你一點苦吃。因爲你只有一點不像金鳳小姐，今晚也要使你更像她。兩件事併在一起做，一禮拜後，你就真是我們家的金鳳小姐了。」

旱煙筒頃刻就燒熱了，廚子便走上前去按住了美君，扳過她的臉來。廚子是個身軀肥大的人，而且孔武有力，他按住了美君，真像龐大的鷹隼，抓着一隻小雞，一動也不能動。

娘姨將燈拿過來了。張先生一手拿了一張小的照片，一手拿了燒熱的煙筒，向美君柔嫩的腮上燙下去，只聽噉的一聲，美君不覺痛澈心肺，不由得大叫了一聲，頃刻就昏過去



這是一種心靈的虐殺，是一種無人性的心靈虐殺。要說這是張先生對美君的報復，我們便把張先生的罪惡太看輕了。美君現在的確是一個可憐人，却沒有一個人憐憫她。就是她所認為能幫她忙的趙孝存，現在對她的印象，還是很淡。

趙孝存在信發出後的第三天晚上印象方纔變濃的，爲什麼會變濃，因爲他寫的那封信，郵政局又給他退回來了。

「怎麼會把信退了回來呢？」

這一個問題盤踞在他腦內，使他睡也沒有睡好。他一時想到是她故意退回的，一時想到也許是他家傭人不知道她叫晏美君。但是無論如何，想不到他們會搬走的。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往學校之前，按照着地名去找一次，方知道他們已經搬走了。

孝存知道了他們已經搬走，心境又變了。他以爲晏美君那天沒有到公園，爲的是準備搬家。自己應該去訪她，不應該約她到公園。午飯歸家，把這事說了出來，妹妹聽了，倒不覺得怎麼樣，媽媽却以爲這件事有些奇怪。她說：「如果美君不像金鳳，當然沒有研究之價值。因爲她像金鳳，這一次搬家，多少和這事有點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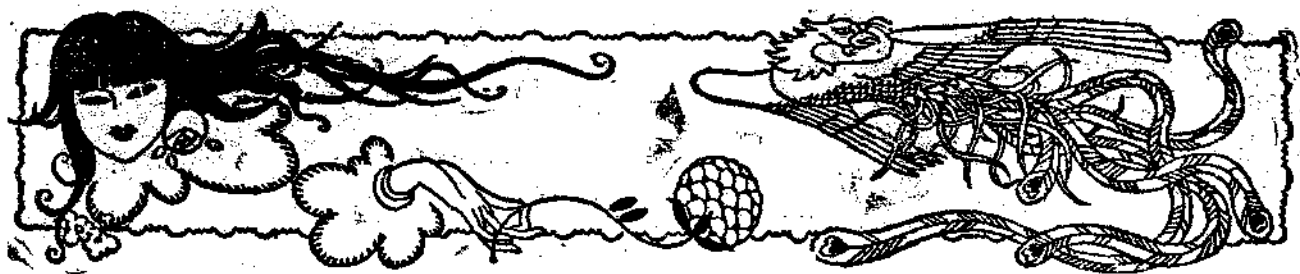
「媽是說她要把美君藏起來不和我們見面？」

「這也是說不定的！」

「就算是像她的女兒，爲什麼一定要藏起來？」

「就是因爲像她的女兒，所以纔想把她藏起來，果然是她的女兒，她還藏什麼？金鳳是死了，她已生不出像金鳳這樣的女兒來，如今遇着美君正像金鳳，她怎麼能離開她。既不能離開，她就不能讓她和往常在一塊。和你常在一塊兒，你是可以把她帶走的，那她怎麼受得了？」

媽這一席話，真把孝存說呆了。他呆了半天，說道：「這樣，不是永久的看不見她了嗎？」



「那也不能說定，也許她會寫信給你的。人雖可以被他們騙走或是被他們逼走，可是心是騙不走逼不走的。她會寫信來的。」

「這是很渺茫的事，她寫信也許寄不出來呢？倘使他們是把她騙走或是逼走，防範定然是很嚴的。」

妹妹說：「難道我們自己不會打聽？」

「張逸儔早就走了，我們到什麼地方打聽去？」

「美君的家裏呢，總不會不知道的。」

「她爸爸死了，媽也回了娘家……」

「就讓女兒一個人住在人家教書？這真是個啞謎！」媽媽說了這一句。孝存想想這的確是有令人莫明其妙的地方，他決意自己出去找他們一次。

孝存的希望是由鄰居訪得美君媽的娘家，再由那裏去探美君的消息。無如這只是一個理想，他問了半天，一點消息也沒有得着，快快地回到家裏，心裏真有說不出來的難過。

晚飯後，孝存問着媽究竟有沒有方法。媽說：「等她來信啦！」

妹妹笑道：「可以找個偵探去探聽，包你探聽得着。」

在妹妹，這不過是一句笑話。哥哥倒覺得有點意思。

媽媽說：「偵探知道這位小姐是個什麼樣子？叫他怎樣探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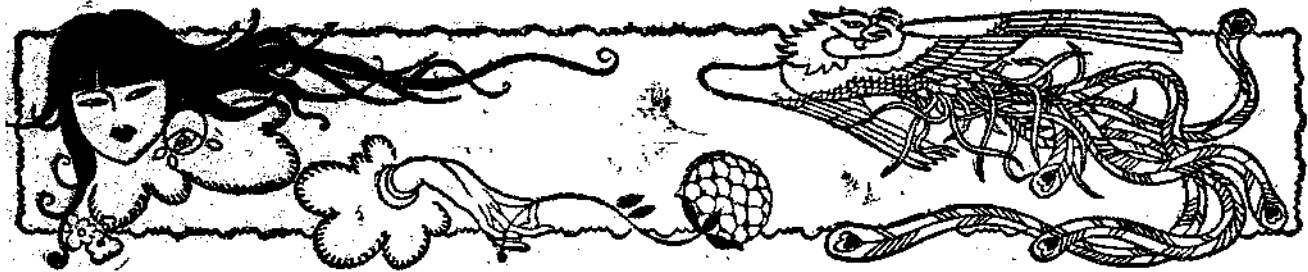
「真的，我們家裏沒有她的照片。」

「讓我去找年刊去！」孝存一臉高興的上了樓。但是不到一刻，他就下來了。

「年刊呢？」妹妹問他。

「不是兩年前搬家的時候丟掉了嗎？」

「對了！這全是怪你，我說帶來看看也好。你說你看見那些相片就生氣，一定不肯帶，如今用到它時，倒真的沒有了。」



哥哥不說話，只嘆了一口氣。

媽媽說：「不要嘆氣，明天到學校裏向同學借一本罷！」

孝存按照了媽的話努力了兩三天，一本也沒有借着。圖書館中雖有，可是無論如何，都不肯借出來。館員說：「你要那篇文章，可以帶紙筆來抄。倘使你沒有功夫，我倒也可以幫你抄一點。」

館員很客氣的向他說着，孝存真沒有辦法，他不能對他說：「我要借出去到照相館去翻一張晏美君的照片。」只好借了仍在圖書館中隨便的翻了翻，又還了他。

在星期六的這一天，恰巧遇着校中開運動會。師生們都到廣場中去看運動會了。孝存雖然也來校中，他並沒有心去看運動會，只獨自一人在路上走着，他走到了辦公室的窗前，看見裏面一個人也沒有。一個新的思想走入他的腦內。他想晏美君的照片，辦公室裏是有的。我何不進去將它拿出來？他朝窗內一望，裏面真的沒有一個人，那兩排學生的存查片很齊整的分放在兩個盒中，他知道一盒是在校的學生，一盒是退學的學生。

「晏美君是退學的學生，我拿出來他們不會知道的。退學學生的存查片，他們不常用。」

想到此處，他的胆子大了起來，他走到辦公室的門前，用手將門一推，門就開了。他急忙的走到那放存查片的桌前，去找晏美君的那一張，居然在慌亂的當中給他找到了，他毫不遲疑的拿了往口袋一塞，正待轉身的時候，那辦公室裏面的一個門中走出一個人來，真使他驚嚇得臉上變了色。

「密斯特趙，你沒有去看運動會？」

原來這個人，正是王逸士。他沒有辦法，只好說：「密斯特王也沒有去嗎？」

「我剛來做教務上的事，一切都不熟悉，趁着這個閒空，把各項的東西看看。剛纔我就是裏面查一件東西，我知道有人進來，可是萬想不到是你。」



菊影梅魂

春宵菊宴記

秋翁

三月中游，雙槌

如所言乎？予獨扞淺見云：「萬卉順時開花者，

居主人，邀就賞菊之

順其時，亦順其氣也。春之氣，點蕩而沖和，故紅

宴。因借瓢兒上人，

紫爛綴以鬥妍。夏之氣酷烈，惟柳蔭荷蓋，調節其

蝶衣，青鸞，一龍，

炎暑。秋氣肅殺，故非壯烈之士如菊者，不能與西

同蒞止。觀雙槌居庭

風戰三百合也。冬氣寒凜，萬卉皆深藏以避其鋒。

院中，紅紫萬千，碧桃未謝，山茶正如火如荼，迎

凡順其氣者為經。若逆乎氣，則為變。今時雖行春

春抽條如金蒜，紅綠盆梅，亦相對作澹裝濃抹，新

令；氣則浮盪乎肅殺。氣隨政令而變易，如政行虎

柳方窺其眼於檐際，知二十四番花信，始啓其序幕

暴，狼貪，失政之和，足以影響其氣，變沖和而為

也。時主人方殷殷邀我儕入座，先作茶會。驟然見

肅殺，若是則春含秋氣，春行秋令，又何怪乎秋花

几上一磁盞中，植菊一本，花朵雙出，傲然特立者

春開耶？在昔唐之武曌，多行悖逆，殺姊屠兄，執

，固淵明之舊侶。朋儕咸驚惶失措，恍如驟睹戰士

君酖母，終至反唐為周。曾在冬日寒冽之季，擊鼓

之披甲重來，英姿猶昨，黃金之胄，依然燦爛矚眼

催花，而百花齊放。若然，決非武氏之力，所能號

，幾脫口而出，詢以寒飢之狀，且疑其曩日萎謝東

令草木，亦以其政令多乖，酷烈而肅殺之氣候，充

籬，為風霜中傷之謠。比聞主人歷述，始悉其雖一

沛宇宙，有以致是。故類乎此者，五千年來，史官

儕對茲重來之戰士，咸深致殷拳，各俱眉宇軒昂，

書不絕書，用以促令其君上，修明政治，惕然反省

諸於主人，取斗酒勞之，又相約今夕不醉無歸。主

於萬幾者也。草木無知，隨氣而變，何妖之足云。

人問：「昔稱花開非其季者為妖，今秋菊春放，信

一主人以予言為近似，不無有理，因各酌巨觥，為

花洗塵，為人澆鬱結不宜之氣，盡浮大白。獨瓢兒

人問：「昔稱花開非其季者為妖，今秋菊春放，信

上人慮曰：「戰士既重來矣，則於紅紫隊中，將如何安排？紅紫將爲其壓寨夫人，如梁紅玉之抱桴援鼓，獨當一面乎？」予曰：「花如解語，上人其問諸紅妝。」主人曰：「菊如爲白馬將軍，則將來或有助於普教寺之雙文。此上人之所以急欲妥爲安排。上人他日，將效惠明之選書請授焉。」以上人工畫蘭，且亦喜植蘭，吉羊蘭若中，會暗藏春色，故云。主人請上人酬花一巨觥，與白馬將軍訂交。上人勉盡一盞。予謂常人往往比菊花爲隱逸之儔，故在晉有東籬處士之稱，惟明太祖獨以菊花比戰士，太祖菊花詩云：「百花發，我未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着黃金甲。」太祖當龍戰之秋，目視時艱，無需乎處士，當有藉於戰士，惟披甲戰士，足以收拾殘局，故以菊相喻。實則百花中惟菊，凌霜傲雪，在肅殺之氣中獨放燦爛之花。枝直不蔓，幹伸不屈，鐵骨冰姿，雖被霜欺雪壓，委骨荒丘，而其冠不解，其甲不卸，循至粉骨碎身，供人渴飲，仍留芳百世。菊花，不第是戰士，實爲烈士，以烈士之墳墓，卽爲菊花之墳墓——黃花崗，受千萬人所崇拜。丁茲亂世，戰士不可少，烈士尤不可無。」諸友深然予言，當晚爲慶戰士

之重來，攝影二幀以寄慨（見附圖）。予獨以茲花乃如我秋翁之發動攻勢於春季，則予匪能無記，因爲文以壯之，並就正於主人我師效文先生焉。

春宵菊

寒，事不多觀，第予已兩度欣逢。第一次，遠在十年以前，似爲上巳之辰，我友知足廬主人，折柬相邀賞菊，比往，祇知己六七人，團坐一席，肴饌甚豐，出於館廚。但初不見有黃冠紫綬之菊。而於席散時，主人忽引姬人出謝客，客不知其用意，及詢主人左右，始知爲扶正其姬人名「菊貞」者。於是客不敢言「賞菊」，亦不敢言「品菊」，祇能稱叨陪「賞菊」之宴，亦妙人妙事也。



○後宴菊賞於攝，賢青，人上兒甄，翁秋



謹防傷風

王鍾瀚

Raomus Alsaker 原著

譯自 Physical Culture

目前正是傷風流 二日內根除之。我們能把這個健康行的季節，它使人們鼻孔阻塞，頭 與幸福的敵人，拒之於千里之外，痛欲裂。如果不加正當預防，則侵 使它不敢侵犯。即使偶爾侵入，也入氣管後，便將形成支氣管炎。這 能把它殺得落花流水，不留絲毫餘是呼吸器官在秋，冬，春，三季最 跡。

那些常患傷風的人，結果往往 常患傷風，我們可以說他是有黏膜發生支氣管炎或喘哮，把大好時光 炎傳染性的。長久的傷風就是慢性消磨於痛苦之中，豈不可惜？而且 黏膜炎。上面所講的各種情形，除日子長久了，也許會成痼疾，引上 肺癆以外，都是屬於黏膜炎性質的。死途。有時傷風假使久不治愈，竟 我所以必須說明此點，是因為我會變成乾咳，晚上兩頰升火，夜間 們由此可以明瞭，無論傷風如何變化，總脫不了黏膜炎性質。所謂黏盜汗，終至成爲肺癆。

當然，我們不須恐懼這些嚴重 膜炎，就是黏液膜受了某種刺激而的結果。因爲第一，我們可以強固 發生的炎症。

身體，使它不患傷風。第二，當傷 普通一般人，都以為傷風是由風初起，立即採取預防步驟，於一 於受了風寒，天時不正，微菌侵入

所致。其實不然，傷風的真實原因却是飲食不慎，缺乏運動和休息，及體內廢物不能立刻完全清除。換句話說：毒血症是一切傷風的根原，雖說過分受寒也能促成此疾。

人體組織可以抵禦傷風，許多人經風披露，却並無可怕的結果。我記得有人在冬天乘飛機，公司答應有一架裝置熱氣的飛機，他因此衣服穿得很少，臨時公司變更計劃，換了一架老式的，不能裝上熱氣設備，害得他一路顫抖不住。到了目的地後，還發抖了二日，然而並無其他現象，因爲他素來注意健康，所以體格強壯，傷風不能乘虛而入。

反顧體質虧弱的人，一受寒氣，就患傷風。其實寒氣並不是傷風的主因，不過是爆發點而已。而身體羸弱，缺乏抵抗力，却是真正的原因。

假使有人患了傷風，那麼他應

當怎樣辦法呢？

這裏有一個方法，如果應用得早，很有效驗。要是延擱了半天或一天，也不怎樣的有効了。因為那時傷風已經延及整個身體組織，其所表顯於外的，雖祇一部份，却與整個身子，都有關係。

依據我的經驗，這個方法能在二十四小時或四十八小時以內消滅傷風。茲述於下：

第一：停食各種食物，不論流質固體，但盡量飲開水或冷水。水中放一只至三只檸檬之汁。

第二：立刻清除胃腸。我極其反對用礦物水或鹽類作瀉劑這習慣，不過在傷風的時候，偶一用之，對於清除胃腸工作，很有助益。服了這瀉劑以後，多飲熱檸檬汁，可使其功效迅速而澈底。

第三：洗一個澡，使週身出點汗。

第四：被褥蓋得暖些，小睡數

小時。

第五：在服瀉劑六七小時以後，用灌腸器灌腸一次，使腸內雜質一掃而空。

如果一個人發覺他患了傷風，立即用這方法去治療，當天就能把它除掉。可是我知道大多數的人是不願採取這種辦法的。那麼不得已而求其次，食鮮果及蔬菜，並且每天輕微地灌腸一次，幾天以後，也能見效。

傷風未愈以前，切不可食牛乳，乳脂，或乳酪。這些當然都是有營養價值的食品，但是當傷風的時候，吃了適足以阻塞體內組織，非惟無益，而且有害。

假使患了傷風，仍不願犧牲固體食物，那麼吃些烘馬鈴薯及搽少量乳油的麵包，亦無不可。然而我以為年青強壯之人，如無器官上的疾病，不妨採用前面所述的方法，因為它見效速，而且可以免掉種種

窒礙。

下面是一個把傷風當作兒戲因而受禍的實例：有一青年，常患黏膜炎，而且喘哮時作，不勝痛苦。幸經治療，兩疾皆愈。但有一天，他又感傷風，但仍照常進食，結果傷風侵入肺部，喘哮足足發了二星期。要是他對於食物，能加以注意，同時把胃腸清除一下，就不會引起這種後果了。

汪仲賢著 · 言情小說

惱人春色

全書三十八回

故事豐富 · 戲劇性！

上下兩冊 · 定價十元 · 優待七折 · 實收七元

福州路 · 中央書店發行 · 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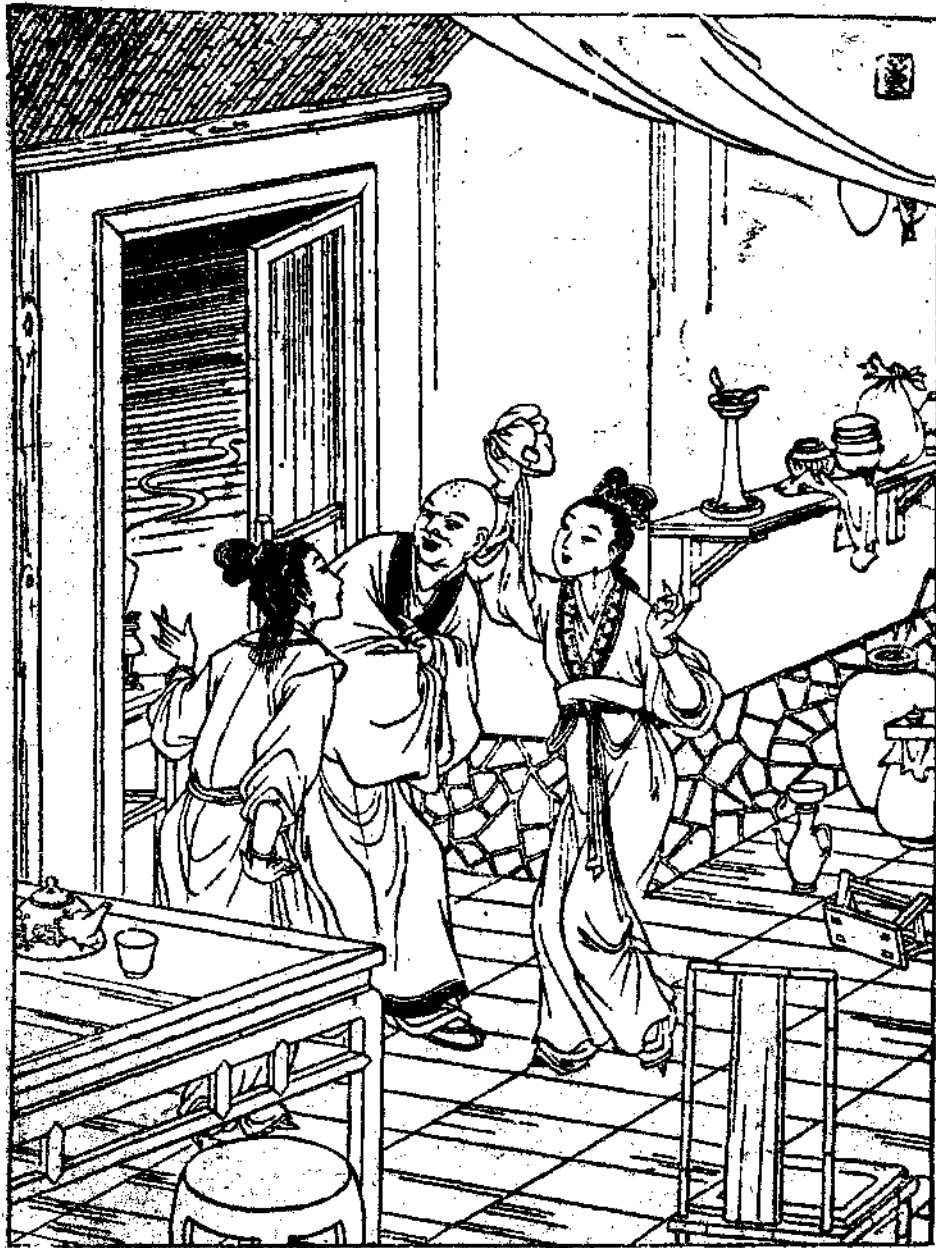
雲 巧 潘

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潘巧雲道：「小道便是海師父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來探路。」巧雲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桌兒在外，你即便報與他則個。」胡道把頭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潘巧雲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奴才但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却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監裏上宿，這一日，倒是迎兒巴不到晚，早去安排了香桌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吃一驚道：「誰？」那人也不答應。潘巧雲在側邊，伸手便扯去他頭巾，露出光頂來，輕輕地罵一聲：「賊禿！倒好見識。」兩個廝撲廝抱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個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快活了數遍，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的木魚響，高聲念佛。賊禿



畫傳

和巧雲一齊驚覺，那賊秃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巧雲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賊秃下牀，巧雲替他戴上頭巾，迎兒開了後門，簾地去了。自此為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賊秃便來家中。那潘老丈未晚先自要睡。迎兒這個丫頭，已是做一牀睡了。只要瞞着石秀一個。兩人便這樣往來戲耍，將近一月有餘。且說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件事挂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賊秃往來。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乖覺的人，早聽了九分，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救苦救難諸佛菩薩。」



• 圖六一第 •

長篇創作

長江的夜潮

丁詩



「那麼便要拜託趙先生了。」王娟雲歡喜地說：「假使能把這事情理清了，田先生能够再回來，我不知道怎樣的感激趙先生呢！」

「可是時間快不起來。」趙汝誠說：「衙門裏的公事是無從快起的，而且，也還要用點小費。」

一聽「小費」，王娟雲臉色改變了。她那裏有錢拿出來做運動疏通的費用呢？她祇有羞恥地吞吐地支吾道：「要……小……費！」

「那自然。」趙汝誠裝起笑和慷慨的表情說：「可是這沒有關係，由我墊出來，你寫個借據給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還，好在我同田先生也是朋友。」

王娟雲走的時候，趙汝誠沒有挽留她，連鄧綺芬留她也被他禁止了。他對鄧綺芬裝腔地說道：「你也不曉得人家這時心煩得很。你應該幫幫朋友的忙才是，譬如說走走門路，或是探訪探訪田先生的踪跡。（他掉轉頭來面向王娟雲）好！你回去息一會兒吧。我不留你。我也要出去給田先生想法子。停幾天再會。」

王娟雲聽了這體己的話，感激得幾乎流下淚來。她的嗓子充滿哭泣的音調：「趙先生真熱心，真叫人太感動了。」

這以後，王娟雲回到家裏。趙汝誠找錢廳長，可不是爲的田子文的事。他是要對付陳慎思。

一四

田子文到上海以後，一共寄了三封信給王娟雲，可是王娟雲都沒有收着，完全被她的叔父暗地沒收了。

每天王娟雲回家去總是問家裏有沒有信，每次問，叔父總使出蠻牛般的性子來，翻着紅絲的眼睛，罵出許多村話來。他是一個街上流氓，也不像做叔父。平時田子文在每次來



時總還送幾個錢給他使用，所以對於王娟雲還不大說廢話。可是自從田子文一走以後，他便沒有錢用，還幸虧趙祕書幫他一點忙，他的條件是要沒收姪女兒的信件。遇到田子文的信送來是十塊錢一封。他送來三封信，一共取去三十塊錢。所以他特別盼望田子文多多的來信，而遇王娟雲盤詰時，便老大的不歡喜。因為儘管對方並不曉得這祕密，做不規則事的人却總是時刻的虛心。

今天，是星期日，一早王娟雲的叔父便搬個凳子坐到巷口去，他留心着綠衣人。只要一見有信，他便很快的攔截下來。

「娟雲，你這麼早到那裏去？」恰好也坐在那裏和一只小理髮店的人談天，看見娟雲走出巷子，留神的盤問。

「我找朋友去。」聽了他的盤問王娟雲討厭得很，答非所問的回了一句便匆匆走開。她走到陳慎思的家裏。

陳慎思到南京去了好多天。田子文逃走的第二天，王娟雲便找過陳慎思，接連找了三次，一直沒有看見他。今天她才會見他。

他已經曉得田子文的事。他表示很憤慨，同時爲了文藝會的事而引起他的仇敵，他也表示很抱歉。但他總以爲，文藝會固然是因爲趙汝誠從中搗鬼，那種推諉的話是完全不可靠的。他囑咐以後王娟雲切不可再到他家裏去，也不可以相信他的說話。

在王娟雲的心呢，陳慎思是對她很好的，可是他和趙汝誠明明是兩個黨派。他過分的詆毀趙汝誠，從上次趙汝誠的情形看起來，並不一定照他說得這樣的卑鄙。而且，今天陳慎思還告訴她一個關於他自己的消息，那便是科長差使撤掉了。看起來陳慎思和趙汝誠是大仇人，他一定不會說趙汝誠好話的。然而自己爲了拯救田子文，却不能不和趙汝誠敷衍。他比陳慎思有權，也熱心。



談了好半天，陳慎思所說的話完全是罵錢廳長和趙汝誠，對於田子文的事他很少有辦法。還是在王娟雲走出門時，他說是答應她找馬委員。

走到馬路口，她脚步停下來，她想：回去呢還是找趙汝誠？

她站在街中心紀念塔旁。她不能決定。

家，是一個黑暗的深淵，冷酷的冰窖，對於她一點趣味一點溫暖也沒有，自從田子文走後，她好像一個失去保障的人，對於家更增加她的恐懼與灰心，她深怕一個失羣的孤雁會迷失在雨中。她要快點尋回這生命的泉源，她還只有再請趙汝誠給她設法營救。

正當她呆呆的凝想間，忽然街上湧過來一股人潮。幾個騎在馬上的警官安閒而又莊嚴地騎在馬上。一會兒人羣驚動起來，迅速的散開，有一個警察拿籐條抽打着羣衆，等人散開去時，她看清楚那是押解上刑場去的犯人。而且從犯人背後插的紙籤看去，分明這便相同於田子文被人誣害的罪狀。假使田子文被抓住了，不是也要受到同樣的待遇呢？……她想到這裏，不禁心上掠過一陣陰影；雖然是六月天，她可不覺得熱了。

身上儘管有汗，總是寒惻惻的。是冷汗。

呆望着那一隊人羣，人羣漸漸去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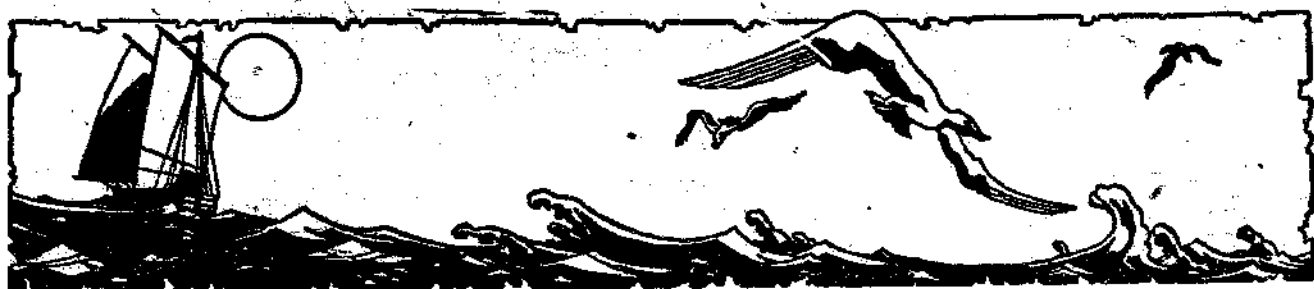
她還站在那裏，忘記了一切地。

「娟雲！娟雲！」她聽見有人叫她，依聲音望過去，她看見趙汝誠和鄧綺芬，他們正從一昇茶葉店的門口走出來。

「你們到那裏去？」王娟雲現在對趙汝誠的態度不再像以前冷淡了。爲了營救田子文，她只得還對趙汝誠聯絡，所以她一看見他們，跨上前便去搭話。

「我們出來買點東西，現在買過了，打算回家去。王小姐，也能跟我們一道去玩玩耍？」趙汝誠說。

「好！橫豎我也沒有什麼事。」出乎意料的王娟雲今天豪爽得很。這使趙汝誠又歡喜



，又奇怪。

他們三個人並排地在街上走的時候，鄧綺芬特別乖覺，她處處都是要討趙汝誠好的，因為這樣他才有錢供她揮霍。她本來是在中間走的，可是走了一會兒，故意的讓開了。她走到行人道邊上，還故意的軋近王娟雲，把她往裏擠，使她能和最裏邊的趙汝誠靠近。在平時王娟雲遇到這情形，她一定是不高興的讓開去，或是不願意和他並肩行走，或是邁上幾步，突出這個平行。但是，今天王娟雲却不是這樣。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落在中間跟趙汝誠並肩地行走。

然而，這種行走是愉快的嗎？趙汝誠可以說是，而王娟雲又可以說非。

王娟雲想起四個多月前的散步，在第一次座談會散會後，也是三個人行走，那是何等愉快的情緒。由那一次愉快想到今天的淒涼，自己還不能把不愉快的顏色表露，不免更是一件痛苦的事。

至於趙汝誠呢，他快活是不消說得的。一直沒有能跟王娟雲接近過，意外的却有這樣的進展，照他料想，也許是田子文一走，王娟雲真的便把他忘記。果真是這樣，他的前途倒也充滿幸福。他還能享受美滿的青春，他一點也沒有老。

他想到這裏，特別把身體貼近一點。他和王娟雲肩靠肩，姿勢像一對戀人。

王娟雲也不拒絕。她聽他很近，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

後來，鄧綺芬簡直落到後面去。不再是三個人平行了。她一個人單走，王娟雲和趙汝誠並肩走。

陶醉在幸福夢幻中的趙汝誠根本就已經忘却了後面還有一個人，那是鄧綺芬。他祇記得他和她並肩行走。世界只有他們兩個人，像創世時只有亞當和夏娃一樣。不是鄧綺芬喊他還回頭。

一會兒，他們走到一家照相館門口，鄧綺芬忽然喊着說：「我要進去照個相。」



趙汝誠王娟雲跟她走進去，他們兩個人還不知道她的用意。等到鄧綺芬把自己的相照過了，她提議三個人合照一幅相，趙汝誠這才明白她用心之深，爲自己設計的週密。他自然是很歡喜的，他舉手贊成。王娟雲雖然不贊成，沒有用。她怕不照相會引起趙汝誠的不快活，趙汝誠不快活田子文便更沒有方法回來。

王娟雲答應是答應了。但是拍照的時候三個人站的姿勢還有點小小的問題。趙汝誠提出的兩個辦法都是要和她靠近，趙汝誠居中，自己在左右，或自己在中，趙汝誠居左右都是一樣不行。她的意思是要藉鄧綺芬把她隔開，或者讓他們兩個人坐，自己站，倒也是一個好方法。

只是這方法趙汝誠不贊成。鄧綺芬也說封建思想太重，對於這一種無關緊要的小小的照相還要如此爭執，她簡直不像一個職業女青年。聽了這話王娟雲有點慚愧起來。覺得這話也不無理由。一個在公務機關的女職員是不應該過分扭扭捏捏的。在現在文明世界，男女社交的確應該公開了。她決定後，依照趙汝誠的辦法，照過相。她跟他們到趙汝誠的家裏。

趙汝誠太太歡喜打牌，今天一早就出去打牌了。因此趙汝誠更減少了顧忌，他要留王娟雲吃飯。王娟雲依他的話在他家吃飯。

飯後，錢廳長打發人來找趙汝誠，也是爲的打牌。

「我一會兒就來好了。」雖然他歡喜打牌，可是今天原要打算陪王娟雲談談，不一定像往常高興。

「不單是祕書，還要找太太去呢。」當差的找補一句。

「怎麼？還是搭子不夠？」

「是呀！廳長說還要兩個搭子。太太如果不在家，就請趙祕書另找一位女太太。」

「太太不在家。還要找一個。找誰呢？」趙汝誠躺在沙發上，嘴裏啣一枝煙，閉着眼睛



睛想。

「是，還請您找一個。」當差的笑着說，彎拱着身子。

「那麼你來湊一個吧。」像閃過一道電光，突然滿意地從睡夢中醒轉，他從沙發上跳起來對王娟雲說。

王娟雲却再也夢想不到他會找到她。雖然閒下來她也歡喜打打牌，可是她却沒會和這些大人先生們正式交過綫。她盡力拒絕，可是趙汝誠却偏一定拉她同去。他還自主的對當差說：「你去你去，就說廳裏的王娟雲小姐跟我一齊來。」

王娟雲急得了不得，拚命要喊住那個轉身出去的當差。當差聽了趙汝誠的話，對王娟雲却像不會聽見一樣。

「沒有我，沒有我。」喊了一點也沒有用。她要追出門喊住那個當差，被鄧綺芬拖下了。鄧綺芬勸她既然要在社會上混事，這樣任性是使不得的。人家千方百計想和廳長見面不容易，你却有機會自動放棄，這人豈不是一個大傻。趙汝誠也說，她這次藉這個機會很可以和廳長聯絡聯絡，對於她在廳裏服務的前途固然很有幫助，同時要營救田子文也可以託廳長想辦法。只要廳長肯出心幫忙，田子文的案子是容易了結的。

與其說是職業前途，倒還不如說是營救田子文更打動王娟雲的心坎。王娟雲有點答應的樣子了。趙汝誠看得很清楚。只要是她不過反對，樣子便是沉默的。於是他對她說：「錢沒有問題，我借給你，輸了不用還，贏了本錢還我，餘下的錢你自己拿去。」說定以後，趙汝誠點了一百塊錢鈔票給她。

一五

接連在錢廳長家裏打了幾次牌，總是王娟雲贏的多。王娟雲對於打牌原來就有點興趣，贏了錢打牌的興趣自然更高。因此她近來也就常跟趙汝誠到廳長的家裏走動。



每個人都是有高攀心的，不管多少。只要地位比我高，而我又競爭不了時結果便只有敬仰他，因為除了妬嫉的競爭便只有順從的阿諛。在女人尤其顯明。王娟雲在以前，從沒有看過這樣的偉大的場面。在錢廳長公館裏，她看到華貴的陳設，炙手的氣勢，僕從如雲，奢侈享受都還是第一次。她第一次是震驚，第二次是目眩，第三次是感到特別舒適，第四次老實有點羨慕，第五次有點心癢搔搔，最後，新的人生觀暗中樹立了。她覺得物質享受比精神生活更迫切，而這迫切的還是她所缺乏的。

起初是陪趙汝誠。趙汝誠要她去，她便也去。她要趙汝誠設法營救田子文，所以總是儘量跟趙汝誠敷衍，要得他高興。她雖然也歡喜打牌，但是田子文的影子在心上總還不能忘記。每一次會見趙汝誠總是問忙到怎樣的成績。趙汝誠總是說：「有點端倪了。」究竟呢，一天天過去，石沉大海一樣。信沒有，案件撤銷的消息也沒有。

王娟雲起先還有點急，後來因為忙着打牌，也就漸漸的把這件事忘記了。她在偶然想到田子文苦悶的時候，便這樣的安慰自己：「他連一封信也不寫給我，我又何必過於煩悶呢？」

表面看來，田子文走後，王娟雲生活只有遠比以前快活。第一她常常打牌，打得很順利，她可以把這贏的錢買點化粧品或是製幾件新裝，不必再像以前要愛美而又嫌經濟不足。第二是她的職務比以前清閒，位置提高，薪俸增加，手頭活便些。第三，她的叔父原來常是跟她討錢的，現在也不討了。什麼緣故她也不曉得。

至於她在錢廳長家裏，偶然間也會想起田子文。幾次要想直接提出營救的請求，但是她總沒有這個勇氣。她怕這舉動會被認為冒昧。跟趙汝誠商量，趙汝誠總是不贊成她這個主張。他說，已經把這件事託過廳長了，她不必再麻煩廳長，雖然他實在沒有說過。

就在悠悠忽忽中，六月份過去了。在這一個月中，趙汝誠對王娟雲的進攻有很大的進展。很顯明的一點：王娟雲不愛他，但也無所謂恨他。她和他接觸的機會很多。她換到這



一個新的生活中，覺得有趣得很。到錢廳長家裏打牌，到同事家裏打牌，看電影，吃館子，……完全和以前生活不同。這一個生活圈子的中心是趙汝誠。享受和被招待是王娟雲最多，用錢盡義務却又是趙汝誠最多。王娟雲歡喜這一個生活，實際上也可以說歡喜趙汝誠。然而決不能誤會，王娟雲至少在現在，還沒有決定愛趙汝誠。

她祇是歡喜那一個生活。

她歡喜：她現在有美，她現在有榮譽。因為常常到廳長家走動和趙祕書來往，她已被人家看得起些，不再像以前做書記時像一個灰色的爬蟲。和她往來的盡是些薦任人物。

六月，在她是幸福的。

六月過去了。七月的第一天，她的心上起了一點小小的波瀾。

她又想起田子文了。

不是她自動想起的，是另外一個人提起他，那是陳慎思。

這一天上午，王娟雲剛要出門去辦公，陳慎思來了。他報告她一件好消息，說是田子文的事已經託馬委員設法，內部撤銷了案子，他就可以回來。叫王娟雲快點通知田子文。

陳慎思興高彩烈的跑來，滿臉大汗，提着一頂草帽直是扇那一個圓胖臉。照他想，王娟雲聽了這喜訊一定要大大的興奮一下，因為她以前會苦苦拜託過他，她為這一件事還流過眼淚，切盼田子文能够回來。可是現在呢，王娟雲並不如他理想中的歡快。她聽了這訊息，似有若無的感謝兩句，好像回來不回來都不一定十分急。

因為田子文的地址她不曉得，信息沒有辦法通知，好像這喜訊反而害了她了。她說：「這怎麼通知田先生呢？」

對於這事情陳慎思還有點不大清楚，他問：「子文一直沒有信給過你嗎？」

「沒有來過信呀！也真奇怪！去了兩個月。」

「好！讓我再幫你打聽吧。」在陳慎思走的時候，他安慰了王娟雲幾句。走到門口却



又站住了。他望了望穿得一身濃裝的王娟雲，吞吞吐吐地要想說話，可是又忍住了。王娟雲覺得很奇怪，眼睛也望着他。這一望陳慎思說出來了：「我覺得你生活似乎有點和以前不同，我勸你，……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答應我？」

「什麼事？請陳先生說出來。」王娟雲開始覺得有點討厭。

「我覺得你在廳裏做事不一定很適宜，最好你還是把職務辭掉。也許你不以我的話爲然，但是我希望你能考慮考慮。」

一聽這話，王娟雲心裏不大快活，他覺得陳慎思對她說這話完全看了自己地位升高，而他却已經撒差所說的牢騷話，他的派別是和錢廳長不同的。勸自己脫離廳裏，不過是希望投進他們的懷抱。「我有什麼不曉得！我才不傻呢！什麼人利用我都不睬。我個人的幸福和享受是第一。」當陳慎思走後她這樣決定。

但是，顯明的這一個喜訊在她的心中起了一層波瀾。不是大浪漣漪。

她在今天夜裏，失眠了一整夜。

傍晚趙汝誠派人來約她，到鐵城大戲院聽白雲生韓世昌的崑曲，也被她拒絕了。

七月的天氣。悶熱的惱人的天氣。

她有點覺得熱，推開窗，半規形的月掛在天上。還是那麼一個上弦夜。模模糊糊的小山岡上那一個鼓樓影子。由鼓樓想起田子文的學校，她更想到城牆鼓樓，那些都是她和他常常散步的地方。

「一個人人生是應該有意義的，頹廢，墮落，意志不堅定，這不是自己的毀滅嗎？不就等於一個人自殺嗎？……」

由田子文的走想到自己生活，她開始檢討起自己來。她漸漸感到一種恐懼了。像恐怖電影上一隻帶毛的大手，影子移過來，攫住她的心！她自己對自己說：「我是不是意志動搖了呢？……我毀滅？我自殺？」

秋

齋

筆

談

秋翁

◆網中雜札

獻歲，過吾友茗溪生之廬，其址當在封鎖綫中，家人五口，悉不能越雷池一步。生蟄處斗室，悶損欲絕。除夕，不得餞殘臘之往，以迎新春；故桃符猶舊，與戶外大地春回，如隔歲焉。予先於電波

賀年，博取壓歲錢。」其母曰：「兒忘之矣，新春已非我儕所有，賀年當於電話中爲之。壓歲錢，兒輩今歲無望矣。新衣穿亦無人見，又何必穿此。」兒輩大不樂，繼以涕泣。母出廚中僅有之兩芋頭饗之，泣始止。

中約其登臨陽臺，及驅車如陽臺之下，即憑軾與生遙揖之，且爲生祝新春如意。生作苦笑曰：「春光不臨蝸廬，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又曰：「今日得見故人於咫尺，視同隔世，第恐爲邏者見，幸勿多談，俟他日相聚於酒杯花事間可也。」因以其日記一冊，遙擲於我車箱中。予返視所記，事多奇趣，爰摘數行，以實我文，庶讀者有以知桃源洞中別有一小天地也。（以下爲茗溪生日記中原文。）

唐子西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二日，若活

除夕午夜，四隣萬籟絕響，僅聞鼠子匿幃後，唧唧啾啾，作數錢聲。鼠子，殆亦經營周歲，囤積食糧有餘潤，而在盤算其盈餘之鈔。唯人處網中，坐吃山空，何況無山，只有坐以待斃耳。入睡後。夢中坐鈿車，馳騁四郊，往戚家賀歲，歡敘終日。及醒，依然在榻。竊念科學成功，倘得憑藉夢境，與社會相交接，而使他人亦能感覺及我，則雖終身在禁錮中，亦復何害。第恐科學成功後，又將制我神魂之出舍，則多一番苦惱矣。比醒，無私的紅日，已穿窗而入，聞門外春潮沸矣。

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不圖親嗜此味。網中歲月悠久，思及羅蘭夫人：「毋寧死」之語，多活一日，多嚐一回人生的苦盃，又何需乎悠長之歲月耶？

元旦，率兒輩登陽臺上，與左右隣人拜年，隣人名四先生者，遙擲青果五枚於兒輩，云是友好從郵信中遞入者，願共啖此不易獲得之鮮果。予嚼一枚，覺味苦而澀，以乾癯久，無回味可尋矣。

兒輩欲試新衣，云：「明日元旦，例須往戚家

入晚，聞嬰孩啼聲啾啾如貓叫，淒咽欲絕。家人云：「兒為右隣四號陸姨所產，陸姨屏在網外，苦不得入，以戶口早經清查，例不能少一口，亦不能增一口，故陸姨舍其襁褓之雛，寄居戚家。兒父每於人定後，抱其雛站警戒綫畔，俟其妻來，隔網出乳餵之，習以為常。茲兒之啼哭，意其不獲飽乳之故耳。」予聞之酸臆，竊念嬰兒何辜，出世即嚐此人生的苦盃？因終夜未得合眼。

財神生日，例須作饗，予謂家人曰：「今歲可免，因財神恐亦不敢入此警戒之網，彼在網外，肥魚大肉恣啖之，亦何樂而來此受饗。且財神者，媚之為圖財耳，在茲小宇宙中，試問需財亦何用？即富如陶朱倚頓，日被桎梏，亦何樂於財哉！」

七號陶先生所畜之犬，名「克敏」，恒出入園外無阻，且邏者亦不加禁止，人都譏羨其身份。第以封鎖久，人無餘餒啖彼，使彼不得不外出覓食，朱門酒肉，棄置滿溝渠，犬覓食自易於人，因此「克敏」儼然如孟子所稱一妻一妾之齊人，飽食而返，搖尾唾舌，以驕其主人。主人反枵腹負手，蹣跚室中，對之自覺慚汗無地。在此大時代中，人，將向犬乞憐，人，欲為犬而不可得也。

右舍楊姓少女，因封鎖而衍婚期者，有人見伊心緒不寧，如坐鍼氈。未婚夫時以電話問訊，並約伊黃昏人靜時，臨陽臺作密語。人比伊為朱麗葉之與羅密歐，同一憑藉其陽臺以通情愫而堅盟約者。聞情焰之熾，已兩不可耐，未婚夫泥其作張僧繇畫龍之破壁飛去，女則猶未肯肯耳。

馮二娘，為某鉅商之外婦，賃我家前樓一室而居，自封鎖後，薰砧足跡不復至，雖電波時通，二娘終於邑不快，二娘於歲闌時已身懷六甲，一昨黃昏，竟爾分娩，以難產故，轉輾哀號，淒絕床第。其女傭曰白妹，急電主人請示，主人年老無子息，渴望於雛兒，及聞難產，大惶急，電波中作抖顫之聲曰：「奈何……奈何……穩婆也無，怎麼得了？汝輩須特別將護，多酬汝金。」白妹唯唯不能置答，釋其電話筒曰：「生產非我本人，多金我又何能為力？」及至鐘鳴一下，產婦呼號轉急，額汗盈盈如雨下，呼吸驟然急促，主人者電波頻至，白妹期期艾艾以狀告，主人懼，電波中聞頓足聲，第曰：「怎麼辦……怎麼辦？命產婦用力……：……：……：……」白妹笑釋其筒，聞者皆絕倒，空氣由緊張而轉弛，產婦聞聲，亦為破涕，其氣既平，胞胎亦順

流如激湍之驟下，一室因而大樂。白妹又電告主人曰：「胎兒下矣，恭賀主人，呱呱者一雄也，產婦亦平安無恙。」電波中透出一片笑聲曰：「嘻……還須妥爲將護，日後當獎汝多金，予恨不能一見爲恨也。」白妹亦大樂，時東方將白，產婦窮竟夜之力，得此雛兒，難以哉產也。

陸姨家之嬰孩，終因不得乳而夭殤，陸姨病臥於戚家四五日，及稍瘳，懷乳而歸，聞兒已死二日矣，痛絕於地，爲邏者扶去。陸先生亦以其兒之殞，哭甚哀，當氣絕之晚，自將孩尸裹紮，如食物中春捲狀，於清晨置之網外，以待善堂之來收，不意轉瞬之間，爲七號陶先生所蓄之犬——克敏，張口啣去，不知所終。有云曾目見克敏嗜嚼於垃圾桶畔，嗚嗚有聲。或告知犬主陶先生，先生俟克敏歸來時，鞭撻無算。又視其目灼灼呈異狀，因逐去之，日後不再見其歸來。或云已爲瀆三所烹矣。在此大時代中，人獸相食，又何足怪。

隣有月夜放紙鳶者，一縷遙牽於孩提之手，紙鳶上衝斗牛間，我儕圈中人，對此作遐想，願隨紙鳶上窮碧落，歷月球而侶嫦娥，其樂爲何如？然好頭顱又恐被吳剛斫去，終成夢想耳。

晚上偶散步弄口，見楊姓少女約其未婚夫於網畔談情，既作蛇行狀，入網相吻。藉傾積愫。予目覩斯狀，歸成小詩一首寄慨云：「元夜天公初試穎，春城大地畫梅花，著箇圈兒分爾我，欲圖相見走龍蛇。」

隣人四先生語予云：「某少年時未涉情網，五十年來亦幸未罹法網，茲所困者，意殆天網。聞同里八家六十一人，當元夜霹靂一聲，加以封鎖時，爲漏網之魚，欲歸不得者僅二人，餘五十九人，均在網中，安之若素。以某一家言，大小九口，當時正在守歲，家人團敘一室，故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某之幸也。」言下，猶掀髯自樂。予笑曰：「天網雖疎，魚固不敢漏，亦不能漏也，此之謂：『一網打盡！』」

聞他處又增數圈，大地定有「寶藏興焉」，否則，天公何必亂加圈？若得聯繫之，將成數環。循環之果，食者又不知有若而人？嗚呼！何日得解斯環？我唯叩之碧翁翁。

網中，天日雖有，惟黯澹無光，若易而植菜蔬，亦將如豆芽之呈蠖屈狀，未能生燦爛之花，結香甜之果，人處其中，不將癱瘓者幾希。

說小影電

罪惡之夜

秦陶

凱蒂蘭捧着快要脹裂的頭，靠在那監獄的鐵柵上，兀自發怔。事情實在太使人疑慮，太近乎晚上做的惡夢，自從昨天晚上到現在，那些可怕的事，實在太使她難受了。她慢慢地坐了下來，想把那些回憶重復整理一下。

第一點，就是喬恩福爾葛納的暴卒，這是她思想中最清晰，也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六年以來，她一直是他的私人祕書，她和他同處在一個辦公室內，他是一個高大漂亮，雙鬢帶了一點灰白的商人——整整地六年，她望着福爾葛納公司的事業，慢慢地向上發展，從他那巧妙的手指下，把他的事業，擴充到整個世界。

在事前，絕

對沒有什麼困難的警告，也從沒有什麼悲慘的暗示。直到那報上的大字，登載着福爾葛納股票暴跌的消息，傳到了她的眼裏，這才把她一嚇，從弗璐麗達趕回了紐約。她記得當她走進公司的時候，正有許多董

事在商討這件事，她穿過了這人叢，走進了福爾葛納的辦公室。正像平時一樣，他叫她不必害怕。但是，很使她失望的，就是他承認是失敗了。

「凱蒂，我們的範圍實在太廣了。」他避開了她的目光，不厭其詳地對她解釋着：「這是一種戰爭，銀根的緊急，週轉不靈是唯一的原因——」他的手指很神經質地在他那龐大的書桌上玩着一個小型的金質的地球，在那金屬物上有幾處還釘上了幾枚有寶石的



• 角主兩「夜之惡罪」•

原名 *Night of January 16th*

演：凱蒂蘭……愛德菊露
史華夫范羅爾……羅勃潘立斯頓
喬恩福爾葛納……喬爾斯亞斯泰
波克律師……唐蘭格立斯

派拉蒙公司偵探奇情片

導演——威康克萊門斯

細針，表示出每一點上都有他的分公司存在着。——到現在，凱蒂想起那地球來，似乎還很明晰地引起她的思潮。

那時候，福爾葛納在她走出辦公室的時候，把她喊住，他的一種態度似乎很奇怪，也似乎很就憂地對她說：「我要你知道，關於一切金錢的事，都要你替我留心留心。」

金錢！在這一個憂患叢生的時候，在這她的一切的計劃和工作都將因此而停頓的時候，對於她實在是一個不堪重負的責任！但是這在一個能獲得她崇拜的有君子風的人的口中來囑託她，似乎是不能推諉不管的。

——他是他辦公室中的唯一的親信人，整天的他們都在一起磋商着事業，照理，她不能不明瞭他。他把一切嚴密的事都囑託了她，那麼，你能不相信他嗎？

你而且還在他的附近的公寓內住着，而且還有一架談話機設在彼此的房間裏，在任何時間內，他可以和你磋商什麼重大的事。

第一件不平常事終於發生了，在前一晚八點鐘，凱蒂回到家裏，從她的窗上望出去，她還看見福爾葛納住的房間內放射出燈光。可是奇怪的，就是在她沒有離開辦公室的時候，福爾葛納曾經親口對她說叫她

去關照一聲他的僕人，說是今晚上他不回家了。但是現在爲什麼又有燈光從他的屋子內放射出來呢。

突然，那談話機上的閃光忽然亮了起來。但是却沒有什麼人談話，祇有一聲聲淒慘的呻吟，從那裏發出來。

在這以後的半小時，正像是一場可怕的惡夢。她急急忙忙地下了樓，穿過了街，走到了福爾葛納的公寓，慌忙把鑰匙插進了他自備電梯的門上，那電梯緩慢地上升。此後，就是她自己的一聲尖呼，那是因爲她看到了地毯上一滴一滴的鮮血，同時還有兩個高大的黑影在外面露台上走動，可是不曉得怎麼一來，那地板好像動了一動，而外面的黑影却祇有一個了。

在下面的街道上立刻就有一陣救命車的警號，把凱蒂跳躍的心更催快了速度，她搖搖擺擺地走到了露台的欄杆上。那裏，也有一滴一滴的鮮血，這個血而且還染上了她的大衣，這就是偵探長唐尼根把她逮捕的唯一原因。

凱蒂的腦子裏，現在已經裝滿了福爾葛納的名字，那尖銳的新聞記者的聲音，還有那兇惡的偵探的聲音，都在呼着這一個名字。還有在那偵探長的手指上正在把玩着那福爾葛納的華麗的手錶，那是在幾分鐘之前，他從那僵臥在下面人行道上，血肉模糊的屍首

的手上解下來的。

那偵探長用尖厲的目光把這屋子的四週掃了一下，望了望那只福爾葛納在前一天下午把玩過的金質的地球上，現在那上面也有了血跡。

唐尼根吶吶地說：「用這來殺一個人——」他一面說一面指着地球，同時又望着凱蒂說：「倒是一樁有趣的事。蘭小姐，你究竟有什麼理由要把福爾葛納謀殺呢？」

鐵柵上突然發出了鑰匙轉動的聲音，打斷了凱蒂的思潮。這是那個管獄婦人，像一個慈母般對她發着微笑，站在她的面前。

「公司中有一個董事要見你。」她說着就把凱蒂領到了一間小小的會客室裏。在那裏正有一個高大的年輕人，帶着甜蜜的笑容在望着她。

「我是史蒂夫范羅爾。」他帶着很輕快的語氣，對她說。

凱蒂暫時愣住了一會。范羅爾？范羅爾？哦！是了！這大概就是那個新近承繼老范羅爾財產的小范羅爾吧？她對於那充滿着友誼的熱情的笑容，也勉強地報以一笑。

接着，很奇怪地，他說：「我想你一定願意和我



金牌山 著名國產

高抽醬油 鎮江醋 金波美酒 什景醬菜

• 滋養豐富 • 品質精良 • 身體和味 • 馳名四方 •



家庭必備 每飯不忘

恒順醬醋廠

上海總發行所 愛文路三二號

分店：靜安寺 八仙橋 檳榔路

電話：八三三五五 三三九五七 三三三五六 六一四七五
隨電接隨送 貨購送

一同去吃餛子——這裏的食物太不行了。董事們已替你交了保。」

迷惘地，凱蒂跟着那青年坐上了汽車，在飯店裏吃了飯，又回到了她自己的寓所。她承認那新的男友是很英俊動人的。可是從他那詼諧的談吐中，在那羨慕的眼光後面，好像存在着一種目的。他是爲了什麼？爲什麼董事們要替她交保出獄——尤其是當報上都已登載着她是謀殺福爾葛納的兇手的時候。她對於這些，非常懷疑。

但是當他把她留在門口的時候，當她捻亮電燈的時候，她却把一切的思潮都忘記了。凱蒂的狗狂吠着歡迎它的主人。凱蒂也沒有注意到她的房間內，有一盆人家送來的花，在裏面還夾着一張漆白的卡片，上面寫着一行字：——「不要知道得太多是對你有利的。」

那明明是有人在警告她，要她守口如瓶，不許多言！這一定是那個謀殺福爾葛納的兇手！凱蒂看到了這行字的時候，心裏害怕了好一會，但是她却立刻鎮定下來，把她的思潮歸納起來。在這許多警局人員注意的事物裏，一定有幾點是忽略的，突然，她想起來了，那個談話機下的祕密抽屜！

過了好久，史蒂夫范羅爾把自己躲在角落裏，望

着凱蒂很匆忙地在街上穿來穿去；他就很小心地跟在她後面走。

福爾葛納的公寓在警察們走後沒有什麼變化，凱蒂走進了房子輕輕地掩上了門。那在地毯上的血跡已變成了可怕的褐赤色。她戰慄地跨過了這些，把個手指在福爾葛納寫字桌上那架談話機的機鈕上擻了一下。立刻就有一夾暗藏在裏面的抽屜自動地開了開來，裏面有一本皮製的日記冊正很顯明地現在她的眼前，那上面而且還有福爾葛納燙金的名字。

她正在翻閱那日記冊上正月裏的事情的時候，突然那談話機上發出了嗡嗡的聲音，打破了那公寓內的靜寂。凱蒂的跳躍的心幾乎要從口裏飛了出來。誰會用這個談話機呢？她的手戰抖起來，慢慢地伸開去，把那談話機的機鑰開了一開。立刻就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很有禮貌地在說：「我希望你能喜歡那些花，蘭小姐。可是很明顯地，你並不把我的警告當作一回事。」

「你是在我的公寓裏！」凱蒂簡直有些叫喊了。「你就是那個——」這時候門上忽然發出了聲音，這使她立刻就回過身來。站在那面的是史蒂夫范羅爾。

「史蒂夫，」她喊着：「那個殺人的！我——我剛才和他說過話。」

史蒂夫把屋子裏四面一望說：「在這裏嗎？」

「是的！是的！那架談話機——這是和我臥室通的！」凱蒂不耐煩地拖住了他的手臂，另一只手拿了那本日記簿，還有自己的手提包，一面走，一面說：「我們一定要回去，在他沒有走開以前。」可是等到她回到了公寓的時候，屋子裏却一個人也沒有。

凱蒂望了望史蒂夫那不相信的臉，帶有怒意地說：「你不相信這裏有一個男人是不是？你不相信我說的話是不是？」

「我是相信你的。」史蒂夫說；可是聲音似乎非常的勉強。他的眼睛望了望凱蒂的狗，正在那裏跳躍，玩着網球。他就彎下身去把網球拾了起來說：「我忘了去看一下浴室了，來，好狗！我要一個保護者呢。」

走進了浴室之後，史蒂夫和這只狗走到藥櫥旁邊，從藥櫥內拿出了一瓶碘酒，把它藏在袋內，接着他又彎下了身，輕輕地對狗說：「你喊！你喊！」狗果然吠起來了。史蒂夫就高聲地呼起痛來，說是那只狗咬了他。接着，他又一搖一擺，摸着足踝走到了房裏說：「狗咬了我，凱蒂！你有碘酒沒有？」

凱蒂立刻就跑進了浴室，接着又奔了出來，神色非常的奇怪，嘴裏在說：「奇怪了！我明明是有的，

只此一家
並無分出

葉樹德堂藥號

八仙橋青
年會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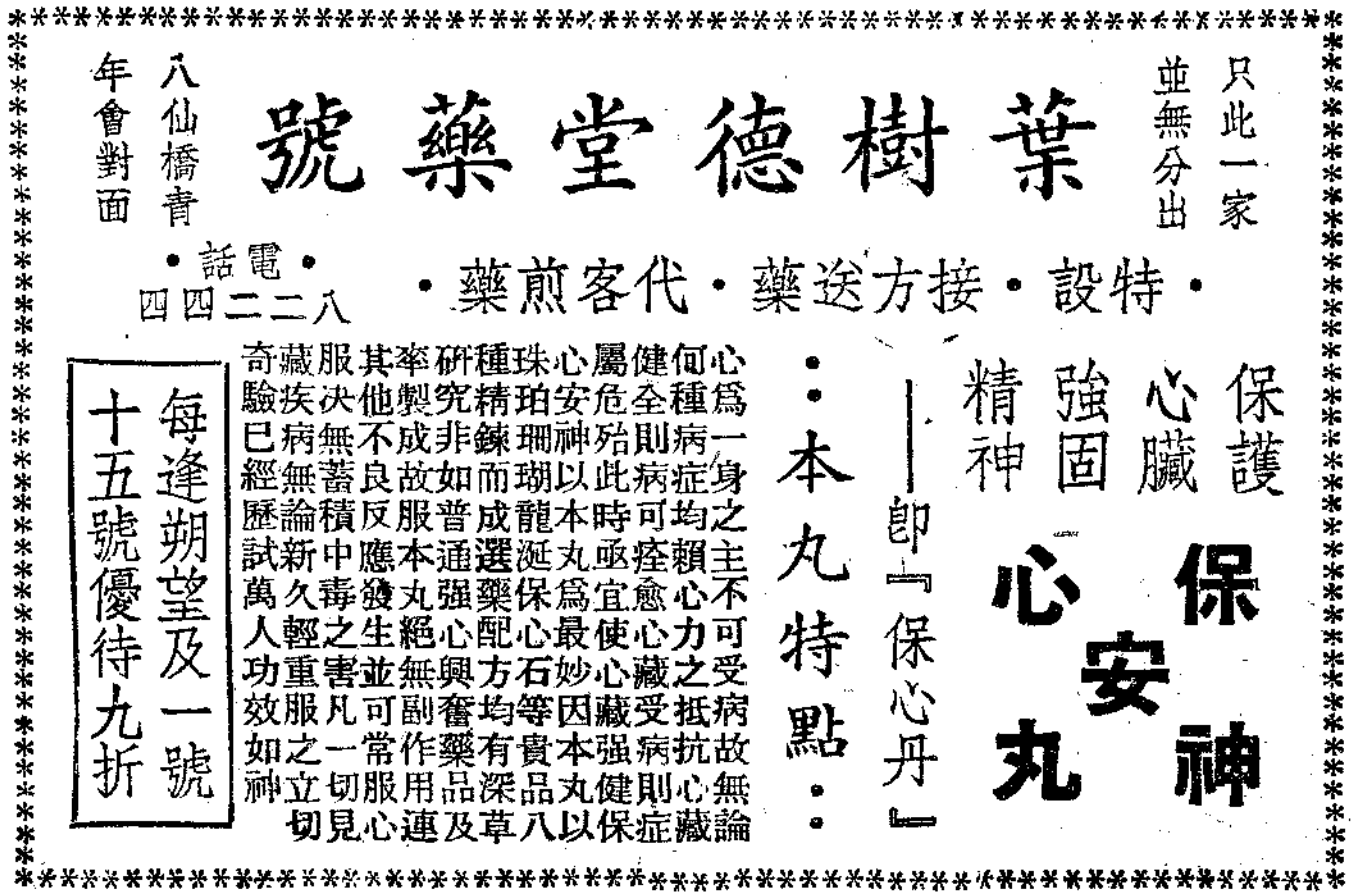
特設 · 接方送藥 · 代客煎藥 · 電話 · 二二四四

保護 心臟 強固 精神
保 安 神
心 安 丸

· 本丸特點 ·
即「保心丹」

心為一身之主不可受病故無論
何種病症均賴心力之抵抗則
健全則病可痊癒心藏受病則
屬危殆此時亟宜使心藏強健
心安神以本丸為最妙因本丸
珠珀珊瑚而成選配方均有深
種精鍊而成通強心與奮藥品
研究非如普通強心與奮藥品
率製成故服本丸絕無副作用
其他不良反應發生並可常服
服決無蓄積中毒之害凡一切
奇藏疾無病歷試久人功効如神

每逢朔望及一號
十五號優待九折



「可是不見了。」

「算了吧！」史蒂夫似乎很勇敢地說，同時跳到了椅子旁，坐了下來。

凱蒂望着他。他剛才不是說咬壞了左足踝嗎？怎麼又摸着那右踝在呼痛呢？他明明是在捉弄她了。她就假裝着很同情的樣子說：「你等一等，我到下面藥店裏去買來。」

她走之後，史蒂夫立刻走到隔室，從凱蒂的大衣袋內拿出了那本日記簿。很快地，他翻閱過去。正月十四，正月十五，那正月十六的一頁，就是那福爾葛納死去的一天，是不見了！可是在下面一頁上却有些筆痕留着！很敏捷地，史蒂夫打開了凱蒂的皮包，拿出了一盒粉，散在上面，立刻有幾行字和數目字顯了出來，他就照樣抄了一份。

「喂！聖誕老人，算了——你可以打烟窗內回去了！」

史蒂夫突然聽見背後人聲，嚇得跳了起來。凱蒂已經靜靜地走進了屋子，這一次她靠在門上，手裏握了一管手鎗，很冷酷地望着他。她的疑慮這一次是屬實了！她的心裏發出一陣惱怒，聲音也有些抖動了：「把那本書擺回原來的地方，還有那瓶碘酒！然後，你可以回到警局裏去說。」

史蒂夫的臉上略略帶了些窘急，正是他想開口辯護的時候，房門忽然開了開來。

「蘭小姐！這東西交給我。」唐尼根探長已從外面進來，握住了那管鎗。

「這是屬於喬的，那個看門的。」凱蒂說。

那探長却很溫和地把手放在她的臂膀上說：「蘭小姐，把大衣穿好，警局已經提起了公訴，說你殺了人！」

X X X X

開審的時候，全法庭的人都在望着凱蒂，她實在要哭出來了。這不能是她——凱蒂蘭——坐在法庭裏受着審問！這一定是一場惡夢，在無論什麼時候，她是可醒轉來的，但是這却並不是夢，她也就永遠不能醒。四周的人臉都是這樣地殘惡。祇有一個人，在對她微笑，那就是史蒂夫。一陣惱恨又湧到了心頭，就是他也在和自己作對。

輪到福爾葛納的辦公室經理說話了。他說：「在福爾葛納先生死的那天，他親口對我說，要把他自己的一萬元私帳轉到蘭小姐名下。」他的聲音似乎是沒有情感的。

凱蒂望了望她的律師波克，心頭記起福爾葛納對她說的話：「我要你知道，關於一切金錢的事，都要

你替我留心留心。」原來是這樣一件事。

第二天，審判繼續下去，波克提出要求把法庭移到出事地點，把事情的真相明白宣示一下。

半小時之後，很多人都已經聚集在福爾葛納的屋子裏，波克當衆宣稱：「我有一個請求，你們大家都是從福爾葛納先生的自備電梯上上來的。我要求過你們把自己的錶看一下，你們大家都知道，從下面上來，共計二分四十八秒鐘。」

凱蒂很出神地望着他說話，史蒂夫正立在屋子的角隅裏。難道這又是他在搗鬼嗎？

「他到這裏來幹什麼？」她輕輕地問着波克的幫辦。

「要救你的命呀！這都是他的主意。」

波克正在繼續說話：「有一位證人說過蘭小姐走進電梯的時候是在十點零三分。」他一面說，一面指着「一個警察：『這個人發誓說在十點零六分的時候見到那屍體僵臥在階石上。』他把那兩個時間都寫在一塊預置在那裏的黑板上：『換一句話說，在蘭小姐走進電梯，和屍身倒在地上的時間，相差不過三分鐘，但是我們知道單乘電梯上來，就要費去二分四十八秒。』他的聲音勝利地提高起來：『蘭小姐祇有十二秒鐘功夫就可以把一個男子打暈，把他拖過一段有四十

冠生園的奶油太妃糖畢竟與眾不同

此糖係用最上等奶油，配合麥芽糖椰汁香卓可等料製成，滋養豐富，達於極點，確為糖果中之極品

滋養 美味

冠生園 奶油太妃糖

呎長的距離，再把他從地上平舉到欄杆上！這簡直太荒謬了，這是不可能的。」

這時候後面有一個人排擠開人叢，在那檢察官的耳邊說了幾句。那檢察官就把兩手舉起，站起來說：「法官，這個人有賄賂開電梯人的罪，把時機減緩，企圖掩飾，我要求把史蒂芬范羅爾拘捕。」他指着站在屋角裏的史蒂夫說。

史蒂夫立刻在桌子上拿起那金鑄的地球，在沒有人敢動之前，他跑到前面把凱蒂一把從椅子上拖起，很迅速地逃進了那自備電梯。

「讓我出去！」凱蒂很發怒地說：「你瘋了嗎？他們將永遠不會相信我是一個無罪的人了！」

「在我沒有把那兩百萬元錢發現之前，我是不讓你出去的。」

「什麼兩百萬？」她的驚奇當然就是問題。

史蒂夫於是就很快地對她解釋說，董事們在福爾葛納被殺的那天，就發現到福爾葛納公司的帳簿裏少了兩百萬元錢，可是不敢把這件事說出去，一說出去，公司是要立刻倒閉的，他們都同意囑託史蒂夫把那筆錢找出來。

這一段簡略的談話，立刻解答了凱蒂的疑問，她以前對他的一切揣測都是錯誤的。他的心裏立刻輕鬆

了許多。

他們把電梯停止，在一層沒有人看管的地方走了出來，這時候那公寓中已經是警網密布，史蒂夫和凱蒂東竄西奔地跑了一陣，混跡在一個剛吃醉酒的人的後面，走到了那人的屋子裏。

趁那酒徒糊裏糊塗的時候，史蒂夫立刻從袋內拿出那金鑄的地球，又把那張抄好的紙拿出來，問着凱蒂：「你能從這上面推測什麼沒有？」

她看了一眼，搖了幾下頭。

「這個呢？」史蒂夫把地球也交在她的手裏。

「這不過是一個點綴品，每一枝寶石針是代表一所福爾葛納的分辦事處。」突然她的聲音提高起來說：「奇怪了。有幾個新的地方我怎麼沒有見過：哈佛那 Havana——阿蘇爾——Azul——里奧 Rio——」

史蒂夫正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突然回過身來，一把拖住凱蒂說：「慢着！哈佛那——阿蘇爾——里奧——這不就是 H—A—R 嗎！繼續下去！凱蒂！繼續下去！」

「阿斯恩新 Asuncion——E]海亞 Bahia——亞倫 桂柏 Arequipa」。

「這不就是哈雷巴 HARABA——」他們一同喊了起來。

凱蒂這時候也非常興奮，她說：「史蒂夫！這上面的數目字就是在每一個地方的錢！」她坐了下來，在一張小紙上把這些數目加起來。

沒有多久，凱蒂就跳了起來，搖着一張紙說：「加起來！剛剛二百萬！」

史蒂夫大踏步走到她的身邊說：「讓我看！那麼這些日期是什麼意思！哈佛那——四月十二日，那是今天。凱蒂！阿蘇爾——四月十四日，里奧——四月十五日。」他望着她半晌，把手指一響說：「有了！這是一個暗記——正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日期。」

「去收那筆款子。」凱蒂接下去說。突然她的臉上又有了愁色：「但是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又不知道他是誰。」她對紙上望了半天，她的腦子上立刻有了答覆——哈雷巴！

史蒂夫立刻就建議上哈佛那去，並且打了個電話給董事長鐵爾頓，請他設法替他們預備好一切。

史蒂夫又把凱蒂扮成了男人，像一對吃醉酒的人搖曳地走出了公寓，上了汽車，飛馳到飛機場上。鐵爾頓已在那邊等着他們，爲了要避人耳目，假稱他們是一對新婚夫婦，送花，道喜，鬧成一片。

飛機升上了天空，兩個人才寬了心。

有咳勿用愁 若痰多 不必憂

——服速——

驥製半夏麴

· 立刻消痰止咳 喜開顏 ·

驥製半夏麴，爲消痰止咳之特效良藥，無論新咳老咳，寒咳熱咳，痰厚痰黃，痰黑痰白，以及頑痰不化，久咳不止，均可藥到病除，立服立愈，因驥製半夏麴，有三十餘年之歷史，有千萬服者之證明，有醫士處方之實驗，洵爲最有效驗的消痰止咳劑也。

上海 山西路 崔氏辦香廬藥房 電話九六一五二

凱蒂很疲乏地坐在汽車上，在她的旁邊，史蒂夫也很疲乏地在看着一張紙。在南美的驕陽下，他倆奔走各旅館，找尋哈雷巴。他們已經走遍了各旅館，可是始終找不到這個人。他們決定要休息一下。

當他們走進一家旅館的時候，那個管賬的就對他們說：「你們要尋的那位哈雷巴先生已經到了。」

史蒂夫就要求他打一個電話上去，問他在不在屋子裏。但，電話却沒有回音。那管賬的臉上浮上了一層驚詫之色說：「這倒奇怪了，我確實看見他走到房裏去的。」

史蒂夫聳了聳肩頭，回過頭來對凱蒂說：「他終是要出現的，你爲什麼不開一間房間？我在下面，你上去休息一下。我去喝一杯柴柴立克酒等你。」

「柴柴立克？」凱蒂從來沒有聽見過這酒名：「這是什麼？」

史蒂夫淡淡地一笑說：「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發明，你快一點下來——你可以自己喝的。」

他望着她上了電梯，就自己走到酒吧旁邊，要兩杯柴柴立克，那個酒侍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柴柴立克，史蒂夫就告訴他怎樣做法……

凱蒂正在房間裏對鏡梳粧，房門上忽然輕輕地發

出了敲門聲。

「誰？」她問了一聲，可是沒有回音，她以爲一定是史蒂夫在逗她玩，哼着輕快的調子預備走到房裏去，忽然她的面前像打了一道牆。

「哈囉！凱蒂。」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在對她說。凱蒂抬起頭來，她的身體軟弱得撐不起來，她退到了牆上，腦子裏起着旋轉。她的前面正站着喬恩福爾葛納，含着微笑，在吸煙。她幾乎要喊出來了。

凱蒂把自己的指甲，揉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她覺得痛，於是她知道她並沒有做夢，她也沒有見鬼。立刻她就明白了真相。福爾葛納殺死了另一個人，把自己的衣服和手錶都帶在那屍身上，再從那露台的欄杆上把那屍身拋下去，血肉模糊的屍體，當然沒有人能鑒別，而祇能從服飾上看出他是福爾葛納了。但是那個人是誰呢？

接着，她又記起來了。那個人一定就是福爾葛納所祕密指派的把款子分送到六個地方的人，當這人完成職務之後，福爾葛納爲了要滅口，就把那人殺了。

福爾葛納帶着很陰險的態度責問她爲什麼要上這裏來。這時候電話鈴忽然響了起來，那是史蒂夫來催她下樓去的。她在福爾葛納的指導下，推說頭痛，不下樓了。

福爾葛納知道她還有一個男友，就硬逼她寫一張條子，說是在羅宏都大道八十二號會面。

凱蒂依着他的話寫了。但是她却問他：「這是爲了什麼？」

福爾葛納淡然一笑：「這難道有什麼關係嗎？」

福爾葛納滿意地拿起了聽筒，搖了一個電話給三百廿四號房間，他所講的是西班牙話，凱蒂祇聽見他說了「范羅爾」名字。她知道這一定不利於史蒂夫的，甚至他還會殺了他。凱蒂的心裏着急得了不得。

凱蒂又被他帶到了他的房裏。她帶着懇求的語氣，要求福爾葛納饒過了史蒂夫。

福爾葛納聳了聳肩頭說：「凱蒂，我實在沒有別的法子。」他又把話筒拿起，並且對凱蒂說：「你不要喝些飲料？」

凱蒂起初是搖搖頭，突然她靈機一動，要通一個風給史蒂夫，她就說：「啊！喝一杯也好！我想喝一杯柴立克。」

史蒂夫在樓底下的酒吧裏，看見那酒侍在調着柴立克酒，以爲他多做了一杯。可是那酒侍說：「不，上面有人要。」

這時候正有二個警察來問他是不是就是范羅爾，

● X X X X

萬國藥房

總店 福州路
分店 東路四

電話九二五線

電話二九九四

支店 同孚路
支店 福州路

本藥房專營歐美原料名廠新藥化學香品家用良藥自設藥廠製造藥典製劑耐劑流膏聘請藥師專配各國藥方凡屬藥房範圍業務無不應有盡有備貨精良價格低廉如蒙賜顧竭誠歡迎

他們是接到紐約唐尼根的來電來捕捉他的。

史蒂夫這時候還在估計着那杯柴柴立克酒，他知道這酒除了他之外，就祇有凱蒂一個人知道，突然，他的靈機一動，就帶了那兩個警察走到了凱蒂的房裏，屋子裏又沒有人。事情壞了！凱蒂出了事了！

正是他倉皇的時候，他看見了那個送酒的人，他就跟着那送酒的人走。

凱蒂帶着哭聲從椅子上立了起來，這時候門忽然開了開來。史蒂夫突然看見了福爾葛納，他也驚得呆了。

警察中的一個跑上來要把凱蒂逮捕，凱蒂就指着福爾葛納說：「但是他是真正的兇手！他們把我當作了他！」

福爾葛納仍舊以微笑來掩蔽他的窘急：「這是無理的瞎說，請你把那些瘋子從我房裏帶出去。」

「慢着！福爾葛納你也去！」唐尼根偵探長忽然從外面走了進來，手裏還握着槍。

凱蒂差不多又要暈過去了，很喜悅地說：「唐探長！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了！」她又把含淚的眼望着史蒂夫說：「現在我們可以不必私奔了。」

史蒂夫帶着笑臉，把她擁在懷裏。他倆心中當然都是非常的快樂。

小說叢話

· 鄭逸梅 ·

曾孟樸與其公子虛白，設立真美善書店，刊行小說多種，單行本如「驚俄戲曲全集」，中有歐那尼，呂克蘭斯鮑夏，呂伯蘭，莫里哀之夫人學堂，大都在天津庸報上發表過，受北方人士熱烈歡迎。又有半月刊真美善雜誌，短篇如「愛的歷劫」，用象真之筆墨，描寫人類純潔之愛情，背景分春夏秋冬四節，各有色彩，發人美感。長篇則「孽海花」「魯男子」兩篇為主幹，「魯男子」為孟樸氏夫子自道之作，述其從幼至衰老，處處為環境所驅迫，而成種種不同之人物，全書分戀，婚，樂，議，官，戰六集，可分可合。至於「孽海花」，最先刊載「小說林」，「真美善」所載，乃其重撰本也。

「孽海花」開端謂：愛自由者一面說，東亞病夫一面寫，正是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東亞病夫為曾孟樸自謂，愛自由者，吳江金松岑是。書中以名妓賽金花為主；日前謁晤松岑先生於光華學舍，談及賽金花，謂為吳中松鶴板場過駕橋頭老虎籠水役阿松之女，既長入勾欄，姚冶多姿，洪文卿殿撰喜而納之為小星，賽金花多面首，被棄復為倡，標豔幟於北平。松岑先生作燕趙遊，朋好約於某日走馬章臺，一觀尤物，詎意屆期雨阻未果，而松岑先生旋即南歸矣。又聞人談：洪文卿未登第前，邂逅某校書，某校書慧眼，能識士於風塵之外，知文卿赴京應試，細於資斧，立斥私蓄數百金助之，文卿既顯達，不復拾墮歡而溫舊夢，某校書乃憤而投水死。越十有六載，而始識賽金花，賽貌身類某校書，中舊之羞，騰於朝野，賽賽乃某校書所轉世，所以報其前生見遺之怨也。則語涉因果，姑忘言之，亦姑忘聽之而已。

社會日報

獨標 高格 陣容 壯盛 絕三

風格 卓絕 精彩百出 惟我獨尊

取材 原有名著照常刊登

精絕 執筆者：瘦鵬秋翁小逸老鳳采芝大郎一方瞻明健帆李雲小舟

內容 妙絕 趙煥亭周鍊霞桑弧過宜海生叔良晦厂李玉良知止居士穩齊吳靈園一珣朱雀衛生 逍樂居士戈其何德之靈犀諸先生

· 新 增 大 批 名 作 ·

琳 瑯 滿 目 · 美 不 勝 收

衣雲先生 長篇創作 白虛先生 奇情小說 何家支君 中篇新著 湖海散人 武俠小說 太白先生 社會小說 艾瓏先生 中篇創作 青鸞先生 文書記事 賀熹先生 羅漢先生 影劇講座

百 合 花 寵 柳 嬌 花 新 大 奶 奶 塵 海 劍 蹤 野 嫂 曝 言 林 小 姐 長 恨 歌 戀 愛 封 鎖 線 銀 灰 散 筆

蝶衣先生 文藝小品 伯琦先生 近代掌故 家咸先生 宮闈軼聞 玲瓏先生 隨筆雜感 家祿先生 短篇雜記 莎莎先生 散文小品 啼紅先生 軼事珍聞 余余先生 劇藝叢話 如也先生 身邊雜文

話 匣 子 瓊 牖 雜 綴 清 宮 詞 合 鈔 浮 雲 流 水 胡 說 集 雙 鐙 術 雜 碎 平 安 寄 語 東 倒 西 歪 屋 談 蒼 空 口 白 話

即 日 開 始 登 載 · 讀 者 密 切 注 意

內容純正 水準最高 業餘自修 家庭讀物 優待十元 全年 待天收六元 半年 定為三元 限祇三十 閱限元正 本外埠一律 館址 愛多亞 路一六〇號 電話 一八三 二三號



春殘夢斷

滬江附
中高三
黃文錦 男·十八歲

傍晚，夕陽透過遊龍般的雲翼，過的雲影。

閃爍着最後的餘曠；暮鐘響動，沉重的聲浪似乎在惋惜那飄逝的流光。

周圍悄無聲息，綠叢的蔭影裏，熱情像月下孤帆輕輕潛入了他和麗莎的心靈，他們互相陶醉了。

一間靜寂的屋子裏，昏暗而沒有火光，靠椅上坐着一個老年人，容色慘淡，拱着手在養神，鈍澀底雙目中，生命的源泉已經枯涸了。

當天色漸暗，月光穿過玻璃窗，縷縷地在壁上蕩漾時，他的視線也就跟隨着移到一幅肖像上。

那甜蜜的柔情如閃爍的陽光穿過霧靄，吻去了朝露使芬芳的花香散馥於晝間，也如六月的玫瑰透出苞蕾，在荊棘裏映耀嫩紅的雙頰；碧火炙毀了愁情，消滅了苦悶，無力的殘灰，讓牠沉到海底，任牠飄往天心。

「麗莎！」老人痛苦地低喊一聲。在額上的皺紋中閃耀出他的少年時代。

「啊！愛是多麼美麗呀！」她底纖細的語音如遠笛低低扣住他的心弦；「牠使我們的靈魂好像噴泉躍入生命的激流，獲得了歸宿；牠彷彿沾上了唇的葡萄酒，使我們徘徊於美的夢境；愛啊！讓我永遠如飲釀醴般地陶醉吧！」

立刻，少女麗莎底面容在夜色中睡蓮般地展開，堅定的雙眸如薄暮的明星懸在碧空，潔白的牙齒如玫瑰莢中底白葉脈在半啓的櫻唇間閃爍，嬌柔的雙頰如春日底薔薇在和風中微笑，她是聖潔的天使！她是美麗的安琪！她似濃豔的玫瑰！她似燦爛的桃李！

他依稀聽到夏夕最溫柔的鳥聲，在人靜花閉的良辰隨着晚風抑揚，那音調勝如仙女搖動的幻鐘發出最悅耳的韻律。

那一天，馥郁的紫丁香陶醉了五月的春色，寂寞的白雲在藍空飄浮，溫柔的陽光吐出生命的光輝，淡紫的霞霽孕着純潔的嬌愛，雪白底鵲羣像黃金稻上疾

麗莎細小的身軀如莖上底蓮花在波光中招展，她豐美的髮絲彷彿金黃的田禾在春風間飛翔。
「麗莎！」他按住她圓滑的手臂在她底溫靜的眼

波下吐出熱烈的囁語：「你將永遠愛我嗎？空虛的生命使我常覺自己像山谷上的孤雲般被人摒棄於這幸福的世界之外，按理我再也不能繼續這辛酸的生命，不過，我爲追求一個美麗的幻影才維繫到現在；可是，這幻影太不可捉摸了，牠如春夢似地變幻着，牠使我見到了光明，也使我見到了黑暗；光明如雲畔虹霓瞬息消散，黑暗卻如沉重的鉛塊永遠滯留在我底心裏。在辛苦的途程上，我還能掙扎也無非是你的愛情給與我的勇氣；在你深遠的眼瞳裏，我認識了生活，我獲得了光明，我好像在漫山石堆中發現一顆晶明皎潔的金鋼鑽，使我要牢牢地繫住你，不肯讓你輕易地離去。」

她將身軀輕輕貼在他的胸傍，仰起深藍的眼睛，使她想起兩泓流動的波光有着一樣的風采，她底頰上呈露迷惑的紅暈，純潔的微笑如月光朗照下柔和的花蕾。

「愛！你不會失去我的；我將永遠依在你的懷中，用我底心溫暖你；生命會充實我們的愛情，愛情會點綴我們底生命。」

這是生命的交流，青年男女將他們的靈魂融合起來——沐浴在永恒的青春間，沉溺在永生的幻覺裏。

人世間繁複的雲影如盲目者底迷夢在四周隱去，

他倆的心奏起和諧的共鳴；她柔軟的胸臆起伏如雨中溪流，感觸的熱烈使他正和金花菜的色澤一樣受了日光薰炙而變爲棕色。

可是，快樂易逝猶似風中的楊花，當驕陽吸盡歡樂之花底盈溢的露珠時，牠的香氣逐漸消淡了。

慘傷的笑容忽然像北方的寒星浮上麗莎底面龐，唇色灰白如蓮瓣，黯淡的雙眸似破鏡般失去了光輝。

「親愛的——」麗莎底音調柔顫得像水底的銀鐘割破了寧靜，她的發言使他不覺幻想繚繞。

那聲浪繼續傳來有類聖詩之聲迴繞禮拜堂內：「我感謝你，你的撫慰賜給我無上的幸福，使我避開了苦惱，但是——但是——」

但是什麼呢？

他見她底臉上如梨花般泛現白色，兩顆晶瑩的淚珠在睫毛下跳動。

她用力地說：「但是在禮教的壓迫下，我們永遠不能結合，雖然我倆相愛，却有不同的輩分懸隔着我們。唉！爲什麼世上的不可思議的事這樣多？爲什麼我們不能享受同樣的輩分？我恨！我恨這可詛咒的輩分！」

受了感情的激動，麗莎忍不住伏在他懷中悲慟起來，彷彿沾蒙重霜的花朵倒在綠叢裏了。

不同輩分的愛，相同境遇的恨，在這兩重的交奏下種植了悠綿的悲哀。

「麗莎！別哭！哭是屈服的表示，世界上唯有勇氣可以獲得最高的代價，我們永遠不能哭！」她的淚珠若點滴鎔鉛熾發了他的悲忿：「爲什麼我們不能相愛，爲什麼我們不可結合？愛情是我們的後盾，牠可以戰勝一切；在天堂，在地獄，任何人必須爲我們讓步，因爲我們有最貞堅的愛情。麗莎！看前面的光明就是未來的幸福，我們不可氣餒，應該鼓着勇氣去追求牠！」

他臉上浮現紅光，怒火沸騰了熱血；爲了愛，他要奮鬥，禮教已不能使他屈服，輩分是什麼？禮教又是什麼？他知道，因爲輩分的鴻溝，已使無數熱戀的男女流盡了血淚憔悴在十字架下；他知道，因爲禮教的鎖鏈，已使許多快樂的青年磨折了生命徬徨在迷夢影裏。愛是神聖的！爲什麼爲了輩分就要犧牲無上的幸福？愛是至尊的！爲什麼爲了禮教就要拋棄寶貴的青春？青年應該是大自然的孩子，不是社會的奴隸！應當自己去把幸福爭過來！

「麗莎！雖然我們周圍是無際的黑暗，我們並不孤獨，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相信，總有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盪，在創造牠自己底路徑。」他堅定地說。

當鬱綠的森林被風震動時，濤聲從簇葉間發出，麗莎的鬱情漸被愛的濤聲驅散了。

「是的，愛是光明正大的響，無須隱諱，心裏既然熱烈，怎麼又能夠抑制呢？」她想。

憂容立刻像釀雨的重雲消散於山峯之後，明媚的陽光重現於她底唇邊。

「親愛的，我感謝你！」伊幽靜地說：「你的話煽起了我的生命底烈焰，你的話吹散了我底痛苦的回憶；在你懷抱中我覺得生命無處不在，我底心依舊溫暖地照耀着太陽，現在世界上祇有花，祇有光，祇有愛，祇有溫暖。春呵！你要活着，活着來證實我們永遠的愛情。」

春！春沒有失信，牠證實了他們的愛情，可是牠也證實了他們的別離。

別離是淒涼的，尤其是愛侶間的分離；初相逢，繼相知，終相愛，卒別離；人生再沒有比這更慘酷的事了！可是，在顛簸的人生旅途上，誰也不能預料未來的命運呵！

春夜，淡月朦朧地掛在樹梢間，彷彿是黃色的巨蛾，繁星似點點銀花在無限藍色的晚空飛舞，那時，他正在銀花籠罩下的園地裏躑躅，深闊的永夜如墟墓一般沉寂，他的思緒上下起伏；麗莎臨別的時候，會

懷着纏綿的眼光諦視他，好似慈母不忍離去將要遠征的獨子，她勉強含住眼淚，嚙嚙良久而說：「我害怕，親愛的，每次我離開你後總覺得這是永訣，輩分的思想時常侵擾不息，使我不能決定應該走向那條路徑，同時我又時常做噩夢，夢見被父親知道了我倆的關係，於是我被他帶到遼遠的北方，永久不能回到你的身旁來，親愛的，你以為這是可能的事嗎？」

「不！決不會的，夢是不可靠的，麗莎！我相信我們的愛情將悠悠無盡，永不更移；即使死亡降臨，我倆也將共為情死！」當他回答時，心房不覺微微悸抖，因為他明瞭這安慰麗莎的話很是空虛；反之，她的夢境卻有成爲事實的可能。

他正想着時，思潮突然中斷，皎潔的月光下，他見園子盡頭的門悄悄地被推開了。

一片細長的影子輕輕地移動過來，衣聲綵繚擊破了靜寂。即刻，恐懼如陰影潛上了心靈，他的脈搏急速地震跳起來。正想後退時，那夜客忽然喊出他的名字，細柔的語調依稀熟悉，恐怖就不覺鎮定下來。那黑影迅捷地走近，在月色裏露出了面容，呀！是麗莎底妹妹！

她眉間隱含悲愁，張着深沉的雙瞳注視他，他的心跟着下沉，知道麗莎的使者已給他帶來了不可避免

的命運；雖然他們都緘默不語，但他已從伊黯淡的眼波中足夠地明瞭了一切。麗莎底妹妹從黑披肩裏掏出一封信，交在他抖動的手掌中，匆匆地說：「我去了，時間急促，你得趕快些！」

他呆立如沙谷中的石塊，靜聽那簌簌的步履聲消失在春夜底岑寂裏。

紛雜的思想像一團亂麻在腦中盤旋，恐懼和希望更迭控制着他。最後，他決定揭露這已經降臨的命運而拆開那封信，白的月光映着黑的字跡展開了一切：親愛的人兒，

叵測的惡運已經在我們底周圍飛翔，父親知道了一切。

我不能斷定以後會發生什麼事變，但是，可能的，我倆將分離了，恐怕是永遠的分離。

親愛的，我已經把全顆的心獻給你，我決不後悔，我始終相信純潔的愛情決不會給人帶來後悔的。

現在我已失去自由的行動，所以叫妹妹給你這個苦味的消息。親愛的，乘我臉上玫瑰色還未凋落的時節，讓我倆會一次最後的面吧！

我正等着你，你快來！

麗莎

掠過這些字跡，他好像猝受雷電的小舟瘋狂地簸動起來，受了思想的催促，他即刻如脫韁的野馬衝出園門，向黑暗的原野奔去。

他狂烈地奔馳着，穿過了曠野，越過了田地，春晚的寒風在他耳邊擦過，呼呼的聲音響應着他的沉重的步伐。

他的心一路被苦惱絞逼，禮教的魅影在眼前籜笑，他似乎聽到麗莎父親的呵責聲，他似乎看見麗莎絕望的容顏。他必需見到她，他必需援助她，縱然石壁高峯矗立在他的四周，他也要掙扎到底！

受了這些思想的煎逼，他的步伐更加緊密；松影，溪影飛也似地向後倒退，終於麗莎莊園的黑影像海船的槳子緩慢地升上了地平線。

他喘着氣努力不使脚步放鬆，目的步步逼近時，他的希望也隨着擴展了；他想到在月光下她將穿着淡色的衣裳，帶了天真的微笑迎來，那時候，世界上只有他們兩人，沒有第三者插在中間，他愛她，她愛他，他們將永遠像星一般恒久地沉淪在愛渦裏。

當他達到莊前草坪上時，只見樹蔭裏有個黑影迎上來，快樂立刻像海嘯激盪他的心靈，「這是麗莎！這是麗莎！」他心裏暗暗地喊。

可是在黑影步入銀月下之後，他呆住了！那是看莊的老人！麗莎呢？

老人倚杖慢慢走到身前，將手中拿着的紙包送上來，帶着哭音說：「這是麗莎小姐叫我留給你的。」

他的心頓時如墜入冰窟裏，只覺得眼前天地旋轉着，急切問道：「麗莎小姐呢？麗莎小姐呢？——」

依着老人的指示，他見輕煙中一輛馬車如飽帆的海船正向天涯飛駛，蹄聲清晰得彷彿中夜的鑼聲，不一刻，已成一點纖塵，倏然沒於地平線下。

「麗莎！麗莎！」他絕望地高叫，不幾步就倒在印有層層蹄痕的泥土間。

她去了，但是她遺留着閃爍的光芒正如那平原盡頭的春塵。

人生如泡影，這最後的泡影帶走了他的心。

別離是淒涼的，尤其是愛侶間的分離，牠使破碎的心永遠不能安定，牠永遠懷着重逢的期望，在寂寞的心伴着迷茫的希望下，歲月無情地溜逝了。

月光徐轉陰暗，夜禱的鐘聲將老人從回憶中驚醒，兩顆明亮的淚珠突出了眼眶。

一過去的生活是多麼值得憧憬啊！明月夜，風雨夕，春天的花園，秋天的郊外，那時候，世界好像是我同麗莎兩人的；現在呢？什麼也沒有，依舊是一個空虛的心。我真想回到無拘束，無憂慮的往時去，只可惜年光不能够倒流了！——他深深地嘆了一聲。

人的生命是草，人的戀愛是花；當花萎的時候，草也凋零了。

他從貼身的內衣裏，取出一張紅色的信箋，那是麗莎留給他的最後的字跡：

親愛的：

別了，在你我不能互道再會之前必需分離了；父親已經在駕車，在你未來之前牠將載了我們駛向無邊的天涯。當悲哀無法抑制的時候，我怎能禁得住別離的眼淚紛紛灑落呢？

普式庚的詩句說：「當我們重逢的時候，在一片無限蔚藍天空的底下，

在橄欖樹的柔軟的陰影裏，

那時候，嘴對着嘴，我將給你以安慰。」

可是我倆的重逢將遙遙無期呢！

剛才妹妹悄悄告訴我：「爸將送你入修道院！」

呀！親愛的，這是多麼可怕的主意，父親太殘忍了！從此我要與這可愛的世界遠遠隔絕，你我也必需分離了。

親愛的：我去後希望你勇敢地生活下去，為一個女人是不值得哭的；人不是單靠愛情生活，在你這樣年青的時代正應該出去做一點事情，希望你忘了我這不相干的名字，去努力為人羣造福。同時，請你記住，在真理上不同輩分的男女根本沒有權利相愛，即使他們相愛了，也不會產生圓滿的結果，所以現在恐怕是我們最適宜分離的時候吧。

再見了，親愛的人兒，我們既不能如願地相愛，讓我們魂夢中廝守吧！別了，我的肖像希望你保留着作為永久的紀念。

永遠是你的麗莎

「唉！修道院裏是沒有春天的。」他低低吟誦着，痛苦的回憶使他眼光被淚水遮蔽了！好像深夜垂盡時將滅的燈火，死已經接待在生命的邊緣。

「真的，死沒有傷害我們的意思。牠用柔軟的臂膀來環抱我們，帶我們走進一種夢裏，一種輕快的夢裏，然後把夢在我們四周建造起來——夢便不斷旋滾顫動，夢便變為輕的。——當朝霧高舉的時候，那便是來生了。」

珍 律 宣 訊

我人使用保安刀為剃鬚修面工具，無非取其經濟便捷。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如萬利、吉利等老牌刀片，市上存貨早已售罄，欲待新貨裝運來滬，非短期內所能實現，是以剃鬚修面而欲求經濟便捷，已非易事。然當此機械萬能之時代，祇須將用鈍刀片上油珍藏，勿使生鏽，即可利用機器重磨，蓋刀片鋼質大都優良，磨後鋒口之犀利，較之新片有過之無不及，且每一刀片至少可經機器磨七次以上，經濟持久，皆可解決。

豐卓著，茲又添置新式磨刀機，舉凡各種用鈍刀片及剃刀指甲剪等洋刀，立即鋒利如新。不論何種新式樣牌號，祇須一經機器磨，即鋒利如新。不論何種新式樣牌三大公司五金部等經理，取費低廉，保證滿意。大同地

址：浙江路五七五弄廿四號北京路北首電話九〇九〇五。



末路

京江中學
高二級 張真淑女 · 十九歲

黃先生：「不過，我却倒霉，昨天又輸了

放下電話，迅捷地回轉頭來，對正在化妝的太太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他移動着顛預不靈的身軀，坐到沙發上，不停的撫弄着肥胖的下頷，得意地說：「這次的金子給我看準了吧！又給我賺了五萬。」

太太的被脂粉塗飾着的臉上，頓時泛起一絲笑意，心中暗忖道：又可以順利地索取一筆賭本了。

這是一個機會，她知道怎樣利用這機會，以完成她的願望。

「是呀！你的眼光實在不錯，而且，你還有着青年人的勇敢的冒險精神。」黃太太諂媚地說。

黃先生獲得了太太的稱讚，認為是無上的光榮。兩只三角眼立刻笑成了一條縫。

太太也坐到了沙發上，繼續說

三千，你最好現在就給我一筆錢，讓我將債還清了。不要給人說起來，黃致富的太太欠人家的錢，這與你的面子也有關係的。」

對於這渺小的要求，在得意時的黃先生當然是不願拒絕的，他立刻點了點頭，簽了一張支票給他的太太。

太太投給了黃先生一個甜笑，背影消失在門外。

空氣轉入冷靜。黃先生的嘴角，脚着精緻的煙斗，悠然地出神着，看着那一縷縷的青煙，盤算着另外的幾件交易。

他由米想到了麵粉，米大概可以賺五萬，麵粉至少也可以賺三四萬，這樣一來，又進賬了八九萬，連金子上賺進的，總數就在十五萬

左右，這眨眨眼的幾天功夫，真是幸運呵！他想到這裏，得意的微笑又浮上了他的蒼老的面頰。

閉上了眼，一幕幕的幻想鏡頭向他的眼簾推進，最初是一袋袋的米，接着是一袋袋的麵粉，之後就變成一大堆花花綠綠的鈔票；最後，他似乎瞧見了一羣掙扎在飢餓線上的貧民，在向他呼籲，哀求。霎時間，他感到了良心上的譴責的痛楚。他不願再冥想下去，立刻睜開眼睛，拍了拍微皺的衣服，高視闊步的跨出大門，鑽進他的藍色的汽車，飛一般的向前駛去。

太陽紅着臉踟躕欲去，黃昏做了大地的主人；晚鴉結束了牠們的游程，得意地唱着他們的凱歌飛向叢林。黃先生的少爺和小姐，也都

× × ×

× × ×

× × ×

× × ×

× × ×

挾着厚厚的洋裝書，從歸途踏上自己的家門。可是，他們的家却是那麼的沉寂，空虛，雖然一切都是華麗的裝璜和陳設，但彌補不了那種落寞的感覺。他們常常一連幾天見不着父母的面，也聽不到父母正確的指示。所以領略到的祇是母親輸錢後的憂悒的臉色，以及父親的焦慮不安的神情。家庭對於他們不過像一座古老的寺院，一片荒涼而缺乏生意的沙漠。於是，他們也得個別的到外面去找尋安慰了。

匆匆吃罷了晚飯，小姐和少爺都回到了自己的房裏，從事於化妝的工作，小姐是踐同學的約看電影去，少爺則換上了一套簇新的西裝，踏着興奮的步伐，到舞廳裏去追求他的對象。

當他踏上一「百樂門」的階石時，發覺一輛藍色的汽車正在開動，一個妖媚的女人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閃，車子飛也似的向南去了，他認

得這是他父親的車子，同時，那個妖媚的女人的身形更神似他的曼麗——「百樂門」的一顆紅星。

他疑惑地上了樓，進了舞廳，在嘈雜的人羣中坐了下來，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同時，他游目四矚，舞池中，座位上，找了好久，始終不見有曼麗的影子。

「真個給老頭子帶走了嗎？」他失望地嘆了一口氣。

「曼麗小姐出去了呢？還是沒有來？」他向一個侍者問。

「噢！曼麗小姐，好像是有人帶出去了！是的，是那個禿頂的黃老頭子帶出去的。」

「去了多少時候？」他明知是不多一會的事，却故作不知地問。

侍者的回答，正和他所知道的相吻合。

他只好似有所悟地「唔」了一聲，付了賬，懊喪地匆匆離開了這銷金窟。

「老爺，這兒有兩封信。」僕人高升恭敬地將信遞給黃先生，又恭敬地退了下去。

黃先生將烟斗塞在口腔內，先拆開一封較厚的快信，這是他的一個從前的投機同志從內地寄來的。

致富老兄：

弟已於上月初安抵此地，現正與舊友數人，計劃設立一大規模之絲廠，以發展吾國固有之絲業，挽回國家之利權，取得國際之商業地位。經營投機事業雖易致富。但風雲變幻，瞬息難測，即於良心上亦不免有所虧缺，望吾兄本資金內移之旨，命駕來此，共策進行，則對國家對社會，均可以俯仰而無愧矣。如何盼覆。即頌

大安。弟劉守中手上

黃先生看到最後的一行，頭越發搖得厲害了！在他的臉上，泛起了不以爲然的鄙夷的笑。

接着，他又拆開第二封信，他

對這熟悉的字蹟不禁震顫了一下，展開信箋看時，他的臉上突然罩上了一層悽厲的神色。

父親：

我還能稱你父親嗎？你已是五十歲的人了。可是你還是如此的糊塗，昏憤。你竟奪去了你兒子的愛人。一星期來，我已完全探聽明白了。現在限你立刻將她放棄，否則不要怪我……

「什麼話！什麼話！」黃先生憤怒得嘍叫起來，再也不願看下去，將信箋忿忿地一擲，大聲罵道：「反了！反了！兒子簡直不像兒子了！唉！唉！我一定要打死這個畜生！」他在空中揮着拳頭，心中計劃着如何對付這忤逆的兒子。

壁上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他連忙立起來，拿下聽筒，將耳朵貼在聽筒上。

「喂！喂！我是的，怎麼……怎麼……金子跌了？跌了多少？……

：呀！兩千三百？糟了！糟了！」

黃先生的聲音顫抖得像彈奏着的絃子，將聽筒重重地一擱，頹然的倒在沙發裏，一會兒又不安的站起，搔着一顆牛山濯濯的頭，在房裏旋轉着，蹣跚着。

「砰！」房門忽然撞開了。賬房卜先生惶急地奔了進來，口裏嚷着：「老闆！堆棧裏的米給沒收了。……」

又是一個焦雷，黃先生臉上的青筋一根根暴露起來。血液加速度的流着。他的美麗的希望立刻打成粉碎，隱隱地似乎聽得無數的貧民的歡呼聲。同時，地上躺着的航空信變成了一個強烈的光圈，在向他的閃爍着。

終於，黃先生像一棵樹那樣的頹然仆倒在地上。

「中風！中風！快來人哪！」卜先生的駭叫的聲音在沉寂的空氣中激盪着。

一千對以上

新夫婦採用

畫婚家禮 · 手妙 · 繪品 · 真文 · 絲雅 · 絹大 · 片方

龍鳳證書

訂婚 · 結婚 · 必備 · 影柳 · 人行 · 發

二處銷經二 店書新百

街盤棋店分 路馬四店總

路馬四至路東山
元明兩正永安大陸
益宜齊安印印印
印星齋印印印
刷所社所所所

蘇州西脚門口：

中國鋼筆公司

TRADE MARK



新亞藥廠星牌著名出品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胚生家

用先天
補物。

補後天
虧損。

國產胚胎素製劑

含有人參惟他
命乙一磷鐵鈣
腦下垂體賀爾
蒙肝膏等精密
配製。故不僅
有益於男女老
幼之營養。且
為唯一有效之
合理大補品。
所謂用先天補
物。補後天虧
損。却病延齡
。四時宜服。

主治
腰酸腿軟
神經衰弱
久不生育
血管硬化

功能
返老駐顏
補助發育
發達腦力
亢進食慾

寶青春

開胃
強身

家常
補品

高級醇母製劑

芬芳開胃。健
脾潤腸。富含
惟他命乙一乙
二。對於防治
腳氣。尤其特
效。市上同類
製劑雖多。然
成份品質。美
味効宏。寶青
春。始終超人
一等。

主治
營養不良
食慾不振
消化不良
孕婦脚氣
乳汁不足
體衰力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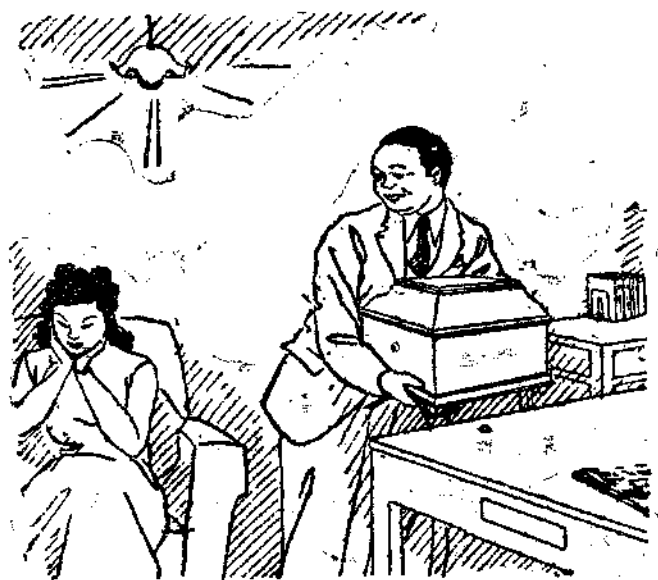
功能
開胃健脾
潤腸滋補
促進發育
增進食慾



一一·三種不同的虛偽

原來那支票上填數目的所在，第一個字固然是三，第二個字却是百字，接上第三個字自然是元字了。照自己三十元一月的薪水來說，這就是十個月的薪水，經理通融，一下子，就是三百元，這三百元，算是經理私人借給我的呢？還是透支的薪水呢？若是經理借的呢，這是他自動借給我的，我慢慢還他罷了，倒無所謂。若是透支的十個月薪水，現在一起用着，很是痛快，將來這十個月，豈不要是白做嗎？轉念又一想：管它呢！用了再說；我看這位經理先生，不會懷着好意，我落得用了再說。於是帶了笑容，走回辦事室去。當聽差來傳說經理請邵先生說話的時候，這裏辦公事的人，都目灼灼的向着慧珠的後影看了去，大家雖然不說什麼，心裏都是這樣想着，經理又在佈下天羅地網了。其實這一點小小法術，慧珠未嘗不知道，而且她覺得撒下情網的，不止這一個。李科長毛正義，都是把自己當了一只未來的情鴛，靜待自己投入的。不過她想着自己很有把握，決不會投入他們的羅網，所以她是坦然。大凡女子們談到了金錢與愛情的關係，誰都會說希望得到真愛情，不把銀錢看在眼裏。可是她的朋友送錢給她的時候，或者是花錢買東西送給她的時候，十有八九，却是接受的。她並不是說男子這一筆錢，是送了來買愛情的；她反而說男子這一筆錢送來，整個暴露了他們的虛偽；你既然送來，我就收下，愛你不愛你，權在於我，看你有什麼法子？女子存了這種思想，所以男子送錢給她，她就抱着樂得而受之的主義，把錢收下來了。慧珠這時對於舒經理的態度，也是如此。你送我的錢，我就要你的錢。若說你想對我起什麼念頭，那也只好暗地裏說你一聲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罷了。慧珠如此設想，拿着舒經理給她的一張支票，在銀行裏兌了鈔票，經過了東安市場，就在綢緞店裏皮鞋店裏洋貨店裏，將當用的東西，足買一陣，然後帶回花園公寓來。她一進門，就遠遠的看見李科長，兩手插在西服袴袋裏，只管來回的在過道裏徘徊着。她還沒有向前打招呼，李科長看到，立刻迎上前來，替她接過兩只紙包，笑道：「是在市場裏買東

西來着嗎？妳昨天又不告訴我，若是昨天就告訴了我，我也可以打發我的車子來送妳去，免得妳累累贅贅，一個人帶了許多東西。」慧珠微笑着，並沒有對他說什麼。茶房開了門，李科長跟了她走進房去，笑道：「我不知道邵女士在東安市場，我若是先知道，何必在這裏老等，不會坐了車子，到東安市場去接妳嗎？」慧珠道：「這樣說，你是早已來了，什麼時候來的？」李科長在西服口袋裏掏出金表來看了一看，微笑道：「現在是七點鐘，五點多鐘我就來了。」慧珠微笑道：「對不住！又要你等了許久，田小姐不在家嗎？」李科長笑道：「她的交際很忙，我也不願意去擾她。我進門的時候，茶房就告訴我，邵小姐沒有回來，田小姐也沒有回來，因此我並沒有到後面去看她。」慧珠將買來的紙包，一包一包的向櫥子裏送着，很隨便的道：「李先生，你說話不留神，我可捉住你一個漏洞了。田小姐交際很忙，你就不願去打攪她，我的工作，也是很忙的，怎麼你就可以來打攪我呢？」李科長沒有看到她的臉色，却不知道她是開玩笑呢，還是有心如此說，於是呵啞了一聲道：「這就不敢！邵女士有什麼事嗎？我馬上就走。」他本來坐在傍門的一張長沙發上，說完了這話，他就站了起來。慧珠一回頭，笑道：「你倒認真。」李科長一只腳已經跨到了房門口，聽了這話，立刻向回一縮，掉轉頭來笑道：「我怕邵女士還有工作，我是來閑撩天的，何必就誤妳的正事。」慧珠笑道：「你想想，我已經從公司裏回來，還有什麼工作；我買了二張話片來了，開着聽聽罷。」李科長聽了這話，立刻眉飛色舞起來，將放在床底下的一只話匣子，首先捧到茶几上，然後上好了發條，就笑問道：「片子呢？」慧珠坐在一張小沙發上，兩手拾起來抱住了頭，作個要伸懶腰而又不便伸出來的樣子，微笑了一笑道：「我現在心裏煩得很，不想聽呢。」李科長心想：叫人給妳開話匣子是妳，心煩說不願聽也是妳，這倒讓人摸不着頭緒了。於是也坐下來道：「爲什麼心煩呢？一塊兒出去吃晚飯，吃了飯一塊兒去瞧電影，妳看好嗎？」慧珠微笑道：「李先生說幾句話，倒來上了



兩個一塊兒，表示得那個樣子的親近。「李科長微紅了臉，只有一笑。原來慧珠對於現在向她進攻的人，各執着不同的態度來應付，對於毛正義彼此是很客氣，對於舒經理總是以屬員的資格去說話，好像敬鬼神而遠之。對於李科長，却因糾纏得厲害，實在不能和他客氣，常是給兩個釘子他碰。李科長對於這一層，却也安之若素。因之慧珠的言詞裏面，對於李科長，總是強硬的時候居多。然而在李科長，他又另是一番感想，他以爲女子對於一個男子，有了打情罵俏的態度，那就是愛情達到了沸騰點，彼此兩無虛偽形跡存乎其間了。這是平常人對於女子不易得到的成績，自己倒不要將這事看的太淡薄了。所以慧珠用話來譏刺，他並不覺得難受，只是微笑。現在慧珠又批評他不該說一塊兒這個名詞，便笑道：「這一塊兒三個字，也是極平常的話呀！這有什麼關係呢？」慧珠笑道：「什麼有關係的事，都可以說是沒關係；等到有關係的時候，再要來否認那就遲了。閑話少說，李先生請我的次數太多了，今天也要讓我來轉請一下才對。我累了，不願出門，叫兩樣菜就在這公寓裏吃罷！不知道李科長可肯賞光？」說到這裏，他忽然將先生的名詞，改稱了科長，這並不是恭維，乃是一種揶揄。李科長就笑着答道：「一言重言重！邵小姐肯賞飯給我吃，我那有推辭之理。」慧珠抿嘴微笑，向李科長看了一眼，因向茶房道：「你去對田小姐說，我請她吃晚飯，就過來。你打個電話到憶江南館子裏去，跟我配五元錢的菜來，另外帶四兩甜玫瑰，一瓶啤酒，錢我這裏先付，免得回頭大家又拉拉扯扯。」說着，就在手提包裏取出一疊鈔票，掀了一張十元的，交給了茶房，一揮手讓他出去。李科長斜眼看着，心裏可就在那裏想，她在那裏收了一筆進項，突然大闊起來；果然她有了錢了，那就更不容易對付。他心裏如此想着，坐在那裏，未免沉默起來，有些出神的樣子。慧珠望了他微笑着，也不去說破。就在這時，聽到咯咯一陣皮鞋響聲，接着有人道：「蜜斯邵忽然高興請客起來，有什麼好消息嗎？」這正是玉文笑着來了。她一腳踏進房門，看得慧珠和李科長兩人，默然相對，這倒有些吃驚；仔細一看，他們兩人坐在那裏，却還帶着笑容，不像有什麼意見，這才放了心，於是向慧珠笑道：「發了薪水了嗎？爲什麼請客呢？」慧珠道：「我才進公司幾天，就能發薪嗎？我吃了你二位多次，有道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應當還請二位一兩

次才對。還有一件事，總攔在我心裏，上次你和我代借的十元錢，我也不知道債主是誰，現在我還是認妳作債主，請妳把這款子送還人家罷。」說着，就在身上掏出一疊鈔票來，掀起了一張十元的，交給玉文手上。玉文拿了這鈔票，倒躊躇了一下子，這十元錢，在那些大爺脾氣先生們手上弄了來，可以說是過了身，他們也就忘記了。於今一定要交回本人，倒讓那些大爺們說是瞧不起他。不過慧珠拿出來了，她一定也是不肯收回去的，便道：「好罷！我暫時替妳收了下來就是了。」李科長在旁邊看到，心裏更是納悶，心想這個樣子，她倒有些一介不取的神氣，我送她的東西，不能算少，難道她也一一折錢退還嗎？再偷眼看她的態度，却坦然自若，並不理會人家注意她。一會兒，菜館子裏送得酒菜來了，就親自率同着茶房，將杯筷在桌子上擺好，端了一把椅子放在右方，笑着點頭道：「李科長，請你在這兒坐下。」李科長笑道：「妳太客氣。」慧珠道：「李科長也不知道請過我們多少回，不許我們說一句客氣；我第一次請李科長，你不但說我客氣，而且還加上一個太字，這就是表示着男女太平等了。」這一說，却鬧得李科長無話可說，只得坐下。慧珠拉了玉文的手，讓她坐在上面，然後自己與李科長對面坐下，向他笑道：「你是能喝酒的，不必虛讓。」說着他提起了一把酒壺，隔了桌面伸過來，就要向李科長斟酒。他手抓住酒杯子在掌心裏，然後偏了身子相讓道：「既然免除客氣，酒就讓我自己來斟好了。」慧珠道：「李科長常常和我斟過酒的，我又不是超過李科長的人，來而不往，非禮也。你若是願意男女平等的話，你應該接受我這一杯酒。」李科長最怕慧珠用這句話來壓迫，只得伸着杯子接了這杯酒，然後笑道：「我接了邵女士頭一杯酒，這禮節就算完全了。隔了桌面子，斟酒也很不方便，這以後妳就交給我得了。這是四兩玫瑰，我若不把它喝完，我就對不住主人翁。」慧珠道：「好！只要說明了，我也不必虛讓了。」她將小酒壺交給了李科長，將兩只喝茶的玻璃杯子，與玉文分了，開了啤酒瓶的塞子，站起來，斟滿了兩杯，然後坐下向李科長一舉杯，笑道：「我們喝啤酒相陪啦。」李科長見邵女士今天襟懷灑落，彷彿有所激而使然；但是看她臉上，並不帶什麼戚容，又好像是她故意裝出這個樣子來的，自己這也只有格外謹慎，態度莊重，言語簡少，以免出什麼亂子。這桌上放着的菜，倒有四個冷碟子，都是下酒的。慧珠吃着冷葷，口裏鹹浸浸的，只管喝酒來解渴。一瓶啤酒，不知不覺的，她倒

喝了一大半。李科長坐在她對面，看她是最真切的，見她兩邊眼圈下，已經微微泛起一層紅暈，桌子上面，正懸了一盞白瓷罩子的大電燈，銀光燦爛的，照到慧珠的臉上，欲紅又白，容光煥發，那兩只烏眼珠子，在長睫毛裏停盪着，這更顯出那醉態惺忪的樣子來，心裏暗想着，這個女子，是個不可輕惹的人，今天能在她香巢裏，看到她這種醉態，也就豔福不淺了。他如此想着時，手上端起了一只杯子，待飲不飲的，只管向慧珠斜看着，慧珠道：「我醉了嗎？李科長只管注意着我呢？」她說着，微微露出了她的白牙，很有笑意，李科長心虛，怕因此招她見怪，便笑道：「我今天才知道邵女士會喝啤酒，明天我想請邵女士田女士到一個地方喝啤酒去。」慧珠笑着點點頭道：「對了！你這也叫禮尚往來了。」玉文看慧珠今天的情形大是不同，而且很有說酒話的趨勢，趕快就催着茶房盛飯來，艸艸的把這頓飯吃過。李科長也是個不會喝酒的人，一個人喝了四兩玫瑰下去，多少也有點醉意。他吃過飯之後，手上端了一杯熱茶，在一張椅子上坐着，高興之下，不覺唱起戲來。這個時候，茶房將桌上收拾乾淨，端了洗臉水放在臉盆架上，慧珠背過臉去洗着臉，因為有男客在當面，究竟不便塗胭脂抹粉，只就抹了雪花膏在臉上。而且抹的時候，還不願人家注意到，就故意用閑話來扯談，笑道：「聽說李科長的青衣唱得好，我們總沒有聽到過，何不索性放大了嗓子，唱兩段給我們聽聽呢？」李科長笑道：「我改行好幾個月了，現在學小生，我覺得戲要像真些；還是男唱男，女唱女的好；假使二位女士願意於此的話，我可以介紹一個人來和二位說戲；高興，二位就給他五六元錢一個月；不高興，一個錢也不用給，我每月給他錢不少，又給他在局裏弄了一個名義，我叫他做什麼事，他絕對不敢推諉的。」玉文笑着扶了慧珠的肩膀道：「邵！我們來學着玩一玩吧。好在花錢不多，這種消遣的法子，總比打麻雀牌包廂聽戲省得多。」慧珠笑道：「你先學罷！我在一邊瞧着妳學，等妳學會了的時候，我跟着妳學。」玉文道：「要學就跟着一塊兒學，爲什麼我先學，妳在一邊乾瞧呢。」李科長道：「這有什麼關係，現在玩票的人多着啦！從前皇帝都玩票，光緒還唱盜御馬的黃天霸呢。蜜斯邵要學青衣，一定好。」慧珠道：「這就怪了！李科長沒有聽我唱過一句戲，也沒有聽我談過一句戲，怎麼知道我學青衣就會唱得好呢？這幾句話，可有點虛偽。」李科長已經把話說出來了，當然是不能不承認，就笑道：「這並不是虛偽的話，因爲我



聽到邵女士說話的時候，聲音非常之亮，我想唱起戲來一定是好的。」慧珠道：「這樣說起來，我是天生的一副大嗓子，倒可以唱大花了。」李科長越說越擰，這話簡直無法可以向下說，便笑道：「嗓子響亮，不見得就是唱大花的。」慧珠也覺問的他大窘了，好在他說的話，縱然虛偽，也並無惡意，自己又何必讓他十分為難呢？就笑道：「我鬧着玩的，沒關係，你不必介意，今天我應當請二位去看電影，無奈我酒喝多了。」說着，抬起一只胳膊來，連連的搥了幾下頭。李科長總是一個能够體貼婦女心理的人，他就立刻站了起來，向慧珠告辭道：「多謝多謝，改日再來還謝。」說着話，戴上了帽子，就走出房門去了。玉文也是客，當然不便代慧珠留客。慧珠有了玉文在當面，她也不肯失了她的貴重的身分，將李科長挽留，因就向李科長點了兩點頭，表示着致送的意思。玉文起初以為慧珠今天態度轉變，或者是對李科長表示好感起來了。現在看那個樣子，並不是對李科長表示好感，這話就難說了。隨便談了幾句，也就回自己臥室去。慧珠一人睡在屋子裏，就想着好笑，男子們對於女子，無論由那一件事上看起來，總是虛偽的。以現在向本人進攻的幾個人看起來，舒經理是正經面孔裏擺出虛偽來，李科長是在揮霍上表示出虛偽來，毛正義是在懇切上表示出虛偽來，總之無論如何，他們對付女子，在正面上看起來是一件事，在反面上看起來，又是一件事，算來算去，還是祝長春對於自己一副熱情，乃是真的，縱然他拋下了愛情，率然不顧去投軍。然而他這種表示，也是真的。我現在惟有固定了這一顆心，靜待祝長春歸來。慧珠如此想着，她今天收到舒經理三百元，比上次收到賂先生的十元，那要坦然十倍，當然也就安然的睡覺了。李科長說的還請那一句話，却也沒有放在心上。到了次日下午，由公司剛剛回來，却接到一封快信，那快信是玫瑰紫色的，小小的，扁扁的，角上凸起了一朵堆花，女子們很容易接到這樣的書信，這不是女朋友寄來的，就是追求着的男子寄來的，在男子們以為寄這樣的書信，對於女子們是投其所好。其實女子們，早

已司空見慣了。慧珠看那下款寫着百花深處二號李寄，北平是有個百花深處的胡同，但是自己並沒有有一個姓李的朋友住在那裏，且拆開信來看看罷。將信封口掀開來時，那裏面，早有一種芬芳撲鼻的氣味，放了出來。慧珠不必看信的內容，已經知道這就是談愛情的信了。拆開信來一看，那信紙是雪白的，却在角上印了一朵紅綠顯然的花樣，那信道：

慧珠女士芳鑒：僕與女士，結交有數月矣！雖交際公開，爲近代文明社會所應有，但囿於積習，始終未敢以知己相稱，近自女士服務公司以來，朝夕從事，毫不懈怠，而對人接物，又落落大方，此種對公對私之公正態度，真令人五體投地而有餘。昨日過談，田女士以習戲相邀，此是正當娛樂，實所贊同。且女士多愁多病，加以勤慎辦事，未免有傷玉體，枯燥的人生，又過如此的機械生活，實非所宜，以愚之見，亦應覓一項正當娛樂爲調劑，夫不覓取正當娛樂則已，如覓取正當娛樂則舍學皮簧，恐未有如此之盡善盡美者也。現在各機關作事，均不分性別，男女玩票，又有何性別云有，况女士有音樂天才者乎？女士如果贊同，請回僕一信，僕即當親率說戲人，造寓面談也。專此即叩

芳安。

僕李學熙頓首

慧珠對於國文一道，本來有根底，將這封信從頭至尾忽忽的一看，覺得也沒有什麼說不過去。可是仔細看來，許多不妥，尤其是專此即叩芳安，這太不妥了。無論芳安二字，不成爲名詞，彼此不過是一個平常的朋友，何以能叩安。看這封信寫得公公正正的楷字，當然是起了艸稿，然後謄正的，必定加了一番小心。不料到最後，偶然大意，還留下這樣的漏洞。這位李科長肚裏的實學，倒可以略見一斑。本來男女之間初次通信的時候，總是討論問題，冠冕堂皇的，說些公正話。後來書信來得頻繁了，慢慢的夾雜一兩句笑話在裏面，你假使回他一兩句笑話呢，那就是中了他的詭計，由笑話變成情話，一直鬧得天天來煩纏你，直等你謝絕了他，然後爲止。看看李科長，也無非是這一套，只因他肚子裏沒有什麼學問，不能提出什麼問題來，所以就從玩票這件事起，與其說他討厭，倒莫如說他可憐。自己拿着這封信在手上，倒不免猶豫了許久，心想還是回他的信呢？不回他信呢？若是不回他信，未免太瞧不起人。好在他信上恭維我一頓，我簡簡單單的就和他客

氣幾句，就是了。於是將由公司帶回來的信紙信封回了他一封信，信上是這樣說：

學熙先生雅鑒：來示敬悉，獎勵之詞，所不敢受，在此人心險惡之社會，女子出路甚難，不能不拚命奮鬥耳。公餘略求正當娛樂，本亦人情，惟於皮簧，珠素隔膜；拍板奏歌，恐病未能，有負雅意，良深惶愧。特此奉復，並頌

時祺。

邵慧珠上

慧珠這一封信，正是怕給予了李科長什麼機會，會讓他乘機而入，所以句句話，都是封門的。但是在信裏，她不該說了一人心險惡之社會一句，李科長接到這封信，即刻就寫了一封快信到五洲公司去，因為她是上午十二點鐘發出的，料着四點鐘以前，她總在公司裏的，若是寫信到花園公寓去，慧珠必定要六七點鐘才回去，接到這封信時候，那就太晚了。所以他扣了時間，直接就把信寄到公司裏來。慧珠正在辦公室裏，斟酌一通稿件，忽然看到有封快信寄來，她倒嚇了一跳，什麼人會把快信寄到公司裏來？後來一看信封的下款，寫的是李慕珠，只看那筆跡，便知道是李學熙科長玩的把戲，這真奇怪，自己已經斬釘截鐵的，在信裏打斷了他的念頭，他還要胡纏些什麼？他既是寫信來了，也未便置之不理，且看他信上說的什麼。先偷眼看下同屋子的人，倒也沒有什麼人在注意她，這才拆開來，放出不在意的樣子來看。先不用看信的內容，只看那寫信的信紙，就是厚厚的一大疊，數了一數，共是一十六張，心裏想着，他和我那裏有這許多話說？大概不通的成分，比昨日那文言信，更要多了。將信忽忽的看了一遍，只見文言裏面，夾着白話，字也是行書帶艸，大一個小一個，有時還自己在字句旁邊，寫上兩行註語，然而說來說去，總不過是那一句話，他以朋友相待，絕對沒有險惡手段，如有不到之處，彼此都是好朋友，有話不妨直說，可是心裏千萬不要胡猜；若是不能明白他的心事，他情願來自殺，表明自己的心跡。慧珠倒不料自己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却非逼得人家自殺不可。自己再想昨天發的那封信，實在沒有什麼要緊的話，讓他難堪的，管他呢！這樣的蘑菇（即纏夾先生之謂），不理他也就完了。她悄悄的將信向皮包裹一塞，依然作她的事。到了作完事以後，坐了人力車回家去，坐在車上無事，再把那封信由皮包裹拿出來，看着作為消遣之意。在看第二遍的時候，當然比看第一

過，要清楚許多。覺得他寫信來辨白，倒也不失爲一種好意。再寫信去安慰他兩句，也無所謂。於是回到家裏，又回了李科長一封信，這信上說的更簡單，無非是說那一句人心險惡的話，是自己發牢騷，不但與李先生無關，根本也就沒有指定那一種人，請不要誤會。在寫完了以後，自己又看了兩三遍，覺得實在沒有什麼漏洞了，這才大着胆子，交給茶房發出了。這一着棋，似乎有點靈，李科長並沒有跟着這封信再有什麼回音。第二日，她由公司回來，茶房迎着她道：「邵小姐，有一個人來拜訪你呢！現在還在田小姐的屋子裏，等着啦。」說畢，他拿了一張名片遞上，慧珠接了一看，乃是祝連方三個字。這個祝字，對於慧珠是特別刺目的，她看了以後，不由得心裏一動，這就向茶房問道：「他自己說是姓祝嗎？」茶房道：「他沒有說什麼，只交了這張片子給我。」慧珠道：「你看他有多大年紀？」茶房心裏想着，我已經交待得很明白，說這個人和田小姐屋子裏等着，要知道這個人是誰，到田小姐屋子裏去一看就明白了，何必這樣苦苦的追問。慧珠見他猶豫了一會子，反疑心這裏面有什麼問題，瞪了眼道：「問你話呢？你爲什麼不說？」可是她說出這句話以後，心裏也就省悟過來，他不說出來，我何不自己去看看。於是也不進自己的房，直接就走向田玉文屋子裏去。一推門時，却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坐在屋角椅子上；他看見人到，立刻起身相迎；看他時，是一張尖瘦的臉兒，黃裏透着烟黝，似乎是個癮君子。他禿着一個尖腦袋頂，更現着兩只耳朵有些招風之勢；那瘦削的尖下巴頰上，正簇擁許多鬚子，見人一笑時，在短鬚子裏露出白牙來，身上穿一件淡灰竹布長衫，差不多變成白色了。他手裏倒捏着一柄黃柄白紙摺扇，見了人，兩手抱着扇子，却是深深的一揖。慧珠是個千金小姐出身，何曾認識過這種人，見他無由的施上一禮，而且笑臉相迎，這倒有些莫明其妙。田玉文架了腿，笑嘻嘻的坐在沙發椅上呢。看見慧珠有些愕然的樣子，才起身來介紹着道：「這就是李科長介紹來的祝老板，祝老板在梨園行是老資格呢。」慧珠這才明白了，原來是李科長介紹來說戲的那個人；怎麼李科長那樣豪貴的人，却要這樣叫化子似的人說戲？玉文對於這一道，比較是知道一些的，她既然毫不在乎，自己當然也就安之若素，於是就笑着向那人點點頭，口裏隨說着請坐。他坐下來，又笑着自己介紹了一番道：「我就是祝連方，這位大概就是邵小姐。」玉文笑道：「是的！她也打算學青衣，你看成嗎？」

效 用 像 鋼 鍊 一 般 的 可 靠



長 命 牌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最 高 級 之 科 學 治 療 劑
內 分 泌 劑 無 上 權 威

本 廠 對 於 臟 器 製 劑 歷 史 最 早
風 行 十 有 餘 年 迄 仍 不 倦 研 究
成 分 內 含 十 字 形 內 分 泌 素 鹿
茸 胎 盤 卵 巢 腦 下 垂 體 腺 等 六
種 結 晶 體 對 於 神 經 衰 弱 未 老
先 衰 腎 虧 遺 精 婦 女 體 弱 虛 損
輔 助 戒 煙 等 皆 具 偉 大 功 效

信 誼 藥 廠 監 製 均 藥 房 售

李阿毛外傳

「什麼生意？可以說給我聽聽。」

所日語學校了。」

「那你要去請人來教，開銷也

「現在什麼生意不能做。我想

很大，有什麼意思？」

：如果去開一個專教日語的學校，

「不！是我自己教。」

一定生意興隆。」

「胡鬧！你會教？」

「話雖然不錯；不過你跟我一

「你別笑我！我讀過一冊「日

樣，一句日本話都不會講，怎麼行

語一日通」，現在已經四通八達了

呢？」

阿毛哥一笑。

「哈哈！你真厚皮！」

「實不相瞞，我已經決定辦一

「招生廣告明天就登出來了，

我的辦法很新，絕對不收學費。」

「不收學費？那末，你有什麼

好處？」

「每一學生，每月須送我白米

一斗。」

「這樣就算是學費的代理品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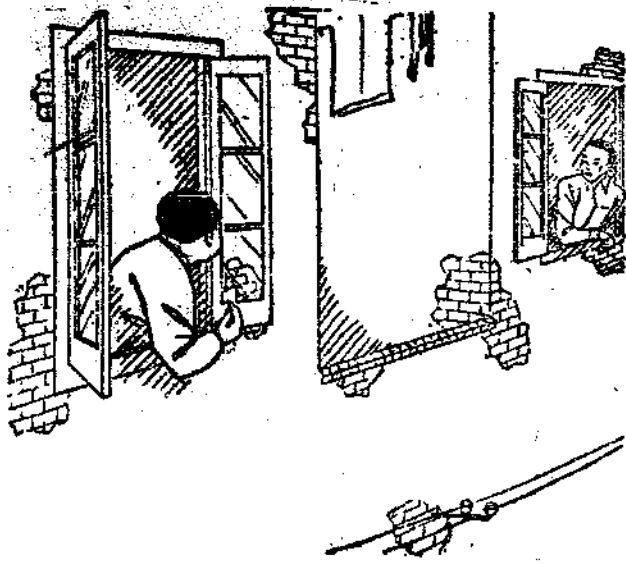
？」

「是的！」

「唷！有十個學生，就是一担

，一百個學生，倒是十担。哈哈！

你可以囤積白米了。」



父子醫院

門診部：

法租界甯波路六四號

電話：八二三五七

住院部：

康腦脫路第九八〇號

電話：二二四三八

心肺科

備有巨型X光機檢
查明晰凡有心肺病

如哮喘氣急咳嗽吐血脚腫胸悶

盜汗虛熱血壓過高等症均可澈

底檢查予以合理之治療暨指示

攝生方法檢查費每次二元

戒烟科 走戒每日六元起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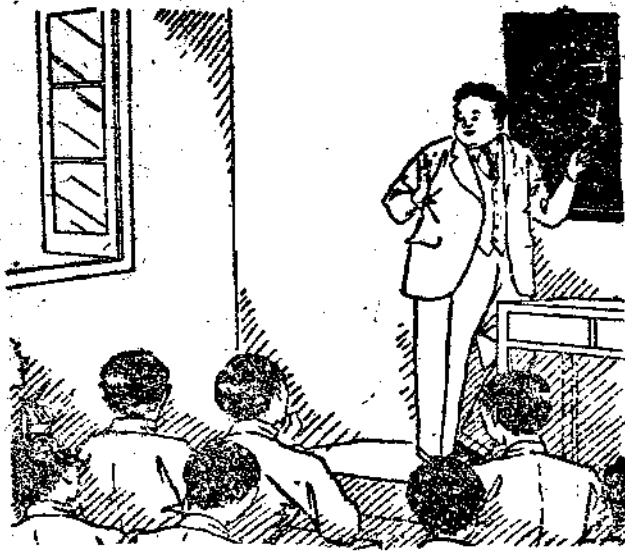
時照常辦公毫無痛苦住戒每日九元起限日戒絕永

不反癮

診例：門診一元 出診十五元

時間：上午八時起下午七時止

主任醫師張祖華



* * *

「コメ！」

「コメ！」

阿毛念了，學生們也跟着念。

「清楚一點，コメ。」

「コメ。」

阿毛哥教完了字母，就天天教

這一個字，教了三個星期，學生們

有些不高興了：

「先生！請你教下去！」

「コメ！」

「先生！我們會念了，請你換幾個字教教罷。」

「不行！別噲嘛！是我教你們

？還是你們教我？」阿毛哥板着面

孔，訓斥學生。

「先生！這コメ兩個字，什麼

解釋？」

「コメ，就是米，你們明白了

麼？」

學生們點點頭。

「先生！請教下去。米，我們

懂了，不要教來教去，只教一個米

字。」

「不許多說！」阿毛哥似乎很

生氣：「我又不拏你們學費的，你

們倒來點戲。」

「先生！我們雖不出學費，送

米過來的。」

「你們拏了米來，我教你們念

米字，有什麼不對？」

行善致富 · 一舉兩得

慈善獎券

· 頭獎十萬元 ·

· 全張六元 ·
· 分條二元 ·

· 開獎日期 ·
· 請閱各報 ·

◆ 總經銷處 逢興貿易公司 各處均售 ◆

李阿毛外傳

三四

「那末，還是請先生教下去。米，我們明白了。」

「要到下一個月，才可以教新教材。」

學生們互相看看。

「下月一號，你們不要再送米來，我改了章程了。每人送四斤豆油來。我從一號起，一定給你們上第二課。」

* * *

在第二月，學生們當真大家拏豆油來，代替學費，阿毛哥果然上新課了。

「アアア！」

「アアア！」

學生們念了半個月，阿毛哥才告訴他們：

「アアア，就是油。」

「先生！教下去！」

「你們笨得像豬，我怎麼可以教得快？」

他大喝一聲，學生們默然。

忽然一個學生站起來：

「先生！我們希望你循循善誘，不要開口就罵我們。」

「那不能！你們上月，送來的

是米，沒有煤球，所以我吃的，是生米飯，吃了生米飯，開出口來，自然像相罵一樣了。這一個月，你們送了油來，我肚裏雖然濕潤一點；然而還是吃生東西，所以要我改善，不罵人，也很容易。下一月，你們各人改送一担煤球給我罷！而且，我還可以更換新教材。」

「好的。先生！我們大家的意

思，也不一定要到下一個月，明天就可以把煤球提早送來。先生！請你今天起，就把「煤球」教給我們罷。」

「今天就要教煤球麼？」

「是的。」

「很難！」

「爲什麼？」

阿毛哥窘了：

「煤球這件東西，日本是沒有的。我昨天拏了一個煤球，問過一個日本人，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也得再研究研究，還是下一個月再教罷。」

* * *

到下一個月，李阿毛的門上，一塊日語學校的牌子，已經除去，另外貼着一張紙條，上書：

本宅徵求煤球，願以白米或豆油交換。

南腔北調人編
戲典三集

精裝一巨冊

名劇廿餘齣

定價五十元

七折實收五十元五角

中央書店發行



第十四章 愛倫·金尼的一張字條

那天是十月裏一個晴朗和暖的日子，稽查員奎甯最為興奮。倍爾，那個不為人重視的旅館辦事員，今天却成了最重要的主角。這一天也就是愛倫·金尼突然失蹤的日子。

稽查員早已下令召集與本案有關的人衆在卡吉斯家的書室裏集合。他的目的是要察看各個人的反應。倍爾站在稽查員坐椅的背後，樣子很是嚴肅緊張。一行人衆依次走進書室裏來——傑爾保·史隆尼，納雪沙些，密昔斯史隆尼，戴梅，佛利蘭夫婦，華德斯博士，和瓊勃雷脫。伍特樂到得最遲。衛克司和密昔司薛姆站在壁角裏，距離稽查員坐的地方最遠。當每個人走進室內來時，倍爾總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有時候

慢慢地搖動着頭。

他們一個也不開口，僅僅的蹙着倍爾，各自找着座位坐下。

稽查員用舌尖潤了一潤嘴唇，招呼他們道：「各位請隨便坐。現在，倍爾，你看室內的許多人中間可有一個會在上星期四，九月三十日的晚上，到朋來店旅館裏來探訪過亞爾培·格立沙？」

稽查員一面說時，一面用蛇一般銳利的目光注視着各人的反應。當時發覺有的人在暗地裏吃驚，有的態度自若，有的感到很有興趣，有的却在發急。

倍爾於是就走上一大步，開始個別地辯認室內許多人衆。他看得很留神，很專心。最後他好像得到了勝利似地把手指指着……傑爾保·史隆尼。

一面還響亮地說道：「他就是其中的一個。」

稽查員也洋洋得意地嗅着鼻煙，聽罷就接着道：「噢！這樣說來，密斯脫史隆尼，你的謊話現在被人說破了。昨天你不是說你從沒有見過亞爾培·格立沙那個人嗎？現在這個旅館裏的夜班辦事員，指明你在格立

奎甯探案：希臘棺材

沙被人暗殺的上一晚，會到旅館裏去探訪過他。你對於這一點還有什麼申辯呢？」

史隆尼漸漸地抬起頭來，樣子很窘迫，聲音也有些顫抖，但是他還力持着鎮靜。「……我不知道這個人

在講些什麼，稽查員，這一定有錯誤在裏面……」

「錯誤？……」稽查員頓了一頓，又向倍爾道：「你到底有沒有看錯？那天晚上你看見的確是他嗎？」

倍爾答道：「確是他，一些沒有錯誤。」

「這就好了，史隆尼！」

史隆尼冷笑一聲道：「這真是笑話。我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稽查員也微笑着再向倍爾道：「倍爾，那末他是第幾個來訪問格立沙的呢？」

倍爾呆了一呆道：「這我却不能確定了。無論如何，他是其中的一個！這是絕對不錯的！」

史隆尼急忙插嘴辯道：「你知道我……」

稽查員板着脸道：「史隆尼，現在我不問你，你也不必辯護。倍爾，

亦快講下去。還有別人嗎？」

倍爾再用他銳利的目光掃射着室內的人衆，接着就挺起胸膛說道：「有一件事，我可以宣誓的。……」他語猶未畢，突然奔到對面去，用手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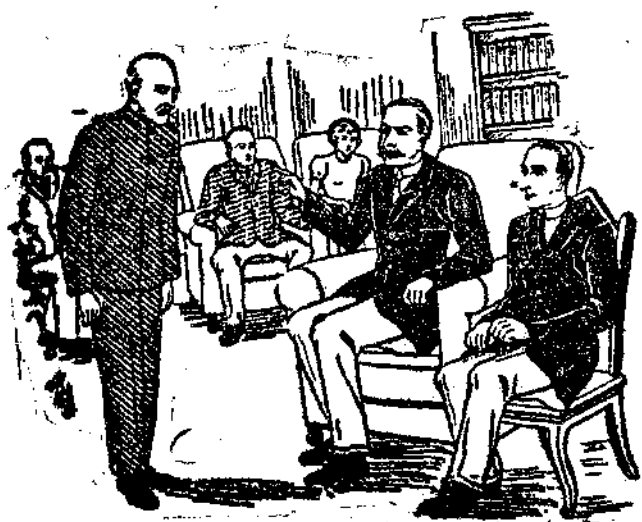
對準着一個婦人道：「這就是那天來到旅館裏的那個女客！」

他指着的是寶爾斐娜·史隆尼。

稽查員洋洋得意地問那婦人道：「喂！密昔司史隆尼，我想你恐怕也不知道我們在講些什麼罷？是不是？」

兩朵紅暈微微地出現在那婦人的面頰上。伊的舌尖幾次伸出來潤溼自己的嘴唇。最後伊纔吞吞吐吐地答道：「什麼……稽查員……我眞的有些

莫明其妙。」



「你不是說過你從沒有見過格立沙嗎？」

伊高聲喊道：「我從沒有見過他。真的從沒有見過他！」

稽查員聽了祇顧搖著頭，似乎完全不信任伊的話是真的。接着他就問倍爾道：「那末還有別人嗎？」

「先生，還有。倍爾一面回答着，一面毫無疑慮地走過去用手拍拍華德斯博士的肩膀道：「這位先生，我也是不會忘記的，尤其因為有着這黃褐色的長鬚。」

稽查員似乎非常驚異。他兇狠地瞪了那英國醫生一眼，祇見他自顧默坐着，並不作聲。接着他又回頭過去問倍爾道：「倍爾，那末他是第幾個人呢？」

倍爾不加思索地答道：「他是最後的一個。」

華德斯博士到這時候纔忍不住地辯護道：「這真是奇怪。稽查員，你想我這樣的一個人，與下流社會的一個犯人會有什麼關係呢？你想我會去訪問他嗎？況且我也根本不認識他。」

稽查員冷笑道：「哈哈，華德斯博士，現在到底是你在審問我呢，還是我審問你呢？你現在已被一個接觸過幾百幾千個人的旅館辦事員認了出來。你知道他是有特別訓練的，他的職業就在認別陌生面孔。況且，倍爾不是說過你還有特別的標幟——長鬚鬚——可以作證。先生，對嗎？」

華德斯博士歎了一口氣道：「稽查員，這真天曉得了。這也是我蓄了長鬚鬚的不好。難道凡是蓄有和我一樣鬚鬚的人，就能斷定都是我嗎？」

愛雷·奎甯聽了，私語貝伯道：「貝伯，這老兒倒是一只老狐狸，口才着實不錯。」

「是的，狡猾極了。」

稽查員點頭道：「好，華德斯博士，現在我們不必多爭論，我們假定你的話是對的，或許有人冒充着你的樣子到那旅館裏去，也未可知。總之，你現在祇要說出九月三十日晚上，在那個人冒充你的樣子到旅館中去的時候，你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那就好了。是嗎？」

華德斯博士不覺呆了好久，才道：「九月三十日……上星期四的晚上……讓我想一想。」他閉目沉思了

一下，然後聳了聳肩膀，假裝着笑容，答道：「噢！稽查員，這倒不很容易，一星期以前的事，簡直有些記不起了。」他說時，兩目却不住地瞟着瓊·勃雷脫，似乎在向伊求救。

瓊·勃雷脫當然是領悟的。伊就立即裝着笑容道：「呀！博士，你真健忘，那天晚上的事，你已經忘懷了嗎？」

華德斯得到了援助，就立即提高了喉嚨道：「我真的發昏了。稽查員，男子們的記憶力真太差了。是的，那天晚上我是和密司勃雷脫在一個地方。是一星期前星期四的晚上。不錯，不錯！」

「是嗎？」稽查員的目光從華德斯的身上移轉到瓊·勃雷脫的身上去。「這樣就好了。」

瓊也急速地接着道：「不錯，就是那一晚，這裏的女侍接了格立沙進來後，我就回到自己的臥室裏去了。不久華德斯博士來扣我的房門，他問我願否同到市中心去玩要消遣……」

伊還沒有說完，華德斯就插嘴道：「是的，後來我們就一同出外去了。我們會在一家小咖啡館裏，在五十七號街上的——但我記不起是那一家了——我們談得很暢快，回家的時候大概已是午夜了。瓊，是嗎？」

「博士，不錯，是的。」

稽查員也點頭道：「那好極了，好極了。……倍爾，那末那最後來到旅館裏的人到底是不是他呢？」他用手指着華德斯。

倍爾堅決地答道：「一定是他。」

稽查員站起身來道：「好！別的且不談，倍爾，現在你指出的已有三人：那就是，史隆尼，密昔司史隆尼，和華德斯博士。那末還有其他兩個人呢？他們也在這裏嗎？」

倍爾搖着頭道：「先生，這裏其餘的幾位都不是的，我記得其中有一個的身材是十分高大的，是一個魁梧奇偉的男子。他的頭髮已有些花白了。紫紅色的臉皮，口音有些像愛爾蘭人。我記不得他是不是介於那位太太，和那位先生之間來的——」他說時一面用手指對着密昔司史隆尼和華德斯博士——「還不知他是不是初來的兩個人中的一個。」

稽查員驚異道：「呀！一個身材高大的愛爾蘭人？這真奇怪了，他又是誰呢？……好，現在，倍爾我們已有了結論了。格立沙進旅館來的時候是和一個人同來的——那個人是戴着面具的，接着又來了一個人。再後來是密昔司史隆尼。後來又來了一個，最後是華德斯博士。所以在五個客人的中間，兩個是已知的了。至於在未知的其餘三個人中間，你也會指出，一個是史隆尼，一個是身材高大的愛爾蘭人，那末還有第三個人呢？你看這裏的幾位中，可有很像那第三個人的嗎？」

倍爾連連搖頭道：「先生，這我真的不敢說了，因為對於這一點，我根本模糊得很，或許密司脫史隆尼，就是那個蒙面的人，也許另一個是那蒙面的人……我……我……」

稽查員突然板着臉厲聲道：「倍爾！你不能這樣糊糊塗塗了事！你真的記不得嗎？」

倍爾嚇得站了起來。「我……真的，真的，先生，我實在記不得了。」

稽查員無奈，就開始用銳利的目光掃射着室內的人衆。無疑的，他在找尋是誰最有嫌疑。最後他忽然大聲叫道：「呀！似乎有一個人不在這裏！——金尼呢？那個大孩子金尼到那裏去了？」

這時候，室內的衆人都面面相覷着。

「費連！前面的大門是誰把守的？」

費連低聲答道：「稽查員——是弗林把守的。」

「快去叫他！」

費連不等稽查員吩咐完畢，就躡足出外去把弗林叫了進來。

稽查員見了弗林，就高聲責問道：「弗林，快進來，進來，我有話問你！」

弗林唯唯道：「是，是，稽查員。」

「弗林，你可會看見愛倫·金尼離開這屋子？」

弗林嚥了一口唾沫道：「是，瞧見的，稽查員。」

「在什麼時候？」

奎爾探案：希臘棺材

奎爾探案：希臘棺材

「是在昨夜，十一時十五分。」

「往那裏去的？」

「據他說他是到俱樂部裏去的。」

稽查員反平淡地問道：「密昔司史隆尼，令郎也是俱樂部裏的會員嗎？」

寶爾斐娜·史隆尼顫抖着答道：「什麼——不，稽查員，不，我不知道——」

「弗林，那末他在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稽查員，——他，他並沒有來。」

「什麼，他沒有回來？」稽查員變得聲色俱厲起來。「那末你爲什麼不立即報告警佐費連？」

弗林哭喪着臉道：「我——我本想來報告了，我猜他或許在什麼地方賭博，也未可知。總之，他並沒有

攜帶什麼東西出去。……」

稽查員更厲聲道：「滾出去！我等一回還要請問你哩。」

弗林垂頭喪氣地走向外面去，好似一個判了死刑的罪犯。

警佐費連在旁央求道：「稽查員，這並不是弗林的過失，這是我

的過失。你吩咐我注意着每個人的行動，這是我的本分——我現在立

即去把他找來好嗎？」

「費連，不必多說。密昔司史隆尼，令郎可有銀行存款嗎？」

伊呆了一呆答道：「有的，稽查員，有的。在國家商業銀行。」

「費連，快打電話去問國家商業銀行，愛倫·金尼在今天早上可

會去提取存款。」

費連要走到書桌前去打電話，就得站到瓊·勃雷脫的座前去。他

先向伊打了一個招呼，請伊讓開一些，可是伊却置之不理。費連就祇



得繞到書桌的對面，伸手去拿取電話聽筒，但他的眼睛始終注視着伊，心中暗暗地覺得奇怪。

稽查員却依舊注意着密昔司史隆尼，他問道：「夫人，你對於這件事可有什麼意見？令郎究竟到什麼地方去的呢？」

「不，我——你以為——？」

「那末你呢，史隆尼？那孩子昨晚在未離去之前，可曾說過什麼話嗎？」

「沒有說什麼。我不能——」

「好，費連，銀行方面的答覆怎樣？」

費連還沒有掛斷電話：「唔！唔！知道了。」接着他就攔好了電話聽筒，答覆稽查員道：「存款都提清了，是今晨九點鐘去提取的。」

稽查員冷笑道：「嘿！嘿！」

寶爾斐娜·史隆尼這時候很是驚惶失措。伊忽而站起身來，忽而又坐了下去。傑爾保·史隆尼却在一旁拉着伊的手臂。

「還說過別的話嗎？」

「他共有存款四千二百元，現在都已提清了。他提去的是小額匯票。放在一只小手提皮包裏的。」

稽查員聽罷就走到門口，高聲喊道：「海格斯！」一個面貌清秀英俊幹練的偵探就應聲走了進來。稽查員立即吩咐他道：「愛倫·金尼逃走了。他在今天早晨九時從國家商業銀行裏提取了四千二百元存款後逃去的。快去緝獲他。你可以先從探查他昨夜在什麼地方過夜入手。先備一紙通緝令，你到處可請地方當局協助。他或許已逃出本州了。總之，海格斯，你無論如何必須在短時期內把他緝獲。」

海格斯奉命出去了，費連也跟着退了出來。稽查員又重用銳利的目光掃射着室內的人衆。他的臉鐵板着，一些也沒有和悅的神色。最後他的雙眼終於集中到瓊·勃雷脫的身上：「密司勃雷脫，你知道的事情比較人家多一些。你可知道金尼失蹤有什麼緣故嗎？」

伊低聲答道：「稽查員，我一些也不知道。」

「那末，諸位中間可有人知道嗎？他爲什麼逃走呢？」

他發問後，圍室的人一個都不回答。時間一分一分的在靜默中過去。

最後寶爾斐娜·史隆尼開口了：「稽查員——你切不要——你不能——猜疑我的孩子愛倫——他決不會

——這是誤會的！這是誤會的！」

稽查員微笑道：「密昔司史隆尼，你說的話吞吞吐吐的，我很不明白。」他說到這裏，祇見警佐費連突然推門進來。他就問道：「費連，有什麼事嗎？」

費連舉起手來，手中緊緊地執着一張紙條。稽查員伸手上去把它接了過來。「這是什麼？」

愛雷·奎甯和貝伯也迅捷地走到稽查員身旁去觀看，三個人六只眼睛不約而同的都注視着那張紙條。最後稽查員對費連瞟了一眼，他們就退到一個壁角裏去。稽查員低聲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費連也低聲回答了一句，他們就立即重行回到書室的中央。

「諸位先生和女士，我現在要讀給諸位聽一紙留條。」室內的許多人都是萬分的緊張，呼吸也都十分急促。稽查員接着道：「這是一紙留條，是警佐費連從這屋子裏找到的，是愛倫·金尼的手筆。」他高舉着那張紙條，一字一字的清楚地念着：「這上面寫着：『我去了，或許是永久地去了。在相當情形之下——唉！這又有什麼用呢？事情始終還沒有頭緒，但我不能告訴你爲什麼……再會罷。照理我根本不該寫這字條給你，因爲這對於你是很危險的。請你——爲了你自己的安全起見——把這字條焚燬了罷。愛倫』」

密昔司史隆尼聽着，面色漸漸地變得灰白，最後驚喊了一聲，竟昏厥過去了。史隆尼急忙上前把伊攙扶着。這時候室內變成了極度的混亂——有的在哭，有的在鬧。稽查員却似覺無事地照常鎮靜着。

他們最先設法救醒了伊。稽查員見伊醒了，就上前去把那紙字條放在伊的面前，問道：「密昔司史隆尼，這是你令郎的親筆嗎？」

伊忍住了眼淚道：「是的，可憐的愛倫，可憐的愛倫，是的。」

於是稽查員提高了喉嚨清楚地問道：「警佐，這字條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費連答道：「在樓上一間臥室裏床上的褥子底下找到的。」

「是誰的臥室呢？」

「是密司勃雷脫的臥室。」

室內衆人都不約而同面面相覷。瓊緊閉着雙眼，低垂着粉頸，不敢輕易抬起頭來，稽查員似乎很得意。

「現在，密司勃雷脫？」

伊開始張開自己的雙眼，但是眼眶裏充滿的却是眼淚。「我——是今天早晨我纔發見這字條的，那是從我臥室房門的門縫裏塞進來的。」

「那末你爲什麼不立即報告？」

伊不回答。

「我們在發覺金尼失蹤以後，你爲什麼還不告訴我們？」

伊依舊是沉默不言。

「更重要的——愛倫在這字條上寫的：「這對於你是很危險的，」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時候瓊·勃雷脫祇有拿出女人的特有手段來了——哭，好似哭可以解決一切的。密昔司薛姆想上去勸慰，但又退了下來。華德斯博士，滿臉怒容地注視着稽查員。愛雷·奎甯搖搖頭，微微地歎息着。祇有稽查員却仍舊神色自若。

「現在，密司勃雷脫！」

伊用來替代答覆的是突然站起身來，頭依舊低垂着，一手掩了自己的雙眼，急步奪門而出，接着是一陣樓梯聲響。伊竟上樓去了。

這時候稽查員冷酷地吩咐費連道：「警佐，從現在起，我命你去嚴密地監視密司勃雷脫的行動，還要隨時報告我。」



一一 可怖的動物

郁南馨的心上給遮上一層黑影，這由於對李卓爾不能再存何種奢望。收了五萬元後，她在想得到十萬以前給他達到了目的，可是向他索取十萬元則獲得的祇是半數。其時在國際飯店十六樓的某號房間裏，她當初異常

的失望，將支票塞到斜倚在長沙發上咬着扳烟斗的李卓爾的左手內道：「你所答應的不止此數呀！」抽了幾口，李卓爾再將烟斗內的灰併在旁邊的烟盤內，然後向她看了一眼道：「對不起，你先收一半，我又不會少你的。」

「信用呢？」郁南馨憤怒了。

可是李卓爾却又掛起了笑容，走到床邊吻了她一下道：「委實這幾天銀根太緊。」

「寶號裏很發財呀？」

李卓爾點了點頭道：「不過我個人却不很順利。其實，五萬加五萬一共是十萬，這數目已經不能算小

的，要是給人知道，人家還會笑我，說李某越白相越糟呢。」

雖然郁南馨來滬未久，對於上海的俗語却十九明白，「白相」咧，「糟」咧等名詞的涵義也全了然。她覺得對方以出賣靈魂的女性視己，自然不快，可是略予思考，則感慚愧，因為自己原是掘金的女郎，而所舉起的鋤頭確是自己的青春與肉體。

那天李卓爾很早就走，原因是太太不允許他常在外面過夜。他並不會帶了那張支票走。畢竟是五萬，失之可惜，仍由郁南馨收下。半個月來，他倆的關係繼續着，餘款五萬則仍未給郁南馨。她知道自己的青春與肉體是可貴的，不能給白糟場，因此在第二十一天上她決定與他斷絕。

那天晚上，他們飲於「第第斯」，呷了三盅清一麥退兒一後，郁南馨問李卓爾道：「我們難道永遠這樣過下去嗎！」

李卓爾點了點頭，郁南馨再問他道：「你難道一

些不負責嗎？」

「笑話！」李卓爾將玻璃杯碰了一下桌子道：「

我是出了代價的。」

「代價？」郁南馨有些黯然。

「十萬元並非一個很小的數目。」

「還有五萬幾時給我？」

「有錢的時候當然給你。」

「你的生活仍很富麗，又不會蹙脚。」

「像我這樣的化，充其量一月二萬，由此可知十

萬是個很大的數目，我不會少給你。」

「我覺得我們這種關係無再存在的必要。」

李卓爾笑了。郁南馨注意着他的笑，似乎笑得非

常可怕；因此再喝了一杯「麥退兒」後對他道：「現

在我可以坦白的說：郁南馨需要的是錢，你什麼時候

給我？」

「我很明白，」李卓爾笑道：「你祇想錢而已，

連一分的感情都沒有，要是我當時十萬都給了你，我

所享受的恐怕祇是一次，如果要享受第二次，你必然

再有要求。」

郁南馨深表欽佩，可是否認道：「你太輕視我了

。」

「無須否認，你所以能够給我享受到十餘次者，

無非等我的五萬元而已。」

「我不要了。」

「那末我們間的關係仍應該繼續存在。」

「怎麼可以這樣？」

「我化了十萬，享受猶不滿二十次。」李卓爾的

手拍了拍郁南馨的肩膀，問道：「據你所知，世上最

上等的妓女的夜度資每次是多少？你太欺人了？」

說得過份露骨，郁南馨真想摑他的巴掌，然而理

智未泯，思考之後，便不敢這樣做，反問他道：「假

如我絕對不願跟你相合便怎麼樣？」

「給你的十萬全部還我。」

「市儈。」郁南馨無甚意識的罵他。

「本來我是市儈，我開銀號，做紗，做布，做條

子。凡是市儈，祇想剝削人家，自己不肯吃虧，我不

肯在別人面前吃虧，怎麼肯在你的面前吃虧呢？」

「我走了。」

「你走了。」李卓爾抿着嘴道：「這幾天我的身

體不大暢快，否則不讓你走，「偉達」或是一「滄洲」

，總要去敍敍的。」

立了起來的郁南馨又坐下，問道：「我是決定跟

你脫離了。同時又不肯賠償你一分損失，你有什麼良

策可以對付我？」

大學皇后

「願意化二三十倍十萬的代價來使你不安，我是市儈，多的是錢。」

郁南馨打定了主意，不理睬他而走。

翌日，郁南馨到林信一的事務所裏去，對林信一道：「我心中的黑影愈變愈濃。」

「不必再向他索那五萬了。你有青春，還愁找不到新對象？……」

郁南馨搶着說道：「你還不會明白。」

知道了究竟怎麼一回事，林信一笑道：「不必怕他。」

「他說有錢，因此我有些……」

「這事情我可以負完全責任，既與他斷絕，你心中的黑影不是完全驅除了嗎？」

黑影雖未驅除，畢竟減掉了些，郁南馨便與呂文亞過從稍密。

一天，映着夕暉的信箱間前，郁南馨在看李卓爾給他的一封信，上面是如此寫着：

南馨：

我的體力已經復原，明天在「國際」候你，時間是晚上七時至七時半。吃了飯再尋一處地方去「辦公」。那一天我們在「第第斯」的一切，

希望你我都忘記，五萬元遲

早總是會給你的，時間是在

當發現你對我尚有一分的感

情之後。相信你會來，因為

你該知道我有錢，而錢是可

以為善與作惡的。

郁南馨將那封信撕得粉碎，第三天，她又接到這樣的一封信：

南馨！

昨天你不會來是使我奇怪的，但我以為或許你生了病，決不想到你敢跟我作對。我可以原諒

你的生了病爽約，現在不希望跟我到「偉達」與「滄洲」，明天四時到「第第斯」吃一次咖啡總

可以吧？料你不會病入膏肓。——爾。
郁南馨仍將這封信撕掉。



卓爾。

下星期的紀念週，李卓爾也在台上，原因是爲了體育館的經費問題需要說幾句話，他立到台前講了一遍籌借募建體育館的動機與經過後，轉到本題上道：

「有幾位校董像我那樣，捐款早已付清，可是還有幾位還未繳來，我相信這是時間問題。不過，現在建築材料飛漲，即使繳齊，則預定的數目與時價還很有些距離，因此希望各校董再捐外，再希望諸同學轉告家長，能够幫助一些，那末體育館即可動工。至於我個人，實在沒錢，要是人家欠我的十萬元能够討着，則將半數捐助。」

郁南馨聽了有些心跳，去注意李卓爾，則正與他的視線接觸着。

下大禮堂，郁南馨覺得李卓爾是可怖的動物，要是不給他些面子是並不安全的，因此在翌晨到他寫字間裏去，李卓爾忙起來歡迎道：「蜜絲郁，請坐請坐。」

郁南馨坐下，李卓爾聽了幾個電話後同她去「奇樂」。她先打開話匣子道：「事情非常抱歉，這幾天我的確不大舒服。」

「當然並非病入膏肓囉！」李卓爾嘲笑着說。

郁南馨想不出應該說些什麼話來，李卓爾却又問

她道：「你今天來找我幹什麼？」

「爲了二封信，不知道你幹嗎連寄二封信來？」李卓爾將檯子一碰道：「你太狡猾。」

可是郁南馨的臉色並不會稍變，李卓爾向她致歉道：「我太魯莽了。」

「沒有關係，我也有魯莽的時候。」

「是在「第第斯」那次吧？」

郁南馨點了點頭，李卓爾的嘴角，浮起了得意的笑。

是夜，他們在「滄洲」通宵，李卓爾像頭野獸那樣的瘋狂。待野獸飽了之後，郁南馨對「牠」道：「我是屈服了？」

「你是決定離開我了？」李卓爾用力擰了她一下而問。

「……………」

「你有你的前途，不過我要愛惜我的代價。」

「算我欠你怎麼樣？」

「你非離開我不可麼？」

郁南馨領首，李卓爾吻了她一下道：「我還不會對你厭倦呢？」

「要等你對我感到厭倦了纔放手麼？我有什麼優

大學皇后

點，會使你戀戀不捨？」

「你說得可憐，」李卓爾笑道：「堂堂皇后，不該說出這種起碼的話來。」

郁南馨又感到慚愧，訕訕的道：「我是第一次的屈服，你比我強。」

「哈哈哈哈哈！」李卓爾拍着自己的胸脯。

此後，他們的關係仍舊保持着。林信一罵郁南馨太懦弱，一次她道：「現在這種市儈，都有靠山，不是好惹的。」

「那末你永遠不想發展嗎？」林信一深深地皺着眉頭。

「怎麼不想發展？主要是對象問題，呂文亞那裏是不會有多少金子可以掘出的。」

「這還是次要，李卓爾那裏不會解決，你有對象也難以發展。」

「我想李卓爾總有對我感到厭倦的日子。」

林信一笑了。笑停，拉着她的手道：「過去你是我心目中的不平凡的女子。現在這信念劇烈的動搖，你缺乏力量，缺乏勇氣，太使我失望。」

郁南馨咬着嘴唇，林信一問道：「你預備振作起來嗎？」

「當然要振作。」

「或許他祇是恐嚇你，你怎麼不試探他一下而立刻低頭？」

「試探」二字烙印在她的腦膜上，郁南馨爽了李卓爾三次約。

一天是星期尾，郁南馨從「大光明」出來，在報攤上買了幾張小型報，在某一張的「學府風光」欄中找到下面的一段花邊消息：

某大學有皇后郁某，為近年來高等教育界碩果僅存之寶貝。此寶以求學為幌子，掘金作目的，固變相之行雲神女也。近與金融界鉅子某公有肌膚之親。某公雄於資，走馬章台，折柳尋花，頗有聲於綺叢，此次所以矚此寶者，無非震於皇后之名耳。傳此寶以薄利多賣為原則，代價視青樓中人尤低，諺者因目之為皇后大減價焉！雖然，此實教育界敗類，烏得亦稱「皇后」以媲美向時「東宮」「西宮」之主？某校今有此寶，非祇某校之不幸，實滬上整個教育界之不幸也！嗚呼！

看了馬上攜之赴林信一事務所，示以此文，林信一道：「當然是李卓爾搗的鬼。」

急。

「可以向報館當局請求更正嗎？」郁南馨非常着

着問她道：「你在開店嗎？」

「開店？」郁南馨茫然。

「人家說你開店呢！」陳華插嘴進來。

「是誰？別開玩笑了。」

王文瀾笑道：「有張小報上，說你皇后大減價呢？」

？」

郁南馨裝作很鎮靜的問道：「那一張報？我沒有見過。」

陳華將那張小報遞給她，再看了一遍之後對他們

道：「又不曾寫出郁南馨。」

「上海的大學中，祇有本校有你這位皇后，而且

姓又相同。」王文瀾很得意地。

「那末大概是有人在含沙射影了，你們想我會有

這種無恥的行爲嗎？」

「文中所謂『教育界敗類』者，我想沒有問題。

陳華笑道：「至於『薄利多賣』等等，那或許是侮辱，由於你是貨真價實的千金小姐，不用去做『行雲

神女』的。哈哈哈哈哈！」

王文瀾也大笑，郁南馨招呼他們坐下，他們並不

拒絕。陳華問道：「你怎麼鬧到外面去？連累本校

校風，罪名可不小呵！」

試探

「他……他祇有這些本領，等黔驢技窮後再說，

別……別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郁南馨向她一指道：「對你自然並沒關係，用不

到着急。」

林信一低聲小

氣的再安慰她，郁

南馨又帶着一顆給

遮上濃濃黑影的心

返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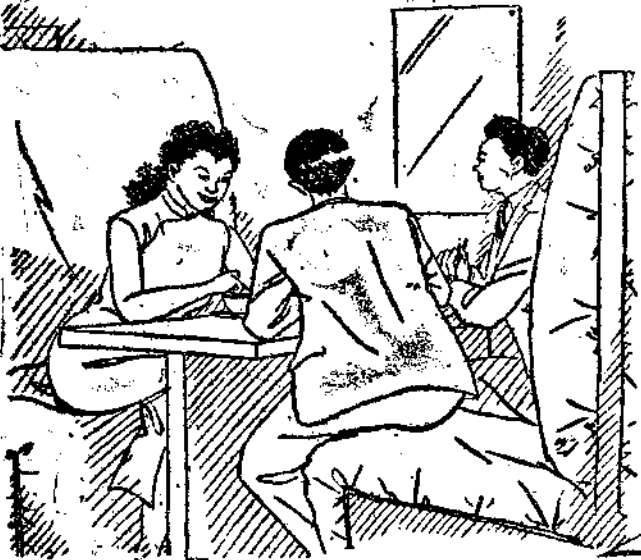
明天的午飯時

分，在巴黎西餐社

中她碰到陳華與王

文瀾，不能不向他

們點頭，王文瀾笑



大學皇后

「輕些！」郁南馨臉色一沉道：「你們怎麼以這種無聊的記載爲信史？」

「你確是教育界的敗類。」陳華與王文瀾異口同聲說。

「你們呢？如果我是敗類，你們似乎也不能例外吧？」

「我們至少沒有出賣自己。」

聽到「出賣」兩字，郁南馨幾乎昏了過去，竭力鎮靜了一會之後對他們道：「這太侮辱了我。」

「你怎麼不說自己侮辱自己？」陳華注視着她而說。

郁南馨委屈地歎了一口氣之後，用水汪汪的眼睛向王文瀾瞟着。這一瞟，立刻發生了微妙的效力。

「大概你有玩弄異性的嗜好，對於有病症的人，似乎應該加以原諒吧？」王文瀾動了惻隱之心，笑着問他的

「……」他點了點頭，又對郁南馨道：「你放心，我不

……可是希望你自愛，將來結成更惡劣的果實，恐怕你……」

郁南馨頗爲感動，懇求他們道：「我們三人間的一切，希望別宣揚出去。」

「我們當然更珍惜自己的名譽囉！」王文瀾太息着說。

他們一同吃飯，飯後，王文瀾再問道：「報上所載的到底是否事實？」

郁南馨覺得王文瀾與陳華還可利用，對他們道：「我不會無恥到那樣，至於私生活的浪漫，那是不必否認的，可是現在我覺悟了。以你們二位爲明燈，我要踏上自新之路。」

真是一對軟弱的東西，他們都說願意幫助她，並恢復友誼。

郁南馨便再懇求他們道：「請你們寄幾篇稿子去爲我辯白，可以幫助我嗎？」

他們一口應承，當日輟了下午的課，費四小時之時間，以不同的體裁，署名，字體……寫了十餘篇稿子，以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段付郵。可是，期待了三天猶不見有隻字發表。

第四天，另一張小報上又刊出了一篇以「郁皇后與林律師」爲題目的文章：

「郁皇后之穢史，他報會刊其一段，記者知此婆深，其面首之中，除金融界某公外，與林律師亦善，林在法院中，運用其三寸不爛之舌，至



一一 會客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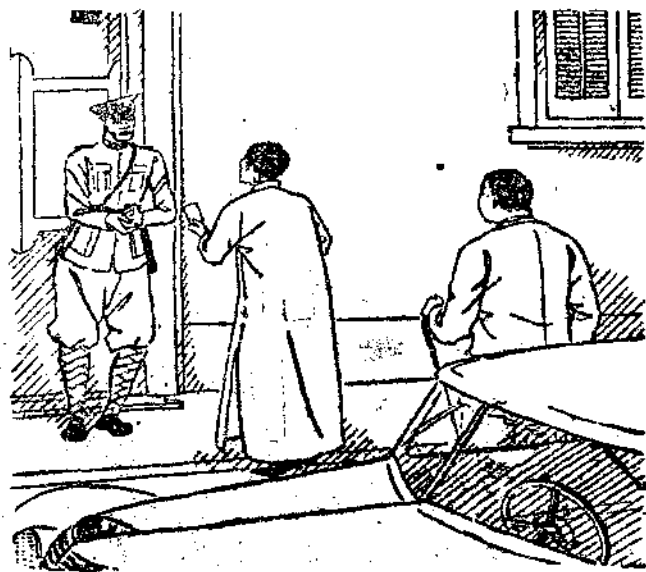
盧虎虔走出長江飯店大門，一個凌佑之，一個邱錦龍，和四個衛士，已都悄悄的跟在後面；假使要攝起鳥瞰圖來，那就活像骨牌裏的一張么六。盧虎虔回過頭去一看，罵道：「又不是送喪，要許多人跟在後邊幹麼？」凌佑之自知無論如何，丟不掉自己，便也喝道：「你們到樓上去，等着，隊長一會兒就來。」凌佑之這樣說了，盧虎虔並沒批駁下來，便算是通過。凌佑之想着出口得利，又臉朝着馬路上喝道：「黃包車！」一喝，長江飯店門前本來有十幾輛黃包車，對面前邊後邊，又來了十幾輛。無奈盧虎虔和凌佑之，都走在人行道上，不能把他們兩個人捉來按在車廂裏，只是吵得一片聲喧。盧虎虔又罵道：「做什麼，做什麼，坐了黃包車去充闊客嗎？我看你的骨頭，到了上海來，變的軟軟的了，難道從這裏到牯嶺路的幾步路，都不能走？」凌佑之忙道：「隊長說的是，不該坐黃包車；坐汽車，路又太近了，不合算。是是是，隊長是玉趾前行，凌某是狗腿後隨。」

他們一路行來，天上的斜暉不再掛在每一個大廈的屋頂，一剎那間，已是暮色蒼茫了。眨眨眼到了牯嶺路，找到石榴紅的寓所，只見一輛一輛的黑牌汽車，在六六弄裏開出來，車裏坐的，都是些貴介公子。盧虎虔看了這個情形，對凌佑之說道：「看樣子，我們上去，別說給石榴紅擋駕，還先給門警擋駕。走吧走吧，明天再來。」凌佑之道：「隊長說的是，明天再來，明天早一些來。看樣子，要去看石女士，便得像請醫生一樣的掛號，掛在前邊，先輪着，掛在後邊，後輪着。」盧虎虔讓凌佑之走在前邊，約摸距離一步之遙，提起腳來，踢了他一脚道：「他媽的，你什麼都好比，偏偏要比做請醫生，誰害病了要請醫生呀？」凌佑之笑道：「請醫生，開膏方，補的隊長身體強壯，攤開左邊一隻手掌來，站着石榴紅女士，攤開右邊一隻手掌來，站着做甥女馮小姐，一邊一個，搖一搖，她們顛巍巍要跌下來。但隊長是不放她們跌的，嚇嚇她們罷了。」

她們嚇起來，說不定會撒一泡溺，倒像是孫行者撒一泡溺在如來佛掌心裏一樣，哈哈。那個時候，隊長的身體，是強壯了，歸根結蒂，還是吃補藥吃來強壯的。「盧虎虔給他逗的一笑道：「他媽的，自會繞着圈子，說這許多鬼話，說起來又多少有一些道理。但是，凌佑之，你說鬼話，只能說的把你的姊姊你的外甥女兒去嫁人，却說不到一個女人來做你的老婆。」

回到了長江飯店，盧虎虔住一個房，凌佑之和李得功等又住一個房。凌佑之在吃過晚飯後獻計，要陪盧虎虔去看戲。盧虎虔道：「看什麼戲，有這個精神去看戲，倒不如留在明天看石榴紅。你把李得功喚來！」凌佑之把李得功喚上來，盧虎虔吩咐他把裝錢的小箱子拿來。凌佑之道：「在隊長牀下。」李得功去開了門，從牀下提起那小箱子，把他自己的衣服當做抹布，拂去箱外的微塵，雙手捧給盧虎虔。盧虎虔問凌佑之道：「你知道裏邊有些什麼？」凌佑之道：「哦！裏邊的東西可多：汽車，西裝，鑽戒，還有一個石榴紅女士。」盧虎虔笑道：「鬼東西，也只有你想得出。我到明天，希望一籠兒都用完。」凌佑之道：「一定用完，一齊變了我剛才說的許多東西，哈哈。」

次日，又是凌佑之獻計，去雇一輛黑牌汽車，停在長江飯店門口。然後陪盧虎虔坐了汽車，去買西裝，去買皮鞋。把盧虎虔打扮得一概爆仗相似。盧虎虔不停的問幾點鐘了，凌佑之有如一隻時辰鐘，回答是幾點鐘了，是幾點鐘了。到了五點半，盧虎虔和凌佑之坐上汽車，鳴一聲，開到牯嶺路，盧虎虔一看，心想石榴紅見客，也像開店做買賣一般，有旺月，有淡月。昨天是旺月，所以門前汽車，排成了長蛇陣一般；今天是淡月，所以門前冷落。盧虎虔的汽車，湊上去，還只一共是兩輪。凌佑之先跳下汽車來，把車門開了，故意高高的喊了一聲：「隊長，你下車吧。」盧虎虔低了頭下車，走到門上兩扇短闌門前一個門警的地方，把司的克在地下一築。凌佑之忙不迭掏名片給門警，門警看都不看，在門框上捺一捺電鈴，



兩扇短窗是開了，有一個老媽子樣的人，說：「請到裏邊來！」盧虎虔在前，凌佑之在後，走進開着門的登記處。真像醫生的掛號處一樣，坐着一個很樸素的女職員，問道：「是兩位，還是一位？」凌佑之道：「兩位兩位。」隨把盧虎虔的一張名片遞了上去。那女職員道：「兩位是兩百塊，請付了錢再登記。」凌佑之掏了兩百塊錢出來，往桌上一扔。那女職員數了錢，說：「那一位姓盧？」盧虎虔道：「是我，他姓凌，出角凌。」那女職員對凌佑之臉上看了看，好像在詫異沒有什麼角呀。隨填了兩張登記證出來，一張是三零三號，一張是三零四號，又把手一指道：「請到會客室裏去等。」凌佑之抬頭一看，裏邊一間，門上標着會客室。便笑道：「請問石女士見客，是每人以五分鐘爲度，我們兩個人來，不就可以十分鐘了嗎？」那女職員道：「那不成，三零三號出來了，然後三零四號進去，三零四號出來了，然後三零五號進去，各得五分鐘。倘然兩個人同時見面，須得石女士的允許，我們不敢作主。你們看，這會客章程第四條，如二人以上，同時欲求會見者，應得主人之允許。第五條，得第四條之許可者，納費視定例加倍。」盧虎虔道：「算了算了，我們進會客室去。」

會客室的陳設，相當富麗，有着一個穿制服的女侍應生迎客入座。盧虎虔手裏拿的三零三號登記證，便請到三零三號椅子裏坐；凌佑之請到三零四號裏去坐。那二九九號三零零號三零一號，倒先有三個人肅靜無聲的坐着。盧虎虔坐下去，先是一聲「合罕」，那女侍應生忙笑容可掬的說道：「盧先生，這裏沒有痰盂的設備，請你不要吐痰。」盧虎虔道：「我是咳嗽，不是吐痰，你不要誤會。我問你，你們的石小姐，什麼時候見客？」那女侍應生在壁上掛的幾個鏡框，隨手取了一個下來，送到盧虎虔面前，念道：「會客章程：第六條，客在會客室內，不得高聲談笑。第七條，在主人未至會客室以前，客不得與女侍應生閒談，以爲消遣。第八條，凡客違背第七條之規定者，女侍應生得拒絕客之問話。」這章程是用鉛字印的，上邊中文，下邊英文。

盧虎虔被這股氣派征服了，又看見比他先來的都在閉門思過樣的沉默，他也沉默下來。女侍應生讓盧虎虔等看過了，又把鏡框掛起來。隨後又進來兩個人，使盧虎虔驚奇的，兩個人裏，有一個女客在裏邊。是坐

在會客室裏的人，凡帶有手錶掛錶的，都在不停的看是幾點鐘了。忽然外邊一陣鈴響，有人在傳聲器裏報告道：「今天，今天，石小姐，石小姐，見客的時間，時間，要遲半小時，半小時，各位注意，各位注意。」

一屋子的人都在抱怨，說：「怎麼要遲半小時？」凌佑之道：「這會客室裏，怎麼沒有石女士相片的？」

一女侍應生又要把壁上的鏡框取下來，大家才不說話了。好容易，挨到六點半，又是一陣鈴聲，只聽得報告道：「石小姐，石小姐現在來了，準備會客。」那報告完畢，客人便不期然而然，牽了牽衣服，有的摸了摸臉，等候石榴紅出來。說時遲，那時快，倏的通着內室的門簾一揭，閃出個比花還豔比玉還溫的石榴紅女士來。那個子，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走到中間一站，大家才看出她是穿着妃色的西裝，那料子又光亮又柔軟，看在眼睛裏，只覺得是好。走起路來，又輕盈，又舒緩，她在走，那些客人的腳裏，都在技癢地想活動。那二九九號一站，以下的人都一條龍似的站了起來。石榴紅站到相當的地位，嫣然一笑，兼帶來了個微微的鞠躬，然後輕啓櫻唇說道：「今天，鄙人爲了一些私事，來遲了，請各位原諒。」那一口流利的國語，聽在任何一个人的耳朵裏，只在想一百塊錢見面禮不貴。盧虎虔見到別人不說話，他就張口道：「石……」但石榴紅多快，她已然說了下去道：「二九九號是丁先生，請登樓。」她只把手一揚，那丁先生便鞠躬如也跟着她進內室。在會客室裏的人，隱隱聽得上樓的履聲。盧虎虔馴良得像一隻綿羊似的對凌佑之說道：「倒有些像你的外甥女兒。」凌佑之輕聲答道：「不是她像馮小姐，是天下的美人，都這個樣子的。隊長，你說是不是？」盧虎虔道：「她那坦開着的胸脯口，有拿胭脂來畫的一隻小石榴，商標似的，怪可愛。嘻嘻嘻嘻！」

石公館有些言出法隨，過了五分鐘，上邊在傳喚道：「三百號請上。」三百號早已做了個跑步的姿勢，聽見一聲請，似得了將軍令，便摳衣登樓。盧虎虔知道快輪到自己了，心裏在跳躍，輕輕對凌佑之道：「大概上樓了又下來，是走另一條道路出去。我先和你預約，等去見了她下來，我坐在汽車裏等你。」凌佑之點點頭道：「我在想，石小姐一天的收入，倒也可觀，若得外甥女來依樣葫蘆，登登報，說不定還可以把石小姐的買賣搶過來，那就好了。」盧虎虔踢了他一脚道：「他媽的，你儘想外甥女兒，有了石小姐，你外甥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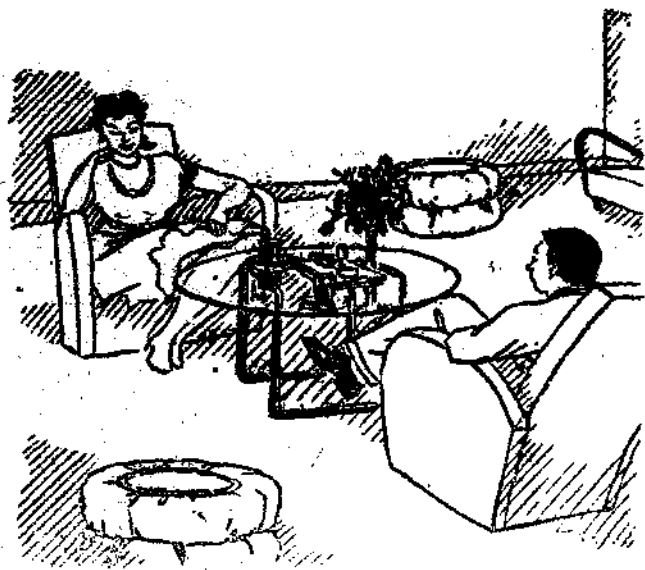
石榴紅

八一

兒，倒也不稀罕了。剛才石小姐出來漏一漏險，那水汪汪的眼睛，就是盯着我，我知道她沒有對別人看過一眼。「女侍應生又上來干涉，她的干涉方法，誠如盧虎虔說的：把水汪汪的眼睛來盯着。凌佑之等她轉背身體，把舌頭一吐道：「水汪汪，嘻嘻嘻嘻。」

不多一會，樓上傳喚到盧虎虔的番號了。盧虎虔應一聲「有」，牽一牽衣服站起來，盧虎虔走一步，凌佑之跟在後邊也是走一步。女侍應生道：「輪到他上樓，不是輪到你，你不能上去。」凌佑之道：「我並不跟盧隊長上樓，只是在這裏送行。盧隊長，你一路順風，小的格於這裏的會客章程，恕不奉陪了。」盧虎虔直挺挺的走到內室門口，又是一個不會見面的女子，把門簾一揭，引盧虎虔上樓。盧虎虔走在梯上，踏着那蒲草織的梯衣，一步步的上去。走到末一級，那引導的把手一托，就是請進的意思。盧虎虔笑道：「在那裏，我在樓梯上走了兩三秒鐘，照理該除去，不能劃在五分鐘內。」裏邊石榴紅，嬌聲喚道：「有話請到裏邊來說，不要和這裏的職員，談到範圍以外去。」

盧虎虔不會爲石榴紅完全征服，所以他在可以活動的分內還是活動。當他踏進石榴紅精緻的治事室的門口時，忽然裝做爲門檻絆了一絆，那笨重的身軀，往前一聳，身上就落下一大疊鈔票，在打了蠟的地板上。這顯然的，可以使石榴紅看到這是一個鉅大的數目。盧虎虔去拾了起來，往衣袋裏一塞，然後對石榴紅一笑。石榴紅從主位的沙發上盈盈站起，說：「請坐。」盧虎虔便在石榴紅對面，隔了一張小圓桌的沙發上坐下。小圓桌上，有花瓶，有煙具，有花盞，花瓶裏插一枝和石榴紅爭豔的花。石榴紅手裏拿了一張剛才交給登記處的名片，笑道：「你貴姓是盧，當隊長的？」盧虎虔道：「是是是。」石榴紅道：「是本地人嗎？」盧虎虔道：「是是是。石小姐是那裏人？」石榴紅道：「原籍山西大同，寄居北平，這一回到上海來觀光，多蒙上海政商學界名公鉅卿瞧得起，把我捧到三十三天，凡是詩人的雅集，貴介的園遊，都要我參加。……榴紅現在不再自我宣傳了，因爲時間寶貴，要叫我背履歷，怕五十分鐘五百分鐘還不夠，別說五分鐘了。現在得啓問盧隊長，到這裏來是何人介紹？見了我有一些什麼感想？」盧虎虔這個時候，真是五官並用：眼睛要看，耳朵要聽，什麼什麼都是全神貫注。聽石榴紅問他，他就答道：「我是看了報來的，我們那裏，機關雖



石榴紅

小，各人都是專司其事，派了幾個書記，每天每人看一種報，看到了報上珍聞，就得做一個報告上來，向我請示。因此我看到報了。」石榴紅嘆喲一笑，低了頭，那下巴頰，恰恰抵住胸脯口那石榴形的特別標識。接着又問道：「那麼請你告訴我，有什麼感想吧？」盧虎虔道：「我沒有來見石小姐，心裏在猜想，石小姐一定是位很美麗的小姐；見了面……」石榴紅把桌子上巨型錶看了一眼道：「見了面並不覺得美麗？」盧虎虔道：「合罕。非也非也，沒見面當做石小姐一定是位很美麗的小姐，見了面，才知道石小姐是一位頂美的小姐。我長了眼睛以來，長了耳朵以來，沒見過或聽過這樣的小姐，要一百塊見一見，實在是不貴，並且可以說是很便宜。所以我在想，很可以再來一次漲價通告；漲個百分之三百，能這樣辦理，見的客人可以減少一些，而收入方面也可以增加一些。到了那時候，或許我們倆見面的機會，反而比現在多了。哈哈。」

石榴紅表示了感謝，隔座伸了一隻纖纖玉手過來，要和盧虎虔握手。那玉手上，只有一隻金戒，却沒有鑽戒。盧虎虔兩眼裏，幾乎要冒火星，又伸出葵扇也似的手一握，又是一聲「合罕」道：「美中不足。」石榴紅道：「盧隊長，今天時間已到，我們明天再見吧。」盧虎虔道：「我說的美中不足，石小姐，是在說你，你倒不要聽是怎樣的美中不足？」石榴紅道：「那麼你簡單的說一句，這既然是例外的了。」盧虎虔笑道：「你手上只有金戒，還沒有鑽戒。」石榴紅嫣然一笑道：「鑽戒，那我有。我愁客人中良莠不齊，我不怕誨淫，倒是怕誨盜。哈哈。」同樣是一聲哈哈，在石榴紅聲帶裏傳出來，便會令盧虎虔自慚形穢。門外司引導之職的女子，在喚着幾號下樓幾號上樓。盧虎虔被會客章程威脅他下樓，到了樓下一看，是走在里中，才知下來的梯子，是另外一層梯子。

他遵守着和凌佑之的預約，繞到前邊來，坐在汽車裏冥想。不一會，凌佑之也來了，汽車往街外開。吩咐車夫向東向南，向西向北，繞大圈子開到長江飯店去。他兩人就在車裏談話。盧虎虔要凌佑之陳述會見石榴紅

時候的情形，凌佑之道：「隊長請看我衣領裏，還留着石榴紅吐我的唾沫。她叫我站起來，我站給她看，她嫌我太矮，用那山西土話來罵我。接着就吐我了，我捨不得把它擦去，隊長你瞧。」盧虎虔道：「誰說這個小賤人不是勢利鬼，她見了我，就沒有敢吐。現在，第一步，握手是做到了；進一步就是……哈哈，希望無窮。」這一個哈哈，他是學了石榴紅的笑術笑的，聽在耳朵裏怪難受。盧虎虔往凌佑之肩膀上一拍，拍下去，大約有十一二磅重量，假使凌佑之站着，或許一拍之後，會矮了一截。他接着問道：「像嗎像嗎？像那小賤人的笑聲嗎？」凌佑之道：「告稟隊長，小的沒聽到過石小姐的笑聲。」盧虎虔笑道：「別說她勢利，她也有眼力，會看出我和你的高下，我在會她的時間，她對我笑了四笑，比秋香對六如居士多笑一笑，哈哈。」

回到長江飯店，盧虎虔是一副滿載而歸的面目，得意非凡，一個人，自言自語，學着小聲小氣。凌佑之躲在屋角裏偷聽。盧虎虔偶然抬頭問道：「像嗎？像嗎？」凌佑之道：「像石榴紅小姐，真像，隊長是天才。隊長回到鄉裏去，坐在公案上，可別說出這個聲調來，這個聲調，只能在精緻的房間裏，一個像隊長一般的英雄，一個像石小姐一般的美人，說起來才好聽。」盧虎虔道：「呸！我還回到鄉裏去做什麼？」凌佑之道：「是是是，我剛才和他們賭東道：他們說，老太太有着貴恙，這一回隊長到上海來，不出明天，便要回鄉裏去的。我就說，一定在半個月之後，隊長才啓駕回鄉，也是這個意思呀。」盧虎虔道：「明天你不必去了，讓我一個人去。我猜明天去，定是像覆診一樣，她下起藥來，便像輕車熟路了。」

凌佑之非常高興，他一想就想到倘然隊長和石小姐結婚起來，自己又有了工作做，別的不想，能够委我買東西的庶務，我就財運亨通。他想到盧虎虔和石榴紅結婚，連類及之，就想到他自己沒結過婚，腦海裏忽地開了一個女朋友展覽會。這一晚，便不會好生睡得。

第二天，盧虎虔回來告訴凌佑之：「今天石榴紅特別大放盤，說會客以五分鐘爲度，結果倒有六分鐘，道明明是和我表示好感。」第三天，盧虎虔又去，回來時把上裝掛在胳膊上，跳跳蹦蹦走進來，問凌佑之道：「我回來了嗎？」凌佑之不懂他問這話是什麼意思，說：「隊長是回來了，回到旅館裏了。」盧虎虔道：

石榴紅

醫藥名著

優待讀者一律七折

萬病醫典	精裝一冊	六元	中西外科大全	洋裝一冊	五元
百療家庭醫庫	精裝一冊	七元	醫學門徑	洋裝一冊	四元
醫藥顧問	四洋裝冊	十元	家庭食物療病法	洋裝一冊	二元五角
醫性大辭典	一洋裝冊	五元	醫案選粹	一洋裝冊	三元五角
藥性辭源	一洋裝冊	二元	民間百病祕方	一洋裝冊	六元
萬病驗方大全	二洋裝冊	十二元	百病丹方大全	一洋裝冊	四元
百病診斷門徑	一洋裝冊	二元六角	萬病處方例案	一洋裝冊	四元

中央書店發行

「那裏那裏，回來的是人，不回來是魂。我的魂，掉在那小賤人的辦事室裏了。」凌佑之立刻走下來，向盧虎虔請一個安，說道：「恭喜隊長，賀喜隊長，隊長每一天上那邊去，都是在進步；明天，我想一定更進步。哈哈。」盧虎虔把凌佑之的手，搖撼得骨節裏都在吱吱的響，笑道：「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了，我料起來，她也許要來拜訪我了，所以我告訴她，除了出來訪問你，一天到晚在家。」凌佑之聽了，將一顆個搖了一個圈子道：「有意思！有意思！這位石……唔！應該說是未來的隊長太太，我會注意過的，未來的隊長太太是有一雙慧眼的，慧眼能够識英雄，隊長是現代的一位英雄，石……」石字吐出了口，凌佑之連忙捏了拳頭，向額角上搥了兩下道：「我又忘記了，是未來的隊長太太，她，她自然應該另眼相看了。」

凌佑之脫到另眼相看，盧虎虔果然高興起來，從剛坐下不久的沙發裏站起，用兩個指頭擦着，刮的一響道：「凌佑之，我們今天先慶祝慶祝，到高長興去喝上兩杯，高長興的竹葉青，是出名的。去去！一塊兒去。」這是盧虎虔對凌佑之的另眼相看之處，凌佑之自然求之不得，於是相偕下樓。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喜幾家愁。」盧虎虔是該劃在歡喜的一欄裏了。



萬象雜誌主辦

學生文藝獎金徵文簡章

本雜誌為鼓勵學生對於文藝之創作興趣起見，特設立「學生文藝獎金」，茲訂定徵文簡章如下：

應徵資格：以國內各大學及高中之學生為限。

徵文體裁：以純文藝為主體，包括創作小說，譯作小說，報告文學等，以語體文為限，每篇不得超過六千字。

應徵手續：來稿請繕寫清楚，加新式標點，預留修改地位，稿末註明作者姓名，性別，年齡，及校名年級，並加蓋印章，寄本社編輯部收。

獎勵辦法：來稿一經錄刊後，當評定等級，甲等每千字獎國幣十元，乙等獎贈掛表一只（價值三十元），丙等獎贈中央書店書券十元，於徵文發表後第三日起，憑原稿印章向萬象書屋會計科領取。

附註：來稿不錄者概不退還，惟附有貼足郵票之回件信封者例外。



五月號

第一一一期 · 第一一年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日

廣告價目

底封面(全頁)二百四十元

封裏(全頁)二百二十元

底裏(全頁)二百元

目錄前(全頁)一百八十元

文字欄(全頁)一百四十元

文字欄(半頁)八十元

文字欄(三分之一)五十元

定價四元

(外埠掛號另加郵費)

編輯人：陳蝶衣

發行人：平襟亞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者：中央書店

(電話)九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百新書報社

中國圖書公司

南京分發行所：金門書局

(南京)聚珍書局 · 翰文書店 · 蘇州)新蘇書局 · 新興書店 · 中國)錫錫公司 · 新國民書店 · (無錫)錫錫公司 · 古今書局 · 文華書局 · 日昇山房 · 日新書社 · 世界文具社 · 中國書局 · 世界文具社 · 揚州)大華書局 · 世界文具社 · 徐州)西華書局 · 大華書局 · 杭州)昌明書局 · 大華書局 · 嘉興)大業書局 · 大華書局 · 平湖)標新書局 · 大華書局 · 松江)韓世忠書社 · 大華書局 · 安慶)北新書局 · 德純書店 · 立煌)芳馨書社 · 江新書店 · 成都)東方書局 · 北新書店 · 烟台)鼎隆文具社 · 北新書店 · 天津)勵力出版社 · 大通書局 · 漢口)自強書局 · 文興書局 · 漢口)漢口文具社 · 亞新書局 · 漢口)可芳照相館 · 天盛堂